莊子集解內篇補正


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莊子集解內篇補正



讀者的批評和意見，請寄至
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古籍出版社編輯室。



莊子集解內篇補正

劉　武編著

*

古　籍　出　版　社　出　版
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七號)
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
新　華　書　店　發　行

*

開本：850×1168 耗 1/32・印張：5 3/8・字數：125,000
1958年1月第1版
1958年1月上海第1次印刷
印數：1—3,100　定價：(9) 0.75 元
統一書號：2016.1　58.1.滬型



目錄





莊子集解內篇補正

長沙王先謙益吾集解
邵陽劉武策成補正

逍遙遊第一

言逍遙乎物外。任天而遊無窮也。　補　釋文。逍音銷。遙亦作搖。遊亦作游。逍遙遊者。篇名。義取閒放不拘。怡適自得。武按。本書讓王篇善卷曰。逍遙於天地之間。而心意自得。足明此義。蓋遊之逍遙。喻心意之逍遙自得也。天運篇云。以遊逍遙之虛。逍遙。無爲也。是欲心意之逍遙自得。重在無爲也。而郭象云。夫大小雖殊。而放於自得之場。則物任其性。事稱其能。各當其分。逍遙一也。豈容勝負於其間哉。郭氏此說。自樹一義則可。若以之釋本篇。則失其旨矣。本篇之旨在凝神。而神之能凝。在心意之逍遙。欲心意之逍遙。則在無爲。人之不能逍遙者。有爲也。其所爲者。名也。功也。己也。此外則有有用之材也。故篇中揭其綱曰。聖人無名。神人無功。至人無己。大樗無用。夫至於無名無功無己無用。斯無爲矣。斯逍遙矣。故篇中要之曰其神凝。結之曰彷徨乎無爲其側。逍遙乎寢臥其下。本篇之大旨。如斯而已矣。莊子恐人之不明也。特借遊之說以明之。遊有大小。特設鵬鷽之喻以明之。蜩鷽自以爲遊之至而逍遙矣。然偪促數仞之高。搶攘榆蓬之間。以視鵬之一舉九萬里。其遊固至小而有限也。鵬之遊較大矣。然必積九萬里之厚風。而後乃今培之以圖南。則其遊猶有所待也。夫遊有限與有待。烏在其能逍遙也。且鵬所適者南冥也。非能遊於無窮也。非能遊於無何有之鄉也。猶之於有限也。又烏在其能逍遙也。此喻之以物也。更證之以人。由效一官以至徵一國之流。其自視其德。亦猶鵬鷽自視其遊之至也。然日斤斤於效比合徵。心之爲累亦甚矣。未若宋榮子不隨世之非譽而勸阻也。然尙有內外榮辱之見存。未若列子之乘風。灑落世務。

超脫塵垢也。然必待風而後行。猶之鵬翼必待風而後舉。未若乘天地之正。御六氣之辨。以遊無窮而無所待也。而其所以能至此者。其功夫則在無名無功無已。能至於無已。則在已之一心。斯眞逍遙矣。然桂以可食致伐。漆以可用致割。虎豹之文來射。猨狖之捷來格。人則以材之有用。恆召世之絷累。是能逍遙於心者。未必能逍遙於境也。又必無所可用焉。然後心境兩適。無所遊而不逍遙矣。無所遊而不逍遙。然後能專精抱一。而神凝矣。斯旨也。文更舉證以明之。許由之辭天子。無名也。藐姑射神人物莫之傷。無已而神凝也。四子使堯見之而喪其天下。無功也。而終之以大樗之無用。斯之爲文。由小以至大。由淺以及深。喻之以物。襯之以人。旁敲側擊。反托正喻。無非說明無爲之道而已。郭氏乃謂大小雖殊。逍遙一也。按諸文旨。豈其然乎。

北冥有魚。 釋文。本一作溟。北海也。 **正** 釋文。北冥本一作溟。覓經反。北海也。嵇康云。取其溟溟無涯也。梁簡文帝云。窅冥無極。故謂之冥。東方朔十洲記云。水黑色謂之冥海。近人朱桂曜云。王氏誤解釋文。以冥爲北海。大非。如其說。是北冥爲北北海矣。且下文南冥又何解乎。冥卽海也。武按。王氏之誤。在刪去釋文爲首北冥二字。故北海也三字。遂專訓冥矣。然朱氏謂冥卽海。亦大非。下文窮髮之北有冥海者。如朱氏說。是冥海爲海海矣。考說文。冥幽也。從日六冖聲。日數十。十六日而月始虧。冖亦夜也。簡文窅冥之訓得之。十洲記云。水黑色謂之冥海。以水言海。以黑言冥。非謂冥卽海也。冥僅表色而已。今就北冥二字言。北表方。冥表色。卽北方幽黑。其義止此。釋文之釋爲北海者。以本文自釋爲天池也。故北冥南冥。謂爲南北天池之名則是。謂冥卽海則非也。

其名爲鯤。 釋魚。鯤。魚子。方以智云。鯤本小魚。莊子用爲大魚之名。 **正** 鯤。釋文。徐音昆。李侯溫反。大魚名也。朱桂曜云。鯤自有大魚之義。非莊子假借用之。關尹子一字篇。能運大鯤大鯨。孔子家語。鯤魚其大盈車。卽以鯤爲大魚。文選宋玉對楚王問。故鳥有鳳而魚有

鯤。亦以鯤爲大魚。鯤之大。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爲鳥。其名爲鵬。補鵬。釋文。徐音朋。說文云。朋及鵬。皆古文鳳字也。朋鳥象形。鳳飛。羣鳥從以萬數。故以鵬爲朋黨字。鵬之背。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怒而飛。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也。海運。則將徙於南冥。玉篇。運。行也。案。行於海上。故曰海運。下云水擊。是也。正林希逸云。海運者。海動也。今海瀕俚歌。猶有六月海動之語。海動必有大風。其水湧沸。自海底而起。聲聞數里。武按。藝文類聚八。引莊子佚文云。海水三歲一周。流波相薄。故地動。此爲海運確證。南冥者。天池也。成玄英云。大海洪川。原夫造化。非人所作。故曰天池。按。言物之大者。任天而遊。正按語謂物之大者任天而游。意是指鵬之遊能逍遙也。則與文意適相反。文寫鵬之將徙天池也。甚難而有待。待海運。待飆風。而後水擊三千。而後搏上九萬。翼莫夭閼。息須六月。如此種種。乃極寫鵬遊之不逍遙。以反襯神人之逍遙。所謂背面敷粉法也。故按語非是。齊諧者。志怪者也。司馬彪云。齊諧。人姓名。簡文云。書名。補諧。正韻音骸。釋文。齊諧。戶皆反。又云。怪。異也。周禮。外史掌四方之志。鄭注。志。記也。武按。言齊諧者。記載怪異之事者也。以作書名爲允。俞樾云。按下文諧之言曰。若是書名。不得但稱諧。然文心雕龍有諧隱篇。是諧即隱也。劉向新序。言齊宣王發隱書而驗之。齊諧。即隱書之類。亦即齊之諧書也。書名諧。何得不可但稱諧乎。諧之言曰。鵬之徙於南冥也。水擊三千里。崔譔云。將飛舉翼。擊水踉蹌。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。崔云。附翼徘徊而上。爾雅。扶搖謂之飆。郭注。暴風從下上。補摶。釋文。徒端反。郭慶藩曰。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。引司馬云。摶。圜也。扶搖。上行風也。圜飛而上行若扶搖也。說文。摶。以手圜之也。武按。扶搖。即下文羊角風。此風之勢。扶疏搖曳。曲行而上。如羊角也。鵬亦隨風勢圜轉而上飛。所謂摶也。章炳麟謂字當從搏。崔說得之。不知搏者拍也。摶亦有拍義。於義較完。不須從搏也。去以六月息者也。成云。六月。半歲。至天池而息。引齊諧一證。補六月字。伏下大年小年句。野馬也。司馬云。野馬。春月澤中游氣也。成云。青春

之時。陽氣發動。遙望藪澤。猶如奔馬。故謂之野馬。　正自此句至則已矣。就齊諧所言之九萬里。說明其高之形狀。野馬者。乃高九萬里內游動雲氣之形也呂覽云。至亂之世。其雲狀有若犬若馬。又云。其狀若衆馬以鬬。其名曰滑馬。前漢書天文志云。石氏。見槍雲如馬。以此證知野馬爲言雲氣。猶之呂氏所云之滑馬也。下文絕雲氣。卽指此。故郭訓爲遊氣。崔云。天地間氣如野馬馳。爲得其旨。司馬與成僅就澤氣言。與上之九萬里。下之天之蒼蒼。不相應矣。**塵埃也。**　成云。揚土曰塵。塵之細者曰埃。　補釋文。埃音哀。**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**　成云。天地之間。生物氣息。更相吹動。按漢書揚雄傳注。息出入氣也。言物之微者。亦任天而遊。入此義。見物無大小。皆任天而動。鵬下不言。於此點出。　正按語非也。郭慶藩云。既言鵬之飛與息。各適其性。又申言野馬塵埃。皆生物之以息相吹。蓋喩鵬之純任自然。亦猶野馬塵埃之累動而升。無成心也。郭氏謂鵬之所馮以飛者。疑誤。武按。此說與王氏按語相類。本文正寫鵬南徙時之情狀。尙未涉及物各適性層。如忽插入此義。則上下文意不貫。莊子文不如是駁雜也。且以生物句。總承野馬二句。亦欠分曉。至郭象謂此皆鵬之所馮以飛者。說原不誤。蓋莊子欲寫鵬摶上九萬里之高。須寫天之高。然天之高不易寫也。特寫輕虛而居上層者。狀如野馬之雲氣也。其下。則浮空之塵埃也。又下。則生物相吹之息也。有此三層。則天之高見矣。鵬升乎三者之上。而馮之以飛。則九萬里之高見矣此三者。卽所以成風者也。先提於此。以爲下文風之伏筆。而人自下仰望。所見蒼蒼然者。卽此三者之色也。三者原無色。厚則有色。如水原無色。深則有色。色亦蒼蒼然也。色爲三者之色。而非天之正色也。故下接以天之蒼蒼其正色耶之疑問辭也。如此解。則上下文意一串矣。**天之蒼蒼。其正色邪。其遠而無所至極邪。其視下也。亦若是則已矣。**　其。謂鵬。是。謂人視天。鳥在九萬里上。率數約略如此。故曰則已矣。非謂遂止也。借人視天。喩鵬視下。極言摶上之高。**且夫水之積也不厚。**　補自此至將圖南。說明必須九萬里高之理由。其中以水喩風。以芥與杯喩鵬。喩中之喩

也。則其負大舟也無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。支遁云。謂堂有坳垤形也。【補】坳。廣韻。於交反。地不平也。集韻。窊下也。則芥爲之舟。李頤云。芥小草。置杯焉則膠。崔云。著地。水淺而舟大也。風之積也不厚。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里。則風斯在下矣。而後乃今培風。王念孫曰。培。馮也。周禮馮相氏注。馮。乘也。鵬在風上。故言馮。培馮音近義通。漢書周緤傳。緤封蒯城侯。顏注。呂忱蒯音陪。楚漢春秋作馮城侯。是培馮音近之證。【正】王念孫之說太迂曲。武意。培當爲掊之誤。字形相差甚微。易誤也。人間世。自掊擊於世俗。則掊者擊也。文意謂背負青天。已居於風之上。而後乃今以翼擊風而飛。猶前之水擊三千里。亦以居水之上。以翼擊水而飛也。且掊字與上摶字相應。摶亦有擊義。特爲圜勢耳。如此。則文意前後相顧。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。司馬云。夭。折也。閼。止也。言無有折止使不行者。【補】釋文云。一讀以背字屬上句。武按。此背字。承上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之背字來。其爲鵬之背而非風之背明矣。故當屬此句。而後乃今將圖南。謀向南行。借水喩風。唯力厚。故能負而行。明物非以息相吹。不能遊也。【補】玩兩而後字。足見鵬飛之不易而有待。必待至九萬里之高。而後乃培風。必待無夭閼。而後將圖南。以此可知物之大。飛之高且遠如鵬者。其遊實未能逍遙。反襯神人之逍遙。所摶者扶搖。反襯乘天地之正。所適者南冥。反襯遊四海之外。有待。反襯無待。無一不與後文針鋒相對。無一不爲後文設喩蓄勢。注中明物二句宜刪。蜩與學鳩笑之曰。釋文。學本又作鷽。本或作鸒。音預。司馬云。學鳩。小鳩。俞樾云。文選江淹詩。鸒斯高下飛。李注引莊子此文說之。又引司馬云。鸒鳩。小鳥。是司馬注作鸒。不作鷽。【補】釋文。蜩音條。司馬云。蟬。武按。此段言蜩鳩之飛。雖無所待。然數仞而止。其遊有限。以喩物之小者亦不能逍遙也。我決起而飛。李云。決。疾貌。【補】決起而飛。無待也。反映鵬之有待。槍榆枋。支云。槍。突也。李云。猶集也。榆枋。二木名。枋音方。李云。檀木。【補】釋文。槍。七良反。榆。徐音踰。武按。榆枋數仞耳。反映鵬之九萬里。時則不至。而控於地

而已矣。王念孫云。則猶或也。司馬云。控。投也。 正成玄英云。突榆檀而栖集。時困不到前林。投地息而更起。俞樾云。其決起而飛槍榆枋也。有時能至。有時不能至。至則集於榆枋。不至則投於地。武按。鳥類無論如何小。斷無不能飛集於樹之理。俞說殊昧物理。成則謂困不到前林。本文無此義。亦屬意增。皆由誤解至字爲至於栖集之所也。實則審上下文義。時者。時辰也。韓詩外傳九。言雉云。常噣粱粟。不且時而飽。且。未定之辭。姑且也。將也。言不將至一時。或不定至一時而卽飽也。與此時字義同。時則不至者。言槍集榆枋。一個時辰且不至。卽投於地。反映鵬之必以六月息也。兩相對照。文意極爲完密。蓋大年小年與大知小知。爲本篇兩要素。一時與六月。卽大年小年之類也。

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。借蜩鳩之笑。爲惠施寫照。 正注傅會。惠施非本篇主人。主人乃無已之姑射神人也。篇末二段。莊子特借己與惠施論辯之言。明無所可用之旨。非寫惠施也。注乃謂爲之寫照。殊屬誤解。下倣此。俞樾云。而字下。當有圖字。上文而後乃今將圖南。此卽承上文而言也。文選注引此。正作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爲。武按。俞說非也。蓋上句乃將然之謀。記者之所記也。此句則已然之跡。故二蟲得據而笑之。如加圖字。則亦爲將然之謀。二蟲又何從知而據之以爲笑乎。文選注必涉上句而誤也。九萬里者高也。非言其遠。

適莽蒼者三飡而反。釋文。蒼。七蕩反。或如字。崔云。草野之色。三飡。猶言竟日。 補釋文。莽。莫浪反。飡。七丹反。

腹猶果然。補果。說文。木實也。張晏曰。有核曰果。按。果狀多圓凸。腹飽則隆起。猶如果之狀然。

適百里者。宿舂糧。隔宿擣米儲食。

適千里者。三月聚糧。補郭注。所適彌遠。則聚糧彌多。武按。上引三事係插喻。以喻榆枋之槍。不至一時。南冥之去。息以六月。以伏下大年小年句。

之二蟲。謂蜩鳩。 補之。是也。

又何知。借人爲二蟲設喻。 正注非。此係借二蟲。爲下知效一官等人及宋列設喻。蓋同一不能逍遙也。文謂蜩鳩二蟲。以一時笑鵬之六月。以數仞笑鵬之九萬里。此由己小不知彼大。故下言小知不及大知也。

小知不及大知。釋文。音智。本亦作智。下大知同。

【正】知。承上又何知之知字。應如字讀。音智非。玉篇。知。識也。覺也。謂心與境遇而覺識也。智之度。較知爲深。禮記禮用知（音智）者之謀句。疏云。智。謂謀計。曉達前事。荀子正名云。知有所合謂之智。白虎通情性節云。獨見前聞。不惑於事。見微知著也。合上三說言之。謂就其所知者。加以思索謀計。而能曉達前事。見微知著。於事機有合者。方謂之智。夫莊子之道。一則曰離形去知。再則曰同乎无知。其德不離。觀此。則知尙應去。何況勞精敝神之智乎。下文朝菌不知晦朔二句。卽釋小知也。齊物論云。小知閒閒。亦同此義。又云。閑閑。及知止其所不知至矣。與王倪之四不知。則釋大知也。以此知音智之不當也。**小年不及大年。**上語明顯。設喻駢列。以掩其迹。【正】此與上小知句。同爲本篇主要字句。束上啓下。注乃謂爲設喻掩迹非也。**奚以知其然也。朝菌不知晦朔。**列子湯問篇。朽壤之上。有菌芝者。生於朝。死於晦。晦謂夜。釋文。朔。旦也。【補】奚。何也。然。如此也。釋文。朝菌。徐其隕反。司馬云。大芝也。天陰生糞上。見日則死。一名日及。故不知月之終始也。**惠蛄不知春秋。此小年也。**釋文。惠本作蟪。司馬云。惠蛄。寒蟬也。一名蝭蟧。春生夏死。夏生秋死。【補】釋文。蛄音姑。廣雅云。蟪蛄。蛁蟧也。按。卽楚辭所云寒螿者也。蝭音提。蟧音勞。蛁音彫。螿音將。武按。不知晦朔與春秋。不僅小年。亦小知也。意係雙承。**楚之南有冥靈者。以五百歲爲春。五百歲爲秋。上古有大椿者。以八千歲爲春。八千歲爲秋。**楚之南下。全引列子湯問篇。楚彼作荆。【補】釋文。冥本或作榠。同李頤云。冥靈木名也。江南生。以葉生爲春。葉落爲秋。椿。丑倫反。武按。陳碧虛闕誤。此下有此大年也。言見成玄英本。於法應有。以與上小年句爲對文也。**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。**李云。彭祖。名鏗。堯臣。封彭城。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。故以久壽見聞。【補】成玄英云。彭祖養性。能調鼎。進雉羹於堯。又云。特。獨也。釋文。世本云。姓錢。名鏗。錢音翦。**衆人匹之。不亦悲乎。**此段。從小年句演出。【補】成云。世人比匹彭祖。深可悲傷。武按。菌蛄與冥椿。衆人與彭祖。皆小年不及大年。自朝菌至此。證實小知大知小年大年二句。不亦悲乎句。特就衆

人之情說。非莊子重視彭祖之壽而爲衆人悲也。觀刻意篇所言可知。其言曰。此道引之士。養形之人。彭籛壽考者之所好也。繼曰。不道引而壽。无不忘也。无不有也。澹然无極。而衆美從之。此天地之道。聖人之德也。蓋本篇之旨。在无爲而凝神。如彭祖之道引。非无爲也。養形。非凝神也。特以久聞。非澹然无極也。與莊子之道異。非莊子所取也。讀者於此等處如不認淸。則於本書必多隔膜。

湯之問棘也是已。 湯問篇。殷湯問於夏革。張湛注。湯大夫。棘革。古同聲通用。 補郭慶藩云。論語棘子成。漢書古今人表作革子成。詩匪棘其欲。禮坊記作匪革其猶。漢書煮棗侯革朱。史記索隱。革音棘。皆其證。武按。此段辭意。與前文複。所以引之者。以前語近怪。且出齊諧。恐人疑其不典。故引湯棘問答以實之。且前後詳略各異。足以互明。如前言北冥。謂爲北方窅冥之天或窅冥之地皆可。此則以窮髮天池句明之。前言鯤之大。此則言其廣與修。前言鵬背幾千里。當指其修也。此則以泰山形其高與大。扶搖不知其狀也。此則以羊角形之。野馬等不知其實也。此則以雲氣二字釋之。騰躍而上。明槍之勢也。數仞而下。明槍之高也。飛之至也句。則所以笑之意較前益明矣。非此。則前語未了。前意未申。且不足徵。故複而非複也。夫豈漫爾引之乎。

窮髮之北。有冥海者。天池也。有魚焉。其廣數千里。未有知其修者。其名爲鯤。有鳥焉。其名爲鵬。背若泰山。翼若垂天之雲。 湯問篇。終髮北之北。有溟海者。天池也。有魚焉。其廣數千里。其長稱焉。其名爲鯤。有鳥焉。其名爲鵬。翼若垂天之雲。其體稱焉。按。列子不言鯤化爲鵬。又此下至而彼且奚適也。皆列子所無。而其文皆相屬爲義。漆園引古。在有意無意之間。所謂洸洋自恣以適己者。此類是也。 補釋文。李云。髮。猶毛也。司馬云。北極之下。無毛之地也。按。毛。草也。成玄英云。修。長也。

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。 司馬云。風曲上行若羊角。 補淮南原道訓。高注。扶。攀也。搖。動也。扶搖直如羊角轉曲縈行而上也。

絕雲氣。 補史記天官書注。索隱曰。絕。度也。荀子勸學篇注。絕。過也。謂鵬度過雲氣。至背負靑天。然後摶風而飛也。雲氣。卽上文野馬等氣也。

此句與下文乘雲氣不同。說見下。負青天。然後圖南。且適南冥也。引湯問再證。斥鴳笑之曰。司馬云。斥。小澤。鴳。雀
也。斥本作尺。古字通。夏侯湛抵疑。尺鷃不能陵桑榆。文選七啓注。鷃雀飛不過一尺。言其劣弱也。按。雀飛何止一尺。下文明言數仞
矣。彼且奚適也。彼。鵬。我騰躍而上。不過數仞而下。翱翔蓬蒿之間。此亦飛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適也。
又借斥鴳之笑。爲惠施寫照。【補正】成云。八尺曰仞。翱翔。猶嬉戲也。釋文。躍。曲若反。翱。五刀反。蒿。好刀反。蓬。唐韻。薄紅切。集韻。蒿。好
平聲。說文。菣(去刃切)也。禮月令注。蒿亦蓬蕭之屬。爾雅釋草。蘩之醜。秋爲蒿。陸佃疏。蒿。草之高者。武按。斥鴳之笑。以小笑大。榮子
之笑。以大笑小。前後映射。在有意無意之間。此小大之辯也。點明。【補正】辯同辨。集韻。皮莧切。說文。判也。廣韻。別也。武按。此
句爲通篇關鍵。鵬之與蜩鷽。宋列之與藐姑射。皆小大之辨也。而莊子所明者在大。蓋道之大者。至人。神人。聖人也。藐姑射。則至人
神人之實證也。故藐姑射一段。爲本篇之主文。藐姑射神人。則爲本篇之主人。生物之鵬。無生物之冥靈大椿。人之彭祖宋列之屬。
皆藐姑射之陪襯也。蜩鷽也。菌蟪也。藐姑射之反襯也。後段惠莊之辯論。則大字之餘波。且借以明無用之旨者也。如此讀本篇。則
前後脈絡氣勢。皆成一串。郭象於此句。乃謂或翱翔天池。或畢志榆枋。各稱體而足。繹其所言。是無分乎大小也。夫豈本篇之旨乎。
故夫知效一官。行比一鄉。李云。比。合也。【補】知音智。效。戶教反。行。下孟反。比。毗至反。德合一君。而徵一國者。郭
慶藩云。而讀爲能。能而古字通用。官鄉君國相對。知行德能亦相對。司馬云。徵。信也。【正】此段與宋榮子列子二段。均爲至人無已
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之反襯。此段隱示世人之數數於功與名。若就世情言之。知能效官。行能比鄉。德能合君徵國。自高於常人一
等。然就道言之。未免於世之功名數數然也。如是。則足以累心而損道。尙何逍遙之有乎。以視榮子之不數數然者。則非所及矣。注
中郭說。未免穿鑿。官。職位也。與鄉國對。君則國之君也。而應如字讀。德字統君與國言。中以而字連屬成句。就狹義言。德合于一君。

就廣義言。德見信于一國也。且本篇所重。在道與德。而不在能。又知效一官。卽含能義。無庸讀而爲能。添此蛇足也。**其自視也亦若此矣。** 此謂斥鴳。方說到人。暗指惠施一輩人。【正】暗指句。傅會。說見上。宣云。如斥鴳之自以爲至。此段由知而行而德。由官而鄉而君而國。亦小大之辨也。**而宋榮子猶然笑之。** 司馬。李云。榮子。宋國人。崔云。賢者。謂猶以爲笑。【補】韓非子顯學篇宋榮子之議。設不鬥爭。取不隨仇。不羞囹圄。見侮不辱。王先愼曰。宋榮。卽宋鈃。天下篇。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。釋文。鈃音形。郭音堅。武按。又卽孟子之宋牼。牼將說罷秦楚之兵。與榮子設不鬥爭同。故知卽一人也。其所以笑之者。以彼輩效官比鄉。合君徵國。於世數數然也。**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。舉世非之而不加沮。** 郭象云。審自得也。【補】成云。舉。皆也。勸。勵勉也。沮。怨喪也。釋文。沮。慈呂反。敗也。武按。齊語。且有後命。注。且。猶復也。此文且字。言榮子不僅不效上舉諸人汲汲於世之功名。且復世譽之不勸。世非之不沮。實高於上舉諸人一等。此亦小大之辨也。**定乎內外之分。** 郭云。內我而外物。**辨乎榮辱之境。** 郭云。榮己而辱人。【正】心。內也。譽與非。外也。內心有主。而不爲外所動。卽所謂定乎內外之分也。不以譽爲榮而加勸。不以非爲辱而加沮。卽所謂辨乎榮辱之境也。郭注非是。**斯已矣。** 成云。榮子智德。止盡於斯。【正】注非。言榮子僅定內外。辨榮辱。如斯而止矣。意注射下句。**彼其於世。未數數然也。** 言不數數見如此者也。【正】注欠分曉。釋文。數數音朔。下同。司馬云。猶汲汲也。武按。言榮子於世未嘗汲汲也。世之所重者。惟功與名。榮子之於世未數數然者。卽不汲汲以求世之功與名也。然如列子。則並功與名之心而無之。又高榮子一等矣。此亦小大之辨也。淮南俶眞訓。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。舉世而非之不加沮。定於死生之境。而通於榮辱之理。（中略）視天下之閒。猶飛羽浮芥也。孰肯分分然以物爲事也。足證本義。分分。猶數數也。**雖然。猶有未樹也。** 司馬云。樹。立也。至德未立。按。言宋榮子不足慕。【正】按語宜刪。榮子不以世之譽與非而勸沮。較之比鄉合君徵國者。能自樹立矣。然

定內外。辨榮辱。是尙有物我榮辱之見存。猶未能脫然無累。卓然自樹也。且定內外之分。未能無已也。辨榮辱之境。未能無功與名也。未能無已無功與名。心亦何能逍遙乎。

夫列子御風而行。成云。列禦寇。鄭人。與鄭繆公同時。按。列子黃帝篇。列子師老商氏。友伯高子。盡二子之道。乘風而歸。下又云。隨風東西。猶木葉幹殼。竟不知風乘我邪。我乘風乎。補田子方篇。列禦寇與伯昏无人射。德充符篇。子產師伯昏无人。應帝王篇。列子歸。以告壺子。列子黃帝篇作壺邱子。司馬云。名林。鄭人。列子師。呂覽下賢篇。子產往見壺丘子林。以此知列子與子產同時。而劉向云。列子與鄭繆公同時。成氏之說當本此。讓王篇言鄭子陽遺列子粟。幷見呂覽列子淮南等書。考左傳魯襄二年。言子罕當國。子駟（即子陽）爲政。時鄭爲成公之十四年。去繆公之卒已三十四年矣。如劉向所說。則其時列子之年。在四十上下。今假定爲年四十。越五年。爲鄭簡公元年。鄭侵蔡。獲蔡司馬。鄭人皆喜。惟子產不順云云。子國怒之曰。爾何知。童子言焉。將爲戮矣。以此知子陽遺粟時。子產尙在童年也。簡公十二年。子產始爲卿。二十三年。子皮授子產政。定公八年。子產卒。去子駟爲政時。已四十九年。此時列子年且九十矣。是年爲魯昭公二十年。孔子年約五十二。天運篇言孔子行年五十有一。南之沛見老聃。是此時老子尙未出函谷關也。達生篇呂覽審己篇。均言列子問道於關尹。此事必在關尹函谷問道之後。蓋列子未及老子之門。閒接問之於關尹也。此時列子之年且踰百歲矣。其卒於何時。書闕有閒。無從稽考。然彼能乘風者。自不可以恆人之壽例之也。

泠然善也。郭注。泠然。輕妙之貌。補釋文。泠音零。武按。此喩列子超然世外。無功無名。故能泠然善也。然其遊猶有所待。亦僅泠然善而已。尙未能逍遙也。

旬有五日而後反。彼於致福者。未數數然也。成云。致。得也。得風仙之福。按。言得此福者。亦不數數見也。正按語非。郭注。苟有待焉。則雖御風而行。不能以一時而周也。又云。自然御風行耳。非數數然求之也。成疏。旬。十日也。武按。此喩列子尙不能如至人之無已。蓋福者。一已免乎行。御風泠然而善之福也。列子猶待風而

行。是未能捨已之福。即未能無已也。特不汲汲求此福而已。風爲篇中着意之字。蓋效比合徵。及榮子等輩。塵累濁重。不能乘風也。鵬能乘風矣。然必待扶搖之飆風。而後能絕雲負天。必待九萬里之厚風。而後將圖南。夫飆則非風之正。厚則非泠然之輕妙也。列子能乘輕妙之風矣。然不能無所待也。不能乘天地之正。御六氣之辯也。觀此。知已上各文。無一不從反面爲下文蓄勢。**此雖免乎行。猶有所待者也。**雖免步行。猶必待風。**若夫乘天地之正。而御六氣之辯。**司馬云。六氣。陰。陽。風。雨。晦。明。郭慶藩云。辯讀爲變。與正對文。辯變古字通。【補】郭說是也。管子戒第二十六。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。御正六氣之變。可證古辯變通。此二句言乘天地陰陽之正。御陰陽六種之變氣也。正者。未變者也。順之而遊。故曰乘。及變而爲六氣。則因勢而動。隨感而應。如御馬之有控磬縱送然。故曰御。此二句在本篇最爲精要。下藐姑射一節。即設喻證明此義者也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。陰陽者。天地之道也。天元紀大論云。陰陽之氣。各有多少。故曰三陰三陽也。至眞要大論云。帝曰。善。願聞陰陽之三也何謂。岐伯曰。氣有多少異用也。王冰注。太陰爲正陰。太陽爲正陽。次少者爲少陰。次少者爲少陽。又次爲陽明。又次爲厥陰。據此。則所謂乘天地之正者。乘天地之正陰正陽。即乘太陰太陽也。或問。此僅曰乘天地之正。何以知正字指陰陽言也。答曰。天地。即表陰陽也。陰陽應象大論云。積陽爲天。積陰爲地。呂覽有始篇注。天陽也。地陰也。文選東都賦註。引范子云。天者陽也。地者陰也。蓋陰陽者。天地之道。天地者。陰陽之象。潛移默運者。陰陽也。形象著明者。天地也。一而二。二而一者也。故此即以天地二字代陰陽。本書如此活用之例不一。如秋水篇云。牛馬四足是謂天。以天表自然之義也。天地篇云。無爲爲之之謂天。以天表無爲之義也。應帝王篇云。示之以天壤。亦活用者也。故此乘天地之正。即乘陰陽之正也。然不直曰乘陰陽之正。而必曰乘天地之正者何也。答曰。以陰陽有多少也。如陽明厥陰之類。陰陽少而未盛。不得謂之正也。必陽升於天。陰降於地。然後至於極盛之位。方可謂之正陰正陽。方可以天地之字表之。今

姑以陽論。易曰。時乘六龍以御天。謂按時節。次第乘六種之龍以上升。自乾之初九。以至九五。陽方盛而至於天。故九五之爻曰。飛龍在天。卽在天之陽也。此陽。方可謂之正。方可表以天。九五以下。如少陽陽明等。其陽未盛。未至於天。則不可以天表之也。地之表陰。可以類推。易所謂御天。卽此之乘天也。故不曰乘陰陽之正。而曰乘天地之正也。天元紀大論又云。寒。暑。燥。溼。風。火。天之陰陽也。三陰三陽上奉之。至眞要大論又云。岐伯曰。厥陰司天。其化以風。少陰司天。其化以熱。太陰司天。其化以溼。少陽司天。其化以火。陽明司天。其化以燥。太陽司天。其化以寒。是此所謂六氣者。卽寒。暑。燥。溼。風。火也。所謂御六氣之辯者。卽御此三陰三陽所化寒暑燥溼風火之氣也。陰陽無質。化氣則有質。故此謂乘天地之正。而不謂乘天地之正氣。以正陰正陽尙未變化爲氣也。至司馬以陰陽風雨晦明訓六氣。係據左傳昭公元年。秦醫和之說。素問在和前。和說當本諸素問。皆醫學家之言也。在易則於三陰三陽升降變化之際。分之爲六位。演之以六爻。六爻之在乾陽卦內者。就其高下之位。象之以六龍。故易曰。六位時成。時乘六龍以御天。疏言。乾之爲德。以依時乘駕六爻之陽氣。以拱御於天體。六龍。卽六位之龍也。以所居上下言之。謂之六位也。陽氣升降。謂之六龍也。疏語最爲明晰。下御飛龍。卽乾卦六龍內第五位之龍。實卽升居五位之陽氣也。故此二句之義。本之於易。又本之於老子之言。田子方篇。老子曰。至陰肅肅。至陽赫赫。肅肅出乎天。赫赫發乎地。兩者交通成和。而物生焉。所謂乘天地之正。卽乘此肅肅之至陰。赫赫之至陽也。交通成和者。謂陰陽由交通變化成和氣也。易乾卦亦曰。乾道變化。各正性命。保合太和。其義正同。而陰陽之在天地與在人身。一也。惟天地之陰陽交通。出於自然。人身之陰陽。欲其交通。則必有道以御之。然後能合以成和。凝以成神。是故變由於交通。交通在於御。故曰。御六氣之辯也。夫莊子此書。所以明道也。其所謂道。非仁義之謂。乃陰陽之謂也。上已舉素問陰陽者天地之道之語矣。易繫辭曰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管子正篇曰。陰陽同度曰道。本書則陽篇曰。陰陽者。氣之大者也。道者爲之公。言道爲陰陽之

公名也。由此知莊子所修之道。卽修陰陽及其所化之六氣。以合和凝神之道也。曰乘曰御。卽喩修之之工夫也。此理觀愼子所言而益明。愼子之言曰。五日爲候。三候爲氣。六氣爲時。四時爲年。而天地備矣。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。沖和之氣在其中。四萬二千里已上爲陽位。四萬二千里已下爲陰位。冬至之候。陽發於地。一氣上升七千里。至六氣。則上升四萬二千里。而陽至陽位。故其氣溫。爲春分之節也。六氣而陽極陽位。故熱而爲夏至之節也。夏至之候。陰出於天。一氣下降七千里。至六氣。則下降四萬二千里。而陰至陰位。故其氣涼。爲秋分之節也。六氣。而陰極陰位。故其氣寒。而爲冬至之節也。天地之所以能長能久者。以其陽中有陰。下降極而生陽。陰中有陽。上升極而生陰。二者交通。合爲太和。相因而爲氤。相昷而爲氳。以此施生化之功。此變化之所以兆也。其所謂冬至陽發於地。夏至陰出於天。乃本老子肅肅出天赫赫發地之說也。所謂升降之候。陰陽之位。實易六位時成二句最明顯之注脚。惟天地相去。不知其極。愼子謂相去八萬四千里。人或以爲非是。不知愼子乃言陰陽在天地間循環升降之距離。猶之地文學家言包地球之空氣。厚止二百里。非謂天去地止有此數也。漢鍾離權復本愼子之說。著靈寶畢法一書。取法天地陰陽升降之位與時之理。以攝養一身之陰陽。後世修煉家。遂有運周天駕河車之說。且區之爲六候。分之爲三百六十爻。其說近則本之於鍾離。遠則源於易老。及此二句。與養生主篇緣督以爲經句。非蠱妄誕無稽也。故此二句係寓言修道家養氣凝神之理。讀者當與養生主篇。緣督以爲經。人閒世篇。無聽之以耳。惟道集虛。徇耳目內通。應帝王篇。機發於踵各句下補正之語。匯通觀之。方可明其大凡。惟此理精妙。此事幽玄。天地閒自有此一種道術。特不足爲淺人道耳。**以遊無窮者。彼且惡乎待哉。**無所待而遊於無窮。方是逍遙遊一篇綱要。【補】釋文。惡音烏。**故曰。至人無己。神人無功。聖人無名。**釋文。己音紀。成云。至言其體。神言其用。聖言其名。其實一也。【正】郭慶藩曰。文選任彥昇到大司馬記室牋注。引司馬云。神人無功。言修自然。不立功也。聖人無名。不立名

也。釋文闕。武按。齊物論篇云。王倪曰。至人神矣。是至人神人一也。故下藐姑射神人。亦至人也。惟聖人則有間。則陽篇云。客大人也。聖人不足以當之。秋水篇云。大人无己。此言至人無己。則至人卽大人也。聖人不足以當之矣。列子力命篇云。橫私天下之身。橫私天下之物。其唯聖人乎。公天下之身。公天下之物。其唯至人乎。公天下之身。卽無已也。此明言聖人不及至人矣。外物篇云。聖人之所以駴天下。神人未嘗過而問焉。賢人之所以駴世。聖人未嘗過而問焉。此明言聖人不及神人矣。成氏乃謂其實一也。尙欠詳審。自若夫乘天地之正至此。爲本篇之主。下則逐一舉事證明之。此三句。爲本段之主。至人無已句。則又三句中之主也。

堯讓天下於許由。 司馬云。潁川陽城人。 補此段引許由不願居天子之名。證明聖人無名。 **曰。日月出矣。而爝火不息。** 字林。爝。炬火也。 補釋文。爝本亦作燋。音爵。郭祖繳反。又曰。小火也。淮南人間訓。夫爝火在縹煙之中也。一指所能息也。武按。一指能息。其爲小火明矣。 **其於光也。不亦難乎。時雨降矣。而猶浸灌。其於澤也。不亦勞乎。夫子立而天下治。而我猶尸之。** 成云。尸。主也。 補釋文。浸子鴆反。灌古亂反。正韻。浸。漬也。博雅。灌。漑也。澤音宅。潤澤也。淮南原道訓。上天則爲雨露。下地則爲潤澤。天地篇。堯之師曰許由。故堯謂由爲夫子。言若夫子立爲天子。天下必致太平。 **吾自視缺然。請致天下。許由曰。子治天下。天下既已治也。而我猶代子。吾將爲名乎。名者實之賓也。吾將爲賓乎。** 正俞樾云。本作吾將爲實乎。與上吾將爲名乎相對成文。吾將爲名乎。名者實之賓也。其意已足。吾將爲實乎。當連下文讀之。實與賓形似。涉上句實之賓也而誤。若如今本。則爲賓卽是爲名。兩文複矣。武按。俞說非也。名既爲實之賓。是實重而名輕也。吾將爲賓乎。言吾將捨其實之重而爲名之輕乎。用乎之疑問詞者。乃反言以見意。謂不就輕而爲賓也。此句係校量名實二者。而以賓字表名之輕。故賓字與名字不複。非涉上句而誤也。 **鷦鷯巢於深林。不過一枝。** 李云。鷦鷯。小鳥。郭璞云。桃雀。 補釋文。鷦子遙反。鷯音遼。成云。

鷦鷯。巧婦鳥也。一名工雀。一名女匠。亦名桃蟲。好深處而巧爲巢也。偃鼠飲河。不過滿腹。李頤云。偃鼠。鼷鼠也。李楨云。偃或作鼴。俗作鼹。本草陶注。一名鼢鼠。常穿耕地中行。討掘即得。說文鼢下云。地行鼠。伯勞所化也。李說誤。歸休乎君。予無所用天下爲。庖人雖不治庖。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釋文。傳鬼神言曰祝。【補】釋文。庖。鮑交反。掌廚人也。祝。之六反。樽。子存反。本亦作尊。俎。側呂反。武按。淮南泰族訓。調五味者庖也。陳簠簋。列樽俎。設籩豆者。祝也。齊明盛服。淵默不言。而神之所依者。尸也。宰祝雖不能。尸不越樽俎而代之。可謂此處的解。肩吾問於連叔。成云。並古之懷道者。曰。吾聞言於接輿。釋文。皇甫謐云。接輿躬耕。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。車二駟。聘之。不應。【補】成云。接輿。姓陸。名通。楚人。與孔子同時。而佯狂不仕。武按。此段引藐姑射神人。證明至人無己。大而無當。釋文。丁浪反。按。當。底也。【正】淮南本經訓。留於口。則其言當。齊俗訓。晉平公出言而不當。注。當。合也。此謂接輿之言誇大。而於情理無所合也。故下言不近人情焉。往而不返。吾驚怖其言。猶河漢而無極也。成云。猶上天河漢。迢遞清高。尋其源流。略無窮極。【補】釋文。怖。普布反。廣雅云。懼也。【正】成說非。河漢句。係往而不返之譬況語。謂其言往而不返。無所歸宿。猶如河漢之水。滔滔長流。無所止極。非謂上天河漢之清高也。大有逕庭。宣穎云。逕。門外路。庭。堂外地。大有。謂相遠之甚。不近人情焉。【補】上句爲此句之譬況語。謂門外之逕。與門內之庭。所處限隔。不相接近也。而此句則申說大而無當句之義。焉。釋文。猶然也。王引之云。狀事之詞。與然同義。連叔曰。其言謂何哉。曰。藐姑射之山。釋文。藐音邈。簡文云。遠也。姑射。山名。在北海中。【補】釋文。射。徐音夜。又食亦反。【正】簡文僅取姑射爲山名。非也。下文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。而山海經海內北經。有列姑射山。列子黃帝篇姑射山。一本作列姑射。可證山名當爲藐姑射也。又其云在北海中。不知何據。山海經東山經。有姑射山。所在非北海。在海內北經之山。爲列姑射。而非姑射。黃帝篇內之姑射山。僅云在海中。不言北也。但此係

借山名以寓意。無庸求實其所在。蓋說文解射字云。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。藐姑射者。謂深遠之旨。姑以下文所言影射之也。深遠之旨何。下其神凝之神也。神凝二字。爲本篇主旨。且爲全書主旨。以其爲神人之德。修道之果也。觀本段均注射凝神立論。故神字實爲本段所射之鵠也。**有神人居焉。肌膚若冰雪。** 補釋文。肌。居其反。武按。刻意篇云。純素之道。惟神是守。守而勿失。與神爲一。又云。能體純素。謂之眞人。肌膚若冰雪。喩其體純素也。純素則與神爲一。一則凝矣。眞人。卽神人也。眞言其體。神言其用也。又天地篇云。機心存於胸中。則純白不備。純白不備。則神生不定。若冰雪。喩純白備也。純白備。則神生定。定則凝矣。故冰雪句實爲下神凝二字寫照。如曰不然。此寫神人。非寫美女。何用敘其肌膚之白乎。**淖約若處子。** 李云。淖約。好貌。釋文。處子。在室女。

正釋文。淖。郭昌略反。武按。淖約。李云好貌。非也。荀子宥座篇。淖約微達。楊倞注。淖當爲綽。約。弱也。綽約。柔弱也。說苑作綽約微達。訓柔弱是也。在宥篇。淖約柔乎剛強。老子曰。柔弱勝剛強。又曰。弱者道之用。文子道原篇亦曰。柔弱者道之用。卽淖約所喩之意也。上句冰雪言其體。此句淖約言其用。道之用。卽神也。處子。黃帝篇作處女。孫子曰。靜如處女。老莊之道貴靜。故以處女喩之。且老子曰守雌。曰牝常以靜勝牡。皆處女所喩之意也。**不食五穀。** 補成云。五穀者。黍稷麻菽麥也。**吸風飲露。** 補春秋元命包云。陰陽怒而爲風。愼子云。陽在外者不得入。則周旋六合而爲風。故上言風爲陰陽之變氣也。吸。說文。內息也。因風爲陰陽之變氣。故吸於內以調之。蔡邕月令云。露者。陰之液也。愼子云。陽感之。則液而爲露。謂陰受感而爲露也。吸風合言陰陽。飲露則單言陰。總之喩神人之呼吸陰陽於內也。淮南俶眞訓云。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。而羣生莫不顒顒然仰其德以和順。所謂呼吸陰陽。卽此句所喩之意。所謂其德。卽下之神凝也。所謂羣生和順。卽下物不疵癘也。**乘雲氣。御飛龍。而遊乎四海之外。** 乘雲氣三句。又見齊物論篇。御飛龍作騎日月。 補鵬穿越雲氣。馮風而飛。不能乘雲氣也。故曰絕。列子御風而行。亦不能乘雲氣也。能乘雲氣

者。厥爲神人。此中大有分別。且或乘雲氣。或御飛龍。非若列子之必待風也。乘雲氣。承上乘天地之正說。御飛龍。承御六氣之辯說。元命包云。陰陽聚爲雲。愼子云。陰與陽得。助其蜚騰。則飄颻而爲雲。說文。龍能幽能明。能細能巨。能短能長。春分而登天。秋分而潛淵。賈誼云。龍變無常。能幽能章。傅元龍贊云。誕應陽精。屈伸從時。變化無形。據此以言。龍陽精也。變化不測者也。故易乾卦取之。以象陽氣之升降變化。甚。乘雲句。合言陰陽。御龍句。則單言陽。總之。喻神人攝調陰陽於外也。惟易乾卦言陽氣在六位中之變化。故設六龍以喻之。此不言六龍。而言飛龍者。以飛龍應五爻而當五位。其上上九。則陽過亢。其下九四。則陽未盛。準之愼子之說。過亢者。陽稱陽位也。未盛者。甫出陰位。方至陽位也。後之修煉家。以言火候之老嫩。皆在所不取也。惟九五之飛龍。純陽正盛。無過不及。非老非嫩。控御此氣。所以爲神人也。**其神凝。**三字吃緊。非遊物外者。不能凝於神。補說文。凝。俗冰字。顏氏匡謬正俗。冰轉音凝。說文。凝。冰堅也。黃氏韻會。冰。古凝字。仌古冰字。後人以冰代仌字。故以凝代仌字。武按。大戴禮曾子天圓篇云。陽之精氣曰神。易曰。陰陽不測之謂神。故神凝。由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來。蓋此數句。上已釋明其爲修道者調攝陰陽之喻也。而其着手處。則在用志不分。達生篇述佝僂丈人之言曰。吾處身也。若厥株拘。吾執臂也。若槁木之枝。孔子稱之曰。用志不分。乃凝於神。故凝神之要點。在用志不分。人間世篇。仲尼語顏回曰。一若志。老子曰。守靜篤。曰抱一。同此義也。蓋志不分。則靜。靜則定。定則一。一則凝矣。內神凝。而外則若厥株拘與槁木之枝。與南郭子綦形如槁木同。而子綦自謂喪我。喪我者。無己也。故用志不分。然後能無己。無己。然後能神凝。此神凝二字。卽示藐姑射神人爲無己之至人也。**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。**司馬云。疵。毀也。癘音癩。惡病。列子黃帝篇。姑射山。在海中。山上有神人焉。吸風飲露。不食五穀。心如淵泉。形如處女。不施不惠。而物自足。不聚不斂。而已無愆。陰陽常調。日月常明。四時常若。風雨常均。字育常時。年穀常豐。而土無札傷。人無夭惡。物無疵癘。漆園本此爲說。補釋文。疵。在斯反。病也。癘

音厲。本或作厲。武按。此與在宥篇愼守汝身。物將自壯之義同。自藐姑射至此。寓意精深。茲再就本書舉證以明之。刻意篇云。純粹而不雜。靜一而不變。惔而無爲。動而以天行。此養神之至也。肌膚若冰雪。非純粹不雜乎。靜一不變。惔而無爲。處子之性行類之。乘雲御龍。及乘天地之正。御六氣之辯。卽動而以天行也。神凝者。卽由養神之至也。刻意篇又云。靜而與陰同德。動而與陽同波。處子。陰也。靜也。飛龍。陽也。動也。此二語之寓意。尤爲明顯。彼篇又云。精神四達並流。无所不極。上際於天。下蟠於地。化育萬物。不可爲象。夫乘雲御龍。遊四海之外。非四達並流。際天蟠地乎。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。卽化育萬物不可爲象也。天運篇云。龍合而成體。散而成章。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。體者。乾陽之體。卽神凝而成體也。散卽變也。散而成章者。易說卦曰。故易六位而成章。注總言六畫。又細分之。則陰陽之位。間雜而成文章也。故體者。陰陽之正也。散者。六氣之變也。斯體也。靜則謂之和。動則謂之神。文子上仁篇云。陰陽交接。乃能成和。交接者。所以凝也。故凝神者。凝此陰陽之和也。卽所謂養乎陰陽也。以本段爲本篇主文。且爲莊子道要。故特詳爲拈出之。

吾是以狂而不信也。 狂。李九況反。按。音讀如誑。言以爲誑。 **正** 釋文。狂。求匡反。李云。癡也。武按。廣韻巨王切。病也。心不能審得失之地。則謂之狂。應璩詩云。積念發狂癡。李訓癡。是也。淮南精神訓。大怖生狂。又原道訓。薄氣發瘖。驚怖爲狂。故狂字應從李訓。方與上吾驚怖其言句相關合。讀誑非也。至肩吾之意。以爲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。必以天下爲事而後能。今藐姑神人。不過一己之神凝耳。並未以天下爲事。何能致如斯之效。其狂而不信者在此。連叔一則曰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。再則曰孰肯以物爲事。卽針對此點而答也。

連叔曰。然。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。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。豈惟形骸有聾盲哉。夫知亦有之。 **補** 釋文。瞽音古。盲者無目。如鼓皮也。與音豫。觀。古亂反。文子符言篇。豈獨形骸有闇聾哉。心亦有之。塞也。莫知所通。此闇聾之類也。淮南泰族訓亦有此語。

是其言也。猶時女也。 司馬云。猶處女也。按。時。是也。云是其言也。

猶是若處女者也。此人也。此德也。云云。極擬議之詞。【正】女同汝。指肩吾。承上聾盲來。言不惟形骸有聾盲。知亦有之。汝聞接輿之言。狂而不信。即是知之聾盲也。是其言也句。指然瞽者至知亦有之一段之言也。如此解。文句方能承接一氣。若如司馬說。瞽者一段。便成贅肬。且上以處子況神人。陸注在室女。郭注。不以外傷內。若此處單稱女。出室女亦屬之。則外傷矣。何可以況神人乎。

之人也。之德也。將磅礴萬物以爲一。世蘄乎亂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。李云。磅礴。猶旁礴。李楨云。亦作旁魄。廣被意也。言其德行。廣被萬物。以爲一世求治。豈肯有勞天下之迹。老子曰。我無爲而民自化。亂。治也。簡文云。弊弊。經營貌。蘄同期。

【補】釋文。旁。薄剛反。字又作磅。礴。蒲博反。司馬云。磅礴。猶混同也。蘄。求也。弊弊。徐扶計反。　【正】注引李楨云。以爲一世求治。是以一世連讀。又訓亂爲治。均非。奚侗云。釋文出世蘄二字。文選吳都賦注。引至一字。可見古無有一世連讀者。武按。玩郭注成疏。亦不以一世連讀。須知萬物以爲一。係本書要語。各篇屢見。而原於老子萬物得一以生之言。本書如德充符篇云。物視其所一。又云。自其同者視之。萬物皆一也。天地篇云。萬物一府。秋水篇云。萬物一齊。在宥篇云。萬物云云。各復其根。云云。衆多貌。不一也。復根則一矣。義均相同。故此處應從一字絕句。亂字訓治。雖出爾雅說文。然於此文不合。左宣十二年傳。人反物爲亂。又宣十五年傳。民反德爲亂。其義適與之德也磅礴萬物以爲一相反。蓋此處以神人世人對舉。一正一反也。神人以无爲之德。和萬物爲一。故曰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。世人以有爲爲治。即弊弊以天下爲事。如是。則不能磅礴萬物爲一。不一。則亂矣。故曰。世蘄乎亂也。此義原於老子爲者敗之一語。而本書繕性篇略云。古之人。在混芒之中。與一世而得澹漠焉。當是時也。陰陽和靜。鬼神不擾。萬物不傷。羣生不夭。人雖有知。無所用之。此之謂至一。此段。足證之人之德磅礴萬物爲一之義。混芒與一世得澹漠二語。與司馬訓磅礴爲混同之義合。彼篇又略云。逮德下衰。燧人伏羲始爲天下。是故順而不一。唐虞爲天下。興治化之流。澆淳散朴。附之以文。益之以博。然後民始惑亂。

其所謂燧羲唐虞。此文以一世字概之。與治化以下各語。卽弊弊以天下爲事也。其所以如此者。意在蘄乎治。而民竟惑亂。非卽此文所謂世蘄乎亂乎。此文簡奧。非滙通全書觀之。不易明也。**之人也。物莫之傷。大浸稽天而不溺。**司馬云。稽至也。【補】釋文。稽音雞。徐李音啓。**大旱金石流。土山焦而不熱。是其塵垢粃穅。**說文。粃作秕。釋文。粃穅。猶繁碎。按言於繁碎之事物。直以塵垢視之。【補】釋文。垢古口反。粃。徐甫姊反。陶。徒刀反。鑄之樹反。成云。散爲塵。膩爲垢。穀不熟爲粃。穀皮爲穅。鎔金曰鑄。範土曰陶。武按。大浸稽天以下各句。卽申說物莫之傷也。**將猶陶鑄堯舜者也。孰肯以物爲事。**又引不以天下爲事之神人。以明其自全之道。【正】釋文謂粃穅猶繁碎。於義無取。此謂引神人以明自全之道。亦非。讓王篇。道之眞以治身。其緒餘以爲國家。其土苴以治天下。司馬云。土苴。如糞草也。卽塵垢之說也。又天道篇。君之所讀者。古之糟魄已夫。司馬云。魄。本又作粕。卽粃穅之說也。合而言之。塵垢粃穅。道之粗跡也。神人以其粗跡。將猶陶鑄成爲堯舜之治。卽土苴以治天下之說也。前孰弊弊句。不以天下之事爲事也。世自化之。無所事事也。此孰肯句。不以天下之物爲事也。不以物爲事。則如知北遊篇所云。聖人處物不傷物。物亦不傷也。係就事與物分說。**宋人資章甫適諸越。**李云。資。貨也。章甫。殷冠也。以冠爲貨。司馬云。諸。於也。【補】此段。證明神人無功。**越人短髮文身。無所用之。**爲無所用天下設喩。**堯治天下之民。平海內之政。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。**司馬李云。四子。王倪。齧缺。被衣。許由。李楨云。四子本無其人。徵名以實之則鑿矣。【正】天地篇。堯之師曰許由。許由之師曰齧缺。齧缺之師曰王倪。王倪之師曰被衣。然則堯與四子。非全無瓜葛。徵天地篇所擧之名以實之。顯有根據。且許由已見上文。不得爲鑿也。治天下平四海。示堯之有功也。爲神人無功之反映。**汾水之陽。窅然喪其天下焉。**汾水之陽。堯都。宣云。窅然。深遠貌。【正】釋文。汾。徐扶云反。汾水出太原。窅。徐烏了反。李云。窅然。猶悵然。武按。宣注深遠貌。於本文不合。應從李說。自宋人以下

至此。郭注。堯之無用天下爲。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。然遺天下者。固天下之所宗。天下雖宗堯。而堯未嘗有天下也。故窅然喪之。而嘗遊心於絕冥之境。成疏與李楨注。其意均同。三氏之注。於文義適得其反。其誤在於宗堯。不知本文所宗者。爲至人神人。四子者。神人也。而以塵垢粃糠視堯。堯治天下者也。四子即以塵垢粃糠視治天下。故上言無所用天下爲。又言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也。此段。以宋人喻堯。以章甫喻天下。而越人句。則喻四子無所用天下。故宋人至越。悵然喪其章甫。堯見四子。悵然喪其天下。亦可曰。喪其治天下之功也。蓋堯乃弊弊以天下爲事者。文言其平海內之政。是有治天下之功者也。而四子神人也。神人無功。堯見四子。爲其所化。故亦窅然喪其治天下之功焉。如此解。章甫之喻。方見密合。而證明上神人無功句。亦見緊切。惠子謂莊子曰。司馬云。姓惠。名施。爲梁相。【補】此段與下段。借與惠子論辯。以明無用然後逍遙之旨。此則借瓠於無用中有一可用。不免有慮而爲樽之患。以喻人有一能之可用。即難免招世繫累。不能逍遙也。魏王貽我大瓠之種。瓠。瓜也。即今葫蘆瓜。【補】釋文。魏王。司馬云。梁惠王也。武按。魏自河東遷大梁。故謂之魏。或謂之梁也。貽音怡。遺也。瓠音護。我樹之成。而實五石。以盛水漿。其堅不能自舉也。成云。樹植。實子也。虛脆不堅。故不能自勝舉。剖之以爲瓢。【補】反映下文樗之不夭斤斧。物無害者。則瓠落無所容。簡文云。瓠落。猶廓落也。成云。平淺。不容多物。【補】釋文。剖。普口反。非不呺然大也。釋文。呺。本亦作号。李云。虛大貌。俞樾云。呺俗字。當作枵。虛也。【補】釋文。呺。徐許僑反。【正】俞說非。廣韻。呺然。大貌。本句呺然。爲大也之形容詞。大也則無異呺然之注也。四字一意。如改呺作枵。並應改本句爲非不枵然虛也。於法方合。但本文未嘗言虛。而所重者在大。首即標言大瓠。繼言實五石。大也。因之瓢亦大。然平淺無所容。正以其不虛也。其不須以枵然形容之明矣。吾爲其無用而掊之。【補】無用二字。爲本段及下段主旨。且爲全篇主旨。與無名無功無己並重。特借惠子之口提出之。莊子曰。夫子固拙於用大矣。宋

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。向秀云。龜。拘坼也。徐音舉倫反。此以龜爲皸之叚借。元應音義。皸下引通俗文。手足坼裂曰皸。經文或作龜。坼下引此文爲證。【正】釋文。龜手。愧悲反。司馬云。文坼如龜文。武按。注中元應音義音字上。當補衆經二字。否則。下經文二字無着。且注太糾纏。不如從司馬說。較爲明爽。蓋言手𤷍文坼如龜背之文。故謂之爲龜手。猶之爾雅釋詁之鮐背。疏。老人皮膚消瘠。背若鮐魚也。又釋名。九十曰鮐背。背有鮐文也。背有鮐文爲鮐背。手有龜文爲龜手。同一義也。李楨借讀爲皸。俞樾謂宜讀如拘。拘與區同音。區與丘同音。龜在丘音。如此迂迴牽傅。義仍未明也。世世以洴澼絖爲事。成云。洴浮。澼漂。絖絮也。李云。漂絮水上。盧文弨云。洴澼。擊絮之聲。【補正】釋文。洴。徐扶經反。澼。普歷反。絖音曠。小爾雅云。絮細者謂之絖。朱桂曜曰。文選任彥昇爲蕭揚州薦士表注。絖。古纊字。武按。洴澼如爲擊絮聲。則與下絖字不能相連成句。盧說非也。宜從成說。客聞之。請買其方百金。李云。金方寸重一斤爲一金。百金。百斤也。聚族而謀曰。我世世爲洴澼絖。不過數金。今一朝而鬻技百金。請與之。【補】釋文。鬻音育。司馬云。賣也。客得之。以說吳王。越有難。吳王使之將。冬與越人水戰。大敗越人。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龜手一也。或以封。或不免於洴澼絖。則所用之異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。何不慮以爲大樽。而浮於江湖。司馬彪云。慮猶結綴也。樽如酒器。縛之於身。浮於江湖。可以自渡。按。所謂腰舟。【正】說文。慮。謀思也。爾雅釋言。作。造。爲也。武按。何不慮以爲大樽。言何不謀慮之以作大樽也。句有爲字。不必訓慮爲結綴。因結綴之意。爲字可以賅之。至司馬結綴之訓。不知何據。考徐鍇說文解字通論云。思有所圖曰慮。慮猶縷也。說文絡字下云。生革可以爲縷束也。故此句亦可訓爲何不縷束以爲大樽也。鶡冠子學問第十五。中河失船。一壺千金。注。壺。瓠也。佩之可以濟涉。南人謂之腰舟。此司馬注之所本也。而憂其瓠落無所容。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。向云。蓬者。短不暢。曲士之謂。按。言惠施以有用爲無用。不

得用之道也。補釋文。郭云。蓬生非直達者。武按。荀子勸學篇蓬生麻中。不扶自直。然則非生麻中。必不直而曲矣。此向郭注之所本也。惠子曰。吾有大樹。人謂之樗。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。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。立之塗。匠者不顧。補武按。此段言樗以無用故無物害。無困苦。以喻人必無用。方免世患而獲逍遙也。繼無名無功無己而言無用者。以心雖無名無功無己。苟材有可用。必致如大瓠以有一可用。即被慮而爲樽。故無名無功無己。又必無用。然後盡無爲之量。極逍遙之致。如是。則不僅遊逍遙。寢臥亦逍遙也。釋文。樗。勑魚反。成云。栲漆之類。嗅之甚臭。惡木也。腫。章勇反。李云。擁腫。猶盤瘿。中。丁仲反。卷。本又作拳。同音權。今子之言。大而無用。衆所同去也。猶言棄而不取。莊子曰。子獨不見狸狌乎。成云。狌。野貓。補釋文。狸。力之反。狌。郭音生。司馬云。狖也。狖。由救反。卑身而伏。以候敖者。司馬云。遨翔之物。鷄鼠之屬。補說文。敖。出遊也。漢書景十三王傳。請閉諸姬舍門。無令出敖。師古曰。敖。遊戲也。東西跳梁。成云。跳梁。猶走擲。補釋文。跳。音條。不辟高下。辟音避。中於機辟。辟。所以陷物。鹽鐵論刑法篇。辟陷設而當其蹊。與此同義。亦作臂。楚詞哀時命篇。外迫脅於機臂兮。機臂。即機辟也。玉篇王注。以爲弩身。死於網罟。今夫斄牛。司馬云。旄牛。補釋文。罟。徐音古。斄。徐李音來。又音離。其大若垂天之雲。成云。山中遠望。如天際之雲。此能爲大矣。補斄牛能負重耕田。即其所爲之大也。而不能執鼠。今子有大樹。患其無用。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。廣莫之野。簡文云。莫。大也。彷徨乎無爲其側。釋文。彷徨。猶翱翔。補釋文。彷。薄剛反。徨。音皇。廣雅云。彷徨。徙倚也。武按。無爲二字。總結無名無功無己無用。逍遙乎寢臥其下。郭慶藩云。逍遙。依說文。當作消搖。又引王瞀夜云。逍遙者。調暢悅豫之意。補此句。見無爲者。寢臥亦逍遙。不僅遊也。以進一步作結。不天斤斧。物無害者。無所可用。言無處可用之。人間世篇。是不材之木也。無所可用。又云。予求無所可用久矣。又山木篇。無

所可用。文義並與此同。**安所困苦哉。** 又言狸狌之不得其死。斄牛之大而無用。不如樗樹之善全。以曉惠施。蓋惠施用世。莊子逃世。惠以莊言爲無用。不知莊之遊於無窮。所謂大知小知之異也。【正】注言斄牛之大而無用。不如樗樹之善全。非也。此段莊子因惠子謂其言大而無用。乃引狸狌能捕鼠。可謂小而有用矣。然不得其死。斄牛執鼠不如狸狌。非斄牛徒大而無用也。乃不得其用也。秋水篇云。騏驥驊騮。一日而馳千里。捕鼠不如狸狌。言殊技也。斄牛亦然。今患斄牛不能執鼠。何不使之負重致遠。以譬患大樹無用。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。廣莫之野。以成其無用之大用乎。此針對惠子大而無用之言以駁之也。如注言斄牛大而無用。不反證合惠子之言乎。有失莊子答辯之旨矣。所謂安所困苦者。如大瓠可用爲樽。致被結綴以浮江湖。此即大瓠之困苦也。樗則無此矣。

齊物論第二

天下之物之言。皆可齊一視之。不必致辯。守道而已。蘇輿云。天下之至紛。莫如物論。是非太明。足以累心。故視天下之言。如天籟之旋怒旋已。如鷇音之自然。而一無與於我。然後忘彼是。渾成毀。平尊隸。均物我。外形骸。遺生死。求其眞宰。照以本明。游心於無窮。皆莊子最微之思理。【補】玉篇。凡生天地之間皆謂物也。荀子正名篇。故萬物雖衆。有時而欲徧舉之。故謂之物。物也者。大共名也。本書達生篇。凡有貌象聲色者。皆物也。釋文。論。力頓反。周禮春官大司樂。賈疏。直言曰論。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。王伯厚云。莊子齊物論。非欲齊物也。蓋謂物論之難齊也。邵子詩。齊物到頭爭。恐誤。按。左思魏都賦。萬物可齊於一朝。劉淵林注。莊子有齊物之論。劉琨答盧諶書。遠慕老莊之齊物。文心雕龍論說篇。莊周齊物。以論爲名。是六朝人已誤以齊物二字連讀。【正】齊物論。謂齊一論物之言也。註中天籟之旋怒旋已句。誤。蓋篇中之旋怒旋已。係言地籟。非言天籟。由於各注均以大塊噫氣節言地籟者爲天籟。故誤者非僅蘇輿一人也。至莊子之撰本文。所以明道也。何以篇題爲齊物論。而不爲齊道論。蓋道無形無名。絕於言議。故知北遊篇云。道不可言。言而非也。又云。所以論道。而非道也。是則可論者唯物耳。故則陽篇云。言之所盡。知之所至。極物而已。然號物之數曰萬。至不齊也。逐不齊之物而論之。論亦何能齊哉。日馳不齊之論。如徐无鬼篇所謂馳其形性。潛之萬物。徒勞精敝神。傷生損性。此修道者之大患也。故莊子於逍遙遊篇之後。繼以斯篇。良以心之能逍遙者。無己也。無己。則不齊齊矣。物本不齊。心則可齊。故人間世篇。仲尼以齋語顏回。齋者。齊也。又曰。一若志。卽齊其心也。夫心何以不齊。由感於不齊之物。而有審辨彼此是非美惡之知。因而生好惡之情。隨發而爲不齊之論矣。故欲論之齊。則在冥情去知。情冥知去。則心如死灰矣。蝶我胥忘矣。此之謂喪我。喪我。則齊之極致也。故本篇先言心。卽帶言情。然後繼以不齊之大知小知大言小言。中則舉彼此是非成虧齊與不齊之知與言反覆申說

之。末則逐節引證以事實。而本篇之義無餘蘊矣。

南郭子綦隱机而坐。司馬云。居南郭。因爲號。釋文。隱。馮也。李本。机作几。按。事又見徐无鬼篇。郭作伯。机作几。補釋文。隱。於靳反。机音紀。**仰天而噓。荅焉似喪其耦。**向云。噓。息也。釋文。荅。解體貌。本又作嗒。耦。本亦作偶。俞云。偶當讀爲寓。寄也。即下文所謂吾喪我也。按。徐无鬼篇。噓下無此句。補釋文。噓音虛。吐氣爲噓。荅。都納反。耦。五口反。匹也。對也。武按。耦與列子仲尼篇顧視列子形神不相偶之偶同。正荅然句。當玩一似字。言人見其荅然解體之狀。似喪其匹偶者然。即下文形如槁木也。吾喪我。則子綦自明之辭。人固無從知之。因喪我存於內。而喪耦則形於外。俞氏混而一之。殊欠分曉。故耦字當從釋文訓匹。下文彼是莫得其偶。謂之道樞。謂無彼是對偶。則好惡之情不生。是非之辯不起。故喪耦而物論自齊。即佛書之無人相也。此句與彼是莫得其偶句。互相發明。義頗重要。若徐无鬼篇。重在槁骸死灰。故無須此句也。俞說非。**顏成子游立侍乎前。**李云。子綦弟子。姓顏名偃。謚成。字子游。按。徐无鬼篇作顏成子入見。正廣韻十四清成字下注云。漢複姓。十五氏。莊子有務成子。廣成子。顏成子游。伯成子高。然則顏成蓋複姓也。**曰。何居乎。**徐无鬼篇。作夫子物之尤也。補釋文。居如字。又音姬。司馬云。猶故也。**形固可使如槁木。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。**文子道原篇。引老子曰。形若槁木。心若死灰。徐无鬼篇。與此二句同。木作骸。知北遊篇。形若槁骸。心若死灰。庚桑楚篇。亦有二句。槁骸作槁木之枝。達生篇亦云。吾執臂也。若槁木之枝。是此槁木。即槁木之枝。槁骸。亦槁枝也。以下異。補釋文。槁。古老反。武按。心字爲全篇總幹。篇中所說之情。知。言。皆根於心。特於此處先爲提出。正注謂槁木即槁木之枝。於文義尙欠精審。此處以槁木形容形之枯槁。其意已足。不須加之枝二字也。達生篇有此二字者。以槁木喻身。以枝喻臂也。庚桑楚篇有此二字者。其文曰。動不知所爲。行不知所之。身若槁木之枝。以槁木不易爲風所動。而枝則可動。故以槁木喻心之不動。

而其身之動。一出於不知。如槁木之枝。因風而動。無容心也。此則隱机枯坐。動靜各別。故不須以易動之枝爲喻。未可漫引相證也。

今之隱机者。非昔之隱机者也。子綦曰。偃。不亦善乎而問之也。而同爾。【正】而如字。連上下文爲一句。上已呼偃之名。下不必再用爾字。**今者吾喪我。**【補】答稱喪我。非僅喪耦也。係進一層說。卽下之化蝶不知周也。又卽佛書之無我相也。無人無我。彼是雙忘。尙何物論之不齊哉。**汝知之乎。汝聞人籟。而未聞地籟。汝聞地籟。而未聞天籟夫。**郭云。籟。簫也。【補】釋文。籟。力帶反。夫音扶。武按。風吹地面之竅成聲。地籟也。人吹比竹成聲。人籟也。心動而爲情。情宣於口而爲言。天籟也。總提於此。以啓下文。而以天籟爲主。地籟人籟。則比喻也。陪襯也。凡莊子爲文。每於其正意之前或後。設喻以襯托之。闡明之。如此處是也。又如罔兩問景。莊子夢蝶之喻。彼出於是。自彼則不見各句之義。逍遙遊篇。鯤鵬宋列之反喻至人。皆此例也。若於設喻處作正文讀之。則不得其要領矣。**子游曰。敢問其方。**成云。方。術也。【正】易恆卦注。方猶道也。謂問三籟之道理也。**子綦曰。夫大塊噫氣。**俞云。塊。凷或體。大地。成云。噫而出氣。【補】釋文。塊。古怪反。噫。乙戒反。武按。大塊旣爲大地。風則爲其所噫之氣。而所吹以成聲者。又爲地面之木竅。故謂其聲爲地籟也。**其名爲風。是唯无作。作則萬竅怒呺。而獨不聞之翏翏乎。**之猶其。下同。釋文。翏翏。長風聲。李本作飂。【補】釋文。呺。胡刀反。翏翏。良救反。又六收反。**山林之畏佳。**卽隈崔。猶崔嵬。【正】注專就山勢言。則林爲贅字矣。奚侗遷就此義。云林當爲陵。擅改原文。尤涉武斷。惟郭云。大風之所扇動也。成云。畏佳。扇動之貌。爲得其旨。蓋此處係寫風勢。非寫山勢。故重在林字。畏佳者。林木被風扇動之狀也。下句大木。卽從此林字生出。至郭成扇動之訓。雖不知其所本。然亦略可推得其義。考工記注。故書。畏作威。書皐陶謨。天明畏。釋文。馬本作威。書呂刑。德威惟畏。墨子尙賢下。作德威惟威。是畏古與威通用。文選甘泉賦注。威蕤云。猶葳蕤也。又景福殿賦。流羽毛之威蕤。尋威蕤之義。披垂流動貌。蕤與佳爲疊韻。佳正

齒。犍牛齒。音亦相近。故畏佳與威犍。義亦相近。郭成所以訓爲扇動也。**大木百圍之竅穴。似鼻。似口。似耳。似枅。似圈。似臼。似洼者。似污者。**字林云。枅。柱上方木。成云。圈。獸之闌圈。宣云。洼。深池。污。窊也。三象身。三象物。二象地。皆狀木之竅形。

補 此承說萬竅。釋文。枅音雞。又音肩。簡文云。欂櫨也。圈。起權反。臼。其九反。洼。烏攜反。李於花反。污音烏。武按。禮記玉藻。母沒而杯圈存焉。洪頤煊云。枅通作鈃。說文曰。鈃似鍾而頸長。謂瓶罌之屬。故與杯圈爲例。說文。洼。深池也。國語周語注。大曰潢。小曰污。說文。潢。積水池。據此。則洼與潢同。污則較小。禮運。汙尊而抔飲。以汙擬尊。其小可知。玉篇。从亏者古文。从于者今文。**激者。謞者。叱者。吸者。叫者。譹者。宎者。咬者。**宣云。激如水激聲。謞如箭去聲。叱出而聲粗。吸入而聲細。叫高而聲揚。譹下而聲濁。宎深而聲留。咬鳴而聲清。皆狀竅聲。釋文。謞音孝。司馬云。譹。哭聲。按。交交黃鳥。三家詩作咬咬。補 此承說怒呺。釋文。激。經歷反。謞。司馬云。若謞謞聲。叱。徐音七。司馬云。若七咄聲。叫。古弔反。譹音豪。宎。徐於堯反。又音杳。**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。**李云。于喁。聲之相和。成云。皆風吹樹動。前後相隨之聲。補 釋文。喁。五恭反。又徐音愚。武按。呂氏淫辭篇。今舉大木。前呼輿謣。後亦應之。此蓋引舉木呼應之聲。以喻風聲也。**泠風則小和。飄風則大和。**李云。泠。小風也。爾雅。回風爲飄。和。胡臥反。補 上之唱隨。乃前後之聲相和也。此承說和聲之大小。因風而別。釋文。泠音零。**厲風濟則衆竅爲虛。**向云。厲。烈也。濟。止也。風止則萬竅寂然。補 萬竅怒呺者。厲風也。大和者。飄風也。小和者。泠風也。分三種寫之。**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。**郭云。調調刁刁。皆動搖貌。補 上寫聞。此寫見。皆以獨不之同一句法出之。又所重者在風聲。以喻人之言語。故聞詳而見略。**子游曰。地籟則衆竅是已。人籟則比竹是已。**以竹相比而吹之。補 釋文。比。毗志反。武按。大塊至刁刁乎一段。皆言地籟。特借子游口中提出地籟則衆竅是已一句。點明之。且作一收束。上文未言人籟。嫌於疏漏。復借子游之口。提出比竹一句以補之。此行文精密處。各家注此。均

與天籟相混。其於本文之義。似未詳審。**敢問天籟。子綦曰。夫吹萬不同。而使其自已也。咸其自取。怒者其誰耶。** 宣云。待風鳴者地籟。而風之使竅自鳴者。卽天籟也。引子綦言畢。【正】宣注非。子游至此方問天籟。是前所言者爲地籟。而非天籟也。子綦因子游之問。再將地籟之義補足。此以後方言天籟。其字。指木說。自。從也。謂吹之者。僅泠飄厲之風也。而有萬種不同之聲者。使木從已之竅形不同所致也。咸其自取二句。倒句也。言怒呺者誰使之乎。無他。皆其所自取也。怒呺之聲。有激者謞者各聲之不同。由其自身之竅。有似鼻似口各形之不同也。此自取之義也。本段以風喻下文之心與眞君。以竅之鳴。喻情之萌與言之發。故自大塊至此。皆下文之喩。非正文也。子綦之言。直至後文此之謂葆光方畢。葆光與大知閑閑之間。則子綦闡發天籟之義也。於其中特標夫言非吹一句。耑明吹爲地籟與人籟。而大知閑閑以下所言者。乃天籟也。下文之天鈞。天府。天倪。皆由天籟二字所推演者也。郭象乃於怒者其誰句下注云。此重明天籟也。宣則云。引子綦之言畢。皆於此文尙欠分曉。或曰。子綦之言。至怒者其誰句止。各注所同。子獨謂止於葆光。何所據而決之乎。曰。余決之於其義啣接未斷也。決之於其全文體段之整齊一致也。蓋全文分六大段。皆問答體。第一大段。以喪我發端。下至葆光。子綦子游問答之辭也。二大段。堯舜問答之辭也。三大段。齧缺王倪問答之辭也。四大段。瞿鵲長梧問答之辭也。五大段。罔兩與景問答之辭也。末段。則以自喩夢蝶不知周也結。亦喪我也。以與篇首之喪我相照應。且文選孫子荆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註云。莊子曰。南郭子綦曰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。而太山爲小云云。是李善亦以大知閑閑以下爲子綦之辭也。**大知閑閑。小知閒閒。** 釋文。知音智。下同。成云。閑閑。寬裕也。俞云。廣雅釋詁。閒。覗也。閒閒。謂好覗察人。此智識之異。【正】知如字。音智非。說見逍遙遊小知不及大知句正語。詩魏風。桑者閑閑兮。傳。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。武按。傳中無別二字。釋閑閑之義。以其承桑者言。故加男女往來字。此承大知言。謂大知無所分別。卽不事小察也。以與小知之

閒閒反照。下文知止其所不知。卽證明此義者也。閒。廣韻廁也。前漢韋玄成傳註。隔也。廁隔二字。均有分別義。再兼覸義言之。謂小知好分別覸察。非若大知之兼照無別也。俞專就好覸察人說。未免太拘。又逍遙遊篇朝菌不知晦朔。因其僅知朝而不知朔。亦閒閒義也。**大言炎炎。小言詹詹。**炎炎。有氣燄。成云。詹詹。詞費也。此議論之異。 補釋文炎炎。于廉于凡二反。李頤云。同是非也。詹詹。音占。李頤云。小辯之貌。武按。以李訓爲是。又按。知字言字。本文之骨幹也。下文反覆宣演。或分說。或合說。總不離此二字。故特於此處點出。然知主於心。言爲心之聲。心之所發合於自然者。道也。外於心而相對者。物也。情者。心之用也。(朱子語。)是非者。心之所司也。卽成乎心者也。表達心之是非者。言也。是故道也。情也。物也。是非也。本文之線索也。而心字。則本文之總綱也。特於日以心鬭句點出。拈此數字讀本文。則若網在綱。有條不紊。各段貫通。竟體靈活矣。各家注。非失之遊辭無當。便涉於破碎支離。鮮能就全文加以疏通貫穿者。**其寐也魂交。其覺也形開。**此寐覺之異。**與接爲構。**成云。構。合也。 補列子穆王篇。覺有八徵。夢有六候。奚謂八徵。一曰故。二曰爲。三曰得。四曰喪。五曰哀。六曰樂。七曰生。八曰死。此八徵者。形所接也。奚謂六候。一曰正夢。二曰蘁夢。三曰思夢。四曰寤夢。五曰喜夢。六曰懼夢。此六者。神之所交也。淮南子說山訓篇注。魂人陽神。故神交。卽魂交也。魂交。則演爲六夢。其所謂形接者。卽此處形開與接爲構也。開而後接。此係分層言之。然一本列子爲說。所謂爲構者。卽日爲八徵構結而不能解也。

日以心鬭。 宣云。心計相角。 補此句。爲本段綱領。至下吾獨且奈何哉止。皆闡發此句之義。意謂形旣開而與八徵接構。因以亂心。而日事角鬭矣。形開與接爲構。反映形如槁木。此句反映心如死灰。 **縵者。窖者。密者。** 簡文云。縵。寬。司馬云。窖。深也。宣云。密。謹也。成云。略而言之。有此三別。此交接之異。 補釋文。縵。末旦反。窖。古孝反。武按。縵解見下。史記貨殖傳。任氏獨窖倉粟。徐廣曰。窖音校。穿地以藏也。 正此非言交接之異。乃言心鬭之情態。有此三者之不同也。總提於此。下乃就此三者。分承說明之。 **小恐**

惴惴。大恐縵縵。李云。惴惴。小心貌。宣云。縵縵。迷漫失精。此恐悸之異。補釋文。惴惴。之瑞反。鶡冠子天則第四。踰年累歲。用不縵縵。陸佃注。縵縵。漫滅之貌。猶言精神散漫也。正此二句。承上縵者說。非言恐悸之異也。心鬬之情態一。**其發若機栝。其司是非之謂也。**釋文。機。弩牙。栝。箭栝。成云。司。主也。按。發言即有是非榮辱之主也。補釋文。栝。古活反。晉語。言以昭信。奉之如機。歷時而發之。可資參證。正此承上窖者說。窖者深藏。此則言窖者之發出若機栝也。心鬬之情態二。**其留如詛盟。其守勝之謂也。**留不發。若詛盟然。守己以勝人。此語默之異。補釋文。詛。側據反。(成云。祝也。)盟音明。(成云。誓也。)武按。周禮詛祝。鄭注。大事曰盟。小事曰詛。正此承上密者說。非言語默之異也。心鬬之情態三。**其殺若秋冬。以言其日消也。**宣云。琢削。使天眞日喪。補儀禮士冠禮。德之殺也。注。殺。猶衰也。此處即下文與物相刃相靡。其行盡如馳之意。**其溺之所爲之。不可使復之也。**溺。沈溺。宣云。爲之之之。猶往。言一往不可復返。正之。語助詞。此句言不可使復其初也。如作往字解。則爲不可使復往。於義不合。此二句。承上二句來。謂其日消者。由其沈溺之所致。不可使復其未消之初也。繕性篇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。其義正同。幷合上二句。總承上文。言心因溺於日鬬。而日趨消殺也。**其厭也如緘。以言其老洫也。**宣云。厭然閉藏。緘。祕固。洫。深也。老而愈深。補釋文。洫。郭已質反。正則陽篇。與世偕行而不替。所行之備而不洫。釋文。王云。敗壞也。按。老洫即老敗也。與下近死句方貫。**近死之心。莫使復陽也。**宣云。陰鷙無復生意。補寓言篇。而生陽也。武按。莫使復陽。即莫使復生也。正注中陰鷙二字宜刪。此二句。承上二句來。總承心因日鬬。由消殺進一步而爲老敗。以近於死。而不可復活也。與上殺若秋冬四句相對。同一句法。上爲不可使復初。此爲莫之使復生。係推進一層說。**喜怒哀樂。慮歎變慹。**宣云。慮多思。歎多悲。變多反覆。慹多怖。音執。補釋文。樂音洛。慹。之涉反。司馬云。不動貌。正注非。自縵者至莫使復陽也。皆寫心鬬之狀。心之用爲情。即寫情

之狀也。故近死之心句。復點心字。照應上心字。作一小收束。情字至下有情而無形句方出。荀子正名篇。性之喜怒哀樂謂之情。文子下德篇。人之情。思慮聰明喜怒也。據此。則本文喜怒哀樂慮歎合上文恐字。均心所發之情也。慹者。心不動也。田子方篇。慹然似非人。言老聃不動心之貌也。此句之意。言若思慮慨歎。則情動於中。而變其不動之心矣。**姚佚啓態**。成云。姚則輕浮躁動。佚則奢華縱放。啓則情欲開張。態則嬌淫妖冶。按。姚同佻。動止交接。性情容貌。皆天所賦。以上言人。【補】釋文。佚音逸。態。勑代反。【正】姚。賈子新書容經篇。姚不惛。注。姚。寬遠之意。說文。史篇以爲姚。易也。春秋傳。楚師輕姚。佚。說文。忽也。又同逸。安佚也。方言。佚。蕩緩也。啓。說文。教也。玉篇。開發也。態。廣韻。意態。史記老子傳。正義。恣態之容色。諸字之義大抵如此。成疏。於佚字加奢華。啓加情欲。態加嬌淫妖冶。就字論。無此義。就文論。無此意。任意增加字義。以傅會其說。且將此句與上句各字平說。亦屬牽強。王按云。以上言人均非。此句之義。言心鬬之情。輕浮蕩逸。則開發於外而爲態。卽姚佚之情見於外而爲態也。上句情變於內。此句情啓於外也。**樂出虛**。無聲而有聲。宣云。本虛器。樂由此作。**蒸成菌**。無形而有形。皆衆所使。以上言物。【正】注謂以上言物。郭於此注云。此蓋事變之異也。均非。蓋此二句。係插喩。言以上所舉心鬬各種之情態。如樂之出於虛而無形。故下言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也。如氣之蒸成菌而無根。故下言莫知其所萌也。上下文意。各相承注。**日夜相代乎前。而莫知其所萌**。日與夜代。於何萌生。上句又見德充符篇。【正】言上所舉心鬬所發之各情。日夜相更代。莫知其所生。**已乎已乎。旦暮得此。其所由以生乎**。既無可推求。不如其已乎。然俯仰旦暮間。自悟眞理。此者。生之根也。【正】已乎之已。成云。止也。此注本之。非也。應作自身解。卽下文之我也。與上而使其自己也句相呼應。上句乃此句之喩也。此句意謂上所述之各情雖莫知其所萌。然我乎我乎。旦暮得此。其所由以生乎。此者。指上文所發之情也。蓋我之生必有情。特情之發。當理與不當理耳。注謂此者生之根。非也。**非彼無我**。宣云。彼卽上之

此也。【補】彼。即指情。謂非情則無我。此重明上句我乎我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之意。**非我無所取。**成云。若非自然。誰能生我。若無有我。誰稟自然乎。【正】文中並未涉及自然。成說未免節外生枝。文謂情者我之情也。然則情之所發。非我自取而誰取之乎。此句。與上咸其自取句相應。上句爲此句之喻。亦即此句之伏筆也。**是亦近矣。**成云。我即自然。自然即我。其理非遠。【正】成說非。言情之所發。既由我之自取。則情之於我。可謂近矣。**而不知其所爲使。**宣云。究竟使然者誰耶。按。與上怒者其誰耶相應。【正】情與我既近。則情之發。我應知其所爲使。而竟不之知也。**必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。**崔云。特。辭也。李云。眹。兆也。按云若有眞爲宰主者使然。而其眹迹不可得見。**可行已信。而不見其形。**可運動者已信能之。而不見運動我之形。【正】可行使我之心發動各情。已可徵信。而不見主宰者之形。句中行字。跟上使字來。**有情而無形。**與我有相維繫之情。而形不可見。【正】情。即上文自縵者至啓態各情。特於此處點出情字。以總括上文。注謂爲維繫之情。非也。且情字不僅總括上文。並啓下是非各節。劉勰新論去情篇云。情者是非之主。蓋有情則有好惡。有好惡則有是非。而是非之發則有言。言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。故儒墨是非之辯起。而眞道隱矣。莊子則我喪物化。且无彼此。何有是非。既无是非。尚何物論之不齊哉。**百骸**成云。百骨節。**九竅**眼耳口鼻七竅。與下二漏而九。**六臟**李楨云。難經三十九難。五藏。心肝脾肺腎也。亦有六藏者。腎有兩藏也。左腎。右命門也。命門者。謂精神之所舍也。其氣與腎通。故言藏有六也。**賅而存焉。**成云。賅。備。**吾誰與爲親。**成云。豈有親疏。**汝皆說之乎。其有私焉。**將皆親而愛悅之乎。或有私於身中之一物乎。**如是者皆有爲臣妾乎。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。其遞相爲君臣乎。其有眞君存焉。**言皆悅不可。有私不可。既如是矣。或皆有之而賤爲役使之臣妾乎。然無主不足以相治也。其或遞代爲君臣乎。然有眞君在焉。即上眞宰也。此語點醒。【補】眞君者。心之神也。如是者皆有斷句。與上句爲一氣。言其

有私於身中之一物乎。然身中之物賅而存也。勢不能獨有私。如有私。則皆有矣。又言身中之物皆為臣妾乎。然彼此比肩。不足以相治也。其勢不能無君。故必有眞君存焉。因上所言之眞宰。不得其眹。不見其形。果有乎。無乎。此處反覆推勘。明其應有也。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。無益損乎其眞。一受其成形。不亡以待盡。與物相刃相靡。其行盡如馳。而莫之能止。不亦悲乎。 成云。刃逆。靡順也。眞君所在。求得不加益。不得不加損。惟人自受形以來。守之不死。坐待氣盡。徒與外物相攖。視歲月之行盡如馳。而莫之能止。不可悲乎。按。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。又見田子方篇。亡作化。 〔正〕注非。情卽上文有情而無形之情。心鬭所生之情也。眞者。眞君也。求者。非求眞君所在。乃求遂其情也。言如求得遂其情。於眞君無益。不得。於眞君無損。是以下瞿鵲言聖人不喜求也。一受其成形。不自牿亡其眞。以待天年之盡。卽下文所以窮年也之意。與養生主之盡年。及德充符篇所云。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之義亦同。靡。荀子性惡篇。靡使然也。楊注。磨切。與物相刃相靡。言其心與物相戕害相磨切也。此句。應上心鬭。及其殺若秋冬句。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。應上日消與不可使復句。下之終身役役苶然疲役。卽行盡而非待盡也。 終身役役。而不見其成功。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。可不哀邪。 所有皆幻妄。故無成功。疲於所役。而不知如何歸宿。盧文弨云。苶。當作茶。司馬作薾。簡文云。疲。困貌。 〔補〕終身役役。應上其溺之所為句。苶然疲役。應上老洫句。苶。釋文。乃結反。 人謂之不死。奚益。其形化。其心與之然。可不謂大哀乎。 宣云。縱生何用。及形化。而心亦與之俱化。靈氣蕩然矣。 〔補〕此應上莫使復陽也。 人之生也。固若是芒乎。其我獨芒。而人亦有不芒者乎。 成云。芒。闇昧也。 〔補〕此應上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以下數句。言不知其萌。不知所使。不得其眹。是芒昧不明也。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。誰獨且無師乎。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。愚者與有焉。 心之所志。隨而成之。以心為師。人人皆有。奚必知相代之理。而心能自得師者

有之。卽愚者莫不有焉。 補成心。言已發動而成爲情意之心也。卽心已爲情所膠着也。師字。應作動詞解。與人間世猶師心者也之師同。釋文。與音豫。奚必知代而心自取句。承上日夜相代乎前非我無所取說。言何必知喜怒哀樂恐慮之情。日夜相代乎前。而我之心自取者有之。愚者雖情知少。亦與有焉。

未成乎心而有是非。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。 未成凝一之心。妄起意見。以爲若者是道。若者非道。猶未行而自夸已至。此是非。與下是非無涉。天下篇。今日適越而昔來。惠施與辯者之言也。此引爲喻。 正注非。未成乎心者。言一切情感尚未生於心也。朱晦庵云。心之所感有邪正。故言之所形有是非。未成乎心。卽心尚無所感也。言者心之聲。心無所感。則情不動。情不動。則無是非之言。如謂有是非。是如今日適越而昨日至。喻必無是理也。是非二字。爲篇中筋節。特於此點出。以爲後文伏脈。後文儒墨是非之辯。由成榮華之情於心所致。卽各師其成心也。

是以無有爲有。無有爲有。雖有神禹。且不能知。吾獨且奈何哉。 無有爲有。雖神禹之智。不能解悟。自夸自欺。吾末如之何矣。此段。反復喚醒世人。 正注中自夸自欺以下。宜删。

夫言非吹也。 應上吹。 補至此纔淸吹字。吹。地籟人籟也。夫言非吹者。謂非如地竅之聲由風吹。比竹之聲由人吹。而由言者自然而有言。故曰天籟也。本篇大知閑閑以上言地籟人籟。以下則言天籟。特於此處提淸。自此至是之謂兩行。反覆申說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之義。

言者有言。其所言者特未定也。 補此句。總冒以下各節。言之未定。分兩層說。一言之有無未定。二言之是非未定。

果有言邪。其未嘗有言耶。其以爲異於鷇音。亦有辯乎。其無辯乎。 人言非風吹比。人甫有言。未定足據也。果據以爲言耶。抑以爲無此言耶。抑以爲與初生鳥音。果有別乎。無別乎。其言之輕重尚不定。 補此謂言之有無未定。以下則謂言之是非未定。郭云。以爲有言耶。然未足以有所定。以爲無言邪。則據己已有言。釋文。鷇。苦豆反。李音殼。爾雅釋鳥。生哺鷇。生噣雛。郭璞注。鷇。鳥子。須母食之。列子湯問篇。負其材力。視來丹猶雛鷇也。張湛注。

鷇音寇。生而須哺曰鷇。自食曰雛。武按。鷇音居於無言有言之閒。以爲無言耶。則固有音也。以爲有言耶。則鷇不能言也。僅有音而已。有音無言。辯無自生矣。**道惡乎隱而有眞僞。言惡乎隱而有是非。**隱。蔽也。道何以蔽而至於有眞有僞。言何以蔽而至於有是有非。補此處點出道字。**道惡乎往而不存。言惡乎存而不可。**宣云。觸處皆道。本不須言。一言一道。亦不須辯。補釋文。惡音烏。成云惡乎。謂於何也。正注非。此二句。較上二句進一層說。上言道隱蔽不明。卽下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段。所謂道之所以虧也。夫謂虧。則尙有未虧者存。故道雖隱於僞。尙有眞者存。言雖隱於非。尙有是者存。此言往而不存。並眞者亦不存矣。非僅虧也。存而不可。並是者亦不可矣。故曰進一層說也。**道隱於小成。**小成。謂各執所成以爲道。不知道之大也。宣云。偏見之人乃至道隱。成引老子云。大道廢。有仁義。補下文云。道之所以虧。愛之所以成。此謂道隱於愛之小成也。**言隱於榮華。**成云。榮華。浮辯之詞。華美之言也。只爲滯於華辯。所以蔽隱至言。老子云。信言不美。美言不信。補此二句。解答上之疑問也。列禦寇篇。顏闔言孔子云。方且飾羽而畫。從事華辭。以支爲旨。卽此榮華之謂。下文惠子以堅白之昧終。卽務榮華不實之辯。致言隱昧不明也。**故有儒墨之是非。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。**成云。昔有鄭人名緩。學於求氏之地。三年藝成。而化爲儒。儒者。祖述堯舜。憲章文武。行仁義之道。辯尊卑之位。故謂之儒。緩弟名翟。緩化其弟。遂成於墨。墨者。禹道也。尙賢崇禮。儉以兼愛。摩頂放踵。以救蒼生。此謂之墨也。緩翟二人。親則兄弟。各執一教。更相是非。緩恨其弟。感激而死。然彼我是非。其來久矣。爭競之甚。起自二賢。故指此二賢爲亂羣之帥。是知道喪言隱。方督是非。按。儒墨事。見列禦寇篇。補其字。指對方說。是彼之所非。非彼之所是。猶儒家是墨家所非。如重喪之類。非墨家所是。如兼愛之類。推之墨家亦然。**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。則莫若以明。**郭嵩燾云。彼是有對待之形。而是非兩立。則所持之是非。非是非也。彼是之見存也。按。莫若以明者。言莫若卽以本然之明照

之。【正】謂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。由於爲小成與榮華之見所隱蔽。而不明彼此之情。是非之理也。莫若以天然之明照之。則隱者顯矣。下文照之以天。及爲是不用而寓諸庸。此之謂以明。即釋此義。物无非彼。物无非是。有對立。皆有彼此。自彼則不見。自知則知之。觀人則昧。返觀即明。【補】既物无非彼。則此中亦有彼。即自彼也。人每於自身之彼則不見也。如蝶。彼也。今我夢爲蝶。即自彼也。覺則見已而不見蝶。故曰自彼則不見也。自知則知之者。如夢爲蝶時。不知人之知也。覺則不知蝶之知也。人每以覺時之知爲自知。而不知夢時之知。亦爲自身之彼之知。故下曰彼出於是。非有二也。然人恆於自彼之知則不知。而自知則知之。究之夢之與覺。孰爲眞境。自知與自彼之知。孰爲眞知。非大聖不能定也。下夢飲酒者段。與夢蝶段。即證明此義者也。故曰彼出於是。是亦因彼。彼是方生之說也。有此而後有彼。因彼而亦有此。乃彼此初生之說也。【正】方字。注中訓初。成云。方方將也。呂氏春秋安死篇其所非方其所是也。其所是方其所非也。高注。方比。按。均於文義未合。說文。方。併船也。象兩舟省總頭形。儀禮鄉射禮。不方足。注。方猶併也。彼是方生。即彼是併生。下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。即併生併死併死併生也。就時間言。即同時之意。如人死爲鬼。當人之死。同時即爲鬼之生。此即方死方生爲併死併生之說也。可與不可。因對待比較而成。有不可者存。然後方見其可。故當可之時。不可者已併存矣。此就一已言也。當我可之時。人之好尚各異。同時必有以爲不可者。此即方可方不可爲併可併不可之說也。雖然。方生方死。方死方生。然其說隨生隨滅。隨滅隨生。浮遊無定。郭以此言生死之變。非是。【正】此非言其說之隨生隨滅。乃承上物之彼是方生。而推論方死。以明彼是之生死無定也。下二句。由心之可不可。然後因之形於言之是非。物與言對舉分說。不可混視。郭說亦未盡非也。方可方不可。方不可方可。言可。即有以爲不可者。言不可。即有以爲可者。可不可。即是非也。因是因非。因非因是。有因而是者。即有因而非者。有因而非者。即有因而是者。既有彼此。則是

非之生無窮。補此承上二句說。可。則因而是之。不可。則因而非之。可不可動於心。是或非則形於言。**是以聖人不由。**宣云。不由是非之途。**而照之於天。**成云。天。自然也。按。照。明也。但明之於自然之天。無所用其是非。補此句。爲後堯舜問答一節張本。**亦因是也。**是。此也。因此是非無窮。故不由之。蘇輿云。猶言職是故也。正注非。言聖人不由是非之途。而照之於自然之天。亦惟因之而已。卽下文是不是然不然也。與後朝三段亦因是也對照。養生主篇云。依乎天理。因其固然。管子心術篇云。無爲之道因也。因也者。無益無損也。以其形。因爲之名。此因之術也。又云。因也者。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。感而後應。非所設也。緣理而動。非所取也。故道貴因。二者。均足爲本處參證。**是亦彼也。彼亦是也。**是。此也。郭云。此亦爲彼所彼。彼亦自以爲此。補承上物无非彼二句說。旣物无非彼。故是亦彼也。物无非是。故彼亦是也。**彼亦一是非。此亦一是非。**成云。此旣自是。彼亦自是。此旣非彼。彼亦非此。故各有一是。各有一非也。補由上之說。是無彼此也。然就世情觀之。彼亦一是非。此亦一是非。互相對立。顯分彼此。**果且有彼是乎哉。果且无彼是乎哉。**分則有彼此。合則無彼此。補以道言之。無彼此。以世情言之。有彼此。果有乎。無乎。特未可定也。夫有彼此。然後有言語。旣彼此之有無未可定。則言之有無亦未可定。更無論是非矣。較上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。更進一層說。**彼是莫得其偶。謂之道樞。**成云。偶。對。樞。要也。體夫彼此俱空。是非兩幻。凝神獨見。而無對於天下者。可得會其玄極。得道樞要。補淮南子原道訓。經營四隅。還反於樞。高誘注云。樞。本也。武按。上言是亦彼也。彼亦是也。則彼亦可謂之是。是亦可謂之彼。彼是兩渾。則彼是幷不對立而爲偶。不對立爲偶。則無是非之辯。此卽道之樞要也。亦可謂之道之本也。又按。上文。南郭子綦。荅然似喪其耦。卽彼是莫得其偶也。偶與耦同。**樞始得其環中。以應无窮。**郭嵩燾云。是非兩化。而道存焉。故曰道樞。握道樞以游乎環中。中。空也。是非反復。相尋無窮。若循環然。游乎空中。不爲是非所役。而後可以

應無窮。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引莊子古注云。以圓環內空體無際。故曰環中。按。則陽篇亦云。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。正淮南子原道訓云。得道之柄。立於中央。又云。執道要之柄。而游於無窮之地。可與此互相發明。樞猶之柄也。譬之規然。以一端居中。即樞也。他端旋之則成圓。如是。可以圓轉無窮。以喻大道無我。尙何有彼。既無彼我。更何有是非。執無彼我之道。猶之執樞然。置之環之中心。可以圓轉無窮矣。無窮。指世情之是非之無窮也。此處重在執樞圓轉以應無窮。即盜跖篇所謂若是若非。執而圓機。非重環之中空也。郭說失之。

是亦一无窮。非亦一无窮也。郭云。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。故一是一非。兩行無窮。補世情之是非。兩相倚伏。而循環相生。有是之者。則必有非之者。有今日以爲是。而他日以爲非者。今日以爲非。而他日以爲是者。故是之無窮。非之亦無窮也。此申釋上句無窮二字之義。

故曰莫若以明。惟本明之照。可以應無窮。此言有彼此而是非生。非以明不能見道。正以道言之。是無定是。非無定非。照之以自然之明。而不執我見。則是非之辯息矣。此句繳應上節莫若以明句。

以指喻指之非指。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。以馬喻馬之非馬。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。天地一指也。萬物一馬也。爲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影子。近取諸身。則指是。遠取諸物。則馬是。今曰指非指馬非馬。人必不信。以指與馬喻之。不能明也。以非指非馬者喻之。則指之非指。馬之非馬。可以悟矣。故天地雖大。特一指耳。萬物雖紛。特一馬耳。正此設喻證明物无非彼二句。及是亦彼也至果且无彼是乎哉數句之義。蓋物本無彼此。彼此由人分。猶之物本無名。名由人立。可立之以此名。亦可立之以彼名。即下文所謂物謂之而然也。如馬名未立之時。以名牛者名馬。則馬爲牛矣。今馬牛之名已立。覽者人共知其爲馬。而牛則人共知其爲非馬也。若復以此馬證彼馬之非馬。必爲人所嗤。且亦無以伸其說。因其同爲是。(習久成是。)而不能有非存於其間也。如以非馬證彼馬之非馬。名既非眞。是非今復對立。不能遽執是非之誰屬也。故言以馬喻。不若以非馬

喻。天地雖大。萬物雖衆。皆可作如是觀也已。**可乎可。不可乎不可。**郭云。可乎已者。卽謂之可。不可於已者。卽謂之不可。【補】天地萬物之名。皆可乎可。不可乎不可。非其眞也。如驪者可名爲馬。以人之可之也。非眞驪者必名馬而後可也。不可名之爲牛。以人之不可之也。非眞名牛之不可也。又淮南泰族訓云。周公誅管叔蔡叔。以平國弭亂。可謂忠臣也。而未可謂弟弟也。湯放桀。武王伐紂。以爲天下去殘除賊。可謂惠君。而未可謂忠臣矣。樂羊攻中山。未能下。中山烹其子。而食之以示威。可謂良將。而未可謂慈父也。故可乎可。而不可乎不可。不可乎不可。而可乎可。亦可參證。**道行之而成。**宣云。道。路也。按。行之而成。孟子所云用之而成路也。爲下句取譬。與理道無涉。【正】行道二字。與天地篇行於萬物者道也之義同。篇中道字。多與心。物。言。諸字並舉。猶之知與言。是與非。心與情。亦往往幷舉也。此道字。與物字幷舉。承上啓下。按語謂與理道無涉。未能將全文會通觀之也。**物謂之而然。**凡物稱之而名立。非先固有此名也。故指馬可曰非指馬。非指馬者。亦可曰指馬。【補】此句重要。以下然不然之說。均根於此。**惡乎然。然於然。惡乎不然。不然於不然。**何以謂之然。有然者。卽從而皆然之。何以謂之不然。有不然者。卽從而皆不然之。隨人爲是非也。【正】物何以然。其然也由於人謂之然。非物之眞然也。何以不然。其不然也。亦由人謂之不然。非物之眞不然也。**物固有所然。物固有所可。无物不然。无物不可。**論物之初。固有然有可。如指爲指。馬爲馬是也。論物之後起。則不正之名多矣。若變易名稱。無不然。無不可。如指非指。馬非馬。何不可聽人謂之。惡乎然以下。又見寓言篇。此是非可否幷舉。以寓言篇證之。不然於不然下。似應更有惡乎可。可於可。惡乎不可。不可於不可四句。而今本奪之。【補】文子自然篇云。故至寒傷物。無寒不可。至暑傷物。無暑不可。故可與不可皆可。是以大道無所不可。可在於其理。見可不趨。見不可不去。可與不可。相爲左右。相爲表裏。【正】寓言篇惡乎可四句。居惡乎然四句之下。而與之爲對偶。此莊文齊整處。此篇則删去惡乎可惡乎不可二句。而將可乎可。不可

乎不可。置於本段之首。以承說萬物一馬也之理。並遙接上文方可方不可句。與寓言篇用意不同。故於惡乎然四句之下不重出。避複也。此莊文之奇變處。由此可以窺見莊叟執筆時。亦煞費經營也。王氏謂今本奪之。豈其然乎。

故爲是舉莛與楹。厲與西施。恢恑憰怪。道通爲一。 釋文。爲于僞反。成云。爲是故略舉數事。俞云。說文。莛。莖也。漢書東方朔傳。以莛撞鐘。司馬云。楹。屋柱也。厲。病癩。莛楹。以大小言。厲西施。以美醜言。成云。恢。寬大之名。恑。奇變之稱。憰。矯詐之名。怪。妖異之稱。按自知道者觀之。皆可通而爲一。不必異視。【補】釋文。莛徐音庭。厲如字。惡也。李音賴。西施。越王句踐所獻吳王美女也。恢。徐苦回反。簡文本作弔。(音的。)恑。九委反。李云。戾也。憰音決。乖也。武按。德充符篇云。自其異者視之。肝膽楚越也。自其同者視之。萬物皆一也。若莛與楹。大小雖異。然同爲物。厲與西施。美惡雖異。然同爲人。恢恑憰怪。其情雖異。然同於性。自其同者視之。皆一也。故曰。道通爲一。

其分也成也。 分一物以成數物。**其成也毀也。** 成云。於此爲成。於彼爲毀。如散毛成氈。伐木爲舍等也。**凡物无成與毀。復通爲一。** 如此成即毀。毀即成。故無論成毀。復可通而爲一。不必異視。【補】庚桑楚篇。道通其分也。其成也毀也。所惡乎分者。其分也以備。所以惡乎備者。其有以備。可作此處參證。

唯達者知通爲一。爲是不用而寓諸庸。 唯達道者能一視之。爲是不用已見。而寓諸尋常之理。【補】成云。寓。寄也。庸。爾雅釋詁。常也。晉語。無功庸者。不敢居高位。注。國功曰功。民功曰庸。史記周勃傳。才能不過凡庸。玉篇。凡。非一也。廣韻。常也。皆也。是常也。民功也。凡也。皆也。均庸字之義。蓋用之義狹。庸之義廣。爲是不用而寓諸庸者。謂不自用。而寄諸人人之皆用也。

庸也者用也。 宣云。無用之用。【正】寄諸人人之皆用。亦即我之用也。**用也者通也。** 無用而有用者。以能觀其通。【正】如斯之用。則人人之用。同而不二。是通爲一也。此句通字。承上知通爲一來。**通也者得也。** 觀其通。則自得。【正】知北遊篇。聖人故貴一。老子曰。昔之得一者。天得一以淸。地得一以寧。神得一以靈云云。老莊之道貴一。故屢言守一抱一。

皆得一之旨也。此句謂通爲一也者。得一也。**適得而幾已。**適然自得。則幾於道矣。【補】幾。爾雅釋詁。近也。【正】淮南原道訓。道者一立而萬物生。所謂無形者。一之謂也。管子心術篇。天之道。虛其無形。據此。則一者。所以表道也。此句謂適得一而近於道已。**因是已。**因。任也。任天之謂也。【正】因任於廣而已。**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。**宣云。已者。既通爲一。不知其然。未嘗有心也。謂之道。所謂適得而幾也。按。此言非齊是非不能得道。以下又反言以明。【補】已而不知其然。言已如此。而不知其如此也。**勞神明爲一。而不知其同也。謂之朝三。**若勞神明以求一。而不知其本同也。是囿於目前之一隅。與朝三之說何異乎。【補】此節從反面證明上文。上文謂道通爲一。非勞神明爲一也。勞神明爲一。則非因矣。**何謂朝三。狙公賦芧曰。朝三而暮四。衆狙皆怒。曰。然則朝四而暮三。衆狙皆悅。名實未虧。而喜怒爲用。亦因是也。**列子黃帝篇。宋有狙公。愛狙。養之成羣。能解狙之意。狙亦得公之心。損其家口。充狙之欲。俄而匱焉。將限其食。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。先誑之曰。與若芧。朝三而暮四。足乎。衆狙皆起而怒。俄而曰。朝四而暮三。足乎。衆狙皆伏而喜。物之以能鄙相籠。皆猶此也。聖人以智籠羣愚。亦猶狙公以智籠衆狙也。名實不虧。使其喜怒哉。張湛注。好養猿猴者。因謂之狙公。芧音序。栗也。按。漆園引之。言名實兩無虧損。而喜怒爲其所用。順其天性而已。亦因任之義也。【正】釋文。狙。七徐反。朝三暮四。司馬云。朝三升。暮四升。成云。賦。付與也。芧。橡子也。似栗而小也。武按。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三句。乃就狙公言之也。謂狙公之名實未虧。而順狙之喜怒以爲用。而不自用。亦因任狙之天性也。即以狙之用爲用也。引此事。以證上文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之義。非泛設也。**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。而休乎天鈞。是之謂兩行。**釋文。鈞。本又作均。成云。均平之理。按。言聖人和通是非。共休息於自然均平之地。物與我各得其所。是兩行也。按。寓言篇亦云。始卒若環。莫得其倫。是謂天均。天均者。天倪也。此作鈞。用通借字。【正】和之以是非。即上文道通爲一。又即下文是不

是然不然也。漢書鄒陽傳。獨化於陶鈞之上。張晏云。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。故寓言篇云。始卒若環。凡陶鈞有樞。上文道樞。天鈞之樞也。休乎天鈞。卽承上文樞始得其環中句。此之謂兩行。承上文以應无窮是亦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三句。聖人和通是非。覩之如一。然於世情之是非。則任其兩行无窮。惟執道樞以應之而已。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。成云。至。造極之名。補自此至此之謂以明。申說大知閑閑小知閒閒之義。未始有數句。說大知。昭文三子之知。小知也。惡乎至。有以爲未始有物者。至矣盡矣。不可以加矣。郭云。此忘天地。遺萬物。外不察乎宇宙。內不覺其一身。故能曠然無累。與物俱往。而無所不應。其次以爲有物矣。以上又見庚桑楚篇。而未始有封也。封。界域也。其次見爲有物。尚無彼此。其次以爲有封焉。而未始有是非也。雖見有彼此。尚無是非。是非之彰也。道之所以虧也。見是非。則道之渾然者傷矣。道之所以虧。愛之所以成。私愛以是非而成。補虧道成愛。故愛成爲小成。申釋上道隱於小成句。果且有成與虧乎哉。果且無成與虧乎哉。成云。果。決定也。道無增減。物有虧成。是以物愛既成。謂道爲損。而道實無虧也。故假設論端。以明其義。有成與虧。故昭氏之鼓琴也。補鼓琴。昭氏所愛也。下稱其知之盛。則其愛可謂小成矣。舉此。以證上道隱於小成句。無成與虧。故昭氏之不鼓琴也。宣云。故。古也。成云。姓昭。名文。古善琴者。鼓商則喪角。揮宮則失徵。未若置而不鼓。五音自全。亦猶存情所以乖道。忘智所以合眞者也。補成云。姓昭。名文。不詳所出。考列子湯問篇。瓠巴鼓琴。而鳥舞魚躍。鄭師文聞之。棄家。從師襄游。呂氏春秋君守篇。鄭太師文。終日鼓瑟而興。名同矣。而不知是否姓昭。惟文子自然篇云。故無絃。雖師文不能成其曲。繼之云。至于神和游于心手之間。放意寫神。論變而形于絃者。父不能以敎子。子亦不能受之于父。此不傳之道也。與此處其子又以文之綸終。終身無成之意同。據此以推。昭文蓋卽鄭之太師文也。昭文之鼓琴也。師曠之枝策也。成云。枝。柱也。策。打鼓枝。亦言

擊節枝。曠妙解音律。晉平公樂師。按。枝策者。拄其策而不擊。【補】晉語。平公說新聲句。解云。師曠。晉主樂太師子野。淮南原道訓。師曠之聰。合八風之調。【正】昭文善鼓。師曠善聽。惠子善談。文係分說。然以昭文惠子爲主。而師曠乃昭文之陪襯也。故下文堅白句。繳清惠子。以文之綸句。繳清昭文。師曠則不之及。非疏也。人有賓主。故文有詳略也。注謂拄其策而不擊。非也。乃師曠拄其策以聽音也。曠蓋聰耳而妙知音者。

惠子之據梧也。

司馬云。梧。琴也。成云。檢典籍。無惠子善琴之文。據梧者。止是以梧几而據之談說。德充符篇。莊子謂惠子云。今子外乎子之神。勞乎子之精。倚樹而吟。據槁梧而瞑。【正】據德充符篇所言。梧義自見。蓋梧亦樹也。吟既倚樹。瞑自可據梧。惟吟則徙倚不定。故概言曰樹。瞑則據而不移。故梧可指名。其必以梧者。以其槁也。槁則風難動搖。據之方可以瞑。如此解。非不可通。正不必憑空添琴几字附會之也。

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。故載之末年。

崔云。書之於今也。按。言昭善鼓琴。曠知音律。惠談名理。三子之智。其庶幾乎皆其最盛美者。故記載之。傳於後世。【正】三子之知幾乎盛句。對照上文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。知幾乎盛。不及知之盛。知之盛。不及知之至。此大知小知之分也。末年者。三子之晚年也。注謂爲後世。非也。又謂載爲記載。亦與文義不合。荀子榮辱篇。皆使人載其事。而各得其宜。注。載。行也。復見書皐陶謨載采采注。又事也。見書舜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注。載之末年者。言三子於其所知。行之於晚年。猶言從事至於終身也。與下文其子又以文之綸終。其意相同。所以如此者。由其好之也。如此解。上下句意方貫。

唯其好之以異於彼。其好之也。欲以明之彼。

宣云。惟自以爲異於人。且欲曉人。成云。彼。衆人也。按。唯其好之四語。專承善辯者說。【正】此處。重在好字。好卽愛也。上證愛之所以成句。下啓成字。注拋荒好字。失其旨矣。好之異於彼。乃偏私之好。非衆所共好也。卽自用其好。而不寓諸庸衆之好也。欲以明之彼。及下非所明而明之。卽自用其明。而不寓諸庸衆之明也。此從反面。證明下文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是之謂以明數語之義。至此處彼字。統指上三子。

此四語。並下非所明而明之共五語。總冒下故以堅白之昧終至終身無成三語。就惠子論。彼字指衆人。謂惠子之好之也。欲以明之衆人。非衆人所明而强欲明之。故以堅白之昧終。就昭文論。彼字指其子。謂昭文之好之也。欲以明之其子。非其子所明而强欲明之。故終身無成。蓋鼓琴者。須明琴理之妙。而後能善也。惟師曠係善聽音者。聰由天授。固不能明之於人。且其所聽者。與昭文爲一類。故文不復敍及之也。注乃謂四語專承善辯者。則下而其子二語。全無承接。不太突兀乎。於理於法。胥失之矣。**非所明而明之。故以堅白之昧終。**非人所必明。而强欲共明之。如堅石白馬之辯。欲衆共明。而終於昧。故曰以堅白之昧終。堅白。又見德充符天下天地秋水四篇。成云。公孫龍。趙人。當六國時。弟子孔穿之徒。堅執此論。橫行天下。服衆人之口不服衆人之心。 補 荀子修身篇注云。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。不可爲法也。堅白。謂離堅白也。公孫龍堅白論曰。堅白石三可乎。曰。不可。二可乎。曰可。謂目視石。但見白。不知其堅。則謂之白石。手觸石。則知其堅。而不知其白。則謂之堅石。是堅白終不可合爲一也。 正 列子仲尼篇。子輿曰。吾笑龍之詒孔穿。注。孔穿。孔子之孫。世記云。爲龍弟子。成疏當本此。然孔叢子。載公孫龍與孔穿辯論臧三耳於平原君所。明日。平原君謂公孫龍曰。其人（指穿）理勝於辭。公辭勝於理。辭勝於理。終必受詘。據此。則穿何至爲龍弟子。世記所云。似不足徵。且本文言惠子。并未涉及公孫龍。而德充符篇。子以堅白鳴句。明爲莊子謂惠子之語。似不必徵引公孫龍與孔穿。**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。終身無成。** 郭云。昭文之子。又乃終文之緒。成云。昭文之子。倚其父業。卒其年命。竟無所成。按。終文之緒。猶禮中庸云。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也。所謂無成者。不過成其一技。而去道遠。仍是無成。 正 注非。釋文。綸音倫。崔云。琴瑟絃也。武按。崔說是也。此承昭文鼓琴來。故言綸。猶之言絲竹絃索也。以文之綸終。言以文之琴絃終其身。與上載之末年之意同。終身無成。謂其技不及其父之有成也。**若是而可謂成乎。雖我亦成也。** 成云。我。衆人也。若三子異於衆人。遂自以爲成。而衆人異於

三子。亦可謂之成也。正注非。惠子欲明堅白之說於人。而人終昧。是惠子之所好者無成也。昭文欲子之成其技。而其子終身無成。是昭文之所好者無成也。若是之無成而可謂之成。則我之毫不能琴不能辯者。亦何不可謂之爲成乎。

若是而不可謂成乎。物與我無成也。若是而不可謂成乎。則天下之無成者多矣。當知以我逐物。皆是無成也。

是故滑疑之耀。聖人之所圖也。爲是不用而寓諸庸。此之謂以明。司馬云。滑疑。亂也。按。雖亂道。而足以眩耀世人。故曰滑疑之耀。聖人必謀去之。爲其有害大道也。爲是不用己智而寓諸尋常之理。此之謂以本然之明照之。以上言求道則不容有物得物之一端以爲道。不可謂成。正注非。滑。說文。利也。周禮天官食醫。調以滑甘。疏。滑者。通利往來。所以調和五味。疑。廣韻。不定也。禮坊記。夫禮者。所以章疑別微。疏。疑謂是非不決。是則滑字有通利調和之義。與篇中和之以是非道通爲一之意合。疑字有不定不決之義。即篇中果且有彼是乎哉。果且無彼是乎哉之意。亦即因是而不自是也。耀。說文。照也。晉語。光明之耀。是耀爲光之照耀者。老子。光矣而不燿。謂有光而韜蔽之。不照燿也。與此滑疑之耀同義。所謂滑疑之耀者。似耀非耀。疑而不定之光。因滑以和之也。故兼有老子和其光同其塵之意。下文葆光。亦此類也。本書中有天光。有人光。庚桑楚篇。宇泰定者發乎天光。此不眩燿之光也。莊子之所取也。列禦寇之形諜成光。此眩燿之人光也。莊子之所去也。滑疑之耀。因爲莊子所取。故曰聖人之所圖也。王氏乃謂聖人必謀去之。夫豈莊子之旨哉。此處用庸二字。皆由以明之以字生出。且即詮釋以字者也。蓋以者用也。以明。用明也。第用有獨用共用之分。前已釋用之義狹。庸之義廣。即用爲獨用。而庸爲共用也。如惠施輩獨用己明。而不用衆人之明。且欲衆人明己之所明。故道隱而人終昧也。必也不用己明。而寄之於衆人之明。所謂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是之謂以明者乃如此。非惠施輩之以明也。又寓諸衆人之明。即因衆人之明以爲明。上文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。亦因是也。又庚桑楚篇惟庸有光。義皆相通。

今且有言於此。其與是類乎。

其與是不類乎。類與不類。相與爲類。則與彼无以異矣。如人皆執彼此之見。今且有言於此。不知其與我類乎。與我不類乎。若務求勝彼。而引不類者爲類。則與彼之不類有異乎。宣云。是。我也。【正】是。此也。與此類者。非卽此也。類與不類。同爲非此。故曰。相與爲類。既非此。則爲彼矣。故曰。與彼无以異。譬之儒家以已所言爲合道。墨所言爲非道。不知大道不稱。又老子曰。道可道。非常道。无始曰。道不可言。言而非也。據此。則儒家以言言道。非道也。與墨之非道同。卽與墨無異矣。無異。尚何是非之辯乎。自此至葆光。復承大言小言說。前半發揮上文言者有言。其所言者特未定也。果有言耶。其未嘗有言耶。數句之義。末則帶說知字。

雖然。請嘗言之。成云。嘗。試也。有始也者。有未始有始也者。成云。未始。猶未曾也。按。事端未露。有未始夫未始有始也者。幷無事端。僅具事理。有有也者。有无也者。言之有無。有未始有无也者。言未曾出。有未始夫未始有无也者。並出言之心。亦未曾萌。俄而有无矣。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無也。忽而有有言者。有無言者。然有者或情已竭。無者或意未盡。是有者爲無。無者爲有。故曰。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。【補】此二句。主文也。虛籠下文。下以謂之有無證明之。今我則已有謂矣。既顯有言矣。【補】呂氏春秋精諭篇。知謂。則不以言矣。言者。謂之屬也。列子說符篇。孔子曰。何爲不可。唯知言之謂者乎。注。謂者。所以發言之旨趣。夫知言之謂者。不以言言也。此處承上俄而有无矣句來。上本兼有无言。下但就有之義加以證明。有義明。而无義亦明矣。其所謂者。卽下天下莫大於秋毫六句。而未知吾所謂之果有謂乎。其果無謂乎。未知吾所言之果爲有言乎。其果爲無言乎。合於道爲言。不合。則有言與無言等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。而太山爲小。莫壽於殤子。而彭祖爲夭。天地與我並生。而萬物與我爲一。釋文。殤子。短命者也。或云。年十九以下爲殤。司馬云。兔毫在秋而成。成云。秋時。獸生毫毛。其末至微。故謂秋毫之末也。人生在於襁褓而亡。謂之殤子。物之生也。形氣不同。有

小有大。有天有壽。若以性分言之。無不自足。故以性足爲大。天下莫大於毫末。莫小於太山。太山爲小。則天下無大。毫末爲大。則天下無小。小大旣爾。夭壽亦然。是以兩儀雖大。各足之性乃均。萬物雖多。自得之義唯一。按。此漆園所謂齊彭殤也。但如前人所說。則誠虛誕妄作矣。其意蓋謂太山毫末。皆區中之一物。旣有相千萬於太山之大者。則太山不過與毫末等。故曰莫大於毫末。而太山爲小。彭祖殤子。皆區中之一人。彭祖七八百年而亡。則彭祖不過與殤子等。故曰莫壽於殤子。而彭祖爲夭。我能與天地無極。則天地與我並生。我不必與萬物相競。則萬物與我爲一也。漆園道術精妙。喚醒世迷。欲其直指最初。各葆眞性。俗子徒就文章求之。止益其妄耳。

【正】成云。故以性足爲大。天下莫大於毫末。莫小於太山。其意以毫末之性足。故大。太山之性不足。故小也。若問其何所據。而便指毫末之性足。太山之性不足。恐成氏必無理由置答也。王氏按語。迄祇說得一齊字。無如此數句中。並無齊字之義。卽就文字淺詁之。固明言毫末大。太山小。殤子壽。彭祖夭。亦未嘗言齊也。蓋毫大山小殤壽彭夭之說。猶之天下篇。天與地卑。山與澤平。此惠施弱德逐物。外神勞精之談。莊子一譏之曰。其道舛駁。再譏之曰。其言不中。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。與今日適越而昔至之言。同一不合事理。可證此數句。並非莊子自明其道。特借此不合事理之言。以明如斯之謂。與無謂等。卽證上文果有謂乎果無謂乎二句也。亦卽證果孰有孰無之句也。又卽證言者有言。其所言者特未定也。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數句也。蓋言者有言數句。虛提冒下。至此。乃實證而暢發之也。並回映儒墨是非之辯。其爲不合事理之言。與此略同。莊子之文。眞有銅山西崩。洛鐘東應之妙。郭注成疏。與王氏按語。均未見及於此。徒就齊大小彭殤。騁厥玄言。無當文義。蓋由誤解篇題之齊字。遂在處以齊義附會之。不知篇題所謂齊者。乃齊物論之是非也。至於大小。何嘗齊之。固明言小知不及大知矣。壽夭亦何嘗齊之。固明言小年不及大年矣。此皆不就文章求之之過也。莊子之意。於其文章發之。欲明莊子之意。自當於其文章求之。文章明。意義斯明矣。王氏乃謂徒求文章。

止益其妄。然則何事而爲之集解乎。亦矛盾之論也已。既已爲一矣。且得有言乎。何所容其言。既已謂之一矣。且得无言乎。謂之一。即是言。一與言爲二。二與一爲三。自此以往。巧歷不能得。而況其凡乎。成云。夫以言言一。而一非言也。一既一矣。言又言焉。有一有言。二名斯起。復將後時之二名。對前時之妙一。有一有二。不謂之三乎。從三以往。雖有善巧算歷之人。亦不能紀得其數。而況凡夫之類乎。正言者因有所對而後發。所以通彼此之情也。既已爲一。則是無偶以爲對。即上文所謂彼是莫得其偶也。尚何容有言。既已有謂一之言。即是對一而言。一即言者之偶也。偶則二也。尚何得爲一。不得爲一而謂之爲一。與毫大彭夭同爲不合事理之言。有謂與無謂等也。故自无適有。以至於三。而況自有適有乎。成云。自。從也。適。往也。至理無言。言則名起。從無言以之有言。纔言則至於三。況從有言適有言。枝流分派。其可窮乎。補物而曰萬。非一也。我與物對。亦非一也。宇內明明有我有物。以我比類於物。是以有適有也。自无適有。以至於三。況自有適有。而可強之爲一乎。无適焉。因是已。若其無適。惟有因任而已。此舉物之大小。人之壽夭並齊之。得因任之妙。正因者。因其大而大之。因其小而小之。所謂因物付物。無容心於其間也。若於毫末太山之本不齊者而欲齊之。我與萬物本不一者而欲一之。是勞神明爲一也。勞神明爲一。是適人之適與適物之適也。惟不適人與物之適。而惟自適其適。如養生主篇所謂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而已。如是。尚何有矯誣之謂。致物論之不齊哉。夫道未始有封。成云。道無不在。有何封域。言未始有常。郭云。彼此言之。故是非無定。補遙應上文言者有言。其所言者特未定也句。爲是而有畛也。爲言無常。而後有畛域。補釋文。畛。徐之忍反。郭李音眞。謂封域畛陌也。請言其畛。有左有右。或袒左。或袒右。有倫有義。郭云。物物有理。事事有宜。釋文。崔本作有論有議。俞云。崔本是。下文云。存而不論。論而不議。又曰。故分也者。有不分也。辯也者。有不辯也。彼所謂分辯。即此有分有辯。然則彼所謂論議。即此有

論有議矣。按。上言有畛。倫義非畛也。當從俞說。有分有辯。分者異視。辯者剖別。有競有爭。競者對競。爭者羣爭。此之謂八德。德之言得也。各據所得。而後有言。此八類也。六合之外。聖人存而不論。成云。六合天地四方。妙理希夷。超六合之外。所以存而不論。六合之內。聖人論而不議。成云。六合之內。謂蒼生所稟之性分。聖人隨其機感。陳而應之。既曰憑虛。亦無可詳議。補論字見前。議。唐韻宜寄切。音義。廣雅。謀也。廣韻。評也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。聖人議而不辯。成云。春秋者。時代。先王。三皇五帝。志。記也。祖述軒頊。憲章堯舜。記錄時代。以爲典謨。聖人議論。利益當時。終不取是辯非。滯於陳迹。按。春秋經世。謂有年時。以經緯世事。非孔子所作春秋也。正成訓春秋爲時代。王氏從之。謂有年時以經緯世事。然則何謂聖人議而不辯乎。武意。春秋。即春秋經也。言春秋爲經世之書。先王之志所寄。故後之聖人。僅評議之而已。無所辯難。語意較爲明順。且左傳昭三十二年稱春秋爲善志。杜註。記事之善者也。則先王之志。亦可訓爲先王之所記也。莊子屢舉孔子之語。豈於其所作之經。而不一及之乎。即謂春秋經在莊子時或未大行於世。非莊子所及見。然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。韋解。春秋紀人事之善惡。而目以天時。謂之春秋。周史之法也。時孔子未作春秋。又左傳魯昭公二年韓宣子適魯。見易象與魯春秋。曰。周禮盡在魯矣。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。其時孔子年方十有一歲。是在孔子之前。魯固已有春秋矣。觀宣子周所以王之語。與莊子所言先王之志合。然則訓春秋爲時代。其不當明矣。故分也者。有不分也。辯也者。有不辯也。以不分爲分。不辯爲辯。正分於此而不能賅於彼。仍有不得分者在。故曰有不分也。辯於此而不能見於彼。仍有不及辯者在。故曰有不辯也。庚桑楚篇云。辯者。辯其所不能辯也。可以相證。若聖人則不爾。懷之而已矣。曰。何也。聖人懷之。存之於心。補懷爲尙書懷山襄陵之懷。注。懷。包也。言聖人包涵之。即下大辯不言也。衆人辯之以相示也。相夸示。補上文言隱於榮華。蓋夸示以爲榮華也。故曰辯也者有

不見也。不見道之大而後辯起。〔正〕不見己之非。不見人之是。**夫大道不稱。**宣云。無可名。〔正〕卽下不道之道。不下道字。言也。稱。謂也。又言也。故不稱。卽不道。**大辯不言。**使其自悟。不以言屈。〔補〕知北遊篇。論則不至。辯不若默。**大仁不仁。**成云。亭毒羣品。汎愛無心。譬彼青春。非爲仁也。〔補〕大仁莫如天地。然老子曰。天地不仁。以其生養萬物。任運自然。非有意爲仁也。大宗師篇云。利澤施於萬物。不爲愛人。意均相同。**大廉不嗛。**釋文。徐音謙。成云。知萬境虛幻。無一可貪。物我俱空。何所遜讓。〔補〕漢書尹翁歸傳。溫良嗛退。師古注。嗛。古以爲謙字。韓詩外傳。嗛乎其廉。蓋廉者每多謙退。而嗛乎則廉之形容詞也。盜跖篇。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。棄天下。大廉也。不自以爲廉。卽不嗛也。**大勇不忮。**宣云。無客氣害人之心。〔正〕小勇亦未必有害人之心。以此釋忮。義尚未適。成云。忮。逆也。虛已逗機。終無迕逆。蓋勇則好鬭。卽與人迕。大勇不鬭也。**道昭而不道。**以道炫物。必非眞道。〔補〕大道不稱。故不昭。昭則非道。**言辯而不及。**宣云。不勝辯。〔補〕卽上辯者有不辯也。又卽論則不至。**仁常而不成。**郭云。有常愛。必不周。〔補〕奚侗云。成。江南古藏本作周。郭注常愛必不周。是郭本亦作周。**廉淸而不信。**宣云。外示皦然。則中不可知。**勇忮而不成。**成云。舍慈而勇。忮逆物情。衆共疾之。必無成遂。**五者园而幾向方矣。**釋文。园。崔音圓。司馬云。圓也。成云。幾。近也。宣云。五者。本渾然圓通。今滯於迹。而近向方。不可行也。〔補〕易繫辭。蓍之法。圓而神。卦之德。方以智。夫不稱。不言。不仁。不嗛。不忮。渾融無迹。可通爲一。园也。园卽環也。游於環中。則道樞也。昭也。辯也。常也。淸也。忮也。滯於有迹。斯向方矣。據易之義。由圓向方。卽由道向智也。故下卽帶說知。**故知止其所不知。至矣。**成云。智不逮。不強知。知止其分。學之造極也。〔補〕承上方字來。並證明上文大知閑閑之義。及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一段。復總攝以下不知各義。**孰知不言之辯。不道之道。**不道。卽上不稱。**若有能知。此之謂天府。**宣云。渾然之中。無所不藏。**注焉而不滿。酌焉而不竭。而不知其所由來。**郭云。至

理之來。自然無迹。此之謂葆光。成云。葆。蔽也。韜蔽。而其光彌朗。言精言以顯者非道。反復以明之。補釋文。葆光音保。崔云。若有若無。謂之葆光。淮南本經訓。不言之辯。不道之道。若或通焉。謂之天府。取焉而不損。酌焉而不竭。莫知其所由出。謂之瑤光。高注。瑤光。謂北斗杓第七星也。文子下德篇同。惟瑤光作搖光。武按。葆光二字。與上文注酌之義不屬。以從淮南文子作搖光爲是。搖光星。屬北斗。詩大雅。酌以大斗。斗蓋挹酒之勺也。居北七星象之。故以爲名。詩小雅。惟北有斗。不可以挹酒漿。此本文注焉不滿酌焉不竭之所本也。惟字宜從搖。禮記曲禮。招搖在上。鄭注。招搖星。在北斗杓端。主指者。釋文。北斗第七星。春秋運斗樞云。北斗七星。第七搖光。孔疏。此搖光。卽招搖也。史記天官書。北斗七星。索隱云第七搖光。前漢司馬相如大人賦。部署衆人於搖光。是各書均作搖。不作瑤也。且搖光者。搖動不定之光也。與上文滑疑之耀相印合。此亦可見前後脈絡之聯貫也。

故昔者堯問於舜曰。我欲伐宗膾胥敖。崔云。宗一。膾二。胥敖三國。按。人間世篇堯攻叢枝胥敖。國爲虛厲。是未從舜言矣。正釋文。膾。徐古外反。胥息徐反。華胥國。敖。徐五高反。武按。宗膾。人間世作叢枝。奚侗云。叢宗音近。枝疑快字之誤。快膾音近。奚說是也。必宗膾二字。連爲一國名。故誤則均誤。釋文於胥下注華胥國。是以敖爲一國名。其餘二國。則爲宗膾與胥。崔說非也。此節證上文照之以天句之義。南面而不釋然。成云。釋然。怡悅貌也。按。釋同懌。語又見庚桑楚篇。正釋。說文。解也。廣韻。捨也。言常懷伐三國之事於心。而不能捨釋也。其故何也。舜曰。夫三子者。成云。三國君。猶存乎蓬艾之間。存。猶在也。成云。蓬艾。賤草。若不釋然何哉。昔者十日並出。淮南子。堯時。十日並出。使羿射落其九。故援以爲喩。補堯時十日並出。見淮南子本經訓。萬物皆照。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。成云。進。過也。欲奪蓬艾之願。而伐使之從我。於至道豈宏哉。堯舜一證。

齧缺問乎王倪曰。釋文。倪。徐五稽反。李音義。高士傳云。王倪。堯時賢人也。天地篇云。齧缺之師。補釋文。齧。五結反。按。此節

引王倪之言。證明大知閑閑。並申說上文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一段及知止其所不知至矣之義。子知物之所同是乎。曰。吾惡乎知之。子知子之所不知邪。成云。子既不知物之同是。頗自知己之不知乎。曰。吾惡乎知之。然則物無知邪。汝既无知。然則物皆無知邪。曰。吾惡乎知之。成云。豈獨不知我。亦乃不知物。物我都忘。故無所措其知也。補鰌處濕。猨猴處木。麋鹿食薦。蝍且則甘帶。鴟鴉則耆鼠。以此知物之不同是也。猵狙之與猨。鰌之與魚。異類也。麋之與鹿。類而非類也。然以爲雌。與之交。與之游。以此知物之又非不同是也。謂物無知耶。猵知以猨爲雌。麋知與鹿交。鰌知與魚游。謂物有知耶。則不知毛嬙麗姬之美也。然則是之同否。知之有無。特未定也。故曰吾惡乎知之。正此即知止其所不知也。後嘗試言之以下。即闡明四惡乎知之意。原有郭注。以其空泛。特删。應帝王篇。齧缺問於王倪。四問而四不知。即此三問。合下子不知利害二語。是四問也。雖然。嘗試言之。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。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。李云。庸。用也。詎。何也。按。小知仍未爲知。則不知未必非。正詎。說文。猶豈也。武按注中按語非是。蓋知有時間性。此時以爲是者。他時或以爲非。有地域性。此地以爲是者。他地或以爲非。故大宗師篇云。夫知有所待而後當。其所待者特未定也。又曰。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。所謂人之非天乎。足證此義。且吾嘗試問乎女。民溼寢則腰疾偏死。司馬云。偏枯。補女音汝。鰌然乎哉。按。言物則不然。成云。泥鰌。補釋文鰌徐音秋。木處則惴慄恂懼。釋文。恂徐音峻。恐貌。班固作眴。補釋文。惴之瑞反。慄音栗。恂郭音旬。猨猴然乎哉。三者孰知正處。民。鰌。猨。孰知所處爲正。民食芻豢。芻。野蔬。豢。家畜。孟子。芻豢之悅我口。補釋文。芻。初俱反。小爾雅云。秆謂之芻。秆。古但反。豢。徐音患。今小爾雅廣物八云。稿謂之稈。稈謂之芻。生曰芻。說文。稈。禾莖也。廣雅。秆稿謂之稈。麋鹿食薦。說文。薦。獸之所食。補釋文。麋音眉。薦。牋練反。司馬云。美草也。後漢書馬融傳。其土毛。則摧毛薦草。李賢注。一曰草。稠曰

薦。韓非子內儲說上。若如臣者。猶獸鹿也。唯薦草而就。管子觀十三。薦草多衍。則六畜易繁也。注。薦。茂草也。蝍且甘帶。釋文。蝍且。字或作蛆。廣雅云。蜈公也。崔云。帶。蛇也。【補】釋文。蝍音卽。蛆。子徐反。爾雅云。蒺藜蝍蛆。郭璞注云。似蝗。大腹。長角。能食蛇腦。玉篇。蝍蛆能食蛇。亦名吳公。鴟鴉耆鼠。鴟鴉二鳥。耆。釋文。字或作嗜。【補】釋文。鴟。尺夷反。鴉。本亦作鵶。於加反。崔云。烏也。秋水篇。於是鴟得腐鼠。鵷鶵過之。仰而視之曰。嚇。四者孰知正味。民。獸。蟲。鳥。孰知所食之味爲正。猨。猵狙以爲雌。釋文。猵。徐敷面反。郭李音偏。司馬云。猵狙。一名獦牂。似猨而狗頭。憙與雌猨交。【補】釋文。狙。七餘反。麋與鹿交。鰌與魚游。毛嬙麗姬。人之所美也。魚見之深入。鳥見之高飛。麋鹿見之決驟。崔云。決驟。疾走不顧。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。自我觀之。仁義之端。是非之塗。樊然殽亂。吾惡能知其辯。釋文。樊音煩。說文。殽。雜錯也。成云。行仁履義。損益不同。或於我爲利。於彼爲害。或於彼爲是。於我爲非。何能知其分別。齧缺曰。子不知利害。【補】民溼寢則腰疾偏死。害也。於鰌則利。木處則惴慄恂懼。害也。於猨猴則利。故此句渾括上文言之。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。王倪曰。至人神矣。成云。至者妙極之體。神者不測之用。【補】此節證上文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一段。大澤焚而不能熱。河海沍而不能寒。向云。沍。凍也。【補】釋文。沍。戶故反。疾雷破山。風振海。而不能驚。【補】奚侗云。風上脫飄字。據成疏飄風云云。是成本有飄字。江南李氏本亦有飄字。武按。自大澤至此。言若無有大澤河海雷風也者。證上文未始有物。若然者。乘雲氣。郭云。寄物而行。非爲動也。【正】郭說與句意相違。謂至人神矣。故能乘雲氣。以神行。不藉乎物也。騎日月。郭云。有晝夜而無死生。【正】言超乎日月之上。證上文未始有始。而遊乎四海之外。三句。與逍遙遊篇同。騎日月。作御飛龍。【補】逍遙遊篇作御飛龍者。爲下神凝句寫照。此則爲死生無變於己句寫照。所謂生者。不過在人世經歷月日。生活於此時間中而已。所謂死者。其生活日月終盡也。死

生無變於己者。超然乎日月之上而不爲所拘。故曰。騎日月也。死生無變於己。郭云。與變爲體。故死生若一。補遊四海之外。與死生無變證未始有封。而況利害之端乎。齧缺王倪二證。

瞿鵲子問於長梧子曰。吾聞諸夫子。長梧子。李云。居長梧下。因以爲名。崔云。名丘。俞云。瞿鵲必七十子之後人。夫子。謂孔子。下文丘也何足以知之。即孔子名。因瞿鵲述孔子之言而折之。崔說非也。下文丘也與汝皆夢也。予謂汝夢亦夢也。予者長梧子自謂。即云丘與汝皆夢。又云予亦夢。則安得即以丘爲長梧子之名乎。補則陽篇有長梧封人。釋文云。長梧地名。長梧子。猶之南郭子綦以所居爲號也。李說恐係望文生義。長梧開口便云丘何足以知之。以下其自稱則曰予。足知以丘稱孔子。俞說是也。自此至而以是相蘊爲一節。引瞿鵲長梧問答之言。證明大言炎炎之義。並從反面申證古之至人其知有所至矣一段。聖人不從事於務。郭云。務自來而理自應。非從而事之也。補說文。務。趣也。徐曰。言趣赴此事也。釋詁。務。彊也。注。事務以力勉彊。此言聖人於事不勉彊趣赴也。下四不字句。即申說此義。不就利。不違害。成云。違。避也。不喜求。不緣道。郭云。獨至。補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。故不喜求也。無適焉。因是已。故不緣道也。无謂有謂。謂。言也。或問而不答。即是答也。補知北遊篇。聖人行不言之教。又田子方篇目擊而道存。均无謂有謂也。有謂无謂。有言而欲無言。補上文大辯不言。又知北遊篇。狂屈曰。唉。予知之。將語若。中欲言而忘其欲言。均有謂無謂也。而遊乎塵垢之外。夫子以爲孟浪之言。何云。孟浪。音漫瀾。無所趨舍之謂。宣云。無畔岸貌。李云。猶較略也。成云。猶率略也。按。率略即較略。謂言其大略。正孟浪。崔云。不精要之貌。武按。不精要與妙道。反正相對。長梧子以此言爲最精要。故曰。黃帝之所聽熒也。其於孔子以爲不精要。則曰。丘也何足以知之。注中各解與上下句意不切。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。吾子以爲奚若。長梧子曰。是黃帝之所聽熒也。黃。元作皇。釋文。

本又作黃。盧文弨云。黃皇通用。今本作黃。成云。聽熒。疑惑不明之貌。**而丘也何足以知之。且汝亦大早計。** 釋文。大音泰。成云。方聞此言。便謂妙道。無異下云也。【正】方聞其言。卽以爲行。且以爲妙道之行。是太早計也。**見卵而求時夜。** 崔云。時夜。司夜。謂雞。【正】朱桂耀云。淮南說山訓。見彈而求鴞炙。見卵而求辰夜。高注。雞知將旦。鶴知夜半。見其卵。因望其夜鳴。故曰求辰夜也。辰夜與時夜同。詩。東方未明。不能辰夜。傳。辰。時也。武按。朱說是也。時夜作司夜非。**見彈而求鴞炙。** 司馬云。鴞。小鳩。可炙。毛詩草木疏云。大如班鳩。綠色。其肉甚美。成云。卽鵩鳥。賈誼所賦。按。二句。又見人閒世篇。**予嘗爲女妄言之。** 【補】有謂无謂也。**女亦以妄聽之奚。** 成云。何如。【正】奚。疑問詞。何也。不合如字義。如屬上句。奚下應加如字或若字。上文吾子以爲奚若句可證也。單奚字不成語。且上句亦無須附此疑詞。成說非也。應屬下句。直貫至以隸相尊。其意言奚爲旁日月。挾宇宙。爲合置滑。以隸相尊。此皆衆人役役之所爲。聖人則不如此。惟愚芚而已。各注家於旁日月至相尊各句。不知文係指數衆人役役之心理與行爲。誤以爲列舉聖人之美德。故不能冠之以奚。奚字無可着落。只得勉附上句。遂致奚字以下文義。扞格不通矣。**旁日月。** 釋文。旁。薄葬反。司馬云。依也。郭云。以死生爲晝夜之喩。【正】注非。上文至人騎日月。是超乎日月之上。而非旁也。在宥篇言大人云。以遊無端。出入無旁。與日無始。彼大人。卽此篇之聖人也。則聖人之不旁日月明矣。故上冠之以奚也。旁日月。則縈情生死。依戀歲月。此衆人之役役也。此證有始。**挾宇宙。** 尸子云。天地四方曰宇。古往今來曰宙。說文。舟輿所極覆曰宙。成云。挾。懷藏也。郭云。以萬物爲一體之譬。【正】注非。列禦寇篇言小夫之知云。迷惑於宇宙形累。不知太初。彼至人者。歸精神乎無始。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。懷挾宇宙。則不能無迷惑矣。宙。古今也。則非無始矣。又大宗師篇云。無古今。而後能入於不生不死。無則不挾也。宇。四方。則非無何有之鄉。冥亦不挾也。且宇。空間也。宙。時間也。挾則不能時空雙遺。彼之至人。此之聖人也。彼之小夫。此之衆人也。故挾宇宙。亦衆人之

役役也。此證有封。爲其脗合。脗。司馬云。合也。向音脣。云若兩脣之相合也。成云。無分別貌。【補】此證有是。言有心以爲脗合於己者。即上文所謂勞神明爲一也。又即爲是。而非因是也。置其滑涽。成云。置。任也。滑。亂也。向本作汩。涽。闇也。【正】此證有非。置。徐鍇曰。與罷同意。置之則去之也。滑。即上文滑疑之耀之滑。滑涽。向云。未定之貌。武按。此句。言去其未定而不合於己者。夫道無爲也。通於一也。聖人因是也。故不爲其脗合。亦不置其滑涽。一爲一置。是有是非。不能任其兩行也。勞神明爲一也。此亦衆人之役役也。以隸相尊。成云。隸。賤稱。皁僕之類。按。此貴賤一視。【正】按語非。此謂衆人以隸之賤相與自尊也。蓋尊以賤而方顯。隸何以賤。衆人賤之也。衆人何以賤隸。欲形己之尊也。此亦有封也。若聖人則不爾。秋水篇言大人云。不賤門隸。又云。以道觀之。何貴何賤。即此聖人之愚芚也。以上五者。皆衆人之役役也。衆人役役。【補】上文云。與物相刃相靡。其行盡如馳。而莫之能止。結之云。終身役役。而不見其成功。此言旁挾爲置與相尊。即與物刃靡而行盡如馳也。上文渾言役役之由。此則分述役役之事。前後相應。莊文結構。往往如此。聖人愚芚。芚。徐徒奔反。司馬云。渾沌不分察也。成云。忘知廢照。芚然若愚。【補】天地篇。若愚若昏。是謂玄德。此愚芚之說也。參萬歲而一成純。參糅萬歲。千殊萬異。渾然汩然。不以介懷。抱一而成。精純也。【補】刻意篇云。純粹而不雜。靜一而不變。即此一與純之義也。不雜不變。故能騎日月。死生無變於己。即參萬歲之義也。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。釋文。蘊。積也。按。言於萬物無所不然。但以一是相蘊積。【補】萬物盡然。即上文无物不然也。莛與楹。厲與西施。恢恑憰怪。道通爲一。自無脗涽隸我之分。故曰。萬物盡然也。以是相蘊。與上因是也同義。蓋因字有仍襲連接之義。與蘊積之義近。此變因爲蘊者。承上參萬歲而言之也。即謂雖參萬歲。而以一是相因襲累積也。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。說音悅。【補】此段。證上文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。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。並遙證果且有彼是乎哉。果且無彼是乎哉之義。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

喪而不知歸者邪。喪。失也。弱齡失其故居。安於他土。麗之姬。艾封人之子也。成云。艾封人。艾地守封疆者。晉國之始得之。涕泣沾襟。及其至於王所。崔云。六國諸侯僭稱王。因謂晉獻公爲王也。與王同筐牀。釋文。筐。本亦作匡。崔云方也。【正】下句言飲食之美。此句言寢處之安。筐訓方。不當此義。淮南主術訓。匡牀蒻席。非不寧也。注。匡。安也。食芻豢。而後悔其泣也。又借喻。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。郭云。蘄。求也。夢飲酒者。旦而哭泣。夢哭泣者。旦而田獵。方其夢也。不知其夢也。夢之中又占其夢焉。【補】此證上文自彼則不見之義。覺而後知其夢也。覺夢之異。且有大覺。而後知此其大夢也。死爲大覺。則生是大夢。【正】注非。大覺。謂如下文之大聖。非謂死也。上文死生無變於己。謂視死生如一。而無所輕重也。漆園之旨。生則養生以盡年。死則委懷而任命。若如注說。是重視乎死。而有差別心。非視之如一也。而愚者自以爲覺。竊竊然知之。自謂知之。【補】司馬云。竊竊。猶察察也。此證上文自知則知之之義。君乎。牧乎。固哉。其孰眞爲君上之貴乎。孰眞爲牧圉之賤乎。可謂固陋哉。丘也與女皆夢也。予謂女夢亦夢也。是其言也。其名爲弔詭。釋文。弔音的。至也。詭。異也。蘇輿云。言衆人聞此言。以爲弔詭。遇大聖則知其解矣。【補】釋文。詭。九委反。此應上爲女妄言之。【正】說文。弔。問終也。曲禮。知生者弔。鄭注。說者有弔辭。即問終之辭。亦即弔死之辭也。莊子之道。視生死如夢。故謂夢之辭。亦可謂之弔。是其言也句。指丘也以下四句。即弔夢之辭也。丘女皆夢。予謂女夢亦夢。可謂詭異非眞。故弔夢謂之弔詭也。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。知其解者。是旦暮遇之也。解人難得。萬世一遇。猶且暮然。既使我與若辯矣。若勝我。我不若勝。若果是也。我果非也邪。我勝若。若不吾勝。我果是也。而果非也邪。若。而。皆汝也。【補】此節。仍就言字之義發揮。而結之以是不是然不然。物論之能齊者在此。其或是也。其或非也邪。有是有非。其

俱是也。其俱非也邪。我與若不能相知也。則人固受其黮闇。吾誰使正之。使我各執偏見。不能相知。則旁人亦因之不明。是受其黮闇也。我欲正之。將誰使乎。黮闇。不明之貌。 補黮。廣韻。徒感切。武按。既使我與若辯矣至此。重申上文果且有彼是乎哉。果且無彼是乎哉之義。使同乎若者正之。既與若同矣。惡能正之。使同乎我者正之。既同乎我矣。惡能正之。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。既異乎我與若矣。惡能正之。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。既同乎我與若矣。惡能正之。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。而待彼也邪。同彼。我不信。同我。彼不服。別立是非。彼我皆疑。隨人是非。更無定論。不能相知。更何待邪。極言辯之無益。 正注非。其誤在不明彼字之義。以爲指若字言。正語見下。化聲之相待。若其不相待。郭嵩燾云。言隨物而變。謂之化聲。若與也。是與不是。然與不然。在人者也。待人之爲是爲然。而是之然之。與其無待於人而自是自然。一皆無與於其心。如下文所云也。 正郭說非。其訓若爲與。亦非。上句彼字。指上文夢中之我也。若。如也。謂當辯論是非之局者。我與若也。局外則人也。我與若與人。既俱不知是非之眞而正之。此外更無可相正者。其待正於夢中之彼乎。蓋我與若皆有夢中之我。乃覺時之彼也。即上文自彼則不見之自彼也。猶之莊子夢中之蝶也。莊子夢身化爲蝶。謂之物化。則其夢中之言。可謂之聲化。即此化聲之義也。待夢中之化聲以正是非。更屬虛幻。故其相待。如其不相待也。乃極言是非無定。無可相正。故聖人和之。任其兩行也。和之以天倪。因之以曼衍。所以窮年也。成云。天。自然也。倪。分也。曼衍。猶變化。因。任也。窮。盡也。和以自然之分。任其無極之化。盡天年之性命。按。此二十五字。在後亦無辯下。今從宣本移正。又寓言篇亦云。卮言日出。和以天倪。因以曼衍。所以窮年。 補釋文。倪。徐音詣。李云。分也。崔云。際也。曼。徐音萬。郭武半反。衍。徐以戰反。司馬云。曼衍。無極也。武按。此二十五字。宣本係從呂惠卿所移。 正韓愈南海廟碑。乾端坤倪。是倪與端同義。寓言篇。始卒若環。莫得其倫。其義

與淮南主術訓之運轉無端同。言天鈞運轉若環。莫得其始卒之端也。故寓言篇繼之曰。是謂天均。天均者。天倪也。與此處之天倪同。言世情恆分是非。以道言之。一出以和。而無是非之端。猶天均之運轉無端。故曰。和之以天倪也。回應上文樞始得其環中。及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各句。曼衍。成云變化。司馬云無極。實兼二義。謂變化於無極也。漢書鼂錯傳云。土山丘陵。曼衍相屬。注。曼衍。猶聯延也。無極與聯延。方與下句窮年義相應。並回應上文以應无窮句。何謂和之以天倪。曰。是不是。然不然。是若果是也。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辯。然若果然也。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。成云。是非然否。出自妄情。以理推求。舉體虛幻。所是則不是。所然則不然。何以知其然邪。是若定是。是則異非。然若定然。然則異否。而今此謂之是。彼謂之非。彼之所然。此以爲否。故知是非然否。理在不殊。彼我更對。妄爲分別。故無辯也矣。忘年忘義。成云。年者生之所稟。既同於生死。所以忘年。義者裁於是非。既一於是非。所以忘義。補忘年。即上文參萬歲而一成純也。忘義。即萬物盡然。而以是相蘊也。振於无竟。故寓諸无竟。成云。振。暢。竟。窮。寓。寄也。按。理暢於無窮。斯意寄於無窮。不須辯言也。瞿鵲長梧三證。正振。廣韻。動也。禮記曲禮。入竟而問禁。疏。竟。彊首也。武按。言是非轉動於無窮之竟。聖人和之之心。亦寄寓於無窮之竟。忘年。以時間言。忘義。以名理言。振竟。以環境言。意分三層。義方賅備。

罔兩問景曰。郭云。罔兩。景外之微陰也。釋文。景。本或作影。俗。補此段。證明上文非彼無我。非我無所取。是亦近矣。而不知其所爲使。必有眞宰。而特不得其眹一段之義。以景與形喻彼我。曩子行。今子止。曩子坐。今子起。何其無特操與。成云。獨立志操。補成云。曩。昔也。特。獨也。景曰。吾有待而然者邪。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。影不能自立。須待形。形不能自主。又待眞宰。補證必有眞宰句。吾待蛇蚹蜩翼邪。言吾之待如之。釋文。蚹音附。司馬云。蛇腹下齟齬。可以行者也。

成云。若使待翼而飛。待足而走。禽獸甚多。何獨蛇蚹可譬。蚹。蛇蛻皮。翼。蜩甲也。蛇蛻舊皮。蜩新出甲。不知所以。莫辯所然。獨化而生。蓋無待也。是知形影之義。與蚹甲無異也。按。言吾之所待。其蛇蚹邪。蜩翼邪。謂二物有一定之形。此尚不甚相合也。以上與寓言篇同。而繁簡互異。【正】釋文。蜩。徐音條。唐韻。蚹。蛇腹下橫鱗可行者。武按。成說非也。言吾之行止坐起。有待而然。而所待者。似蛇之行待於蚹。蜩之飛待於翼也。與寓言篇文略同而義異。彼言甲言蛻。其下接似之而非也句。此言蚹與翼。蓋景與形附。猶蚹附於蛇。翼附於蜩。若蛻與甲。則脫離蛇蜩而不附。故曰。似之而非也。**惡識所以然。惡識所以不然。**成云。待與不待。然與不然。天機自張。莫知其宰。罔兩景四證。【補】證而特不得其眹。而不知其所爲使。

昔者莊周夢爲胡蝶。栩栩然胡蝶也。成云。栩栩。忻暢貌。【補】釋文。胡蝶。蛺蝶也。栩。徐況羽反。喜貌。崔本作翩。武按。此節。遙證上文物无非彼。物无非是。自彼則不見。自知則知之。故曰。彼出於是。是亦因彼數句。及其寐也魂交。其覺也形開二句。近證且有大覺。而後知此其大夢也。並反證其形化。其心與之然之義。**自喻適志與。**李云。喻。快。快適其志。與音餘。【正】李說非。玉篇。喻。曉也。言適志惟自己知曉也。證上文自知則知之。**不知周也。**【補】證上文自彼則不見也。蓋就覺時言。蝶者周之彼也。就夢時言。周者蝶之彼也。即所謂自彼也。**俄然覺。則蘧蘧然周也。**成云。蘧蘧。驚動之貌。【正】釋文。覺。古孝反。蘧蘧。徐音渠。李云。有形貌。武按。上文云。其覺也形開。蘧蘧。即狀形開也。李說得之。成說非。**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。胡蝶之夢爲周與。周與胡蝶。則必有分矣。此之謂物化。**周蝶必有分。而其入夢方覺。不知周蝶之分也。謂周爲蝶可。謂蝶爲周亦可。此則一而化矣。現身說法。五證。齊物極境。【補】栩栩然者蝶也。蘧蘧然者周也。魂交則蝶也。形接則周也。故曰。則必有分矣。然蝶爲周所夢化。則周亦蝶也。蝶亦周也。分而不分也。即上文所謂彼出於是。是亦因彼。是亦彼也。彼亦是也。究之周夢蝶與。蝶夢周與。孰夢孰覺。

孰彼孰是。故上文云。且有大覺。而後知此其大夢也。又云。萬世之後。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。是旦暮遇之也。物化。爲本書要語。後篇屢見。德充符篇云。命物之化。而守其宗也。宗也者。卽天下篇以天爲宗之天也。天道篇云。其生也天行。其死也物化。綜二者之意言之。謂其死也命物之化。特守其生前之天。而不隨之以俱化也。知北遊篇云。古之人。外化而內不化。又云。與物化者。一不化者也。則陽篇亦有斯語。今以形名言之。蝶與周。彼與是。生與死。死與夢。不一也。然上文云。道通爲一。是形名雖不一。由道言之則一。故曰。與物化者。一不化也。大宗師篇云。若人之形者。萬化而未始有極也。是則物化者。外化也。形化也。上文云。其形化。其心與之然。言衆人之死。而物化也。其心亦與之俱化。有道者不爾。非謂其不死也。形死而心不死。卽形化而心不化也。亦卽物化而一不化也。德充符篇云。以其心。得其常心。又云。一知之所知。而心未嘗死者乎。故道通於一者。一知之所知也。一不化者。內不化也。常心不化也。是以人能抱一而守其天。雖其死也物化。而其常心則不化也。上文云。惟達者知通爲一。是達者之視死與夢。一也。故莊子於夢。亦曰物化也。又按。周夢蝶而不自知。卽喪我也。與子綦喪我相照應。喪我自無彼此。何有是非。如是。則物論自齊矣。注言齊物極境。非是。

養生主第三

【補】釋文。養生以此爲主也。武按。篇中不以有涯之生。逐無涯之知。與緣督以爲經二意。即養生之主也。無論爲善爲惡。皆須用知。用知。則官知不能止。不止。則足以攖心而亂神。亂則神不欲行。於是不能緣督以爲經矣。緣者。神緣之也。故官知止而神欲行一句。實總上二意而爲養生之主也。篇首自吾生也有涯至可以盡年。分爲四段。作全篇總冒。以後逐段舉事證明之。即分注於各段之後。

吾生也有涯。而知也無涯。 生有窮盡。知無畔岸。【補】釋文。涯亦作崖。魚佳反。玉篇。涯。水際也。武按。涯。邊際也。**以有涯隨無涯。殆已。** 向云。殆。疲困。**已而爲知者。殆而已矣。** 已。止也。事過思留。其殆更甚。言以物爲事。無益於性命。【正】注非。已過事語辭。如齊物論篇今我則已有謂矣之已。言業已危殆。而仍以爲知者。則更殆矣。以上爲第一段。**爲善无近名。**【補】第二段。**爲惡无近刑。** 王夫之云。聲色之類不可名爲善者即惡也。二語淺說。【補】列子說符篇。楊朱曰。行善不以爲名。而名從之。名不與利期。而利歸之。利不與爭期。而爭及之。故君子必愼爲善。此即爲善无近名之解也。夫爲善。而其終必至於爭。則爲善即惡也。爭之極。必罹官刑矣。又庚桑楚篇。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。人得而誅之。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。鬼得而誅之。夫爲不善。即爲惡也。誅即刑也。然所謂惡者。非僅傷人之謂也。傷己之生。損己之性。即惡也。刑非僅官刑之謂也。傷生損性。即刑也。如喜怒哀樂發而不中節。即足以傷生損性。即惡。即刑也。下文。老聃死。人哭其所不當哭。遁天倍情。是爲遁天之刑。即其例也。又如汲汲於富貴。戚戚於貧賤。遑遑於功名。皆足以傷生損性。即惡。即刑也。叔山无趾謂仲尼天刑之。亦其例也。彼爲仁義者。世以爲善目之矣。然自莊子之道言之。亦爲惡而近刑也。故其言曰。彼仁義者。何其多憂。曰。枝於仁者。擢德塞性以收名聲。曰。說仁邪。是亂於德也。說義邪。是悖於理也。曰。攘棄仁義。而天下始玄同矣。曰。上不敢爲仁義之操。又曰。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。並謂彼其所殉仁義也。夫伯夷爲仁義。

至以殉名死。則何異於爲惡而被刑哉。故曰。爲善无近名。爲惡无近刑也。然據楊子之言。爲善必有名。今曰。无近名。卽无爲善也。據庚桑楚篇之言。爲惡必有刑。今曰无近刑。卽无爲惡也。蓋莊子之道。重在無爲而去知。故曰。孰肯以物爲事。曰。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。莫若無爲。無爲也。而後安其性命之情。曰。從容无爲。而萬物炊累焉。此重无爲也。曰。同乎无知。其德不離。曰。罪在於好知。曰。絕聖棄知。大盜乃止。曰。離形去知。同於大通。此重去知也。蓋名與刑。由於善惡。善惡生於有爲。有爲出於有知。去知。則无爲矣。无爲。何有善惡。更何有名與刑哉。然則事物至前。何以應之。曰。因之而已。順之而已。卽下句之緣也。又卽下文之依乎天理也。因其固然也。此爲第三段。

緣督以爲經。 李頤云。緣順。督中。經常也。李楨云。人身惟脊居中。督脈並脊而上。故訓中。王夫之云。身後之中脈曰督。緣督者。以淸微纖妙之氣。循虛而行。自順以適得其中。深說。此爲第四段。下庖丁解牛一段。卽證此句之義者也。釋禪波羅密法門明通觀篇云。諦觀三性。卽豁然明淨。三昧智慧。與捨俱發。心不依善。亦不依惡。正住其處。其所謂捨者。捨世知也。與不以生隨知同義。其全義可爲總括以上之的解。

可以保身。可以全生。 全其有生之理。**可以養親。** 以受於親者歸之於親。養之至也。 【正】此承上文來。言旣能保身全生。則不先父母中道夭殞。而可盡父母之年以爲養也。**可以盡年。** 天所與之年。任其自盡。勿夭折之。則有盡者無盡。從正意說入。一篇綱要。下設五喩以明之。 【正】大宗師篇。以其知之所知。以養其知之所不知。終其天年。而不中道夭者。是知之盛者也。以解此段最愜。又德充符篇。常因自然。而不益生。齊物論篇。不亡以待盡。一則不益之以盡年。一則不亡之以盡年。兩面夾寫。於盡年之義。更無餘蘊。而齊物論之窮年。其義亦同也。可以保身至此。爲上四段作一收束。以下分別舉事。證明上四段之義。注謂此爲綱要。下設喩以明此。非也。

庖丁爲文惠君解牛。 釋文。丁其名。崔司馬云。文惠君。梁惠王。成云。解。宰割。 【補】淮南子齊俗訓。屠牛坦一朝解九牛。而刀可

以鬣毛。庖丁用刀十九年。而刃如新剖硎。何則。游乎衆虛之間也。許注。坦。齊大屠。庖丁。齊屠伯。呂氏春秋精通篇。宋之庖丁。好解牛。所見無非死牛者。三年而不見生牛。用刀十九年。刃若新鄉研。順其理。誠乎牛也。武按。據此。則庖丁宋人也。 正 文惠君。司馬訓爲梁惠王。不知何據。豈因其同一惠字。遂據而訓之歟。若然。未免武斷矣。本書於一國之君。或稱侯。或稱王。惟則陽篇直稱魏瑩。然著其國號。使人一望而知爲梁惠王也。從無去國名著謚號。稱之曰君如此者。惟於宋元公稱宋元君。亦未去其國名也。元君之曾祖爲文公。而解牛之庖丁。呂氏曰宋人。下文公文軒。司馬亦曰宋人。或莊子爲文時。因其同國。遂聯類及之。然則文惠君。其即宋文公乎。究多惠字。終嫌勉強。考戰國時。人臣受有封地者稱君。如信安君。信陵君。靖郭君。孟嘗君是也。文惠君當屬此類。又其時。諸侯多僭稱王。每以公封其臣。如人間世篇之葉公子高是也。時宋已稱王。本書於宋王凡數見。下文公文軒。吾意公必爵名。文其姓。軒其名。如葉公子高可易稱公子高或公沈諸梁也。以公文軒見右師一句之書法論之。上段先書爵。次書姓名。下段亦先書官。未書姓名者。姓名或不能詳。或不必詳也。據此以推。則文惠君者。即公文軒。惠則其謚也。著公者。明前稱君之等也。兩著其姓者。明前後一人也。此爲文前後相注。隱顯互見之法。莊文之所以爲妙也。

手之所觸。 補 觸。明刻世德堂本。宋刻趙本。作解。 肩之所倚。足之所履。膝之所踦。蘇輿云。說文。踦。一足也。膝舉則足單。故曰踦。踦。徐居彼反。 補 釋文。倚。徐於綺反。集韻。丘奇切。音欹。砉然嚮然。奏刀騞然。 司馬云。砉。皮骨相離聲。崔云。砉音畫。騞音近獲。大於砉也。成云。砉然嚮應。進奏鸞刀。騞然大解。 補 嚮與響同。達生篇。猶應嚮景。釋文。嚮。許丈反。本亦作響。列子仲尼篇。其應若響。此謂由觸倚履踦之動。而發音砉然。此砉然之音。與動相應。若響之應聲然。騞。釋文。又音麥。武按。騞與下文謋字。雙聲疊韻。故義近。謋。速也。玉篇。騞。行不止。亦有速意。列子湯問篇。來丹言其寶劍云。其觸物也。騞然而過。隨過隨合。覺疾而不血刃焉。玩彼文意。騞然。係狀其刃過之速。張湛注爲破聲。與文意不合。葢惟其刃

過之速。所以爲寶劍也。惟其奏刀之速。所以見其技之善也。成云騞然大解。未達此義。崔說非也。**莫不中音**。釋文。中。丁仲反。下同。補此謂砉然嚮然。中于音也。**合於桑林之舞**。司馬云。桑林。湯樂名。崔云。宋舞樂名。釋文。左傳。舞師題以旌夏。是也。補朱桂曜云。桑林。蓋湯禱旱於桑林之樂名。左傳襄公十年。宋公享晉侯於楚丘。請以桑林。杜注。桑林。殷天子之樂名。淮南修務訓。湯苦旱。以身禱於桑林之際。高注。桑山之林。能興雲雨。故禱之。武按。修務訓又云。湯旱。以身禱於桑山之林。故高注云然。此謂觸倚履踦合於舞也。**乃中經首之會**。向司馬云。經首。咸池樂章也。卽堯樂。宣云。會。節也。補朱桂曜云。路史後紀。陶唐氏製咸池之樂。而爲經首之詩。以享上帝。命之曰大咸。是經首乃咸池樂章名也。急就篇云。五音總會歌謳聲。顏師古注。會。謂金石竹絲匏土革木總合之也。又楚辭九歌。五音兮繁會。武按。此承上莫不中音句而指實之。謂莫不中音者。所中何音。乃中經首之會也。如此解。句中乃字方順。**文惠君曰。譆**。李云。歎聲。補釋文。譆。徐音熙。**善哉。技蓋至此乎。庖丁釋刀對曰。臣之所好者道也。進乎技矣**。成云。進。過也。**始臣之解牛之時。所見無非牛者。三年之後。未嘗見全牛也**。成云。操刀旣久。頓見理間。纔覩有牛。已知空郤。亦猶服道日久。智照漸明。所見塵境。無非虛幻。補所見無非牛者。郭云。未能見其理間。未嘗見全牛。郭云。但見其理間也。武按。理間者。腠理間郤也。足證四大假合。吾身亦屬虛妄。**方今之時。臣以神遇**。向云。暗與理會。**而不以目視。官知止而神欲行**。成云。官。主司也。按。官承上。專以目言。目方覩其迹。神已析其形。補成云。旣以神遇。不用目覩。故眼等主司。悉皆停廢。從心所遇。順理而行。武按。官知止。卽不以生隨知也。必官知止。而後神乃欲行。神之所行者何道。則緣督以爲經也。故此句與下依夫天理。因其固然二句。爲本篇要語。亦卽養生要義也。**依乎天理**。成云。依天然之腠理。補郭云。不橫截也。武按。依天理。卽緣督之意。依。順也。督。背脊中間之脈理也。刻意篇云。去知與故。循天之理。義與此通。**批大郤**。字林。批。擊也。

成云。大郤。交際之處。郭音郤。【補】批。史記孫臏傳。批亢擣虛。注。相排批也。釋文。郤。徐去逆反。崔。李云。間也。字亦作隙。知北遊篇。若白駒之過郤。釋文本亦作隙。郭云。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。**導大窾。**郭慶藩云。窾當爲款。漢書司馬遷傳注。款。空也。謂骨節空處。【補】釋文。道音導。窾。徐苦管反。崔。郭。司馬云。空也。**因其固然。技經肯綮之未嘗。**俞云。技蓋枝之誤。枝。枝脈。經。經脈。枝經。猶言經絡。素問王注。引靈樞經云。經脈爲裏。支而橫者爲絡。支通作枝。經絡相連處。必有礙於游刃。庖丁因其固然。故無礙。釋文。肯。着骨肉。司馬云。綮猶結處也。音啓。言枝經肯綮皆刃所未到。嘗。試也。【正】俞說非也。此句言奏刀之技。未嘗經過肯綮之處。因肯綮爲著骨肉及骨肉聚結處。經必損刀也。其置未嘗於句末者。倒句法也。此類句法。經史中多有之。若如俞說。先須改技爲支。支經爲二脈。然此二脈。包絡牛身。牛身恃之以束固者也。其質柔。刀經之卽斷。如不之經。則絡束如故。牛身從何得解。此事理之不可通者也。且技字爲本段脈絡。劈頭由文惠君口中點出。庖丁以進乎技矣應之。此句技字卽跟進乎句技字來。卽說明技之所以進也。上下本承注一氣。俞氏改之爲支。蓋未審及於此也。**而況大軱乎。**軱音孤。崔云。槃結骨。**良庖歲更刀。割也。族庖月更刀。折也。**崔云。族。衆也。俞云。謂折骨。非刀折。左傳曰。無折骨。**今臣之刀十九年矣。所解數千牛矣。而刀刃若新發於硎。**釋文。磨石。【補】釋文。硎音刑。**彼節者有間。**節。骨節。**而刀刃者無厚。以無厚入有間。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。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。雖然。每至於族。**郭云。交錯聚結爲族。**吾見其難爲。怵然爲戒。視爲止。**郭云。不屬目他物。**行爲遲。**郭云。徐其手。**動刀甚微。謋然已解。**謋與磔同。解脫貌。【補】釋文。謋。化百反。類篇云。速也。武按。謋然者。狀解脫之速也。觀句意。微動刀卽已解。非速何。成訓爲骨肉離之聲。非也。**如土委地。提刀而立。爲之四顧。爲之躊躇滿志。**郭云。逸足容豫。自得之謂。按。田子方篇亦云。方將躊躇。方將四顧。【補】如土委地。郭云。理解而無刀跡。若

聚土也。釋文。躊。直留反。躇。直於反。**善刀而藏之。**釋文。善。猶拭。正宣云。整好其刀。**文惠君曰。善哉。吾聞庖丁之言。得養生焉。**牛雖多。不以傷刀。物雖雜。不以累心。皆得養生之道。一喻。正庖丁解牛。以神遇而官知止。即不以有涯之生。隨無涯之知也。依天理。因固然。游刃於有閒。即不爲善與惡。而惟緣督以爲經也。是以牛解數千。年經十九。而刀刃若新。即保身全生盡年之義。而深合於養生之道者也。然全段要義。則在證明緣督以爲經一句。至前之善哉。善其技也。此之善哉。善其技之進於道也。

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。司馬云。公文姓。軒名。宋人。簡文云。右師。官名。**是何人也。惡乎介也。**介。一足。**天與。其人與。**司馬云。爲天命與。抑人事也。**曰。天也。非人也。天之生是使獨也。**司馬云。獨。一足。按此與德充符篇三兀者不同。介者天生。兀者人患。**人之貌有與也。**郭云。兩足并行。正成云。與。共也。宣云。匹偶。與郭注皆非。周禮春官太卜注。與。謂予人物也。德充符篇。道與之貌。天與之形。此句言人之貌有賦與之者。即天與之。非人爲也。**以是知其天也。非人也。**形殘而神全也。知天則處順。二喻。補介者。天之所與。即無異天與之以刑也。刑爲天與。非由爲惡。惟當依乎天理。因其固然而已。夫不爲惡。且有如右師之受天刑者。更何可爲惡。以自近刑乎。此段喻爲惡無近刑。

澤雉十步一啄。百步一飲。不蘄畜乎樊中。蘄。同期。猶言不期而遇。李云。樊。藩也。所以籠鳥。正釋文。蘄。音祈。求也。樊音煩。宣云。雖飲食之艱如此。不求樊中之養。韓詩外傳九。君不見大澤中雉乎。五步一啄。終日乃飽。羽毛澤悅。光照於日月。奮翼爭鳴。聲響於陵澤者何。彼樂其志也。援置之囷倉中。常噣粱粟。不旦時而飽。然獨羽毛憔悴。志氣益下。低頭不鳴。夫食豈不善哉。彼不得其志也。武按。五步一噣。終日乃飽。言食飲之艱也。本文十步一啄。百步一飲。則更艱矣。至羽毛澤悅。聲響於陵澤。即本文所言之神王也。二者對照。意更明顯。**神雖王。不善也。**釋文。王。于況反。不善。謂不自得。鳥在澤則適。在樊則拘。人束縛於榮華。必失所

養。三喻。【正】注非。此段言雉不求畜乎樊中者。以一入樊籠。便受囚拘。如韓傳所謂羽毛憔悴。低頭不鳴。何若飲啄澤中。放曠於自得之場。食飲雖艱。而身則適。身適。而神自王也。然神雖王矣。在雉固依乎天理。因其固然而已。心固不自知其善也。以喻人有心爲善。則必得名。何異雉之求畜乎樊中。蓄名。乃人之樊籠也。此段喻爲善无近名。

老聃死。司馬云。老子。按。老子不知其年。此借爲說。釋文。聃。吐藍反。成云。姓李。名耳。字伯陽。外字老聃。降生陳國苦縣。當周平王時。去周。西度流沙。適之罽賓。而內外諸經。竟無其迹。而此獨言死者。蓋莊子寓言耳。又云。老君降生。行教。昇天。備載諸經。不具言也。【補】史記索隱曰。許愼云。聃。耳漫也。故名耳。字聃。正義曰。聃。耳漫無輪也。秦失弔之。釋文。失音逸。三號而出。弟子曰。非夫子之友邪。【補】世人弔友喪。必哭。今弟子見失僅號而不哭。疑其非友。故問。曰。然。【補】宣云。是吾友。然則弔焉若此。可乎。【補】弟子謂。若此號而不哭。於弔友喪之禮可乎。曰。然。【補】宣云。可也。始也吾以爲其人也。謂眞人不死。【正】注非。文如海本。其人作至人。亦非。成玄英本作其人。與此本同。是也。惟成謂其人指老君弟子言。則非。宋刻趙本明世德堂本均作其人。其。指老子言。人。世俗之人也。謂始也吾以爲老子乃世俗之人也。如爲世俗之人。吾當以世俗弔喪之禮哭之。而今非也。【補】而今非世俗之人也。其死。亦非死也。乃是帝之縣解也。吾何爲以世俗之禮哭焉。此與大宗師篇孟子反子琴張。於子桑戶死。相和而歌曰。而已返其眞。我猶爲人猗之意同。故此句直貫注下文適來一段。向吾入而弔焉。有老者哭之。如哭其子。少者哭之。如哭其母。彼其所以會之。必有不蘄言而言。不蘄哭而哭者。所謂不言而信。不比而周也。會。交際。言稱譽。言老子誠能動物。我之不哭。自有說也。【正】注非。彼指哭者。言彼老少所以相會聚言哭於此。必有不求言哭而言哭者。言者稱也。卽老者稱之如子。少者稱之如母而哭之也。田子方篇云。其諫我也似子。其道我也似父。此正相同。老聃非老者之子。非少者

之母。於天倫人情。不蘄乎如斯言哭。而竟言哭。是乃言哭之不當者。故下曰遯天倍情。秦失因弟子疑其弔而不哭。乃先舉哭之遯天倍情者反證之。**是遯天倍情。忘其所受。**釋文。遯又作遁。是。謂老聃。情。乃惠子所謂情。見德充符篇。受者。受其成形。【正】注非。是。指上老少之哭言。非母子。而哭之如母子。是逃遁乎天然之倫。倍加於常人之情。而忘乎其所受也。蓋母子之情。所受於天。今非母子。而哭如母子。故曰忘其所受。倍情。猶過情也。**古者謂之遁天之刑。**語又見列禦寇篇。德充符以孔子爲天刑之。則知遁天刑是贅語。舊解並誤。【正】注非。倍加常情。過於哀哭。足以傷生損性。無異受刑。故曰遁天之刑。遁天者。逃遁自然之天性也。則陽篇。遁其天。離其性。滅其情。於此遁天義同。可知非贅語。即德充符篇亦非贅語。王解均誤。**適來。夫子時也。適去。夫子順也。安時而處順。哀樂不能入也。古者謂是帝之縣解。**釋文。縣音玄。成云。帝。天也。按。大宗師篇云。得者時也。失者順也。安時而處順。哀樂不能入也。此古之所謂縣解也。與此文大同。來去得失。皆謂生死。德充符郭注亦云。生爲我時。死爲我順。時爲我聚。順爲我散也。天生人而情賦焉。縣也。冥情任運。是天之縣解也。【補】吳都賦注。有繫謂之縣。無謂之解。武按。安時處順。哀樂不能入。是帝之縣解。非同夫世俗人之死也。此秦失所以號而不哭。此段再喻爲惡無近刑。蓋遁天倍情。過於哀哭。爲惡也。足以傷生損性。近刑也。

指窮於爲薪。以指析木爲薪。薪有窮時。**火傳也。不知其盡也。**形雖往。而神常存。養生之究竟。薪有窮。火無盡。五喻。【正】注非。歷來修詞家。均以薪傳爲師弟傳受之喻。謬誤相承。由來已久。不知此段以薪喻生。以火喻知。以薪傳火。喻以生隨知。蓋薪有盡。而火無窮。以薪濟火。不知其薪之盡也。以喻生有涯而知無涯。以生隨知。不知其生之盡也。蓋儆人不當以生隨知也。即證明首段吾生也有涯四句。

人間世第四

人間世。謂當世也。事暴君。處汙世。出與人接。無爭其名而晦其德。此善全之道。末引接輿歌云。來世不可待也。往世不可追也。此漆園所以寄慨。而以人間世名其篇也。【正】註謂人間世爲當世。未盡其義。蓋人間以横言。世以豎言。人間世者。謂人與人之間相接之時世也。世有三。卽接輿所歌往世來世方今之世也。而人與人間之相接。不外乎於內則心。於外則形與行。本篇凡六節。第一節。孔顏問答。致齊虛心以應世也。第二節。孔葉問答。安命養心以應世也。第三節。顏蘧問答。正身和心以應世也。第四節。匠石師弟問答。而足之以南伯之言。明物之寄形於無用。以免世害也。第五節。支離疏支離其形。明人之寄形於無用。以免世害。且蒙世益也。第六節。接輿卻曲其行。以避世也。如此數面寫來。人間世之義。無餘蘊矣。然皆莊子之寓言。藉以明其道要而已。而其道要。則在於事心。故一至三節。事心之正文也。四節之寄形於無用。能虛其心也。五六之支離其形。卻曲其行。免累其心也。如作孔蘧諸人事實觀。則傎矣。

顏回見仲尼請行。曰。奚之。曰。將之衞。曰。奚爲焉。曰。回聞衞君。釋文。司馬云。衞莊公蒯聵。按。左傳。莊公以魯哀十五年冬入國。時顏回已死。此是出公輒也。姚鼐云。衞君。託詞。以指時王糜爛其民者。【補】成疏。姓顏。名回。字子淵。魯人也。孔子三千門人之中。總四科。入室弟子也。仲尼者。姓孔。名丘。字仲尼。亦魯人。殷湯之後。生衰周之世。有聖德。奚。何也。之。適也。**其年壯。其行獨。**宣云。自用。【補】釋文。行。下孟反。獨。向云。與人異也。武按。年壯句。爲下夫以陽爲充句伏根。**輕用其國。**役民無時。【補】輕率用其國之權力。**而不見其過。**郭云。莫敢諫。【補】不自覺其輕用之過。**輕用民死。**視用兵易。**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。**國中民死之多。若以比量澤地。如以火烈而焚之之慘也。郭嵩燾云。蕉與焦通。左成九年傳蕉萃。班固賓戲作焦瘁。廣雅。蕉。黑也。【正】量。比也。度也。則陽篇云。比於大澤。百材皆度。荀子富國篇云。然後葷菜百疏以澤量。注。猶谷量牛馬。澤。風俗通。水草交厝。名

之爲澤。蕉。釋文。似遙反。向云。蕉。草芥也。呂氏春秋審應覽。不屈篇。蕉火大鉅。註。蕉。薪樵也。列子周穆王篇。覆之以蕉。註。與樵同。此句言以國內死者之數比量於澤。若澤中草薪之多焉。猶言死人如麻也。此乃找足上輕用民死義。註訓蕉爲焚焦。非是。章太炎云。國不可量乎澤。當借爲菆。以菆則可量乎澤也。說似是而非。且蹈擅改原文之失。此爲淸代訓詁家之通蔽。非武所敢苟同也。須知此爲倒句法。如將以國二字置死者二字之上。則爲以國之死者量。非以國量也。足知改菆之不必矣。 **民其無如矣。** 無所歸往。

正 非。秋水篇。予无如矣。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。言予使一足。尙无如之何。今子使萬足。獨奈之何哉。此句與予無如矣同一句法。謂民無如衞君之暴何也。又戴震云。魯論。吾末如之何。卽奈之何。鄭康成讀如爲那。武按。玉篇。那。何也。廣韻。那奈通。則民無如矣。卽民無奈。 **回嘗聞之夫子曰。治國去之。** 宣云。無所事。 **亂國就之。** 宣云。欲相救。 **醫門多疾。** 入喩。 **願以所聞思其則。** 崔李云。則。法也。 補 願以所聞於夫子者。思其醫國之法。應上將之衞句。 **庶幾其國有瘳乎。** 李云。瘳。愈也。 補 釋文。瘳。丑由反。言庶幾其國如疾之愈。而不再輕用乎。 **仲尼曰。譆。若殆往而刑耳。** 成云。若。汝也。往恐被戮。 正 釋文。譆。音熙。又於其反。成云。怪聲也。武按。殆。將也。 **夫道不欲雜。雜則多。多則擾。擾則憂。憂而不救。** 成云。道在純粹。雜則事緒繁多。事多。則心擾亂。擾則憂患起。藥病旣乖。彼此俱困。己尙不能立。焉能救物。 補 雜多擾三字。反伏下文定一虛三字。而一虛二字。爲全節主腦。餘字則綫索也。蓋道不雜。則一而不多。不多則不擾。不擾則定。定則虛。虛則所以集道也。故定者一之效。虛者定之效。雜多爲一之反。擾爲定之反也。 **古之至人。先存諸己。而後存諸人。** 成云。存。立也。 正 存當爲成性存存之存。爾雅釋詁。存。在也。察也。楚辭遠遊篇云。壹氣孔神兮。於中夜存。虛以待之兮。無爲之先。於此存字之義最合。此存字。隱攝下心齊義。下文云。夫且不止。是謂坐馳。蓋能存諸己。則不馳矣。然則謂心齊之工夫在一存字。亦無不可。老子之緜緜若存。亦此義也。成乃以立訓之。失其旨矣。

所存於己者未定。【補】未定則擾矣。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。至。猶逮及也。暴人。謂衞君。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。而知之所爲出乎哉。德蕩乎名。知出者爭。成云。德所以流蕩喪眞者。矜名故也。智所以橫出逾分者。爭善故也。【正】外物篇。德溢乎名。名溢乎暴。是蕩卽溢也。謂德洋溢於外。則德之名立焉。非謂喪眞矜名也。凡相爭。則必用知。故知卽爲爭之凶器。不待橫出逾分也。成疏似覺過量。名也者相軋也。知也者爭之器也。二者凶器。非所以盡行也。成云。軋。傷也。按。言皆凶禍之器。非所以盡乎行世之道。蘇輿云。瘳國。美名也。醫疾。多智也。持是心以往。爭軋萌矣。故曰凶器。此淺言之。下復深言。雖無用智爭名之心。而持仁義繩墨之言以諷人主。尙不可游亂世而免於菑。況懷凶器以往乎。且德厚信矼。未達人氣。名聞不爭。未達人心。簡文云。矼。慤實貌。按。雖慤厚不用智。而未孚夫人之意氣。雖不爭名。而未通乎人之心志。人必疑之。【正】氣卽下文聽之以氣之氣。下文入則鳴。不入則止。卽能達人氣達人心者也。否則。己之德雖厚。人之信雖實。且不爭善名令聞。然未通達人之氣與人之心。而強言自衒。殆難免菑矣。此以信矼而強言。後以不信而厚言。兩層輕重。自是不同。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。術暴人之前者。是以人惡有其美也。釋文。強。其兩反。術同述。郭嵩燾云。祭義。而術省之。鄭注。術當作述。按。人若如此。則是自有其美。人必惡之。【正】術。焦竑云。江南古藏本作衒。武按。孔子集語所引亦然。當作衒。前漢東方朔傳。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。自衒鬻。師古注。衒。行賣也。又韻會。自矜也。惡。俞樾云。釋文。惡音烏路反。非也。美惡相對爲文。當讀如本字。俞說是也。言仁義美德也。今強以此言衒鬻於暴人之前。是以人惡而無此美德。己則有之也。其字。指仁義繩墨言。有其美。卽自衒也。命之曰菑人。菑人者。人必反菑之。若殆爲人菑夫。成云。命。名也。釋文。菑音災。【補】菑人。頂以人惡來。以人爲惡。是菑害人也。若。汝也。若殆爲人菑句。應若殆往而刑耳。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。惡用而求有以異。下而。汝也。且衞君苟好善惡惡。

則朝多正人。何用汝之求有以自異乎。若唯无詔。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。成云。詔。言也。王公。衞君。言汝唯無言。衞君必將乘汝之隙。而以捷辯相鬬。【補】釋文。无詔絕句。詔。告也。而目將熒之。而色將平之。口將營之。容將形之。心且成之。是以火救火。以水救水。名之曰益多。順始无窮。郭慶藩云。熒瞀之借字。說文。瞀。惑也。从目熒省聲。成云。形見也。言汝目將爲所眩。汝色將自降。口將自救。容將益恭。心且舍己之是。以成彼之非。彼惡既多。汝又從而益之。始既如此。後且順之無盡。【補】成云。既懼菑害。故委順面從。擎跽曲拳。形迹斯見也。若殆以不信厚言。宣云。未信而深諫。按。此若字。訓如。【正】前信矼强言。尙不免菑。況不信厚言乎。較前進一步說。若字當訓汝。此字領冒下句。而爲二句主格也。必死於暴人之前矣。【補】再應若殆往而刑耳。且昔者桀殺關龍逢。紂殺王子比干。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。李云。傴拊。謂憐愛之。宣云。人謂君。【補】成云。姓關。字龍逢。夏桀之賢臣。盡誠而遭斬首。比干。殷紂之庶叔。忠諫而被割心。釋文。傴紆甫反。拊音撫。以下拂其上者也。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。是好名者也。因其好修名之心而陷之。一證。【補】拂。釋文。符弗反。崔云。違也。擠。釋文。子禮反。簡文云。排也。一云陷也。好。呼報反。昔者堯攻叢枝胥敖。禹攻有扈。三國名。【補】釋文。叢。才公反。有扈。音戶。司馬云。國名。在始平鄠縣。按。即今京兆鄠縣也。奚侗云。叢枝。齊物論作宗膾。叢宗音近。枝疑快字之誤。快膾音近。國爲虛厲。宣云。地爲丘墟。人爲厲鬼。【正】釋文。虛如字。又音墟。李云。居宅無人曰虛。武按。周禮地官。山虞掌山林之禁令。物爲之厲。鄭注。每物有蕃界也。又春官。墓大夫帥其屬而巡墓厲。注。厲。塋限遮列處。句謂國爲丘虛塋厲也。國字。總攝虛厲二字。宣乃以國攝虛。添一人字以攝厲。似與句意不合。身爲刑戮。其用兵不止。其求實無已。求實。貪利。三國如此。故堯禹攻滅之。【補】影射衞君輕用其國歟句。是皆求名實者也。再證。蘇輿云。龍比修德。而桀紂以爲好名。因而擠之。桀紂惡直臣之有其美。而自

恥爲辟王。是亦好名也。叢枝胥敖有扈。用兵不止。以求實也。堯禹因而攻滅之。亦未始非求實也。故曰。是皆求名實者也。補此句。雙承上二段。卽以名字承龍比。實字承三國。且作一小收束。而獨不聞之乎。名實者。聖人之所不能勝也。而況若乎。夫子又舉所聞告之。言人主據高位之名。有威權之實。雖以聖人爲之臣。亦不能不爲所屈。況汝乎。正聖人。指龍比堯禹言。龍比不勝桀紂之好名。致以身殉。堯禹不能勝三國之求實。致以兵攻。不勝者。不能以德化而勝之也。此節引例以暢發若殆往而刑。與必死於暴人之前句。雖然。若必有以也。嘗以語我來。以者。挾持之具。嘗。試也。顏回曰。端而虛。端肅而謙虛。補此虛字。緊貼端字。就容貌說。謂容貌端正而謙虛也。與後文虛字屬於氣與心者有別。若如郭注。正其形。虛其心。則後文虛者心齋之言。便成贅疣。此句。蓋回聆仲尼強言自衒以下拂上之言。特欲以端虛自醫也。勉而一。黽勉而純一。補此回聆仲尼雜多擾。及存己未定之言。特欲黽勉自存。求定於一。以免雜多擾之患也。此一字。係就以專一不雜之法。向人君進諫而言。與下一若志之一有別。蓋回此時。尚未領會仲尼道不欲雜之旨。誤以爲進諫之法不欲雜。故以一自勉。及仲尼破其執而不化。卽謂其執一也。回則張三法以應之。其不明仲尼之旨可知矣。則可乎。曰。惡。惡可。上惡。驚歎詞。下惡可。不可也。夫以陽爲充孔揚。衞君陽剛之氣。充滿於內。甚揚於外。補成云。充。滿也。孔。甚也。武按論語孔子曰。及其壯也。血氣方剛。朱注。血陰而氣陽。淮南氾論訓。積陽則飛。卽陽充積向外飛揚也。本句跟上其年壯來。因衞君年壯。故陽氣方剛。積滿於內。甚揚於外也。采色不定。容外見者無常。常人之所不違。平人莫之敢違。補常人見衞君氣勢張揚。喜怒之色不定。故畏而不敢違忤。因案人之所感。以求容與其心。成云。案。抑也。容與。猶快樂。人以箴規感動。乃因而挫抑之。以求放縱其心意。補應上因其修以擠之。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。而況大德乎。雖日日漸漬之以德。不能有成。而況進於大德乎。補況驟然以仁義之大德強與之言

乎。將執而不化。宣云。自以爲是。外合而內不訾。宣云。外卽相合。而內無自訟之心。姚鼐云。訾。量也。聞君子之言。外若不違。而內不度量其義。【正】此與上句。宣注屬衞君說。姚同。武按。上明言衞君采色不定。按人之所感。以求快適其意。何能外合人之所言。且案者。卽上文所謂擠也。方且案而罪之。豈僅內不自訟與不度量其義乎。宣姚之說。均有未愜。應屬顏回說。訾當從崔云。毁也。仲尼對破回勉一之言。謂如執一不化。必至外合而內不敢訾。夫外合而內不訾。非內外勉而一者乎。且外合。卽容且形之。內不訾。卽心且成之也。況下文回明答我內直而外曲。外曲者。反應外合也。內直者。反應內不訾也。前後對勘。綫路極爲分明。其庸詎可乎。【補】此爲對回之否定指示詞。益足證上語爲對回說。如屬衞君。則此語爲無謂矣。

然則我內直而外曲。成而上比。然則下。顏子又言也。內直者。與天爲徒。與天爲徒者。知天子之與己。皆天之所子。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。蘄乎而人不善之邪。成云。內心誠直。共自然之理而爲徒類。宣云。天子。人君。郭云。人無貴賤。得生一也。故善與不善。付之公當。一無所求於人也。【補】內直者。坦率任眞。應訾則訾也。如童子率其天眞而言。毫無蘄求之心。其善之與否。聽諸人而已。若然者。人謂之童子。是之謂與天爲徒。依乎天理。純一無私。若嬰兒也。外曲者。與人之爲徒也。擎跽曲拳。宣云。擎。執笏。跽。長跪。曲拳。鞠躬。【補】釋文。擎。徐其驚反。跽。徐其里反。說文云。長跪也。拳音權。人臣之禮也。【補】隨人跽拳。盡人臣之禮而已。非外合也。人皆爲之。吾敢不爲邪。爲人之所爲者。人亦无疵焉。是之謂與人爲徒。成而上比者。與古爲徒。成云。忠諫之事。乃成於今。君臣之義。上比於古。【正】成人臣之直節。以讁過之言進。乃上比於古人。而與之爲類也。其言雖教。讁之實也。所陳之言。雖是古教。卽有諷責之實也。【補】釋文。讁。直革反。成云。責也。武按。讁字。反應上不訾。古之有也。非吾有也。若然。雖直而不病。郭云。寄直於古。無以病我。【補】而不病。明世德堂本。崇德書院本。均

作不爲病。當從之。是之謂與古爲徒。若是則可乎。補回見仲尼破其執一。乃張三條以救之。仲尼曰。惡。惡可。大多政釋文。大音泰。郭云。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。所謂大多政也。按。政正同。法而不諜。俞云。四字爲句。列禦寇篇形諜成光。釋文。諜。便僻也。此諜義同。言有法度。而不便僻。正此句。當連上大多政爲一句。言其大多正之之法而不諜也。諜字。俞引形諜成光句下釋文。訓便僻。不憚核之此處上下文義無當。卽與形諜成光之義亦不合。武於彼句下。已加駁正。玆不贅。又釋文引崔云。閒諜。武按。仲尼聖人。決無敎弟子以閒諜之法。刺探人主意向之理。且與心虛之義亦未協。考前漢王莽傳云。政令煩多。當奉行者。輒質問。乃以從事。前後相乘。憒眊不渫。注。渫。徹也。通也。諜渫二字。形近易誤。且諜。達協切。渫亦有達協切。音同則義通。故諜有通達義。彼以政令煩多而不渫。此以政法大多而不諜。意義正同。本篇要旨在一虛字。虛以待物。則肆應無滯。達人氣。達人心。入則鳴。不入則止。胥此意也。回政法雖多。然拘之以三。仍不能圓通無礙。故曰大多政法而不諜。謂其執而不能通達也。下句固字。亦卽執而不通之謂。諜作如此解。則上下文義一貫矣。雖固。亦无罪。雖未宏大。可免罪咎。正注非。前之勉而一。執而不化。固固矣。今法限以三。亦固也。雖固其所言者。皆古人之所有。有類旁諷。不致直觸其怒。較前之強言自衒。與不信厚言者異矣。故不致招罪。雖然。止是耳矣。補耳。緩讀之則爲而已。而已急讀之則爲耳。故耳矣卽而已矣。此句言止於無罪而已。夫胡可以及化。不足化也。猶師心者也。成云。師其有心。補師其成心。謂拘於三法而不諜也。顏回曰。吾无以進矣。敢問其方。仲尼曰。齊。吾將語若。釋文。齊。本亦作齋。補釋文。齊。側皆反。下同。武按。知北遊篇老聃曰。汝齊戒。疏瀹而心。澡雪而精神。掊擊而知。此數句足以發明此處齊字之義。有而爲之。其易邪。郭云。有其心而爲之。誠未易也。正焦竑云。張君房本有下有心字。武按。觀郭注亦應有此句。承上師心來。惟郭謂誠未易也。則與句意相違。徐鍇云。人爲爲僞。句意謂有心而爲之。則非順乎自然

之天。而純出於人爲。人爲卽僞也。故曰。其易邪。言易僞也。下文易以僞句。卽承此而明說之。易之者。皞天不宜。成云。爾雅。夏曰皓天。言其氣皓汗也。按與虛白自然之理不合。蘇輿云。易之者。仍師心也。失其初心。是謂違天。於義亦通。補釋文。皞。徐胡老反。向云。皞天。自然也。武按。皞一作皓。明也。白也。天地篇。無爲爲之之謂天。淮南原道訓云。所謂天者。純粹樸素。質直皓白。未始有與雜糅也。以此釋皞天之義最切。蓋本書所謂天者。無爲也。無爲者。不雜以人爲也。卽非有心而爲之也。有心而爲之者。人爲也。人爲者。易以僞。非純粹皓白之天所宜矣。回張三法。純出有心而爲之。非任其自然無爲之天。而虛而待物也。故仲尼復申儆之也。顏回曰。回之家貧。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。如此。則可以爲齊乎。成云。葷。辛菜。補釋文。茹。徐音汝。食也。葷。徐許云反。曰。是祭祀之齊。非心齊也。回曰。敢問心齊。仲尼曰。一若志。宣云。不雜也。補莊子之道。其功大卽在此。亦本篇主要語。卽老子之抱一也。老子云。致虛極。守靜篤。欲致虛之極。在守靜之篤。欲守靜篤。則在抱一。卽一若志之謂也。故一志爲道家下手功夫。虛則其功效也。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。成云。耳根虛寂。凝神心符。補文子上德篇。夫道者。內視而自反。注。反聽內視。武按。聽之以心者。卽反聽也。與楞嚴經初於聞中入流亡所之義通。无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。成云。心有知覺。猶起攀緣。氣無情慮。虛柔任物。故去彼知覺。取此虛柔。遣之又遣。漸階玄妙。聽止於耳。宣云。止於形骸。俞云。當作耳止於聽。傳寫誤倒也。此申說無聽之以耳之義。言耳之爲用。止於聽而已。故無聽之以耳也。補俞說非。如俞說作耳止於聽。謂申說無聽之以耳之義。須知二句義同。徒滋重復。何申說之於有。且耳何能聽。能聽者耳根也。聲浪觸耳。耳亦不能止。能止者心也。上既言无聽之以心。卽心寂然不動。聲浪之來。及耳而止。寂然之心。不與之相應而爲聽。故曰。聽止於耳。與楞嚴經聞所聞盡之義相通。本文並未誤倒。心止於符。俞云。此申說無聽之以心之義。言心之用。止於符而已。故无聽之以心也。符之言合。與物合也。與物合。

則非虛而待物之謂。【正】俞說非。本書徐无鬼篇。以心復心。符復義通。蓋人皆有心。或蔽而不明。或放而未收。遂有人心道心之別。而不相符矣。如能一其志。使心不坐馳。物來順應。無差別心。無攀緣心。無受想行識之心數。二六時間。如如不動。則道心復。而人心與之符矣。故曰。以心復心也。故曰。心止於符也。若以釋家言之。其入三摩提。證眞如之境者乎。此就本書以證也。再以列子證之。仲尼篇。亢倉子曰。我體合於心。心合於氣。符者。合也。心止於符。卽心止於合氣也。又本書則陽篇。陰陽者。氣之大者也。道者爲之公。本句所謂氣。卽陰陽之氣也。本篇所謂道。卽陰陽之公名也。列子曰。天地之道。非陰則陽。易曰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莊子名陰陽之氣爲道。卽本於此。是故心符於氣。卽符於道。卽所謂道心也。前後兩證。義自相通。此篇。莊子寓諸仲尼之言。發揮修道次第。義最幽玄。語極精要。道笈丹經。汗牛充棟。悉不能出此範圍。審其修道次第。率由耳眼兩根而入。與釋家相同。惟釋家入道方便。其途較多。然諸佛弟子。在祇桓精舍會上。應佛之問。陳述入道方便時。佛獨取觀音由聞中入。實以耳根圓通。遠較諸根爲勝也。本篇先述耳根。眼根次之。其意與釋家亦無不同。其所謂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者。卽觀音聞所聞盡也。无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。卽覺所覺空也。覺屬心故也。氣充虛空。無乎不偏。圓之義也。心符於氣。卽空覺極圓也。至列子所記亢倉子之言。尤有進焉。其言曰。心合於氣。氣合於神。神合於無。卽空所空滅。生滅既滅。寂滅現前也。又曰。於介然之有。唯然之音。雖遠在八荒之外。近在眉睫之內。來干我者。我必知之。此與觀音之耳根圓通何異。天地間祇此一理。孰謂釋道殊途乎。**氣也者。虛而待物者也。**俞云。此中說氣。宣云。氣無端。卽虛也。【補】卽陰陽之氣。**唯道集虛。虛者。心齊也。**成云。唯此眞道。集在虛心。故虛者。心齊妙道也。【補】虛字爲全篇主腦。應帝王篇云。无爲名尸。无爲謀府。无爲事任。无爲知主。體盡无窮。而遊无朕。盡其所受於天。而无見得。亦虛而已。於虛字之義。可謂發揮盡致。又管子內業篇云。心靜氣理。道乃可止。又云。彼道之情。惡音與聲。修心靜者。道乃可得。文子十守篇。虛無者。道之所居。

皆可作唯道集虛之參證。然道究何以必集於虛。其猶排橐乎。排橐內之氣。橐外之氣。輒來補其空。如水之就下然。虛者空也。道爲陰陽之氣。故集之也。春秋繁露。天地陰陽篇云。天地之間。有陰陽之氣。常漸人者。若水常漸魚也。人既處陰陽氣之中。故心若虛。則是氣入而集之矣。所謂虛者心齊也者。謂心何以虛。齊致之也。齊者其功。虛者其效也。說文。齊。戒絜也。禮記祭統云。齊者不樂。言不散其志也。不散志。卽一志也。是則上文一若志。卽示回以齊之下手處也。祭統又云。定之之謂齊。上文存於己者未定。卽規回之未能齊也。達生篇。必齊以靜心。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。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。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。夫至忘四枝形體。則心可謂虛矣。亦卽未始有回之義也。顏回曰。回之未始得使。未得使心齊之教。正注非。說詳下句。實自回也。自見有回。正奚侗曰。自係有字之誤。下文未始有回也。正與此文反應。武按。此與上句。言回之未用其心也。實有一形體具備之回也。秋水篇。因其大而大之。因其小而小之。此卽因其有而有之。任其天也。形質實有。不能故謂之無。如實有而以爲無。非惟有心。且爲妄心矣。何能致齊而虛其心。又何異釋家所斥墮於斷滅之外道乎。德充符篇云。有人之形。無人之情。實自回也者。有人之形也。下文未始有回也者。無人之情也。尤爲此處確證。此處就未用心時言齊也。得使之也。未始有回也。既得教令。遂忘物我。正之字。指心言。謂得使用其心時。未始有回之見存也。見不存。卽任其天也。任天。卽下文爲天使也。此與大宗師篇回坐忘節。可互相發明。夫功至坐忘。若準諸釋家。約等於斷煩惱所知二障。而變人法二空也。此就用心時言齊也。可謂虛乎。夫子曰。盡矣。成云。心齊之妙盡矣。正可謂虛乎句。雙承上二意。謂未使心時。惟有人之形。既使心時。却無人之情。如此者。可謂虛乎。二意夾詮。故夫子以盡虛之義許之也。吾語若。若能入遊其樊而无感其名。汝入衞。能遊其藩內。而無以虛名相感動。入則鳴。不入則止。入吾言則言。不入則姑止。无門无毒。宣云。不開一隙。不發一藥。郭云。使物自若。無門者也。付天下之

自安。無毒者也。李楨云。門毒對文。毒與門不同類。說文。毒。厚也。言害人之草。往往而生。義亦不合。毒蓋𡔷之借字。說文𡔷下云。保也。亦曰高土也。讀若毒。與郭注自安義合。張行孚說文發疑云。𡔷者。累土爲臺以傳信。卽呂覽所謂爲高保禱於王路。寘鼓其上。遠近相聞是也。禱是𡔷之譌。𡔷者。保衞之所。故借其義爲保衞。周易。以此毒天下。而民從之。老子亭之毒之。與此無門無毒三毒字。皆是此義。廣雅。毒。安也。亦卽此訓。楨按。𡔷爲毒本字。正與門同類。所以門毒對文。讀都皓切。音之轉也。按。宣說望文生義。不如李訓最合。門者。可以沿爲行路。毒者。可以望爲標的。无門无毒。使人無可窺尋指目之意。【正】知北遊篇。其來無迹。其往无崖。无門无房。四達之皇皇也。此毒字。疑爲房字之誤。此句爲下句一宅作根。並爲後文虛室二字寫照。下句不得已而一宅之者。以其无門无房也。外无門。內无房。非虛室乎。以喻宅心於皇皇四達。內外無蔽障之所。斯可謂之虛矣。宣固望文生義。然李讀毒爲𡔷。𡔷者。保衞之所。所以望遠通信者。非可常居。於下一宅與虛室義不相應。亦徒滋葛藤而已。至云。使人無可窺尋指目。則是僞也。若李林甫城府深阻者則如此。尤乖本文之義矣。

一宅而寓於不得已。則幾矣。成云。宅。居處也。處心至一之道。不得已而應之。非預謀也。則庶幾矣。【補】一宅者。宅居於一而不二也。爲上一若志之喻。莊子之道。重在於不得已。故不得已句。全書數見。如下文託不得已以養中。庚桑楚篇。動以不得已之謂德。刻意篇。不得已而後起。蓋卽虛而待物之旨。必待感而後應。迫而後動也。下葉公子高節。卽暢發此義。特提於此。以作彼節伏筆。

絕迹易。无行地難。宣云。人之處世。不行易。行而不著迹難。【正】人行地而欲不留足迹。可以人爲掃除之使絕。故曰易。以喻爲人使易以僞。又人無翼以飛。不能不行地。此天使之也。今欲无行地。非人爲所能。故曰難。以喻爲天使難以僞。

爲人使易以僞。爲天使難以僞。成云。人情驅使。淺而易欺。天然馭用。爲而難矯。【補】荀子性惡篇。楊倞注。僞。爲也。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。皆謂之僞。故僞字人傍爲。亦會意字也。本書刻意篇。靜而與陰同德。動而與陽同波。不爲福先。不

爲禍始。感而後應。迫而後動。不得已而後起。去知與故。循天之理。又曰。動而以天行。卽爲天使也。言循天理以行使。而不雜以知故之人爲也。反之者。爲人使也。爲人使者。卽使其知故。而流於人爲之僞也。爲天使句。與上寓於不得已句相呼應。**聞以有翼飛者矣。未聞以无翼飛者也。聞以有知知者矣。未聞以无知知者也。** 釋文。上音智。下如字。宣云。以神運。以寂照。

〔正〕上知如字。音智非。无知不能知。猶之无翼不能飛。天使之也。无知欲知。无翼欲飛。皆難施以人爲。故上言爲天使難以僞也。自絕迹易至此。皆推闡入則鳴不入則止二句之義。蓋天者自然之謂。入則鳴者。順其自然之機也。如其不入。尙不知止而仍鳴。猶之无翼欲飛。无知欲知。皆違乎自然。而難於爲力矣。**瞻彼闋者。虛室生白。** 司馬云。闋。空也。室喩心。心能空虛。則純白獨生也。成云。彼。前境也。觀察萬有。悉皆空寂。故能虛其心室。乃照眞源。

〔補〕瞻。說文。臨視也。成云。觀照也。闋。釋文。徐苦穴反。集韻。音缺。武按。此莊子於入道之門。上文示人由耳根。此處示人由眼根也。至天地篇所云。視乎冥冥。聽乎无聲。冥冥之中。獨見曉焉。无聲之中。獨聞和焉。則雙示眼耳兩根。並說明其功效也。視乎冥冥。卽瞻彼闋也。冥冥見曉。卽虛室生白也。蓋說文訓曉爲明也。又前漢書元后傳注。曉。猶白也。夫老莊之道。多由眼根入。如道德經首章。卽揭示觀妙觀徼。而繼之以觀復。終之以長生久視。從可知其入道之方矣。至虛室生白。並非甚難。如根性明利者。齊潔靜持。瞑目觀息。閱月經年。卽見光透睫簾。白境現前矣。此境尙淺。因僅白生虛室。未能圓照十方也。準諸釋家。於四禪中。約等有覺有觀之初禪乎。瞻闋。觀也。知白。覺也。靜瞻再進。則如庚桑楚篇之宇泰定者發乎天光。道德經之明白四達矣。更進則如在宥篇所述廣成子云。吾與日月爭光。天地篇所云。上神乘光。與形滅亡。此謂昭曠。夫形滅而惟乘光。卽與光爲一也。故謂上神。此與釋迦牟尼每於說法時。放種種寶光相若矣。此義請再以釋家明之。如阿那律陀云。世尊示我以樂見照明金剛三昧。旋見循元。觀見十方。精眞洞然。如觀掌果。又如周利槃特迦云。我時觀息。微細窮盡。反息循空。其心豁然。得

大無礙。復如孫陀羅難陀云。我初諦觀三七日。見鼻中氣出入如烟。身心內明。偏成虛淨。烟相漸銷。鼻息成白。心開漏盡。諸出入息。化爲光明。照十方界。二家對勘。本文之義曉然矣。**吉祥止止**。成云。吉祥。善福。止在凝靜之心。亦能善應也。俞云。止止連文。於義無取。淮南俶眞訓。虛室生白。吉祥止也。疑此文下止字。亦也字之誤。列子天瑞篇。盧重元注云。虛室生白。吉祥止耳。亦可證止止連文之誤。按。下止字。或之之誤。【正】惟道集虛。虛則吉祥自然來止。卽下文鬼神來舍也。刻意篇云。澹然无極。而衆美從之。澹然無極。虛也。衆美從之。吉祥止也。刻意篇又云。故无天災。无物累。无人非。无鬼責。乃釋衆美之義也。亦可移以釋吉祥之義。又知北遊篇云。正汝形。一汝視。天和將至。天和者。非吉祥乎。止止二字不誤。俞王說均非。蓋止猶集也。上止字。吉祥來集也。下止字。心之所集也。心止於符。卽心集於虛也。虛則吉祥來集。合而言之。卽吉祥止於心之所止也。德充符篇。惟止能止衆止。謂惟心之止。能止衆止也。若略變其句法。爲衆止止止。謂衆止止於心之所止。義亦可通。淮南之作也字。因語氣已畢。用也字以結之。此作止字者。爲下句止字伏根。文義各有所當。何可據以改此乎。**夫且不止。是之謂坐馳**。若精神外騖而不安息。是形坐而心馳也。【補】此止字。承上句下止字來。謂心如不止。是形坐心馳也。可見上句下止字如作也字。則此止字無根矣。**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。鬼神將來舍。而況人乎**。李云。徇。使也。宣云。耳目在外。而徇之於內。心智在內。而黜之於外。成云。虛懷任物。鬼神將冥附而舍止。人倫歸依。固其宜矣。【正】徇。釋文。徐辭倫反。李云。使也。武按。此文亦爲本篇要旨。且總結上文无聽以耳與瞻彼闋二節。蓋无聽以耳而聽以心。卽徇耳內通也。瞻闋。卽徇目內通也。文子上德篇。夫道者。內視而自反。舊注。反應內視。足證此義。外字。宜似作內外之外解。非是。前漢書霍光傳。盡外我家。師古注。外。疏斥之。外於心知者。謂黜心知而不用也。大戴禮曾子天圓篇。陽之精氣曰神。陰之精氣曰靈。品物之本也。說文。鬼陰氣。是靈卽鬼也。陰陽之氣曰道。陰陽之精曰神鬼。是則鬼神來舍。與上惟道集虛相應。管子心

術篇。虛其心。神將入舍。掃除不潔。神乃留處。又內業篇。敬除其舍。精將自來。本書知北遊篇。攝汝知。一汝度。神將來舍。凡此。皆可爲此處參證。且此節之義。與釋家之旨亦相通。如楞嚴經云。於外六塵。不多流逸。旋元自歸。塵既不緣。根無所偶。反流全一。六用不行。十方國土。皎然淸淨。譬如瑠璃。內懸明月。身心快然。玩反流以上各語。卽徇耳目內通也。全一者。卽一若志也。六用不行者。眼耳鼻舌身意不行也。此所謂心知。卽彼所謂意也。外於心知。卽意不行也。彼言六塵六用。舉其全也。此僅言耳目心者。從其重者言之也。內懸明月。則虛室生白之謂矣。措辭雖殊。義則無二。釋道異同之爭。亦徒見其淺陋而已。**是萬物之化也。禹舜之所紐也。**

伏羲几蘧之所行終。而況散焉者乎。此禹舜應物之綱紐。上古帝王之所行止。而況凡散之人。有不爲所化乎。成云。几蘧。三皇以前無文字之君。蘇輿云。言知此可爲帝王。可以宰世。而況爲支離之散人乎。於義亦通。【補】釋文。紐。徐女酒反。崔云。系而行之曰紐。武按。此化字。總結上文二化字。伏羲几蘧之行終。言伏几之行。終盡於此道也。反結上文非所以盡行也句。

葉公子高將使於齊。問於仲尼曰。王使諸梁也甚重。成云。委寄甚重。【補】釋文。葉音攝。子高。楚大夫。爲葉縣尹。僭稱公。姓沈。名諸梁。字子高。**齊之待使者。蓋將甚敬而不急。**宣云。貌敬而緩於應事。【正】不急。言齊侯不視之爲急務也。不視爲急務。則必不重視使者矣。此對照上重字說。**匹夫猶未可動。而況諸侯乎。吾甚慄之。**懼也。【補】釋文。慄音栗。武按。未可動。未可以言動也。使者責在傳言。葉懼不能傳達其言。且無以對楚王使之甚重也。**子常語諸梁也。曰。凡事若小若大。寡不道以懽成。**事無大小。鮮不由道而以懽然成遂者。【正】郭云。夫事無大無小。少有不言以成爲懽者耳。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者也。玩郭注。是以言釋道字。是也。觀後文丘請復以所聞云云。仍從言字立論。所謂復者。前所告者。資言以成懽。此復以傳言各義相告也。**事若不成。則必有人道之患。**王必降罪。**事若成。則必有陰陽之患。**宣云。喜懼交戰。陰陽

二氣。將受傷而疾作。【補】淮南原道訓。人大怒破陰。大喜墜陽。本書在宥篇。人大喜邪。毗於陽。大怒邪。毗於陰。陰陽並毗。四時不至。寒暑之和不成。其反傷人之形乎。武按。懼與怒同屬陰。當事未成。則懼。事成則喜。懼則破陰。喜則墜陽。故有陰陽之患也。墜陽則陰勝。必致寒疾。破陰則陽勝。必致暑疾。即所謂寒暑之和不成也。葉慮事不成而懼。陰破陽勝而致暑疾。所以內熱也。若成若不成而後无患者。唯有德者能之。成云。任成敗於前塗。不以憂喜累心者。唯盛德之人。以上述子言。蘇輿云。謂事無成敗而卒可無患者。惟盛德爲能。按。成說頗似張浚符離之敗。未可爲訓。蘇說是也。吾食也執粗而不臧。宣云。甘守粗糲。不求精善。【補】釋文。臧。作郎反。善也。爨无欲清之人。成云。清。涼也。然火不多。無熱可避。【補】爨。釋文七亂反。清。七性反。字宜從冫。從冫者。假借也。武按。呂氏春秋功名篇。大熱在上。民清是走。亦作清。列子楊朱篇。鷹以粱肉蘭橘。心痟體煩。內熱生病矣。據此。則內熱之來。由於肥膿美食。治此美食。用火必多。則爨者必思就清。今爨無欲清之人。食粗薄而無須多火也。食既粗薄。則內熱不由此致矣。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。我其內熱與。憂灼之故。【補】內熱既非由於美食。則由甚慄之故也。蓋甚慄破陰而陽勝。必致暑疾。左傳昭公元年。秦醫和曰。陽淫熱疾。外物篇云。利害相摩。生火甚多。衆人焚和。同此義也。吾未至乎事之情。宣云。未到行事實處。而既有陰陽之患矣。事若不成。必有人道之患。是兩也。爲人臣者。不足以任之。子其有以語我來。仲尼曰。天下有大戒二。成云。戒。法也。其一。命也。其一。義也。子之愛親。命也。不可解於心。受之於天。自然固結。臣之事君。義也。無適而非君也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成云。天下未有無君之國。是之謂大戒。是以夫事其親者。不擇地而安之。不論境地何若。惟求安適其親。孝之至也。夫事其君者。不擇事而安之。成云。事無夷險。安之若命。忠之盛也。自事其心者。哀樂不易施乎前。王念孫云。施謂爲移。此猶言不移易。晏子

春秋外篇。君臣易施。荀子儒效篇。哀虛之相易也。漢書衞綰傳。人之所施易。義皆同。正言之。則爲易施。倒言之。則爲施易也。宣云。事心如事君父之無所擇。雖哀樂之境不同。而不爲移易於其前。 補釋文。施如字。崔以豉反。移也。武按。注中哀當爲充。易上脫施字。攷儒效篇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。楊倞注。充實也。施讀曰移。此段。事親事君事心。三者平舉。因葉言爲人臣者不足以任。故以事君之道語之。事親數語。特文之陪襯耳。然尤重在事心。下文皆就事心之義發揮。蓋針對葉之甚慄內熱。由於不能事心故也。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。德之至也。爲人臣子者。固有所不得已。行事之情而忘其身。 情實也。 補此二句爲本節要語。不可奈何安之若命。即下文託不得已以養中也。安命即所以養中也。亦即前節之齊也。均就事心言也。心能安而養之。哀樂自不易施乎前。而心虛矣。如此。則義遷之所行終。故曰德之至也。上下兩節。義自相通。且不特此也。如德充符篇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。唯有德者能之。達生篇。達命之情者。不務知之所无奈何。其義亦相通也。 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。 宣云。尙何陰陽之患。 補安之若命而已。 夫子其行可矣。 補上節。回師心外馳。自來請行。仲尼以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以規之。以其未可行也。此節。子高心慄內熱。謂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。自不欲行也。仲尼以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以曉之。勉其行也。兩節對照。一反一正。同用兩何暇句以相關顧。想莊子着筆時。亦煞費排比結構之功也。 丘請復以所聞。 更以前聞告之。 凡交。 交鄰。 近則相靡以信。 宣云。相親順以信行。 補靡。御覽四〇六引作摩。郭云。近者得接。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。與宣注同以順訓靡是也。 遠則必忠之以言。 宣云。相孚契以言語。 言必或傳之。 宣云。必託使傳。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。 宣云。兩國君之喜怒。 天下之難者也。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。兩怒必多溢惡之言。 郭云。溢。過也。喜怒之言。常過其當。 凡溢之類妄。 成云。類。似也。似使人妄構。 正類。比也。凡過當之言。離於常情。故比類於妄也。 妄則其信之也莫。

成云。莫。致疑貌。【正】奚侗曰。論語。無莫也。邢疏。莫。薄也。信之也莫。猶言信之不篤也。**莫則傳言者殃。**【補】此其所以爲天下之難者也。應上文人道之患。**故法言曰。**引古格言。揚子法言名因此。**傳其常情。**宣云。但傳其平實者。**无傳其溢言。**郭云。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。**則幾乎全。**宣云。庶可自全。按。引法言畢。**且以巧鬭力者。始乎陽。常卒乎陰。大至則多奇巧。**釋文。大音泰。本亦作泰。按。鬭力屬陽。求勝則終於陰謀。欲勝之至。則奇譎百出矣。【補】成云。陽。喜也。陰。怒也。夫較力相戲。非無機巧。初戲之情在喜。終則心生忿怒。好勝之情。潛以相害。武按。此喻溢惡。**以禮飲酒者。始乎治。常卒乎亂。大至則多奇樂。**禮飲象治。既醉。則終於迷亂。昏醉之至。則樂無不極矣。【補】成云。治。理也。夫賓主獻酬。自有倫理云云。武按。此喻溢美。此兩喻。皆下文陪襯。亦即下文之喻也。**凡事亦然。始乎諒。常卒乎鄙。**宣云。諒信鄙詐。俞云。諒與鄙。文不相對。諒蓋諸之誤。諸讀爲都。釋地。宋有孟諸。史記夏本紀作明都。是其例。始乎都。常卒乎鄙。都鄙正相對。因字通作諸。又誤而爲諒。遂失其恉矣。淮南詮言訓。故始於都者。常大於鄙。即本莊子。可據以訂正。彼文大字。乃卒字之誤。說見王氏雜志。【正】俞說非。俞謂諒與鄙文不相對。夫諒。信也。鄙。詐也。一正一反。俞據何文例謂不相對。尹文子大道篇。能鄙不相遺。賢愚不相棄。能鄙賢愚。皆一正一反相對。淮南本經訓。仁鄙不齊。仁與諒爲同類。鄙可與仁對舉。獨不可與諒相對乎。又禮記樂記。致樂以治心。則易直子諒之心。油然生矣。此就樂之正面言也。其反面則曰。不和不樂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。此則正以諒與鄙相對也。至引淮南以證此文。鄙應爲都。不知淮南就軍亂言。謂軍亂始都城。常大於鄉鄙。以鄙較都。地廣人多。亂易擴大也。各有取義。何可引以證此。俞亦自知大字未安。則又謂爲誤。而引此卒字以正之。易卒於彼。彼文不安矣。易都於此。此文不安矣。蓋此文係寫傳言者貴信而不可妄。諒承上文信字。鄙承上文妄字。脈絡分明。如易諒爲都。則鄙變爲邊鄙之鄙。此二句。變成贅疣。與上文全無干涉矣。**其作始也簡。其將畢也必巨。**

夫言者風波也。如風之來。如波之起。【補】其作始一句。承上啓下。夫言或溢美。或溢惡。如風波不定也。行者實喪也。郭嵩燾云。實者有而存之。喪者縱而舍之。實喪猶得失也。【正】郭說非。夫溢美溢惡。如風波之言。其言類妄。妄則非實矣。如使者遵行而傳之。非喪其實乎。風波易以動。實喪易以危。得失無定。故曰易以危。【正】妄則傳言者殃。故忿設無由。巧言偏辭。忿怒之設端無他由也。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中之故。【補】巧言始乎陽也。忿設卒乎陰也。獸死不擇音。氣息茀然。於是並生心厲。獸困而就死。鳴不擇音。而忿氣有餘。於其時且生於心而爲惡厲。欲噬人也。以獸之心厲。譬下人有不肖之心。【補】釋文。茀。郭敷末反。李音怫。武按。此喻陰陽之患。剋核大至。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。而不知其然也。剋求精核太過。則人以不肖之心起而相應。不知其然而然。【補】剋核太至。言遇事考慮成敗太過。則患得患失之心應之。卽不肖之心應之也。此屬一己說。針對葉公過於患事之成不成而發。於本文義似較聯貫。又剋核太至。過乎諒也。不肖之心應之。卒乎鄙也。苟爲不知其然也。孰知其所終。宣云。必罹禍。故法言曰。无遷令。成云。君命實傳。無得遷改。无勸成。成云。弗勞勸獎。強令成就。再引法言畢。過度益也。若過於本度。則是增益言語。【補】上文溢美溢惡。乃君因一時喜怒致言之溢也。此之過度。則傳言者過乎君言之限度也。遷令勸成。卽皆過度也。遷令勸成殆事。事必危殆。【補】上文妄則傳言者殃。及實喪易以危。就危及使者之身言之也。此之遷令勸成。則妨害所使之事矣。美成在久。惡成不及改。成而善。不在一時。成而惡。必有不及改者。【補】此對上葉公若成若不成之問而答之也。言事之美成者。非倉猝可致。必須多經時日。如爲惡成。後雖悔改。勢已不及矣。本書徐无鬼篇。殆之成也不給改。禍之長也茲萃。其反緣功。其果也待久。殆之成也句。卽惡成不及改也。其果句。卽美成在久也。可以互證。可不愼與。且夫乘物以遊心。託不得已以養中。至矣。宣云。隨物以遊寄吾心。託於不得已而應。而毫無造端。

以養吾心不動之中。此道之極則也。補乘物以遊心。則心不至剋核矣。託不得已以養中。與上文寓於不得已。及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同義。何作為報也。郭云。任其所報。何必為齊作意於其間。補報者。謂齊對楚報答之言也。子高見齊之甚敬而不急。慮其所報。不足以厭楚王之意。則已必得罪。故甚慄之。是即作意於齊之報也。仲尼針對其病。故以遊心養中二語勉之。

莫若為致命。此其難者。但致君命。而不以已與。即此為難。若人道之患。非患也。正成云。直致率情。任於天命。甚是簡易。豈有難耶。此其難者。言不難也。武按。上言傳兩喜兩怒之言。天下之難者也。又言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。今勉以託不得已以養中。於身且忘。況傳常情。不傳溢言。但直致君之命耶。此豈有難者。收繳上難字。

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。釋文。顏闔。魯賢人。太子。蒯聵。而問於蘧伯玉曰。有人於此。其德天殺。天性嗜殺。補釋文。蘧其居反。伯玉名瑗。衛大夫。與之為无方。則危吾國。宣云。縱其敗度。必覆邦家。補方。道也。法也。與之為有方。則危吾身。制以法度。先將害已。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。而不知其所以過。釋文。其知音智。但知責人。不見已過。補足以知人之過而責之。而不知人之所以有過而原之。若然者。吾奈之何。蘧伯玉曰。善哉問乎。戒之。慎之。正汝身也哉。先求身之無過。補此句重要。統攝下文。下文形身之外見者也。心身之內在者也。就不入。和不出。即正身之謂也。形莫若就。心莫若和。宣云。外示親附之形。內寓和順之意。正此二句。說明正身之義也。形莫如就。謂身日與親近而順應之。下文與之為嬰兒數句。即就之說也。宣以順訓和。與下文意不合。蓋心如順之。則入而與之同矣。豈非與之為无方而危國乎。郭云。和而不同。義為近之。然本書山木篇云。一上一下。以和為量。上下以和為量。即不上不下而處中也。中庸云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義亦猶此。文子上仁篇。和者陰陽調。即陰陽不偏勝而為和也。淮南氾論訓。陰陽相接。乃能成和。謂陰陽相冲和也。廣韻。和不堅不柔

也。均有不偏不倚。而歸於中正之義。蓋職傅太子。位居親近。其勢自不能與之疏遠。故曰形莫若就也。然旣不可與之同而危國。又不可與之近而危身。二者之間。惟有不上不下。不堅不柔。調喜怒之陰陽。允執厥中而已。故曰心莫若和也。知北遊篇。正汝形。一汝視。天和將至。此文亦言正汝身。正身者。乃所以致和也。心和二字。爲本節主腦。亦本篇要旨也。雖然。之二者有患。宣云。猶未盡善。【正】宣注非。上祇言就與和。何得謂未盡善。此云有患者。患在下文入與出也。就不欲入。和不欲出。附不欲深。必防其縱。順不欲顯。必範其趨。【正】郭云。入者遂與同。出者自顯伐也。武按。就者。不過身與之近。入則同流。必致心亦附之。則損和矣。出者。表而出之也。下文積伐而美者。卽出義也。出則非和矣。又上文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衒暴人之前者。是以人惡有其美也。亦可證出字之義。達生篇无入而藏。无出而陽。柴立其中央。柴立中央者。處和也。足與此義相發。形就而入。且爲顚爲滅。爲崩爲蹶。顚墜。滅絕。崩壞。蹶仆也。【補】其德天殺。勢必傾危。入而與同。亦必同難。故爲顚滅崩蹶也。心和而出。且爲聲爲名。爲妖爲孽。郭云。自顯和之。且有含垢之聲。濟彼之名。彼且惡其勝己。妄生妖孽。【正】心和而出者。積伐而美也。卽露才揚己也。故爲聲爲名。人君因案人之所感。且因其修以擠之。則爲妖爲孽矣。彼且爲嬰兒。亦與之爲嬰兒。喻無知識。彼且爲无町畦。亦與之爲无町畦。無界限。喻小有踰越。【補】釋文。町。徒頂反。畦。戶圭反。李云。町畦。畔埒也。彼且爲无崖。亦與之爲无崖。不立崖岸。【補】自嬰兒句至此。其義與應帝王篇虛而委蛇。因以爲弟靡。因以爲波流同。達之入於无疵。順其意而通之。以入於無疵病。【補】釋文。疵。似移反。病也。句謂因勢而利導之。以入於無疵。此爲日漸之德有成也。上嬰兒數句。就之實也。此則和之效也。如入或出。則不能致此矣。汝不知夫螳蜋乎。怒其臂以當車轍。不知其不勝任也。是其才之美者也。戒之。愼之。積伐而美者以犯之。幾矣。而。汝也。伐。誇功也。美不可恃。積汝之美。伐汝之美。以犯太子。近似螳蜋矣。

一喩。【正】螳蜋句。亦見天地篇。又淮南人間訓云。齊莊王出獵。有一蟲。舉足將搏其輪。問其御曰。此何蟲也。對曰。此所謂螳蜋者也。其爲蟲也。知進而不知卻。不量力而輕敵。莊公曰。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。迴車而避之。韓詩外傳同。成云。螳蜋。有斧蟲也。武按。螳蜋怒臂。莊公迴車。其才實勇。故曰。是其才之美者也。積伐者。屢屢誇稱也。積伐而美者以犯之。與上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衒暴人之前者。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同義。謂屢以仁義之美。進言於太子。無異屢誇己有此美。而欲太子效之也。如此以犯太子。必致觸忌。而與螳蜋當車之所爲相近矣。故曰幾也。或云。伐字。史記功臣侯表。明其功曰伐。小爾雅。伐。美也。幾。易繫辭。幾者。動之微。吉之先見者也。猶云端兆也。而。應如字讀。積伐而美以犯之幾者。謂積累功伐而才美者。卽爲犯人主猜怒之端。蓋妬才忌功。暴君通性。良弓走狗之禍。空樑燕泥之誅。於古數見。豈緣誇伐。卽上文龍比之死。因修見擠。亦非由誇也。此足備一說。然究不若前說之當。螳蜋至此。爲心和而出作喩。積伐而美二句。爲下匠石數節之反面張本。山木膏火一段之正面張本。換言之。以下各節。卽爲此二句之正喩反喩也。**汝不知夫養虎者乎。不敢以生物與之。爲其殺之之怒也。不敢以全物與之。爲其決之之怒也。**成云。以死物投虎。亦先爲分決。不使用力。【正】此爲嬰兒數句作喩。卽爲就字作喩也。**時其飢飽。達其怒心。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。順也。故其殺者。逆也。**虎逆之則殺人。養之則媚人。喩教人不可怒之再喩。【補】自養虎句至此。達之入於無疵也。虎性殺人。逢其怒也。達其怒心。則媚養己者。而無殺人之疵矣。以喩太子。其德天殺。殺由於怒也。達其怒心。則無殺人之疵矣。能達其怒心者。就與和致之也。**夫愛馬者。以筐盛矢。以蜄盛溺。**成云。蜄。大蛤也。愛馬之至者。【補】釋文。盛音成。矢或作屎。蜄。徐市軫反。溺。奴弔反。郭云。矢溺至賤。而以寶器盛之。愛馬之至者也。**適有蚉䖟僕緣。**王念孫云。僕。附也。言蚉䖟附緣於馬體也。詩。景命有僕。毛傳。僕。附也。【補】釋文。蚉音文。本或作蝱。同。䖟。孟庚反。僕。普木反。**而拊之不時。**成云。拊。

拍也。不時。掩馬不意。 正注非。不時者。時而拊。時而忘拊也。忘拊之時。則馬不耐蚊虻之虐。而缺銜脫奔。必致毀傷途人矣。考成原疏云。蚊虻羣聚緣馬。卒然拊之。意在除害。不定時節。掩馬不意。忽然驚駭。於是馬缺銜勒。人遭蹄蹋也。成意。如定時拊。則馬不驚。不知蚊虻之來緣也無時。拊之又何能確定時節。拊者。拂去蚊虻而已。著必不重。馬何至驚駭傷人。嘗見牧童猝鞭其馬矣。未見其驚傷如此也。如遇毒蚊羣緣噆螫。而不爲之拊。則眞缺銜絕轡。狂奔傷人矣。 **則缺銜毀首碎胸。** 成云。銜勒也。馬驚至此。 **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。可不愼邪。** 亡。猶失也。欲爲馬除蚊虻。意有偏至。反以愛馬之故而致亡失。故當愼也。三喻。 正王解本於郭成。考郭釋意字。謂在於拊蚊。成釋亡字。謂失其所愛之馬。均非也。文之本義。謂器盛矢溺。愛馬之意有所至矣。然蚊虻僕緣。馬切身之患也。愛馬者。尤當隨時拊之。今不時拊。則其愛有所遺亡矣。此段爲形就而入作喩。謂入與之同。乃求合人主。免犯其怒也。然偶失其意。卽足致患。如愛馬者。可謂至矣。偶一忘拊。卽致毀碎。推之應世。亦復良難。要當愼之而已。愼字。總收上二愼字。

匠石之齊。至乎曲轅。見櫟社樹。 石。匠名。之。往也。司馬云。曲轅。曲道。成云。如轘轅之道也。社。土神。櫟樹。社木。 補藝文類聚八九。御覽九五八。引轅作園。釋文。崔云。道名。武按。總之地名也。司馬成氏。未免臆說。釋文。櫟。力狄反。李云。木名。一云。梂也。社。成云。土神也。禮記祭法。大夫以下。成羣立社。曰置社。鄭注。大夫以下。不得特立社。與民族居。百家以上。則共立一社。今時里社是也。周官大司徒職云。樹之田主。各以其野之宜木。遂以名其社。與其野。白虎通云。社稷所以有樹何。尊而識之。使民望見而敬之。又所以表功也。按。此櫟社。蓋如周官說。以木名也。 **其大蔽數千牛。絜之百圍。** 文選注。引司馬云。絜。帀也。李云。徑尺爲圍。蓋十丈。 正釋文。蔽牛。必世反。李云。牛住其旁而不見。絜。向徐戶結反。武按。如李說。圍十丈。安能蔽數千牛。求高名之麗句下。引崔云。環八尺爲一圍。方與蔽牛義不戾。 **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。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。** 俞云。旁方古通。方。且也。言可爲舟者且

十數。【正】釋文。七尺曰仞。或云。八尺曰仞。武按。旁。崔云。旁枝。是也。俞說非。此旁字。跟上句枝字來。上文蔽千牛。絜百圍。形容正幹之大也。可爲舟者十數。言其旁可刳爲舟之枝以十數。此形容旁枝之大且多也。枝大。益顯幹大矣。此莊子行文之妙。且密而有法也。古者。刳木爲舟。旁枝之大者。斷而刳其內。卽可成舟。如大幹。則不易如此刳用矣。俞乃不從其易而從其難。觀其原文。徵引多書。以證旁之爲方。方有數義。又必限之爲且。如此作注。亦太費周折矣。卽依俞說。而以修詞之例審之。此段連用三其字。爲句中主格。均指幹言。如旁訓且。則爲舟句。係頂幹說。仍形容幹之大矣。不與上蔽牛之形容相複乎。況方義如儀禮大射禮。左右曰方。注。方。旁出也。據此。則照本字讀。固爲旁枝。讀作方。亦旁出之枝也。俞原文尙有云。在宥篇。出入無旁。卽出入無方。此本書叚旁爲方之證。此說更非。所謂叚者。本無此字。叚他字以寓此字之義也。在宥篇出入無旁之上。卽有行乎无方之方字。更何須叚旁。如硬派爲叚。未免寃苦莊子。至出入無旁。應讀爲依傍之傍。謂塊然獨立。出入無所依傍也。如訓爲方。於上文行乎無方犯複矣。且行可無方。既有出入。出入卽其方也。何能云無。總之無一而可也。觀者如市。匠伯不顧。遂行不輟。遂。竟也。文選注引司馬云。匠石字伯。弟子厭觀之。厭。飽也。走及匠石曰。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。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。先生不肯視。行不輟。何邪。【補】釋文。輟。丁劣反。成云。止也。斤。正字通。以鐵爲之。曲木爲柄。剞劂之總稱。曰已矣。勿言之矣。散木也。以爲舟。則沈。體重。以爲棺槨。則速腐。多敗。以爲器。則速毀。疏脆。以爲門戶。則液樠。李楨云。廣韻。樠。松心。又木名也。松心有脂。液樠正取此義。【正】釋文。樠。郭武半反。武按。李楨原文。正取此義下。尙有謂脂出如松心也句。於義方合。王遺此句。則爲爲門戶者。別屬液樠木。而非櫟矣。以爲柱。則蠹。蠹蝕。【補】蠹。釋文。丁故反。成云。木內蟲也。是不材之木也。无所可用。已見逍遙遊諸篇。故能若是之壽。匠石歸。櫟社見夢曰。女將惡乎比予哉。若將比予於文木邪。郭云。凡可

用之木爲文木。可成章也。**大柤梨橘柚果蓏之屬。**成云。蓏。瓜瓠之類。補釋文。柤。側加反。蓏。徐力果反。成云。在樹曰果。柤梨之類。在地曰蓏。瓜瓠之徒。集韻。柤。莊平聲。廣韻。同樝。似梨而酸。柚。集韻。余救切。音右。說文。與櫾同。條也。書禹貢。厥包橘柚。傳。大曰橘。小曰柚。爾雅釋木。柚條。注。似橙而酢。列子仲尼篇張湛注。山海經曰。荊山多橘柚。柚似橘而大。皮厚味酸。武按。書傳謂小曰柚。誤也。淮南主術訓。夏取果蓏。高注。有核曰果。無核曰蓏。漢書食貨志。瓜瓠果蓏。應劭曰。木實曰果。草實曰蓏。**實熟則剝。剝則辱。大枝折。小枝泄。**俞云。泄當讀爲抴。荀子非相篇。接人則用抴。楊注。抴。牽引也。小枝抴。謂見牽引也。正泄。釋文。徐思列反。崔云。泄洩同。成云。大枝損。小枝發泄。武按。果纍纍者。必大枝也。故人每攀折之以剝果。小枝生氣。輒從大枝折處洩出。而易萎矣。故工於移植果樹者。一遇大枝剪折處。必用泥封。以免洩其生氣。則植之易於成長。此文正合此理。俞乃謂泄字之義。於此無取。改讀爲抴。武以爲於古人之書。照本字詁之。即或義未盡協。較之專輒改字改音者爲妥。清之訓詁家。類蹈擅改之病。非武所敢苟同也。**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。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。自掊擊於世俗者也。**掊擊由其自取。成云。掊。打。補柤梨至此。申說上節才美犯幾之義也。**物莫不若是。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。幾死。**幾伐而死。補成云。幾。近也。武按。无所可用者。謂无可得而用之也。櫟雖無用。特不可用爲器耳。仍有用爲薪之慮。故久欲求一无所可用之地以自全。幾死者。因人覬覦欲得爲薪也。**乃今得之。**郭云。數有睥睨已者。唯今匠石明之。正社樹人民所尊。雖爲有用。猶不翦伐。況无用者乎。乃今得爲社。翦伐可免。故謂爲予大用也。**爲予大用。**成云。方得全身。爲我大用。**使予也而有用。且得有此大也邪。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。奈何哉其相物也。而幾死之散人。又惡知散木。**而汝。幾近也。補汝以我无用。而謂之爲散木。則必自以爲有用。而非散人矣。不知有能者苦其生。有用者幾於死。汝幾死之人也。亦何莫非散人乎。散人又何足以知散木。

匠石覺而診其夢。王念孫云。診讀爲畛。爾雅。畛。告也。告其夢於弟子。【正】王說非。本書非無畛字。如齊物論請言其畛是也。此如應爲畛者。莊子何以不用。而必用診。以勞後人揣測改讀乎。莊子恐不如是之傎也。王氏原文云。向秀。司馬彪。並云。診。占夢也。按。下文皆匠石與弟子論櫟社之事。無占夢之事。診當讀爲畛。云云。武按。王氏之意。診既訓爲占。占則必有端策拂龜之事。此意無乃太固。爾雅釋言隱占也。疏。視兆以知吉凶也。必先隱度。故曰隱占。然則匠石亦必以夢與弟子相與隱度之。故下有密若無言之語也。此與占義合。即與診義合也。又前漢書陳遵傳。馮几口占書數百封。然則診之云者。匠石對其弟子口占耳。此義尤切。何勞繳繞傅會。擅改爲畛乎。**弟子曰。趣取无用。則爲社何邪。**既急取無用以全身。何必爲社木以自榮。【正】玩注。訓趣爲急。於文意不合。成云。櫟木意趣。取於无用。是也。文謂社之義在保民。爲社。即須盡保民之用。既旨趣在於无用。則爲社是何意乎。注謂以自榮。於文無據。**曰密。**猶言祕之。姚鼐云。密默字通。田子方篇。仲尼曰。默。女無言。達生篇。公密而不應。【正】密默二字。涵義各別。默。緘默不言也。密。隱祕勿洩也。此密下接若無言。戒其無以以下諸語外洩也。其戒密之意。一以儆於夢責。恐復爲櫟所聞。二以社爲衆所祈福託保之處。洩則恐衆知其无保民之用而來紛議。故此處以密字爲當。至仲尼語顏以默。其義稍別。謂文王盛德。无容言議。故下即接以又何論刺焉之句。非有宣洩之慮也。故以默字爲當。達生篇之密。乃魯公恐顏闔料敗之言。宣聞於東野。必調緩其馬。或不致敗。即無以驗顏闔之言。故公密而不應也。以此見二字之未可隨意通用。且見莊子下字之精審也。**若無言。彼亦直寄焉。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。**彼亦特寄於社。以聽不知己者詬病之而不辭也。司馬云。厲。病也。【補】彼亦直寄焉者。謂彼非爲社也。特寄於社而爲社木而已。上散木也至不材之木數句。即詬厲之語也。不知己三字。跟上又惡知散木句來。文謂彼之无用。乃大用也。人反以无用詬之。即不知己者也。**不爲社者。且幾有翦乎。**如不爲社木。且幾有翦伐之者。謂或析爲薪

木。正為社與為社木。其義各別。注於此尚未認淸。上直寄焉者。為社木也。而社之義在保民。遵社之義而盡保民之用。則為社也。列子周穆王篇。幾虛語哉。注。幾音豈。此謂即不為社義而施保民之用。然旣寄為社木。民豈有翦伐者乎。以社雖無靈。人民必不致翦伐社木也。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。保於山野。究與俗衆異。非城狐社鼠之比。正衆。指衆社木。言彼無為社保民之用。特寄於社。期乎自保。以免翦伐。非若衆社木之義在保民也。故曰。所保與衆異。以義譽之。不亦遠乎。宣云。義。常理。按。彼非託社神以自榮。而以常理稱之。於情事遠也。正謂以尋常保民之社義譽之。不亦遠於事實乎。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。李云。即南郭也。伯。長也。司馬云。商之丘。今梁國睢陽縣。見大木焉。有異。結駟千乘。隱將芘其所藾。向云。藾。蔭也。崔云。隱。傷於熱也。成云。駟馬曰乘。言連結千乘。熱時可庇於其蔭。補釋文。乘。繩證反。芘本亦作庇。藾音賴。武按。隱字。玩注意。屬下句。似應屬上句。崔訓傷熱。不知何據。恐係臆說。說文云。隱。蔽也。國語齊語隱五刃註。藏也。後漢書任光傳注。避也。其字指大木。謂如有結駟千乘。避藏於其下。將可受芘於大木之所蔭也。此係借千駟之隱。以譬其蔭之廣。觀將字可知。固不必限於傷熱時也。子綦曰。此何木也哉。此必有異材夫。言必可為材也。補此異字。照應上異字。上言其形之異。此因其形異而揣其材之亦必異也。仰而視其細枝。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。俯而見其大根。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。成云。軸。如車軸之轉。謂轉心木也。按。解者。文理解散。不密緻。補見。明世德堂本作視。應從之。蓋見無心。視有意。句冠俯字。即俯身視察之也。咶其葉。則口爛而為傷。嗅之。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。李云。狂如酲也。病酒曰酲。補釋文。咶。食紙反。酲音呈。武按。咶與田子方篇舐筆和墨之舐。釋文同音食紙反。故二字通。又按。藝文類聚八八引口作舌。應從之。因咶葉者舌。應舌爛也。子綦曰。此果不材之木也。以至於此其大也。成云。不材為全生之大材。無用乃濟物之妙用。故能不夭斤斧。而庇蔭千乘

也。嗟夫。神人以此不材。由木悟人。宣云。神人亦以不見其材。故無用於世。而天獨全也。補此與上段。皆言不材之木。明无用之旨。於義似複。而有不複者在。匠伯攻木之工也。其於櫟。遙望卽知。過前不顧。南伯則仰視俯察。舌咶鼻嗅。方知不材。不複者一。後木。枝拳根解。葉爛口而嗅致狂。櫟必無是。故觀者如市。而弟子屬厭。是知不材之度。後深於前。不複者二。櫟非盡无用。而求无所可用。故寄社以自保。後木則不須如是也。不複者三。櫟似材而實非材。其沈腐液蠹之性。存於內而驗於後。非稔知木性者不辨。故用攻木之匠伯。後木拳解形於外。爛狂效於前。一經察試。卽知不材。衡厥无用。無殊槁木。故用形如槁木之南伯。不複者四。以此知莊子所引故事所用古人。非由率爾。咸寓深意。顧尙云複乎。宋有荊氏者。宜楸柏桑。司馬云。荊氏。地名。宜此三木。其拱把而上者。求狙猴之杙者斬之。司馬云。兩手曰拱。一手曰把。宣云。杙。繫橛也。補成云。狙猴。獮猴也。釋文。狙。七餘反。杙。以職反。三圍四圍。求高名之麗者斬之。崔云。環八尺爲一圍。郭慶藩云。名。大也。（詳天下名山三百下。）成云。麗。屋棟也。補秋水篇。梁麗可以衝城。列子湯問篇。昔韓娥東之齊。匱糧。過雍門。鬻歌假食。旣去。餘音繞梁麗。三日不絕。據此。則麗梁棟一也。七圍八圍。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。釋文。樿。本一作擅。成云。棺之全一邊而不兩合者。謂之樿傍。其木極大。當斬取大板。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已夭於斤斧。此材之患也。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。與豚之亢鼻者。與人有痔病者。不可以適河。郭云。解。巫祝解除也。成云。顙。額也。亢。高也。三者不可往靈河而設祭。古者將人沈河以祭。西門豹爲鄴令。方斷之。卽其類是也。正前漢郊祀志。古天子常以春解祠黃帝。用一梟破鏡。師古注。解祠者。謂祠祭以解罪求福。又淮南修務訓。是故禹之爲水。以身解於陽盱之河。張湛注。爲治水解禱。以身爲質。解讀解除之解。然則古是有用人求解於河之事。特未必眞沈人於河耳。如禹以身解於河。但以爲質。並未沈身。修務訓又云。湯旱。以身禱於桑山之林。亦不過斷髮剪爪。權充

犧牲。亦未以身殉之也。鄴中沈人祭河。偶遇凶巫蠱惑。係一地一時之事。未可引以例常。如鄫子用人於次睢之社。詎可謂春秋時。凡祭社者必用人乎。又如御覽一〇。引莊子佚文云。宋景公時。大旱三年。卜云。以人祠。乃雨。公下堂頓首曰。吾所以求雨者爲人。今殺人。不可。將自當之。如其時人祠已成習。景公何至不從。亦係卜者一時之誣妄而已。**此皆巫祝以知之矣。**以已同。郭云。巫祝於此。亦知不材者全也。【補】楚語下篇。在男曰覡。在女曰巫。注。覡見鬼者也。周禮男亦曰巫。**所以爲不祥也。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。**宣云。可全生。則祥莫大焉。

支離疏者。司馬云。支離。形體不全貌。疏其名。【補】廣韻五支下云。漢複姓。莊子有支離意。善屠龍。則此支離。乃疏之姓也。然莊多寓言。人名每寓妙旨。故下有支離其形之誤。司馬注亦未爲非也。**頤隱於臍。肩高於項。**司馬云。言脊曲頭縮也。淮南曰。脊管高於項也。**會撮指天。**司馬云。會撮。髻也。古者。髻在項中。脊曲頭低。故髻指天。崔云。會撮。項椎也。李楨云。崔說是。大宗師篇。句贅指天。李云。句贅。項椎也。其形如贅。亦與崔說證合。素問刺熱篇。項上三椎。陷者中也。王注。此舉數脊椎大法也。沈彤釋骨云。項大椎以下二十一椎。通曰脊。骨曰脊椎。難經四十五難云。骨會大杼。張注。大杼。穴名。在項後第一椎兩旁。諸骨自此檠架。往下支生。故骨會於大杼。會撮。正從骨會取義。又在大椎之間。故曰項椎也。初學記十九。引撮作樶。玉篇。樶。木樶節也。與脊節正相似。从木作樶。於義爲長。【正】釋文。會。徐古活反。向音活。撮。子活反。武按。朱桂曜云。向音活。活疑括誤。朱說是。因集韻等書。括亦古活切也。崔云。會撮項椎。不知何據。凡言骨節者。無過素問靈樞二書。並無骨名會撮者。李楨僅憑難經中一會字。即謂會撮從此取義。殊爲武斷。考儀禮士喪禮。髻用組。鄭注。用組。組束髮也。古文髻皆爲括。又詩車舝。德音來括。傳。括。會也。可證髻會括三字通用。詩小雅。臺笠緇撮。疏。小撮持其髮而已。故會撮。即束會而撮持其髮也。寓言篇。向也括。今也披髮。括字亦就髮言。且張君房本。括下有撮字。益足證

司馬之說是。而崔李之說非也。**五管在上。**李云。管腧也。五藏之腧。並在人背。李楨云。頤肩屬外說。會撮五管屬內說。【正】會撮爲髻。亦屬外說。**兩髀爲脅。**司馬云。脊曲髀豎。故與脅肋相並。**挫鍼治繲。足以餬口。**司馬云。挫鍼。縫衣也。繲。浣衣也。【正】釋文。挫。徐子臥反。崔云。按也。繲。佳賣反。餬。徐音胡。李云。食也。成云。餬。飼也。武按。楚辭招魂挫糟凍飲。酎清涼些。注。捉去其糟。但取清醇也。是訓挫爲捉也。集韻。繲。居隘切。音懈。故衣也。據此。則挫鍼治繲者。謂捉鍼縫治故衣也。全句祇說一事。若如司馬說。分爲縫浣二事。必非有常疾之支離所能兼任。卽今市廛業縫補與浣濯者。亦尙分工而無兼者。可以推知矣。**鼓筴播精。足以食十人。**司馬云。鼓。簸也。小箕曰筴。簡米曰精。成云。播。揚士。【正】注非。釋文。筴。初革反。崔云。鼓筴。揲蓍鑽龜也。鼓筴播精。言賣卜。武按。崔說得之。曲禮。龜爲卜。筴爲筮。儀禮士冠禮。筮人執筴。楚辭。詹尹乃端筴拂龜。足證鼓筴卽揲蓍也。卜筮之道。有㨯筴。揲筴。分筴。扐筴等事。句中鼓字。足以該之。管子小匡篇。握粟而筮者屢中。握粟。猶之播精也。王應麟曰。播精。文選東方朔畫贊作播糈。考畫贊爲夏侯湛撰。其序云。支離覆逆之數。注。莊子曰。支離疏鼓筴播糈。足以食十人。糈音所。又史記日者列傳。夫卜而有不審。不見奪糈。集解。離騷經云。懷椒糈而要之。王逸注云。糈。精米。所以享神。索隱。糈者。卜求神之米也。言卜之不中。不見奪其糈米。據以上各說。可見古之賣卜者。必出糈以享神。卜後。無論中否。糈歸卜者。就享神言。謂之糈。就卜者言。謂之精。猶之享神之牛謂之犧。糈與精一也。支離賣卜得糈。故足以食十人。如爲人簸揚精米。恐尙不敵治繲之餬口。惡能食十人乎。且試涉足鄉曲。從事箕簸者。所在可見。其人必仰項伸腰。以相揚簸。試問傴僂如支離者。能爲之乎。故鼓筴播精爲卜筮。不待煩言而解矣。**上徵武士。則支離攘臂而遊於其間。**郭云。恃其無用。故不自竄匿。**上有大役。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。**宣云。不任功作。**上與病者粟。則受三鍾與十束薪。**司馬云。六斛四斗曰鍾。**夫支離其形者。猶足以養其身。終其天年。又況支離其德者乎。**成

云。忘形者猶足免害。況忘德者乎。

孔子適楚。楚狂接輿遊其門。曰。鳳兮鳳兮。何如德之衰也。成云。何如。猶如何。補成云。姓陸。名通。字接輿。武按。接輿。又見逍遙遊篇。吾聞言於接輿句下之註。蓋楚之賢人。見人世危殆。託於狂以自隱者也。見孔子周流各國。志在用世。故遊門作歌以諷之。史記孔子世家。吳伐陳。楚救陳。軍於城父。聞孔子在陳蔡之間。楚使人聘孔子。孔子因以至楚。在魯哀公四年。六年。自楚反乎衛。接輿作歌。即其時也。正如。往也。德指當世說。合下來世往世爲三世。文言來世不可待。往世不可追。當世則德衰。鳳兮鳳兮。欲何往乎。下趨字。即應此往字也。來世不可待。往世不可追也。郭云。當盡臨時之宜耳。天下有道。聖人成焉。宣云。成其功。蘇輿云。莊引數語。見所遇非時。苟生當有道。固樂用世。不僅自全其生矣。天下無道。聖人生焉。宣云。全其生。補此段。言天下有道。惟望諸來世。見諸往世耳。然來世未至。胡可久待。往世已逝。渺難追尋。今值無道之世。惟有全生而已。必如此解上來世二句。方不落空。天地篇云。天下有道。則與物皆昌。天下無道。則修德就閒。足明此與上二句之義。方今之時。僅免刑焉。補方今天下無道。僅免刑而生也。找足上生焉句。福輕乎羽。莫之知載。易取不取。禍重乎地。莫之知避。當避不避。已乎已乎。臨人以德。宣云。亟當止者。示人以德之事。殆乎殆乎。畫地而趨。宣云。最可危者。拘守自苦之人。補天下有道。則仕而成其功。天下無道。則隱而全其生。行隨世變。不拘一隅。即在宥篇所謂大人行乎无方者也。孔子則不顧世亂身危。栖遑求用。猶之指畫一定之地。以自限其趨。必致跬步難行。惟有危殆而已。迷陽迷陽。謂棘刺也。生於山野。踐之傷足。至今吾楚輿夫遇之。猶呼迷陽踢也。迷音讀如麻。正吾亦楚人。未嘗聞迷陽踢之名。遍詢輿夫。亦無知者。當是王闓未審。不足據也。其曰棘刺者。蓋有所本。詩召南草蟲章。陟彼南山。言採其薇。朱注。薇似蕨而差大。有芒而味苦。山間人食之。謂之迷蕨。胡氏曰。疑即

莊子所謂迷陽者。羅勉道云。迷陽。蕨也。羅說蓋本之朱注。其後林雲銘本之。陸樹芝本之。今王氏亦本之。然知薇蕨可食之菜。僅有薇芒。何至傷足。乃易爲棘刺。然於迷陽終無關也。章太炎云，陽借爲場。迷場。猶迷塗也。擅改原文。義仍未允。武按。郭云。迷陽。猶亡陽也。成云。陽。明也。司馬云。迷陽。伏陽也。言詐狂。林疑獨本之云。迷陽。言晦其明。陸西星亦然。云自昧其明。諸說於義爲得。惟郭以亡訓迷爲不當耳。考說文。迷。惑也。又云。陽。高明也。詩豳風。我朱孔陽。傳。陽。明也。白虎通爵論。陽。猶明也。蓋莊子之道。在於離形去知。明者。知之所致也。故不尙明。亦如老子大知若愚。玄德守黑之義。故其言曰。吐爾聰明。曰。彼人含其明。則天下不鑠矣。曰。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。曰。滑欲於俗。以求致其明。謂之蔽蒙之民。卽不尙明之說也。曰。各復其根而不知。渾渾沌沌。終身不離。曰。聖人愚芚。曰。媒媒晦晦。无心而不可與謀。曰。其合緍緍。若愚若昏。曰。惑故愚。愚故道。道可載而與之俱也。卽迷明之說。亦卽迷陽之說也。司馬訓伏陽者。言伏匿其陽而不露也。又曰詐狂者。人而迷明。則類狂矣。而莊子實深有取於狂焉。亦猶仲尼欲得狂狷而與之也。在宥篇云。猖狂不知所往。庚桑楚篇亦有斯語。山木篇云。道流而不明居。繼之曰。純純常常。乃比於狂。又云。猖狂妄行。乃蹈乎大方。夫純常者。不居於明也。猖狂者。迷其明也。不知所往而妄行。卽卻曲吾行。而非畫地而趨矣。方。道也。蹈乎大道。則不至傷吾足與吾行矣。且也。接輿狂者也。仲尼不狂者也。莊子於此。不假之他人。而特寓諸仲尼之行。與接輿之口者。蓋非仲尼不狂之行。不足以啓接輿猖狂之論。且非狂者不知狂義也。莊子蓋有深意焉。豈漫然寓之乎。以上所言。特以司馬所注。無乖本義。因而爲之發揮者也。請再以莊證莊焉。御覽七三八疾病部。引莊子佚文云。陽氣獨上。則爲癲病。素問著至敎論云。三陽并至如風雨。上爲癲疾。意亦相同。集韻。癲。狂也。此言陽氣獨上衝腦。則腦迷而爲癲。卽爲狂也。又素問宣明五氣論云。邪入於陽則狂。此說。於本句尤切。蓋迷陽者。因邪入之。故陽迷而爲狂也。然則所謂迷陽之陽。指身之陽氣言也。蓋莊子之道。重在凝神。（見逍遙遊篇）而大戴禮曾子天圓篇云。陽之精

氣曰神。然則凝神者。卽凝集陽氣也。陽氣旣勝。則獨上衝腦。腦迷而爲狂矣。雖爲修道未和所致。然莊子猶有取焉。以其如能和其陽。則猶可以至於道也。是以莊子又有取於和焉。故本書屢以和爲言也。據此。則所謂迷陽者。乃狂之代名詞。楚狂自謂也。言吾狂乎狂乎。然於吾之所行无傷也。吾雖猖狂妄行。然於吾之足无傷也。乃以棘刺傷足釋之。何所取義乎。**无傷吾行。吾行郤曲。**宣云。郤步委曲。不敢直道。 補卽猖狂妄行。 **无傷吾足。** 補喩吾德自足。而无損傷也。卽蹈乎大方。 **山木自寇也。膏火自煎也。**司馬云。木爲斧柄。還自伐。膏起火。還自消。**桂可食。故伐之。漆可用。故割之。**成云。桂心辛香。故遭砍伐。漆供器用。所以割之。俱爲才能。夭於斤斧。 補文子上德篇。老子曰。鳴鐸以聲自毁。膏燭以明自爍。虎豹之文來射。又見淮南繆稱訓。義與此同。**人皆知有用之用。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**喩意。點淸結句。與上接輿歌不連。歌有韻。此無韻。

德充符第五

德充於內。自有形外之符驗也。補本篇重在一和字。修和而成得之於心者曰德。故曰德者成和之修也。何以修之。曰。遊心於德之和也。何以能遊心於德之和。則曰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也。夫和德內充。則符驗外見。王駘哀駘之德充。致令人忘其形之惡而咸歸之。此卽所謂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。亦卽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也。子產仲尼。則尙未能忘申徒叔山之形者也。未能忘其形者。由於有好惡之情也。而好惡之情。最足以滑和。故本篇終之以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也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。卽遊心於德之和也。遊心於德之和者其果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者其因。亦卽充德之下手處也。

魯有兀者王駘。李云。刖足曰兀。補釋文。兀。五忽反。又音介。按。篆書兀介字相似。駘音臺。從之遊者。與仲尼相若。郭云。弟子多少敵仲尼。補成云。若。如也。常季問於仲尼曰。王駘兀者也。從之遊者。與夫子中分魯。釋文。常季。或云。孔子弟子。或云。魯賢人。補德充於內。故衆附於外。卽德之符也。立不教。坐不議。虛而往。實而歸。弟子皆有所得。補淮南俶眞訓。坐而不教。立而不議。虛而往者實而歸。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。武按。淮南坐立字互易。於義較順。蓋教時必坐。議可立談也。駘德充於內。默以成化。雖不教議。人自飲和。故曰實而歸也。或云。和字全篇要旨。似應據淮南補飲人以和句。不知彼係敍至人之德。故著其所以能化人之故。在於德之和。亦如本書則陽篇。王果言聖人不言而飲人以和。與人並立而使人化。文意相同。此則常季不知駘能飲人以和。疑其別有用心。如知之。則無此問矣。直至下文仲尼指出駘遊心於德之和。其能聚衆者在此。與淮南文意不同。故無此句。自不當補也。固有不言之教。无形而心成者邪。宣云。默化也。補心字。爲篇中眼目。於此提出。心成者。謂不見其口敎。必用心感之以成其教也。是何人也。仲尼曰。夫子聖人也。丘也。直後而未往耳。直。特也。未

及往從。丘將以爲師。而況不如丘者乎。奚假魯國。何但假借魯之一邦。補假者。假設也。引魯國以從。爲未然之事。故言何但假設引魯國。且將引天下以從之。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。補此答其中分魯一語。常季曰。彼兀者也。而王先生。言居然王先生也。補釋文。王于況反。李云。勝也。武按。山木篇而王長其間。故王。長也。其與庸亦遠矣。固當與庸人相遠。補成云。庸。常也。若然者其用心也。獨若之何。補承上心成句。駘之聚衆由於和感。非出有心。常季疑其用心以成之。故復問。仲尼曰。死生亦大矣。而不得與之變。其人與變俱。故死生不變。正大宗師篇眞人不知悅生。不知惡死。即令形死。心固未嘗死也。故謂不得與之變。雖天地覆墜。亦將不與之遺。成云。遺。失也。言不隨之而遺失。補亦就心言。釋文。墜本又作隊。直類反。審乎无假而不與物遷。郭慶藩云。假是瑕之誤。淮南精神訓。正作審乎無瑕。謂審乎己之無可瑕疵。斯任物自遷。而無役於物也。左傳傅瑕。鄭世家作甫假。禮檀弓公肩假。漢書人表作公肩瑕。瑕假形近。易致互誤。正无假者。眞之謂也。烟雲變滅。以其假而不眞也。眞則永存。不遷不變。佛書釋眞如云。不妄不變。蓋變者假也。无假則不變。故曰不得與之變。不得與之遺。不與物遷。皆由能審乎无假也。郭氏乃謂假爲瑕之誤。考本書天道篇。審乎无假。而不與利遷。極物之眞。能守其本。亦作假不作瑕。豈二處均誤耶。考瑕字之義。說文云。瑕。玉小赤也。謂色不純也。管子法法篇注。相間曰瑕。謂色雜也。考工記玉人曰。天子用全。公用尨。注。全。純色也。尨謂雜色。以此知玉以純色爲貴。瑕爲玉之病。以其色雜也。而淮南無瑕句下。有不與物糅。見事之亂句。糅者雜也。故用瑕字。以與糅亂二字相應。天道篇之假。則與下眞字相對。義各有適。字各有當。可證天道篇之假不誤。本文假字。則與下守其宗之宗字對。天下篇云。以天爲宗。則宗者天也。列子仲尼篇云。眞者所以受於天也。則天亦眞也。以此推之。則假與宗對。即與眞對也。可證本文假字亦不誤。又在宥篇云。以觀無妄。圓覺經云。認妄爲眞。雖眞亦妄。是以妄爲眞之反。假亦眞之

反也。故假妄義通。以是知以觀无妄義與審乎无假同。特觀爲諦視。審則觀後熟究也。然則假字何不可通。而必漫引淮南正之爲瑕乎。且細玩本文與天道篇益見假字之重要。所謂極物之眞者。審極乎物之眞也。卽審乎无假也。本文已自明釋其義矣。如改爲瑕。不過自審无瑕。與物何涉乎。本書有所謂眞人者。卽能審於无假。極物之眞者也。大宗師篇。有眞人。而後有眞知。審乎无假。卽眞知也。莊子之道。重在一眞字。如達生篇。不厭其天。不忽於人。民幾乎以其眞。田子方篇。緣而葆眞。知北遊篇。眞其實知。漁父篇。愼守其眞。眞者。精誠之至也。又曰。眞在內者形動於外。此二句與本篇之義更切。眞在內者。德充於內也。形動於外。故物最之。而與夫子中分魯也。蓋王駘雖無全人之形。而能具眞人之德者也。**命物之化。而守其宗也。**宣云。主宰物化。執其樞紐。正莊子之道。在離形去知。以守其和。故夫官骸百體者。物也。命物順化以待盡。惟遊心於德之和。不隨物以俱化。此本文之義也。知北遊篇。仲尼曰。古之人。外化而內不化。與物化者。一不化者也。此所謂命物之化者。外化也。與物化也。所謂守其宗者。內不化也。一不化也。天下篇云。以天爲宗。所謂守其宗者。守其天也。大宗師篇云。其一。與天爲徒。其一。卽一不化也。與天爲徒。卽守其天也。亦卽守其宗也。又淮南原道訓。故達於道者。不以人易天。外與物化。而內不失其情。外與物化者。卽此之命物之化也。內不失其情者。卽能守其宗也。義可互證。**常季曰。何謂也。仲尼曰。自其異者視之。肝膽楚越也。**本一身。而世俗異視之。正肝之與膽。不同狀。不同用。不同名。是肝與膽。如楚越之截然爲二也。又大宗師篇云。假於異物。託於同體。忘其肝膽。遺其耳目。是吾與吾身中之物。亦如楚越之截然爲二也。此自物之所異者視之也。**自其同者視之。萬物皆一也。**皆天地閒一物。補物之數雖號曰萬。然非外天地而各處。外陰陽而各生也。靈蠢雖殊。其爲天地閒之一物則同也。知北遊篇云。通天下一氣耳。大宗師篇云。遊於天地之一氣。均此義也。寓言篇云。萬物皆種也。以不同形相禪。言形雖不同。種則皆同也。列子黃帝篇。子夏曰。以商所聞夫子之言。和

者大同於物。故仲尼之民胞物與。牟尼謂衆生同具佛性。皆自物之所同者視之也。能作如是視者。忘情於好惡。而遊心於德之和者也。大宗師篇云。同於大通。又云。同則无好也。該无惡言之也。心无好惡而能和。則視之同矣。同則一矣。在宥篇云。我守其一以處其和。義亦猶是也。

夫若然者。且不知耳目之所宜。耳目之宜於聲色。彼若冥然無所知。正人每好耳目所宜。而惡所不宜者。如心遊於和而忘情好惡。則無耳目之宜不宜矣。且此句與人間世之徇耳目內通。而外於心知之義同。蓋徇耳目內通。而不外緣於物。則心自不知耳目與物之所宜也。能如此者。則不僅視物如一。且忘心於視矣。此句較上進一層說。

而遊心於德之和。郭云。放心於道德之閒。而曠然無不適也。正注太空洞。武按。賈子道術篇。剛柔得適謂之和。所詁是矣。然猶有深義焉。所謂和者。天地陰陽二氣相合而無偏勝之謂也。故田子方篇。兩者交通成和。兩者陰陽也。淮南氾論訓。陰陽相接。乃能成和。鶡冠子環流篇云。陰陽不同氣。然其爲和同也。猶可曰。此道家言也。易曰。保合太和。朱注。太和。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。是則儒家之說亦如此矣。是氣也。人物卽秉之以生。故老子曰。萬物負陰而抱陽。沖氣以爲和。列子天瑞篇。沖和氣者爲人。管子內業篇。天出其精。地出其形。合此以爲人。和乃生。淮南天文訓。陰陽合和而萬物生。本書知北遊篇。生非汝有也。天地之委和也。皆爲明證。道家所重在養生。而養生之要。則在養此生生之和。莊子之道。卽在於此。故遊心於德之和句。爲莊子之道要。不僅爲本篇之主旨。亦全書之主旨也。夫足以滑此和者。莫過於情。情生於知。啓發此知者。耳目爲之誘也。耳目觸境。而心於以知耳目之所宜不宜焉。因之而好惡之情生。而喜怒之情伏矣。故本篇謂知爲孽。而本書屢以去知忘情爲言也。樂記曰。人生而靜。天之性也。感於物而動。性之欲也。物至知知。然後好惡形焉。好惡無節於內。知誘於外。不能反躬。天理滅矣。所謂天理者。卽性也。卽所秉受之和也。欲者。卽情之發而爲好惡也。好惡爲喜怒之根。喜怒尤足以滑和。養生之大禁也。蓋喜毗於陽。怒毗於陰。皆乖適中之和。故養生之道。在制喜怒。制喜怒。在

泯好惡。泯好惡。在返視而內聽。卽樂記所謂反躬也。返視而內聽。則不知耳目之所宜矣。此與人間世篇之徇耳目內通同義。下文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。亦卽此義也。老子之塞其兌。文子之閉四關。止五遁。其義均同。卽釋氏之空六塵。淨六根。戒貪嗔癡。亦何莫非此義也。而貪嗔癡之義。好惡二字足以盡之。泯好惡之功。儒家寡欲二字足以盡之。三家之名雖別。其理則同。其保合太和之道。亦未嘗不同也。且道釋之所同者。猶有說焉。道之功在致虛。釋之功在悟空。不虛。則道不集。過虛。則如死木橛。而喪其常心矣。故在於無過與不及。則亦致中和而已矣。釋家之悟空。在不執有以墜於常。不執無以墜於斷。所謂不落二邊也。所謂空不空藏也。則亦致中和而已矣。天無二道。理無二致。爲道與釋者。同秉此陰陽二氣而生。亦同修此陰陽二氣之和而已。烏在其能異哉。吾之此說。非援釋入道。援道入儒也。特旁徵側引。以曲暢本文之義而已。因修和爲莊子之道要。全書之主旨。不惜辭費。而總釋於此。以爲讀全書者之助焉。

物視其所一。而不見其所喪。 宣云。視萬物爲一致。無有得喪。 【正】物字。讀應逗。其字。指物字。言對於萬物。惟視其所一。卽上之視其所同也。得。人所好也。喪。人所惡也。無好惡。則無得喪。而視之如一矣。老子云。同於失者。失亦樂得之。文子精誠篇。其得之也。乃失之也。其失之也。乃得之也。皆足相證。

視喪其足。猶遺土也。 【補】心無惡也。

常季曰。彼爲己。言駘但能修已耳。

以其知得其心。 以其眞知。得還吾心理。 【正】知。指審乎无假。審者。用知以審究之也。心指不與物遷與守其宗之心。駘之成無心。無心則非用知矣。常季開仲尼之言。尚未明其旨。總疑駘用知以得心。用心以得其常心也。

以其心得其常心。 又以吾心理。悟得古今常然之心理。 【正】常心。常恆不變之心。指上死生不變。天地覆墜不遺之心也。

物何爲最之哉。 最。聚也。衆人何爲羣聚而從之哉。 【補】彼之用知以得心。用心以得常心。特爲己耳。與物無與。物何爲聚之哉。

仲尼曰。人莫鑑於流水。而鑑於止水。唯止能止衆止。 成云。鑑。照也。宣云。水不求鑑。而人自來鑑。唯自止。故能止衆之求止者。

補水止則清澄。人自來止以取鑑。喻駘德充。物自來最。非由用心。 受命於地。唯松柏獨也在。冬夏青青。受命於天。唯舜獨也正。 郭云。下首唯有松柏。上首唯有聖人。故凡不正者。皆來求正。若物皆青全。則無貴於松柏。人各自正。則無羨於大聖而趣之。成云。人頭在上。去上則死。木頭在下。去下則死。是以呼人爲上首。呼木爲下首。故上首食傍首。傍首食下首。下首草木。傍首蟲獸。 補管子法法篇。故正者。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。過與不及也。皆非正也。可爲此正字的解。焦竑云。受命於地。至唯舜獨也正。文句不齊。似有脫略。張君房校本云受命於地。唯松柏獨也正。在冬夏青青。受命於天。唯堯舜獨也正。在萬物之首。補亡七字。因郭注有下首唯松柏上首唯聖人故也。武按。孔子集語引此文。其下注云。明本無在萬物之首五字。張君房本此五字有。集語當是據張本補入。補者是也。 幸能正生。以正衆生。 宣云。舜能正己之性。而物性自皆受正。 證陸西星云。正如各正性命之正。正生。卽正性也。正性。卽守宗也。守宗。卽保始也。武按。中庸曰。天命之謂性。故天賦之曰命。命者令也。天令之也。人秉之曰性。二而一者也。舜在萬物之首而爲天子。故能正衆生。 夫保始之徵。 保守本始之性命。於何徵驗。 補始。指道言。亦指和與性言。老子曰。道常無名。又曰。無名。天地之始。換言之。卽道天地之始也。又曰。天下有始。以爲天下母。又曰。可以爲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。字之曰道。又大宗師篇謂道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。生天生地。夫生天生地。非始之謂乎。與老子先天地生字之曰道之義同。故謂始指道言也。道爲陰陽之公名。和爲陰陽之相合。道之存於人者謂之性。性卽含和理者也。故刻意篇云。和理出其性。人之秉此和而生以成性也。謂之始。易曰。成性存存。疏云。性謂稟其始也。是故以體言。謂之道。以用言。謂之和。以和理具於心而未顯其用言。謂之性。以稟和成性之時言。謂之始。故謂始亦指和與性言也。由此推之。保始。卽保和。易所謂保合太和。尤足相證。亦卽上文遊心於德之和之義也。舜獨得正命。卽獨得陰陽之和也。故保始謂之保其正命。亦無不可。 不懼之實。 補此處提出一懼字者。以臨死不懼。

人所最難。保始之義既爲保和。和則視死生爲一。自然不懼。故以人之所最難者爲其徵驗也。若心有所懼。則不能保其和矣。勇士一人。雄入於九軍。崔云。天子六軍。諸侯三軍。通爲九軍。【補】一人入九軍。雖必不死。今入之曰雄。可謂不懼矣。將求名而能自要者。而猶若此。將求功名而能自必者。猶可如此。【正】彼之不懼。非保合其和。而視生死爲一也。非審乎无假。不與物遷也。特以求勇名之故。而約束其懼死之心。強而爲之者也。然彼以求名猶能制其懼心。況具以下所舉之德者乎。若此。指不懼。而況官天地。府萬物。成云。綱維二儀。苞藏宇宙。【補】禮記王制。論定然後官之。注。使之試守。玉篇。府聚也。藏貨也。言官使天地。府聚萬物也。直寓六骸。宣云。直猶特。以六骸爲吾寄寓。成云。六骸。身首四肢也。【補】視六骸如寄。故雖六骸均喪。猶遺土也。況喪足之一骸乎。此由其中尙有不喪者存。所謂常心也。遠非勇士之不懼所可比矣。象耳目。宣云。以耳目爲吾迹象。【補】故不知耳目所宜。一知之所知。上知謂智。下知謂境。純一無二。【補】知之所知非一也。然而不二視之。即上物視其所一。亦即天地篇萬物一府。死生同狀也。而心未嘗死者乎。宣云。得其常心。不以死生變。【補】萬物無不隨化而盡。形體亦物也。故無不死。然形死。而心不隨之俱死。所以謂之爲常也。任形之死猶遺土。即上所謂命物之化也。心不隨之俱死。即上所謂不與物遷而守其宗也。莊子之道。不外於此矣。彼且擇日而登假。假。徐音遐。宣云。曲禮。天王登假。此借言遺世獨立。擇日。猶言指日。按。言若黃帝之遊於太淸。【補】繹曲禮登假之義。則登假者。死之飾言也。禮記郊特牲云。魂氣歸於天。形魄歸於地。登假者。就魂氣歸天言之也。尙書之帝乃殂落。則就形魄歸地言之也。總之皆死之飾言也。歷來傳記所載哲人高僧。有生死來去自由者。有預剋死朝者。擇日登假。即此類也。彼心未嘗死。故能擇日。以明其來去從容。天地間何奇不有。未可概以怪誕目之也。人則從是也。宣云。人自不能舍之。【補】人則從死。不僅最之。此德之符也。或謂人特從之遊耳。何遂從死。說似過當。不知此特進一步答常季物何

以最之之問。原非事實。然事實亦非蠱無。如子畏於匡。回曰。子在。回何敢死。如子不在。則回必從死矣。田橫德不足以感人。然從死者五百人。淮南泰族訓。言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。皆可使赴火蹈刃。死不還踵。化之所致也。呂氏春秋離俗覽。言墨者鉅子孟勝。死荆陽城君之難。其弟子從死者百八十三人。豈亦過當之說乎。 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。因常季疑駘有動衆之意。故答之。

補物最非彼用心以要之。

申徒嘉。兀者也。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无人。雜篇作瞀人。補成云。姓公孫。名僑。字子產。鄭之賢大夫也。子產謂申徒嘉曰。我先出則子止。子先出則我止。郭云。羞與刖者並行。補有惡心也。不審其德。而惡其形。其明日。又與合堂同席而坐。子產謂申徒嘉曰。我先出則子止。子先出則我止。今我將出。子可以止乎。其未邪。郭云。質而問之。欲使必不並己。且子見執政而不違。子齊執政乎。執政。子產自稱。違。避也。齊。同也。斥其不遜讓。申徒嘉曰。先生之門。固有執政焉如此哉。言伯昏先生之門。以道德相高。固有以執政自多如此者哉。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。子乃悅愛子之執政而致居人後者也。正後。如論語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之後。言子重視子之執政。而輕視人也。說者。好之也。後人者。惡之也。非遊心於德之和也。 聞之曰。鑑明則塵垢不止。止則不明也。久與賢人處則无過。止。猶集也。明鏡無塵。親賢無過。補久與賢人處。應蒙其化而無好惡之過。今子所取大者先生也。而猶出言若是。不亦過乎。宣云。取大。求廣見識。按。取大。猶言引重。子產曰。子既若是矣。既已殘形。猶與堯爭善。宣云。堯乃善之至者。故以爲言。計子之德。不足以自反邪。宣云。計子之素行。必有過而後致兀。尚不足自反邪。申徒嘉曰。自狀其過。以不當亡者衆。不狀其過。以不當存者寡。狀。猶顯白也。自顯言其罪過。以爲不至亡足者多矣。不

顯言其罪過而自反。以爲不當存足者少矣。【補】嘉答子產自反之說。以狀過不狀過兩面自反。就自狀其過一面說。如誠有過。則當亡者衆。今不當亡者衆。是自反無過也。無過。則足亦不當亡矣。就不狀其過一面說。則無有不當存者。今不當存者寡。僅足不存而已。兩面自反。其无過亦明矣。**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。惟有德者能之。**宣云。以兀爲自然之命。而不介意。非有德者不能。【補】自反不當亡足。今竟亡之。非由過。乃由命。此無可奈何者也。命而能安。非德不能也。此答子產計子之德句。**遊於羿之彀中。中央者。中地也。然而不中者。命也。**上二中。如字。下二中。竹仲反。以羿彀喻刑網。言同居刑網之中。孰能自信無過。其不爲刑罰所加。亦命之偶值耳。【補】釋文。羿音詣。善射人。唐夏有之。一云。有窮之君。篡夏者也。彀音遘。張弓也。郭云。弓矢所及爲彀中。武按。言今人之有過而當亡足者多矣。竟獲全足。猶之羿射無不中。今遊其彀之中央。必不免於中。而竟不中者。命也。此喻人之全足。由命。非由德。**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。我怫然而怒。而適先生之所。則廢然而反。**郭云。廢向者之怒而復常。【補】足之全不全。皆命也。笑不全者。由有惡心也。**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。**以善道滌我心累。【補】陳氏闕誤。於洗我句下。有吾之自寤邪一句。注。見張本。舊闕。武按。上言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者。由於被化。而非自寤明矣。闕者是也。**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。而未嘗知吾兀者也。**未聞先生以殘形見擯。【補】好惡不生於心。蓋先生無執政之好。亦無兀者之惡也。**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。**以道德相友。【補】修德者。形骸以內之事也。與子同學於先生之門。以期進德。此乃遊於形骸之內也。**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。**以形迹相繩。【補】於行止出入之間。以齊執政見責。是索於形骸之外也。**不亦過乎。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。子无乃稱。**蹵然起謝。乃者。猶言如此。子無乃稱。謂子毋如此言也。大宗師篇。不知其所以乃。亦謂不知其所以如此也。【補】此過字。收繳上各過字。蹵。釋文。子六反。大宗師篇。仲尼蹵然曰。釋文。崔

云。變色貌。韓詩外傳四。顏淵躄然變色。魯有兀者叔山无趾。李云。叔山氏。宣云。無足趾。遂爲號。踵見仲尼。崔云。無趾。故踵行。補讓王篇。納屨而踵決。成云。屨敗。納之而根後決也。謂踵爲足根也。玉篇。踵。足後。淮南地形訓。北有跂踵民。注。跂踵。踵不至地。以五指行。叔山无趾。故以踵行。與跂踵相反。郭乃訓踵爲頻。又有訓爲至者。均於本義不合。仲尼曰。子不謹前。旣犯患若是矣。雖今來何及矣。无趾曰。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。吾是以亡足。今吾來也。猶有尊足者存。宣云。有尊於足者不在形骸。補釋文。子不謹前絕句。一讀以謹字絕句。武按。應從謹字絕句。因前旣犯患句。與雖今來句。有時間對立性故也。如將雖字移置今字之下。則兩句均以時間字冠首。意義更顯矣。尊足者。謂足雖刖。而德固未虧也。吾是以務全之也。夫天无不覆。地无不載。吾以夫子爲天地。補以夫子爲天地。故來求覆載。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。孔子曰。丘則陋矣。補自愧以形骸索之。而未能忘形也。夫子胡不入乎。請講以所聞。无趾出。宣云。徑去。孔子曰。弟子勉之。夫无趾。兀者也。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。而況全德之人乎。前惡。虧德。求學以補之。況無惡行而全德者也。補此前字。繳應上前字。无趾語老聃曰。孔丘之於至人。其未邪。彼何賓賓以學子爲。俞云。賓賓。猶頻頻也。賓聲頻聲之字。古相通。廣雅釋訓。頻頻。比也。郭云。怪其方復學於老聃。正郭說非。學子。弟子也。孔子弟子三千。猶言束脩以上。未嘗無誨。卽賓賓之意也。前節言王駘無心以動衆。此節言孔子有心以聚人。蓋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。意在使人聞名慕之而來學也。一正一反。前後對照。如果學聃。何至蘄諔詭幻怪之名聞乎。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。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。李云。諔詭。奇異也。按。呂覽侈樂篇作俶詭。木在足曰桎。在手曰梏。蘄。期同。言彼期以異人之名聞於天下。不知至人之於名。視猶己之桎梏邪。補成云。蘄。求也。釋文。蘄音祈。諔。尺叔反。詭。九委反。梏。古毒反。老聃曰。胡不直使彼

以死生爲一條。以可不可爲一貫者。解其桎梏。其可乎。言生死是非。可通爲一。何不使以死生是非爲一條貫者。解其迷惑。庶幾可乎。无趾曰。天刑之安可解。言其根器如此。天然刑戮。不可解也。補言彼之本性。自願受此桎梏。如天之所刑也。

魯哀公問於仲尼曰。衞有惡人焉。曰哀駘它。釋文。惡醜。李云。哀駘。醜貌。它其名。補釋文。駘音臺。丈夫與之處者。思而不能去也。婦人見之。請於父母曰。與爲人妻。寧爲夫子妾者。十數而未止也。未嘗有聞其唱者也。常和而已矣。未嘗先人。感而後應。補孔子集語引常和人而已矣。其下注云。明本無人字。武按。應照補。无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。宣云。濟。猶拯也。補郭云。明物不由權勢而往。无聚祿以望人之腹。李楨云。說文。朢。月滿也。腹滿爲飽。猶月滿爲望。故以擬之。補郭云。明非求食而往。又以惡駭天下。非以美動人。補釋文。駭。胡楷反。崔本作駴。成云。驚駭。和而不唱。未嘗招引人。知不出乎四域。知名不出四境之遠。正淮南主術訓。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。神不馳於胸中。智不出於四域。注云。信身在中。是此知字當讀智。郭云。不役思於分外。成云。忘心遺智。率性任眞。二說得之。王誤讀知如字。且平添一名字。非句義所有。且而雌雄合乎前。宣云。婦人丈夫皆來親之。補郭云。入獸不亂羣。入鳥不亂行。成云。雌雄。禽獸之類。其意以爲雌雄二字。祇可以名禽獸也。然管子霸形篇令其人有喪雌雄。注。失男女之偶。則人之男女亦得名之。此總上丈夫婦人皆來會聚於其前也。是必有異乎人者也。寡人召而觀之。果以惡駭天下。與寡人處。不至以月數。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。郭云。未經月。已覺其有遠處。不至乎期年。而寡人信之。國无宰。寡人傳國焉。成云。國无良宰。傳以國政。釋文。傳。文專反。補釋文。期音基。悶然而後應。悶然不合於其意。而後應焉。補釋文。悶然音門。李云。

不覺貌。成云。不覺之容。亦是虛淡之貌。氾而若辭。氾然不係於其心。而若辭焉。補前漢賈誼傳。氾乎若不繫之舟。寡人醜乎。李云。醜。慙也。補則陽篇。犀首聞而恥之。又曰。華子聞而醜之。同一句意。可知醜卽恥也。卒授之國。无幾何也。去寡人而行。成云。俄頃之間。逃遁而去。寡人卹焉若有亡也。宣云。卹。憂貌。若無與樂是國也。是何人者也。仲尼曰。丘也嘗使於楚矣。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。釋文。㹠本又作豚。郭注。食。乳也。補釋文。使。音所吏反。本亦作遊。㹠。徒門反。武按。史記孔子世家。陳蔡聞楚聘孔子。乃發徒役圍孔子於野。於是使子貢至楚。楚昭王興師迎孔子。然後得免。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。令尹子西阻之。昭王乃止。其秋。昭王卒於城父。孔子自楚反乎衞。是歲也。孔子年六十三。而魯哀公六年也。約在哀公十一年。季康子以幣迎孔子。孔子歸魯。以後不復出。並無使楚事。一本使作遊。是也。少焉眴若。皆棄之而走。釋文。眴本亦作瞬。司馬云。驚貌。俞云。眴若。猶眴然。徐无鬼篇。衆狙眴然棄而走。眴。恂。並粤之叚借。說文。粤。驚辭也。始就其母食。少焉。覺其死。皆驚走也。不見己焉爾。不得類焉爾。郭云。生者以才德為類。死而才德去矣。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。按。言㹠子以母之不顧見己而驚疑。又不得其生之氣類而捨去也。所愛其母者。非愛其形也。愛使其形者也。成云。使其形者。精神也。補成云。郭注曰。使形者。才德也。而才德者。精神也。豚子愛母。愛其精神。人慕駘它。慕其才德者也。戰而死者。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。郭云。翣者。武所資也。戰而死者無武也。翣將安施。成云。翣者。武飾之具。武王為之。或云。周公作也。其形似方扇。使車兩邊。軍將行師。陷陣而死。及其葬日。不用翣資。是知翣者。武之所資。無武。則翣無所資。以喻無神。則形無所愛也。李云。資。送也。正釋文。翣。所甲反。武按。說文。翣。棺羽飾也。天子八。諸侯六。大夫四。士二。釋名釋喪制篇。翣。齊人謂扇為翣。此似之也。象翣扇為清涼也。翣有黼有畫。各以其飾名之也。呂氏春秋孟冬紀節喪篇。世俗之行喪。載之以大輴。羽旄旌旗如雲。僂翣以督之。珠玉以備

之。黼黻文章以飾之。高注。僂。蓋也。翣。棺飾也。畫黼黻之狀如扇。翣於僂邊。荀子禮論。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。皆有翣蔞文章之等。以敬飾之。注。鄭康成云。蔞翣。棺之牆飾也。以木爲筐。以白布畫爲雲氣。如今之攝也。淮南氾論訓。周人牆置翣。注。周人兼用棺槨。故牆設翣。狀如今要扇。畫文。插置棺車箱以爲飾。多少之差。各從其爵命之數也。白虎通論。周人浸文。牆置翣。加巧飾。觀上各說。翣者。古所未有。因周人尚文。故有此巧飾。是飾其文也。郭成乃謂爲武飾。恐屬臆說。且自天子至士。皆得用之。特各從其爵命之數。多少不等耳。以呂氏所斥世俗之喪觀之。想其時。庶人亦皆用翣。不復遵爵命之數矣。何以戰而死者獨不得用邪。惟周禮縫人云。刑餘罪人之喪。棺槨三寸。衣衾三領。不得飾棺。豈以刑餘罪人之制待戰死者歟。夫戰而降敵。或臨戰而遁。因以致死者。則信乎其爲罪人。而不得以翣資矣。然此皆不得謂之戰而死者也。所謂戰而死者。衝鋒陷陣。奮不顧身。殺敵力竭而死者也。若然者。豈僅武勇。且亦忠烈。國人方以其爲國捐軀。崇德報功之不暇。而顧以刑餘罪人待之。斥去其翣乎。魯童汪踦死齊師。魯人欲勿殤。重汪踦。問於仲尼。仲尼曰。能執干戈以衞社稷。雖欲勿殤也。不亦可乎。豈此之戰而死者。獨不得比於汪踦乎。必無是理也。以此證之。郭成之說。其不當明矣。武以爲翣者。飾文也。戰則重武。而非講文之時。下所謂無其本者。無文之本也。且兵凶戰危。民人離散。亦何從爲之備翣。而戰死者必非一人。又焉得人人而備之。此則其餘義也。　刖者之屨。无爲愛之。　釋文。爲。于僞反。郭云。愛屨者。爲足故耳。　皆无其本矣。　翣本於武。屨本於足。　【正】翣本於文。　爲天子之諸御。不爪翦。　【補】淮南兵略訓。不爪翦。注云。去手足爪。鬋翦同。　不穿耳。　御女不加修飾。使其質全。　娶妻者止於外。不得復使。　匹夫娶妻。休止於外。官不役之。使其形逸。　【補】禮記禮運。三年之喪。與新有昏者。期不使。　形全猶足以爲爾。　上二事。皆全其形。　而況全德之人乎。　宣云。德全則有本。人豈能不愛乎。　今哀駘它未言而信。无功而親。使人授己國。唯恐其不受也。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

也。補德充於內。不形於外。寓言篇。孔子云。夫受才乎大本。復靈以生。列禦寇篇。揣而本才。郭訓才爲本性。釋文。一本才作性。與此才字義同。哀公曰。何謂才全。仲尼曰。死生存亡。窮達貧富。賢與不肖。毀譽。饑渴寒暑。是事之變。命之行也。成云。並事物之變化。天命之流行。補山木篇。仲尼曰。饑溺寒暑。窮桎不行。天地之行也。運物之泄也。義與此同。日夜相代乎前。語又見齊物論篇。補事變命行。互相替代。前逝後繼。不舍晝夜。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。宣云。雖有知者。不能詰其所自始。補禮記儒行。其規爲有如此者。疏。但自規度所爲之事而行。戰國策。齊無天下之規。注。規猶謀也。則規者。謀度也。故不足以滑和。不可入於靈府。成云。滑。亂也。郭云。靈府。精神之宅。宣云。惟其如是。故當任其自然。不足以滑吾之天和。不可以擾吾之靈府。補事變命行。既不可謀度其始。則維安於無可奈何。任天之行。而不可有所好惡入於靈府。以亂吾之和德也。庚桑楚篇。皆天也。非人也。不足以滑成。不可內於靈臺。義與此同。靈臺卽靈府。心之謂也。成。卽下文德者成和之修之成也。又山木篇。仲尼曰。化其萬物。而不知其禪之者。焉知其所終。焉知其所始。正而待之而已耳。亦足與此段相發明。使之和豫通。而不失於兌。使日夜无郤。而與物爲春。李云。兌。悅也。郤。間也。宣云。使和豫之氣流通。不失吾怡悅之性。日夜無一息間隙。隨物所在。同遊於春和之中。正韻會。兌。穴也。易說卦傳云。兌爲口。淮南道應訓云。則塞民於兌。注。兌。耳目口鼻也。老子。塞其兌。閉其門。王弼注。兌。事欲之所由生。門。事欲之所由從。則王意亦以穴訓兌也。文子下德篇。人之情。思慮聰明喜怒也。故閉四關。（注。耳目口鼻。）止五遁。（注。五情。）卽與道淪。是故神明藏於無形。精氣反於至眞。據上各說。則此文爲使和氣逸豫流通於內。而毋使散失於耳目口鼻之穴也。下文內保之而外不蕩。卽爲此文取譬。蓋修道之要。在齋精凝神。如和氣由竅穴散失。則精無由齋。而神無由凝。斯道無由成。故上文曰。聽止於耳。曰徇耳目內通。卽恐失於兌也。老子之塞兌。文子之閉關。亦同此義。能不失於兌。則能如

文子所云。神明藏於無形。精氣反於至眞矣。否則。神明何由藏。精氣何由反哉。廣成子語黃帝以至道。亦惟曰。无視无聽。抱神以靜。又曰。愼女內。閉女外。所謂无視聽而閉外。非即不失於兌之義乎。如道家之魏伯陽。則尤明揭其旨曰。耳目口三寶。固塞勿發揚。蓋由此文悟得者也。此文。道家視之爲祕要。而郭成諸氏。乃訓之爲悅。無亦昧於莊氏之旨。而未尋究前後文義乎。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。宣云。是四時不在天地。而吾心之春。無有間斷。乃接續而生時於心也。補接字。承日夜無郤。時字。承春。即日夜接續生春和之氣於心而不間也。與老子綿綿若存。載營魄抱一。能無離乎之義同。綿綿者。即接而無郤也。抱一者。如在宥篇。我守其一以處其和也。又陰陽合一謂之和。則抱一即處和也。能無離者。勉人處和不可斷離。即接而生和也。又與易成性存存之義同。陳淳曰。性字从生从心。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。方名曰性。是性即具理之心也。朱注。存謂存而又存。不已之意。亦即接而生春和之時於心也。推之佛書無所住而生其心。其義亦無不同。無所住者。可釋爲無所執着。亦可釋爲無所停住。無所停住。即接之義也。生其心者。生其淸淨心也。欲淸淨生心。不和而能之乎。蓋不和。則陰陽不調。心必煩擾矣。此數語。爲修道奧竅。儒與釋不能外之也。是之謂才全。何謂德不形。曰。平者。水停之盛也。郭云。天下之平。莫盛於停水。其可爲法也。郭云。無情至平。故天下取正焉。補至平者莫如水。故人之求平者。皆以水爲準則。天道篇。水靜則明燭鬚眉。平中準。大匠取法焉。大匠取法者。如考工記。匠人建國水地以縣注。於四角立植。（疏。柱也。）而縣以水。望其高下。高下旣定。乃爲位而平地。如今建築家用水準器以取平然。故曰。其可爲法也。心而能平。亦猶是焉。內保之而外不蕩也。蕩。動也。內保其明。外不動於物。補文子上德篇。莫鑒於流潦。而鑒於止水。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。武按。平則能內保。停則不外蕩。此喻內保其和而不失於兌也。德者。成和之修也。宣云。修太和之道旣成。乃名爲德也。補繕性篇。夫德者和也。言得和於心謂之德。此爲上文遊心於德之和作釋。德不形者。

物不能離也。含德之厚。人樂親之。補物不能離者。物自最之也。此爲德之符。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。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。執民之紀而憂其死。成云。執持綱紀。憂於兆庶。飲食教誨。恐其夭死。補成云。姓閔。名損。字子騫。宣尼門人。在四科之數。甚有孝德。魯人也。論語德行顏淵閔子騫。卽其人也。吾自以爲至通矣。今吾聞至人之言。宣云。孔子之言哀駘它者。恐吾無其實。輕用吾身而亡其國。補孔子集語引其國作吾國。崇本世本同。當從之。吾與孔丘。非君臣也。德友而已矣。

闉跂支離无脤。成云。闉。曲也。謂攣曲企踵而行。脤。脣也。謂支體坼裂。傴僂殘病。復無脣也。釋文。脤。徐市軫反。又音脣。補釋文。闉音因。郭烏年反。跂音企。說衞靈公。靈公說之。而視全人。其脰肩肩。上說言說。下說音悅。其下同。釋文。脰。頸也。李云。肩肩。羸小貌。李楨云。攷工梓人文。數目顅脰。注云。顅。長脰貌。與肩肩義合。知肩是省借。本字當作顅。按。衞君悅之。顧視全人之脰。反覺其羸小也。正釋文。脰音豆。武按。各注均未得解。此處李訓肩肩爲羸小。亦無顯據。難免臆說。全人之脰。本非羸小。而視之爲羸小。必目病眚者也。未據靈公目眚。何致有此妄見。說殊未愜。李楨改爲攷工記之顅。鄭注。顅。長脰貌。不過頸長耳。有何取義乎。並未足以明其形之惡。如勾踐頸長。滅吳霸越。爲當時盟主。不反明頸長之可貴乎。是改亦非也。考說文。肩。髆也。廣韻。肩。項下。書盤庚傳。肩。任也。左傳襄二年。鄭子駟請息肩於晉。註。以負擔喻。本句上肩字。項下之髆也。下肩字。任也。負擔也。猶之冠冠履履。風風雨雨。曾滌生氏所謂實字虛用也。其脰肩肩者。謂其頸乃肩髆肩負之也。言靈公視闉跂而悅之。忘其形之惡。視形全之人。惟見其以肩任負其頸耳。猶之天地篇所言橫目之民。目橫於面。脰豎於肩。皆舉一以概其全也。蓋闉跂德充於內。故靈公忘形悅德。非然者。形貌雖全。不過以肩肩脰之常人耳。蓋以肩肩脰。人人如此。無足悅也。下文德有所長形有所忘句。卽說明此處之義者也。荀子非相

篇。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。身長七尺。面長三尺。焉廣三寸。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。此則靈公悅德忘形之實證也。**甕盎大癭說齊桓公。桓公說之。而視全人。其脰肩肩。**說文。癭。瘤也。李云。甕盎。大癭貌。補釋文。甕。烏送反。盎。烏葬反。癭。一領反。此段卽下形有所忘也。**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。**總上。**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。此謂誠忘。**形宜忘。德不宜忘。反是。乃眞忘也。**故聖人有所遊。**遊心於虛。正遊心於德之和。**而知爲孽。**智慧運動而生支孽。正說文通論。孽之言櫱也。若木既伐而生枿。猶顚木之有曲櫱也。凡情與事之生。皆由於知。猶樹之生櫱也。下三爲字。卽皆由知所生。**約爲膠。**禮信約束而相膠固。**德爲接。**廣樹德意。以相交接。**工爲商。**工巧化居。以通商賣。**聖人不謀。惡用知。**心無圖謀。故不用智。補庚桑楚篇。知者謨也。又曰。至知不謀。**不斲。惡用膠。**質不彫琢。何須約束。**无喪。惡用德。**德之言得也。本無喪失。何用以德相招引。補秋水篇。至德不得。**不貨。惡用商。**不貴貨物。無須通商。補老子曰。聖人欲不欲。不貴難得之貨。**四者天鬻也。天鬻者。天食也。**釋文。鬻。養也。知約德工四者。天所以養人也。天養者。天所以食之也。**既受食於天。又惡用人。**既受食於天矣。則當全其自然。不用以人爲雜之。**有人之形。无人之情。**屏絕情感。補無好惡之情。**有人之形。故羣於人。**成云。和光混迹。補大宗師篇云。方且與造物者爲人。義與此同。**无人之情。故是非不得於身。**絕是非之端。補無好惡之情。故無是非之端。**眇乎小哉。所以屬於人也。謷乎大哉。獨成其天。**崔云。類同於人。所以爲小。情合於天。所以爲大。成云。謷。高大貌也。補眇。釋文亡小反。釋名釋疾病云。眇。小也。謷。釋文五羔反。武按大宗師篇云。其一。與天爲徒。其不一。與人爲徒。可作此處參證。**惠子謂莊子曰。人故无情乎。莊子曰。然。惠子曰。人而无情。何以謂之人。莊子曰。道與之貌。天與之形。**成云。虛通之道。爲之相貌。自然之理。遺其形質。**惡得不謂之人。惠子曰。既謂之人。惡**

得无情。莊子曰。是非吾所謂情也。宣云。言惠子先誤認情字。按。郭以是非承上言非。吾所謂无情者。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。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。宣云。本生之理。不以人爲加益之。補自然者天也。常因自然。與刻意篇循天之理同義。老子曰。益生曰祥。前漢五行志。妖孽自外來謂之祥。謂增益其生爲凶妖也。老子又曰。無以生爲者。是賢於貴生。即因其自然之生。而不益之以人爲也。養生主篇之盡年。寓言篇之窮年。即任其天年自然窮盡而已。皆不益生之義。莊子之道。在養生而不益生。惟不以好惡內傷其身。以期如大宗師篇所云。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。即養生也。上所謂和者。無好惡也。故不以好惡傷身句。乃修和之功夫也。惠子曰。不益生。何以有其身。成云。若不資益生道。何以有其身乎。莊子曰。道與之貌。天與之形。无以好惡內傷其身。有其身者如此。今子外乎子之神。勞乎子之精。倚樹而吟。據槁梧而瞑。成云。槁梧。夾膝几也。言惠子疏外神識。勞苦精靈。故行則倚樹而吟詠。坐則隱几而談說。形勞心倦。疲怠而瞑。正槁梧解詳齊物論惠子之據梧也句下。天選子之形。選。解如孟子選擇而使子之選。子以堅白鳴。言子以此自鳴。與公孫龍堅白之論何異。齊物論所謂以堅白之昧終也。解見前。正堅白者。以堅石與堅。白馬與白。離而兩之以爲題。於無理中說理。以口辯相勝者也。公孫龍倡之。一時和者羣起。其目甚多。如卵有毛。雞三足之類。見荀子勸學篇。本書天下篇末所載。即惠子之堅白辯。蓋惠子固其中之雄也。故此處注。不必再涉及公孫龍。句固未嘗言子以公孫龍之堅白鳴也。

大宗師第六

本篇云。人猶效之。效之言師也。又云。吾師乎。吾師乎。以道爲師也。宗者主也。正天下篇云。以天爲宗。與此所謂大宗者義別。天道篇云。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。此之謂大宗大本與天和者也。蓋謂和爲大宗也。然易云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本書則陽篇。陰陽氣之大者也。道者爲之公。言道爲陰陽之公名也。田子方篇。兩者交通成和。兩者。謂陰陽也。據此。則陰陽之公名爲道。陰陽之相合爲和。是則和乃道之質也。故天道篇謂和爲大宗。即無異謂道爲大宗也。莊子何故謂天爲宗。而謂道爲大宗。則老子曰。人法地。地法天。天法道。法者。師也。即人師地。地師天。天師道也。本篇夫道節。謂道生天生地。夫天既法道。道既生天。則謂天爲宗。謂道爲大宗。又何疑乎。且夫道節。長於上古不老句。指道言之也。篇末吾師乎下。亦有此句。則其所謂吾師者。亦指道言之也。而天道篇大宗大本下。所引長於上古諸句。概與本篇末同。則所言謂和爲大宗。無異謂道爲大宗。尤爲明確矣。由以上所證。則此所謂大宗者。道也。所謂大宗師者。以道爲師也。

知天之所爲。知人之所爲者至矣。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。凡物皆自然而生。則當順其自然。補天地篇。无爲爲之之謂天。夫无爲爲之者。即其所爲。循天之理。因乎自然而不雜以人爲也。如下所舉眞人不逆寡。不雄成。不謨士等是也。故此所謂天之所爲。即下眞人之所爲也。人之所爲。即下狐不偕諸人之所爲。而過乎其當者也。總提於此。以爲下文綱領。刻意篇云。虛无恬淡。乃合天德。達生篇云。形全精復。與天爲一。即天而生也。蓋以虛无恬淡而至形全精復。下所舉眞人之所爲。亦可以此八字概之。知人之所爲者。以其知之所知。以養其知之所不知。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。是知之盛也。兩其知音智。不強知。則智得所養。郭云。知人之所爲者有分。故任而不強也。知人之所知者有極。故用而不蕩也。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。補明此爲知之盛。而非知之眞也。齊物論云。故知止其所不知。至矣。養生主云。吾生也有涯。而知也無涯。以有涯隨無涯。殆

矣。夫人之所爲者事也。事之能御者知也。事無涯。故知亦無涯。所謂知人之所爲者。因有人之形。故羣於人。而不離人以獨異。則應知人之所爲也。即下文與人爲徒也。所謂養其知之所不知者。言知乎其所能知。不強知其所不知者。是不以有涯隨無涯也。則得終其天年而不殆矣。若狐不偕諸人。知人之所爲。而不知養其不知者。故除箕子佯狂僅免外。皆餓死蹈河而中道夭也。雖然有患。成云。知雖盛美。猶有患累。不若忘知而任獨也。【正】知雖盛矣。然未能登假於道。非眞知也。故不能無患。夫知有所待而後當。其所待者特未定也。成云。知必對境。非境不當。境既生滅不定。智亦待奪無常。唯當境知兩忘。然後無患。【正】注非。下文若化爲物。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。且方將化。惡知不化哉。方將不化。惡知已化哉。即證此文之義。蓋欲知已化。必待已化之時。其知然後當。欲知未化亦然。故曰。知有所待而後當。未化。生也。已化。死也。死生命也。人何能定。故曰。特未定也。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。所謂人之非天乎。成云。知能運用。無非自然。是知天之與人。理歸無二。故謂天即人。謂人即天。所謂吾者。莊生自稱。此則泯合天人。混同物我也。【正】注非。蓋其所待者既未定。則吾之所知者。惡能必其爲眞。吾所謂天理者。或墮於人爲。吾所謂人爲者。或反合於天理矣。如狐不偕等之死。彼必自以爲知之眞而死之當矣。安知其行名失己。忘身不眞。役人之役。而不自適其適者哉。齊物論云。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。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。語意正與此同。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。郭云。有眞人而後天下之知。皆得其眞而不可亂。【補】眞知。較知之盛進一層說。知之眞者。則不墮於人爲之僞。何謂眞人。【補】此句啓下古之眞人四節。古之眞人。不逆寡。虛懷任物。雖寡少不逆忤。【補】逆。不順也。天地篇。是謂玄同。同乎大順。大順即一無所逆也。尙何寡之逆乎。不雄成。不以成功自雄。【補】徐无鬼篇。成固有伐。雄成之謂也。此常人之情也。眞人則不爾。老子曰。不爲而成。又曰。以其終不自爲大。故能成其大。不自以爲大。即不自以爲雄也。本篇。無不毁也。無不成也。齊物論。其

成也。毀也。夫視成毀如一。尙何成之雄乎。不謨士。虛夷而士衆自歸。非謀謨招致。【正】注非。庚桑楚篇。至知不謀。眞人然後有眞知。卽至知也。故不與士謀。若然者。過而弗悔。當而不自得也。成云。天時已過。曾無悔吝之心。分命偶當。不以自得爲美。【正】夫知有所待而後當。若知之所待者已成過去。亦不追而悔之。此釋家所謂過去心不可得也。若如其所待而知當。亦不自以爲得。此與不雄成之義同。釋家所謂現在心不可得也。上文所謂謨者。謀議未來也。不謨士。則釋家所謂未來心不可得也。若然者。登高不慄。入水不濡。入火不熱。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。危難生死。不以介懷。其能登至於道。非世之所爲知也。【補】知能登假於道。斯爲眞知。非僅盛也。古之眞人。其寢不夢。成云。絕思想。故寢寐寂泊。其覺無憂。郭云。隨所寓而安。其食不甘。成云。不耽滋味。【補】老子曰。味無味。又曰。五味令人口爽。王弼注。爽。差失也。故不甘食。其息深深。李云。內息之貌。眞人之息以踵。成云。踵。足根。宣云。呼吸通於湧泉。【補】湧泉穴。一名地衝。在足心陷者中。屈足卷指宛宛中。黃庭經云。三關之中精氣深。九微之內幽且陰。口爲天關精神機。足爲地關生命棐。手爲人關把盛衰。武按。人恃息以生。道家養生故調息。息由口鼻出入。故爲天關精神之氣機。調之旣久。其息深深。則下聚於丹田。因而通於足之湧泉穴。所謂地關生命棐也。觀此。足以證眞人踵息之義。考足腎經脈屬少陰。斜從小指趨足心湧泉穴。循內踝之後。別入跟中。上腨內。出膕內廉。尋上股內後廉。直貫脊。屬腎。從腎貫肝膈。入肺中。挾舌本。循喉嚨。然則息由口經喉。入肺。至足踵。固自有經脈以通之。踵息之說。非不可能也。以上眞人一。衆人之息以喉。宣云。止於厭會之際。【正】厭會誤倒。應作會厭。靈樞經。憂恚無言篇。會厭（平聲）者。音聲之戶也。又云。厭小而疾薄。則發氣疾。其開合利。其出氣易。其厭大而厚。則開闔難。其出氣遲。故重言也。武按。會厭。在咽喉之兩旁。能張能收。食入。則收掩其喉。音出。則張開。故曰音聲之戶。乃喉之門也。平人之息。吸由口鼻。經會厭而入於肺。復由肺呼出。然則衆人之息實

以肺。此謂以喉者。特言其息之淺耳。然使肺氣鬱而不通。則亦以喉息矣。屈服者。其嗌言若哇。屈服。謂議論爲人所屈。嗌。喉咽也。嗌聲之未出。言聲之已出。吞吐之際。如欲哇然。以狀無養之人。〔補〕釋文。嗌音益。哇獲嗝反。崔一音於佳反。簡文云。嘔也。

其耆欲深者。其天機淺。情欲深重。機神淺鈍。〔補〕耆與嗜同。以上眞人二。古之眞人。不知說生。不知惡死。郭云。與化爲體。其出不訢。其入不距。釋文。距本又作拒。李云。欣出則營生。拒入則惡死。〔補〕釋文。訢音欣。距音巨。翛然而往。翛然而來而已矣。成云。翛然。無係皃。〔補〕釋文。翛李音悠。向云。翛翛然無心而自爾之謂。不忘其所始。不求其所終。宣云。知生之源。任死之歸。〔補〕不忘其所始。與德充符篇保始之義同。蓋始者指道也。保者守而不忘也。義見彼句下。命之當終者天也。當任而安之。有心以求。則以人助天也。受而喜之。宣云。受生之後。常自得。〔正〕注非。如注謂受生自得。則與上文其出不訢。與下文不悅生矛楯。此承上句始字。始指道也。故曰受而喜之。與下文不以心捐道。一意相承。忘而復之。宣云。忘其死。而復歸於天。〔正〕此承上不忘其始來。謂復其始也。猶之孔子之克己復禮。孟子之收放心。蓋人欲除。則天理自復矣。是之謂不以心捐道。不以人助天。是之謂眞人。郭云。物之感人無窮。人之逐欲無節。則天理滅矣。眞人知用心則背道。助天則傷生。故不爲也。俞云。據郭注。捐疑偝之誤。〔正〕尋省上下文義。捐字不誤。說文。捐。弃也。上文不忘其所始。受而喜之。忘而復之。卽不以心捐弃其道也。不以人助天者。承上不求其所終來。求其所終者。人爲以求之也。猶之宋人助苗之長也。苗長天也。助之長者人也。助之適以害之矣。是之謂眞人句。答上文何謂眞人。若然者。其心志。宣云。志當作忘。無思。〔正〕志字不誤。如作忘。心既忘矣。安能如下文喜怒通四時。與物有宜乎。此二者皆心之用也。若然句。總承上文。其心志。則承受而喜之。不以心捐道等句。說文。志。心之所之也。靈樞經本神篇。心有所憶謂之意。意之所存謂之志。論語。志於道。此義亦同。卽心之所之者道也。卽不以心捐道也。又素問

陰陽別論說心云。在志爲喜。王冰注云。喜爲心志。此爲本句確解。因喜爲心志。則上受而喜之。與下喜怒通四時之二喜字。皆心志也。心不揖道。亦以其受而喜之也。**其容寂。**宣云。無爲。**其顙頯。**宣云。顙。額也。頯。大樸貌。宣云。恢上聲。【正】釋文。頯。徐去軌反。郭苦對反。武按。天道篇而顙頯然句下。引成云。顙額高亢顯露華飾。此則訓爲大樸。同一頯之形容詞。不應前後相歧。此處當訓爲高亢顯露。至華飾二字。成氏任意所加。應從删節。蓋秋容寂寞。春氣昭舒。故靑陽一至。則生氣開展。草木萌生。羣蟲啓蟄。此卽高亢顯露之象也。故寂字。籠下淒然似秋。頯字。籠下煖然似春。可見莊文謹嚴有法。非漫然下字。惜各注家均未尋省及此。**淒然似秋。煖然似春。**郭云。殺物非爲威。生物非爲仁。【補】釋文。煖音喧。徐況晚反。武按。上句承容寂。下句承顙頯。卽其容寂。淒然似秋。其顙頯。煖然似春也。**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。**隨事合宜。而莫窺其際。【正】淒然似秋。裁制萬物。各有所宜。循環無窮。而莫知其所止極。**故聖人之用兵也。亡國而不失人心。**崔云。亡敵國而得其人心。【補】不失人心。由於與物有宜也。此與上句承淒然似秋說。**利澤施於萬物。不爲愛人。**由仁義行。非行仁義。【補】長養萬物。任天之行而已。不爲愛人而施也。此承煖然似春說。**故樂通物。非聖人也。**不求通物。而物情自通。爲聖人。【補】聖人喜怒通四時。而不通物。四時運行。而萬物自通。如春之任物自長。不助其長也。聖人亦任物自通。如樂之。則爲有心而任知矣。**有親。非仁也。**至仁則無私親。【補】天運篇。至仁無親。有親則私也。與利澤施於萬物者異矣。**天時。非賢也。**宣云。擇時而動。有計較成敗之心。【正】眞人與物爲春。接而生時於心者也。喜怒通四時。與物有宜者也。蓋以知爲時。而不以日夕遷流之天時爲時也。如以天時爲時。必致勞生逐時。則非賢矣。**利害不通。非君子也。**利害不觀其通。故有趨避。【補】齊物論。聖人不從事於務。不就利。不違害。能通利害爲一也。不通。非君子矣。此君子。指在位者言。**行名失己。非士也。**成云。必所行求名而失己性。非有道之士。【補】士。指在野者言。逍遙遊篇。

名者。賓之賓也。以名假而實眞也。專行乎名者。必失己之眞。亡身不眞。非役人也。宣云。徒棄其身。而無當眞性。爲世所役。非能役人。補因行名而亡身。是因假而亡眞也。則身有不當亡而亡者矣。如狐不偕輩是也。非役人。乃役於人也。役於人。卽失己也。下引古人。以明此二句之義。若狐不偕。成云。姓狐。字不偕。堯時賢人。不受堯讓。投河而死。務光。成云。夏時人。餌藥養性。好鼓琴。湯讓天下。不受。負石自沈於廬水。伯夷叔齊箕子胥餘。司馬云。胥餘。箕子名。尸子曰。箕子胥餘漆身爲厲。被髮佯狂。紀他。成云。湯時逸人。聞湯讓務光。恐及乎己。遂將弟子。蹈於窾水而死。申徒狄聞之。因以踣河。補釋文。他。徒河反。申徒狄。釋文。殷時人。負石自沈於河。是役人之役。適人之適。而不自適其適者也。郭云。斯皆舍己效人。徇彼傷我者。宣云。爲人用。快人意。與眞性何益。補上之諸人。皆行名失己。亡身不眞者也。與眞人之所爲者異矣。此節。證上文人之所爲。然不知養其所不知。以致不終其天年者。古之眞人。其狀義而不朋。郭云。與物同宜。而非朋黨。俞云。郭注非也。此言其狀。非言其德。義讀爲峩。天道篇而狀義然。卽峩然也。朋讀爲崩。易朋來无咎。漢書五行志。引作崩來无咎。是也。義而不朋。言其狀峩然高大而不崩壞也。正狀字。統攝下文。至悗乎忘其言也止。義字。由上淒然似秋與物有宜生出。郭說尙適。俞必改義爲峩。改朋爲崩。又於義下加然字。費如許周折。然後成其峩然高大而不崩壞之說。驗之上下文義。毫不相干。且容狀非山陵樓觀比。何可以崩壞說乎。考禮記鄉飲酒義。西方者秋。秋。愁也。愁之以時察。守義者也。注。察。嚴殺之貌。故曰。義字由上文秋字生出也。下文。𩐋萬物而不爲義。𩐋。卽嚴殺之義。本篇脈絡。前後原屬一貫。又釋名。義。裁制萬物使各宜也。白虎通情性篇。義者。宜也。斷決得中也。夫裁制萬物。斷決得中。故不與物相朋黨也。秋何嘗私物而有所朋乎。朱桂曜云。鶡冠子備知篇。（故爲者敗之。治者亂之。敗則傰。亂則阿。阿則理廢。傰則義不立。）陸注。（傰。黨也。）傰則義不立。正與此處義而不朋同意。漢書王尋傳。（南山羣盜傰宗等。）注。蘇林曰。傰音朋。武按。

集韻。傰同朋。又管子幼官篇劉績注。傰卽朋字。此引實爲義而不朋確證。足證俞說迂繆。**若不足而不承。**宣云。卑以自牧。而非居人下。【補】此句承狀字說文。承受也。老子曰。廣德若不足。蓋德足而若不足也。盜跖篇。足而不爭。又曰。不足。故求之。眞人則不僅不爭不求。且與之而不受也。**與乎其觚而不堅也。**王云。觚立不羣也。崔云。觚。稜也。李楨云。觚是孤借字。釋地。觚竹。釋文。本又作孤。此孤觚通作之證。孤特者。方而有稜。故字亦借觚爲之。與乎其觚。與張乎其虛對文。與當是趣之借字。說文。趣。安行也。按。不堅。謂不固執。【正】此句申說義而不朋之義。下與乎止我德之與字。王訓相接意。可移以訓此與字。李謂爲趣借。安行也。句無此意。殊屬穿鑿。觚。說文。鄉飲酒之爵也。史記酷吏傳。漢興。破觚而爲圜。集解。觚。方。索隱。觚。八稜有隅者。言眞人義而不朋。與世相接。猶觚之方而不圜也。然其不朋者。特和而不同耳。與物有宜。亦不堅執也。李乃謂觚爲孤借。亦好橫生枝節矣。**張乎其虛而不華也。**成云。張。廣大貌。按。廓然淸虛而不浮華。【正】此申說若不足而不承之義。不足者。虛也。虛則易流於華而不實。華而不實則誠不足矣。眞人者若虛而實。實故不華也。此卽老子大盈若沖之義也。**邴邴乎其似喜乎。**向云。邴邴。喜貌。郭云。至人無喜。暢然和適。故似喜也。【正】釋文。邴邴。音丙。簡文云。明貌。言邴邴乎其狀似。以明知自喜乎。此與下句貼知說。自此至悗乎忘言句。各以二句。分貼知德禮刑說。**崔乎其不得已乎。**向云。崔。動貌。成云。迫而後動。非關先唱。故不得已而應之也。【補】以知爲時。時至而動。動於知之所不得已。非喜之也。故上句言似喜。**滀乎進我色也。**簡文云。滀。聚也。宣云。水聚則有光澤。言和澤之色。令人可親。【補】漁父篇。眞在內者。神動於外。大學曰。德潤身。淮南原道訓云。子夏得道而肥。呂覽士容論任地篇。人肥必以澤。高注。人肥。則顏色潤澤。蓋德者。得道也。德充於內。故色澤於外也。下文女偶色若孺子。卽證此義。**與乎止我德也。**與。相接意。宣云。寬閒之德。使我歸止。【正】與字。成訓容與。滀乎進色者。由於容與止我德也。此與上句。貼德說。**厲乎其似世乎。**崔本。厲作廣。當從

之。俞云。世乃泰之借字。廣與泰義相應。郭慶藩云。厲廣古通借。泰字作大。世大古亦通借。【正】厲世二字。皆當如字。厲猶前漢書儒林傳。以厲賢才焉之厲。言勉厲於禮。其狀如世人之所爲也。此句應上人之所爲。伏下與人爲徒。**謷乎其未可制也。**成云。謷然高遠。超於世表。不可禁制。【補】勉厲於禮。特似世人耳。實則謷然高遠。不爲世俗之禮所拘制也。下文。孟子反子琴張。不憒憒爲世俗之禮。以觀衆人耳目。故臨尸而歌。斥子貢曰。惡知禮意。即證此意也。此與上句。貼禮說。**連乎其似好閉矣。**李云。連。綿長貌。郭云。綿邈深遠。莫見其門。成云。默如關閉。不聞見也。釋文。好。呼報反。**悗乎忘其言也。**釋文。悗。忘本反。成云。悗。無心貌。以上言眞人德行。下明其利物爲政之方。【正】注非。好閉。故忘言。此二句。遙應淒然似秋句。秋氣收斂。故曰好閉。秋氣肅殺。刑之義也。靈樞經。寒熱病篇。舌縱涎下。煩悗。注音悶。又本藏篇。心高則滿於肺中。悗而善忘。難開以言。正與此及上句義同。難開。即上句好閉也。且均就心說。彼義並貼秋說。蓋肺爲秋藏也。故此二句。貼刑說。**以刑爲體。**郭云。刑者治之體。非我爲。【補】此及下三句。方明出知德禮刑四字。**以禮爲翼。**郭云。禮者世所以自行。非我制。**以知爲時。**郭云。知者時之動。非我唱。**以德爲循。**郭云。德者自彼所循。非我作。**以刑爲體者。綽乎其殺也。**郭云。任治之自殺。故雖殺而寬。【補】下文。殺生者不死。外生。以生爲附贅縣疣等句。皆殺義也。知北遊篇引老子曰。爲道日損。損之又損。以至於无爲。義亦相同。皆此處之例證也。此以下至勤行者也。再就知德禮刑四義分釋之。**以禮爲翼者。所以行於世也。**郭云。順世所行。故無不行。【正】漁父篇。禮者。世俗之所行也。鳥行以翼。世行以禮。和光同塵。與人爲徒。而爲人之所爲。故曰所以行於世也。**以知爲時。不得已於事也。**知以應時。不得已於世事。隨宜付之。【補】文子道原篇。夫事生者。應變而動。變生於時。知時者無常之行。又曰。物至而應。智之動也。此足以釋以知爲時之義。言事物來觸之時。知不得已而應之。餘時。則寂然無知。亦泯然無時。故知動則時生。知寂則時滅。人於夢寐之際。何嘗有時乎。

以德爲循者。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。 宣云。德之所在。人人可至。我特循之耳。如丘之所在。有足者皆可至。我特與同登耳。非自立異。按。無意於行。自然而至。故曰與有足者至也。正說文。循。順行也。天地篇。是謂玄同。同乎大順。衆人之所行。我順而行之。而不矯異。即同乎大順也。即循乎玄德也。淮南詮言訓。至德道者若邱山。嵬然不動。行者以爲期也。注。行道之人。指以爲期。據此可以明本義。言吾之於德。循之而行。猶之與有足者指丘爲期。循之而至也。蓋丘可遠見。行者每以爲前途之鵠。庶不歧趨。而德亦吾行之鵠。惟有順而循之而已。**而人以爲勤行者也。** 宣云。人視眞人爲勤行不怠。豈知其毫末以我與乎。正我循德而行。容與而止。行實未勤也。而人乃以爲勤行。無亦人多不循行乎德。故以不勤者爲勤邪。**故其好之也一。其弗好之也一。** 成云。既忘懷於美惡。亦遺蕩於愛憎。故好與弗好。出自凡情。而聖智虛融。未嘗不一。補人情好有差等。不好亦然。眞人於此。不生差別心。視之一也。**其一也一。其不一也一。** 成云。其一。聖智也。其不一。凡情也。凡聖不二。故不一皆一之。正好一矣。不好一矣。然好與不好對。仍不一也。眞人且不知悅生。不知惡死。尙何好不好之分乎。故曰。其不一也一。**其一。與天爲徒。其不一。與人爲徒。** 成云。同天人。齊萬致。與天而爲類也。彼彼而我我。與人而爲徒也。正同生死。一好惡。喜怒通四時。利澤施萬物。不爲愛人。此與天爲徒也。爲天之所爲也。禮所以講節文者也。儀文繁委。至不一也。而眞人以禮爲翼。厲乎似世。此與人爲徒也。爲人之所爲也。**天與人不相勝也。是之謂眞人。** 成云。雖天無彼我。人有是非。確然論之。咸歸空寂。若使天勝人劣。豈謂齊乎。此又混一天人。冥同勝負。體此趣者。可謂眞人。補天與人二字。跟篇首來。至此暫作一收。是之謂眞人句。再答上文何謂眞人句。並收束上古之眞人四節。**死生。命也。其有夜旦之常。天也。人之有所不得與。皆物之情也。** 死生與夜旦等。皆由天命。不可更以人與。此物之情。實無足係戀也。補與同預。參預也。死生由命。夜旦由天。人不得而參預也。命字天字。

爲以下各節主腦。彼特以天爲父。而身猶愛之。而況其卓乎。身知愛天。而況卓然出於天者乎。正彼。指上命字。命者。我之生命也。之指彼字。卓指道。言命生於天。故以天爲父。天生於道。道則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。此文謂命出於天。而身尚愛之。況道卓立於天地之先者乎。此伏下夫道節。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。宣云。勢分勝乎己。而身猶死之。宣云。效忠。而況其眞乎。身知愛君。而況確然切於君者乎。正眞字。卽下文孟子反子琴張所歌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之眞。莊子之旨。在不悅生惡死。以死爲歸眞。與上句死字。方能相應。上二句。此句之喩也。桑戶節。證此句之義者也。漁父篇。眞者。精誠之至也。又曰。眞者。所以受於天也。形死而精誠不死。人於忠君不惜死。何獨於離形反眞而顧惡死乎。上眞人四節。卽說明此眞字。泉涸。魚相與處於陸。相呴以溼。相濡以沫。不如相忘於江湖。喩貪生懼死。不如相忘於自然。泉涸四語。又見天運篇。正釋文。涸戶各反。爾雅云。竭也。呴。況於況付二反。濡本又作濡音儒。一音如戍反。沫音末。武按。此與譽堯二語。爲下文桑戶節內子貢孔子問答設喩之伏筆。彼節魚相忘乎江湖。繳應此文者也。詳於此。故略於彼。彼節人相忘乎道術。繳應譽堯二語者也。莊文中往往有此佈置。奇肆錯綜。令人不易捉摸。然細加審按。脈絡貫串。有條不紊也。然此文亦兼作下善吾生二語之喩。言善生無救於死。猶魚處陸相呴相濡。欲善生以救死也。然溼沫有幾。瞬卽涸斃。斯須之善。何益於生也。王懋竑疑此文爲錯簡。其亦未加細按乎。

與其譽堯而非桀。不如兩忘而化其道。宣云。此道字輕。謂是非之道。言譽堯非桀。不如兩忘其道。好生惡死。不如兩忘其累。按。二語又見外物篇。下三字。作閉其所譽。正此爲桑戶節中作伏筆。說已見上。然亦兼繳應上其好之也一數句。及死生命也二句。蓋譽堯。好之也。非桀。不好之也。兩忘化其道。卽其一也一。其不一也一也。又死生之間。相去甚促。無異夜旦之常。知北遊篇云。雖有壽夭。相去幾何。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。正同此義。此與上涸魚數句。在全篇中。籠上鎖下。爲一大關紐。夫大塊載我

以形。勞我以生。佚我以老。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。乃所以善吾死也。宣云。純任自然。所以善吾生也。如是。則死亦不苦矣。按。六語又見後。列子天瑞篇。人胥知生之樂。未知生之苦。知老之憊。未知老之逸。知死之惡。未知死之息也。【正】宣說非。文謂人每樂生。不知大塊乃以生勞我也。每畏老。不知大塊乃以老使我得逸也。每惡死。不知大塊乃以死使我得息也。然則生亦何必樂。不必樂。則不必善矣。生與死同。善生直善死耳。善死云者。乃駁辭。非許辭也。蓋善生者。意在益生。益生者不祥。本篇一則曰不知悅生。再則曰外生。曰殺生者不死。是不主善生也。宣云。善生則死不苦。本書何嘗有以死爲苦之意乎。夫藏舟於壑。藏山於澤。島也。謂之固矣。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。昧者不知也。舟可負。山可移。宣云。造化默運。而藏者猶謂在其故處。【補】列子天瑞篇。粥熊曰。運轉亡已。天地密移。疇覺之哉。藏大小有宜。猶有所遯。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。是恆物之大情也。藏無大小。各有所宜。然無不變之理。宣云。遯生於藏之過。若悟天下之理。非我所得私。而因而付之天下。則此理隨在與我共之。又烏所遯哉。此物理之實也。按。恆物之大情。猶言常物之通理。【正】舟小於山。澤大於壑。故曰藏大小有宜。天地密移。故曰猶有所遯。舟山隨天地密移。雖藏之有宜。猶有所遯。喻生命隨歲月遷流。雖善之有術。何可使駐。恆物之大情。與上文物之情異義。列子湯問篇云。然則天地一物也。夫物無恆。而天地則有恆。故恆物者天之謂也。下文道有情有信。道之情。自比物情爲大。故大情者。道之謂也。道彌綸於天地之間。故曰恆物之大情。即謂道爲天地之大情也。藏天下於天下。言藏天下之物於天下之大情。斯物無所得遯矣。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。若人之形者。萬化而未始有極也。其爲樂可勝計邪。犯與笵同。見笵人形猶喜之。若人之生無窮。孰不自喜其身者。【正】犯不必改笵。淮南脩務訓。犯津關注。犯。觸也。又主術訓。犯患難之危注。犯。猶遭也。犯人之形者。偶遭遇或偶接觸而成爲人之形也。遭與觸。皆含偶然與暫時義。以與下萬化對

照。文謂偶犯人形。誕生於世。光陰駒隙。如咎之寄。生死相續。如輪之轉。古始至今。犯人之形者。千變萬化。數無窮極。現等曇花。何足喜樂。下文有旦宅而無情死。即明此義也。知北遊篇云。人生天地之間。若白駒之過郤。忽然而已。又曰。已化而生。又化而死。可以明萬化而未始有極之義。上文受而喜之。喜道也。此則言生不足喜。雖同一喜字。而涵義不同。**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。**宣云。聖人全體造化。形有生死。而此理已與天地同流。故曰皆存。【正】自然之道。物之所不得遯者也。聖人遊於自然之道。故不悅生。不惡死。生固存。死亦存也。蓋形雖死。而聖人之心未嘗死。故曰皆存也。達生篇。遊乎萬物之所始終。山木篇。浮遊乎萬物之祖。田子方篇。吾遊心於萬物之初。其義皆同。**善妖。善老。善始。善終。人猶效之。又況萬物之所係。而一化之所待乎。**釋文。妖本又作夭。成云。壽夭老少。都不介懷。雖未能忘生死。但復無所嫌惡。猶足爲物師傅。人放效之。況混同萬物。冥一變化。爲物宗匠。不亦宜乎。【正】奚侗曰。張君房本妖作少。武按。應作少。如下文女偶之色若孺子。善少也。豨韋氏挈天地。善始也。西王母之莫知始莫知終。善始並善終也。彭祖之下及有虞。善老也。總提於此。以爲豨韋一節之綱。萬物所係。一化所待。指道言。淮南精神訓云。以死生爲一化。是一化。指死生之一變化言。與上文萬化對。又淮南原道訓云。夫太上之道。生萬物而不有。成化像而弗宰。跂行喙息。蠉飛蝡動。待而後生。莫之知德。待而後死。莫之能怨。上數句之意。謂萬物之生死。待夫太上之道也。足以釋一化之所待句之義。**夫道有情有信。无爲无形。**宣云。情者。靜之動也。信者。動之符也。成云。恬然寂寞。無爲也。視之不見。無形也。【補】齊物論。可行已信。而不見其形。有情而無形。道字。總承上卓字。眞字。大情句。物之所不得遯句。而實發之。**可傳而不可受。**郭云。古今傳而宅之。莫能受而有之。**可得而不可見。**成云。方寸獨悟。可得也。離於形色。不可見也。【補】得字。爲豨韋節十二得字伏根。**自本自根。**宣云。道爲事物根本。更無有爲道之根本者。自本自根耳。**未有天地。自古以固存。**成云。

老子云。有物混成。先天地生。**神鬼神帝。**下文堪坏馮夷等。鬼也。狶韋伏羲等。帝也。其神。皆道神之。**生天生地。**成云。老子云。天得一以清。地得一以寧。補老子云。地法天。天法道。**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。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。**陰陽未判。是爲太極。天地四方。謂之六極。成云。道在太極之先。不爲高遠。在六合之下。不爲深邃。**先天地生而不爲久。長於上古而不爲老。**釋文。長。丁丈反。按此語又見後。補此節。闡發上節卓字。**狶韋氏得之。以挈天地。**狶韋。卽豕韋。蓋古帝王也。成云。挈。又作契。言能混同萬物。符合二儀。補釋文。狶。郭褚伊反。挈。徐苦結反。成訓提挈。**伏戲氏得之。以襲氣母。**成云。襲。合也。氣母。元氣之母。爲得至道。故能畫八卦。演六爻。調陰陽。合元氣。補成云。能伏牛乘馬。養伏犧牲。故謂之伏羲也。釋文。戲音羲。○武按。則陽篇云。陰陽氣之大。則氣母者。卽陰陽。以其大於各氣也。伏戲畫卦演爻。所以明陰陽變化之理也。故易曰。觀變於陰陽而立卦。伏羲既明陰陽之理。自能與陰陽合德。卽襲氣母之謂也。**維斗得之。終古不忒。**成云。北斗爲衆星綱維。故曰維斗。得至道。故維持天地。歷終始無差忒。補釋文。崔云。終古。久也。鄭玄注周禮云。終古猶言常也。武按。大道終古不忒。北斗綱維衆星。亦終古不忒。故曰得之。**日月得之。終古不息。堪坏得之。以襲崐崘。**釋文。崔坏作邳。司馬云。堪坏。神名。人面獸形。淮南作欽負。成云。崐崘山神名。襲。入也。補釋文。坏。徐扶眉反。郭孚坏反。○武按。淮南齊俗訓。昔者。馮夷得道。以潛大川。鉗且得道。以處昆侖。莊逵吉謂。釋文云。堪坏。淮南作欽負。是唐本鉗且作欽負也。字形近。故誤耳。程文學據山海經云。是與欽䲹。殺祖江於昆侖之陽。後漢書張衡傳注。引作欽駓。古駓䲹本一字。錢別駕云。古丕與負通。故尙書丕子之責。史記作負子。丕與負通。因之從丕之字。亦與負通也。堪欽亦同聲。**馮夷得之。以遊大川。**司馬云。淸泠傳曰。馮夷。華陰潼鄉隄首（成疏有里字。）人也。服八石。得水仙。是爲河伯。一云。以八月庚子浴於河。溺死。**肩吾得之。以處大山。**司馬云。山神。不死。至孔子時。成云。得道。處東嶽。爲太山

之神。黃帝得之以登雲天。崔云。黃帝得道而上天也。補成云。黃帝。軒轅也。採首山之銅。鑄鼎於荆山之下。鼎成。有龍垂於鼎以迎帝。帝遂將羣臣及後宮七十二人白日乘雲駕龍以登上天。仙化而去。顓頊得之以處玄宮。李云。顓頊。高陽氏。玄宮。北方宮也。月令曰。其帝顓頊。其神玄冥。成云。得道爲北方之帝。玄者北方之色。故處於玄宮。補成云。顓頊。黃帝孫。年十二而冠。十五佐少昊。二十即位。採羽山之銅爲鼎。能召四海之神。有靈異。年九十七崩。禺强得之。立於北極。釋文。海外經云。北方禺強。黑身手。足乘兩龍。郭璞以爲水神。人面鳥身。簡文云。北海神也。一名禺京。是黃帝之孫也。補釋文禺音虞。西王母得之。坐乎少廣。莫知其始。莫知其終。釋文。山海經。西王母狀如人。狗尾。蓬頭。戴勝。善嘯。居海水之涯。漢武內傳云。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。美容貌。神仙人也。崔云。少廣。山名。或云。西方空界之名。補成云。王母。太陰之精也。豹尾。虎齒。善笑。舜時。王母遣使獻玉環。漢武帝時。獻青桃。顏容若十七八歲女子。甚端正。常坐西方少廣之山。不復生死。故莫知始終也。武按。海外經。山海經。漢武帝內傳等書。極荒誕不經。然莊書多寓言。上列各書所說。作寓言觀焉可也。彭祖得之。上及有虞。下及五伯。崔云。彭祖壽七百歲。或以爲仙不死。成云。上自有虞。下及殷周。凡八百年。補成云。彭祖。顓頊之元孫也。帝封於彭城。善養性。五伯者。昆吾爲夏伯。大彭豕韋爲殷伯。齊桓晉文爲周伯。釋文。伯如字。又音霸。傅說得之。以相武丁。奄有天下。乘東維。騎箕尾。而比於列星。司馬云。東維。箕斗之間。天漢津之東維也。星經。傅說一星在尾上。崔云。傅說死。其精神乘東維。託龍尾。乃列宿。釋文。崔本此下更有其生無父母。死登假三年而形遯。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。按。下引七事以明之。補說文。奄下云。大有餘也。覆也。釋文。說音悅。成云。武丁。殷王名也。號曰高宗。夢得傅說。使求之天下。於陝州河北縣傅巖板築之所而得之。相於武丁。奄然清泰。傅說。星精也。而傅說一星在箕尾上。然箕尾則是二十八宿之數。維持東方。故言乘東維。騎箕尾。而與角亢等星。比並行列。故言比於

列星也。

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。子之年長矣。而色若孺子。何也。李云。葵當爲綦。聲之誤也。釋文。偊。徐音禹。一云。是婦人也。【補】釋文。孺本亦作儒。如喩反。成云。孺子。稚子也。武按。色若孺子。卽上文所謂濡乎進色。曰。吾聞道矣。南伯子葵曰。道可得學邪。曰。惡。惡可。子非其人也。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。而无聖人之道。我有聖人之道。而無聖人之才。李云。卜梁姓。倚名。宣云。倚聰明。似子貢。偊忘聰明。似顏子也。【補】釋文。惡惡並音烏。下惡乎同。成云。惡惡可。言不可也。武按。上惡。驚歎詞。下惡可。不可也。見人閒世。夫以陽爲充句上。成說失之。吾欲以教之。庶幾其果爲聖人乎。不然。以聖人之道。告聖人之才。亦易矣。吾猶守而告之。守而不去。與爲諄復。參日而後能外天下。成云。心既虛寂。萬境皆空。【補】郭云。外。猶遺也。已外天下矣。吾又守之七日。而後能外物。郭云。物者。朝夕所需。切己難忘。成云。天下疏遠易忘。資身之物。親近難忘。守經七日。然後遺之。已外物矣。吾又守之九日。而後能外生。成云。隳體離形。坐忘我喪。已外生矣。而後能朝徹。成云。死生一觀。物我兼忘。豁然如朝陽初啓。故謂之朝徹。宣云。朝徹。如平旦之清明。【正】徹。說文。通也。廣韻。達也。朝徹者。前守之九日。此則不待守。而一朝自通也。朱晦庵補大學格致章云。至於用力之久。而一旦豁然貫通焉。守之七日九日。用力之久也。朱說恰爲此處註脚。又楞嚴經云。生滅既滅。寂滅現前。忽焉超越世出世閒。十方圓明。生滅既滅。外生也。忽焉者。與一朝之義同。十方圓明。徹之謂也。三家之說。無稍不同。蓋道家於虛極靜篤時。自現此種境界。釋家亦然也。成宣說均失之。朝徹。而後能見獨。見一而已。【補】未有天地。自古以固存。是道卓然獨立於天地之先也。老子稱道云。獨立不改。則見獨。卽見道也。見獨。而後能无古今。成云。任造物之日新。隨變化而俱往。故無古今之異。【補】達生篇。道無終始。卽道無古

今也。見道而能後無古今。**无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。**宣云。生死一也。至此。則道在我矣。**殺生者不死。生生者不生。**蘇輿云。殺生二語。申釋上文。絕貪生之妄覬。故曰殺生。安性命之自然。故曰生生。死生順受。是不死不生也。正列子天瑞篇。生物者不生。化物者不化。所謂殺生者不死。與化物者不化義同。惟列子就天之陰陽四時言之。意謂如霜露既降。草木凋殞。此天化物也。亦卽殺生也。天固不隨物化。不隨物死也。故曰。殺生者不死。春來大地。萬物萌生。此天生物也。天自不生。故曰。生生者不生。老子曰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。以其不自生。故能長生。義與此同。此就上不死不生句分釋之也。老子又曰。天法道。故言天。卽無異於言道也。然就人之修道言之。義又有別。因天本無生。人原有生也。故此文所謂殺生者。如達生篇云。遺生則精不虧。又如南郭子綦之心如死灰。上文之外生。下文之以生爲附贅縣疣。餘如離形去知。忘肝膽。遺耳目。皆殺生之義也。能如是。則可以登假於道而不死矣。所謂生生者。卽上之善生益生。老子所言之貴生也。崔云。常營其生爲生生。除營生爲殺生。李云。殺猶亡也。亡生者不死也。矜生者不生也。二氏之說。其於義亦得。蓋此乃女偊言聖人修道之功夫。與天之殺生生生義自有別也。**其爲物无不將也。无不迎也。**成云。將。送也。道之爲物。拯濟無方。迎無窮之生。送無量之死。補應帝王篇。聖人之用心若鏡。不將不迎。應而不藏。知北遊篇。无有所將。无有所迎。均就聖人之用心言之。故不將不迎。本文則就道之妙用言之。故可无不將无不迎。蓋道彌綸天地。包涵萬彙。凡物皆處其亭毒之中。故無物不在其將迎之內也。以言夫道之本體。无將无迎。言夫道之妙用。无不將无不迎。蓋物有去來。道因將迎而順應之。所謂感而後動也。成云。道之爲物。似於道物二字。尚未認淸。本書於此二字。界義甚明。達生篇云。凡有皃象聲色者。皆物也。故道是道。物是物。不可混稱。如上維斗得之。終古不忒。日月得之。終古不息。維斗日月。物也。不忒不息。道也。謂道寄於維斗日月也。又天地篇說道云。金石不得无以鳴。金石物也。所以鳴者道也。謂道寄於金石也。此處其爲物。猶言寄於

物也。知北遊篇。謂道无所不在。又謂无乎逃物。蓋道无在。以寄於物而有在也。將字承上殺生。迎字承上生生。无不毀也。无不成也。成云。不送而送。無不毀滅。不迎而迎。無不生成。補毀字承將。成字承迎。分兩面說。其名爲攖寧。攖寧也者。攖而後成者也。郭嵩燾云。孟子趙注。攖。迫也。物我生死之見迫於中。將迎成毀之機迫於外。而一無所動其心。乃謂之攖寧。置身紛紜蕃變交爭互觸之地。而心固寧焉。則幾於成矣。故曰攖而後成。正在宥篇。無攖人心。成氏訓攖爲撓。廣雅釋詁。攖。亂也。是則攖者。撓亂之也。承毀說。亦卽承將與殺說。寧者。安定之也。承成說。亦卽承迎與生說。說文。撓。擾也。是攖。撓。擾。同義。天道篇。舜曰。天德而出寧。堯曰。膠膠擾擾乎。乃寧與擾對也。可以證此處爲寧與攖對。攖而後成者。攖毀而後寧成者也。列子天瑞篇。物損於彼者盈於此。成於此者虧於彼。齊物論篇。其分也成也。其成也毀也。蓋分出之物成。而被分之物毀矣。此成由於彼毀也。就天時言之。秋行肅殺。而後春得遂長。故曰攖而後成也。上言天與道既有殺與生之兩用。故物遂有生死成毀之兩途。將與攖。殺之用也。迎與寧。生之用也。天與道何以有此兩用。則以天與道不外陰陽而已。董仲舒曰。天兩有陰陽之施。管子四時篇。陽爲德。陰爲刑。董子又曰。陽氣暖。陰氣寒。陽予陰奪。陽氣仁寬愛生。陰氣戾急惡殺。文子上德篇。積陰不生。積陽不化。則陽篇。陰陽相照相蓋相治。四時相代相生相殺。故天與道。有生殺之兩用。由於陰陽有生殺之兩性也。故殺也將也毀也攖也。陰用事也。生也迎也成也寧也。陽用事也。任陰陽生殺之自然。而自處於不生不死。此之謂天。此之謂道。南伯子葵曰。子獨惡乎聞之。曰。聞諸副墨之子。成云。副。貳也。宣云。文字是翰墨爲之。然文字非道。不過傳道之助。故謂之副墨。又對初作之文字言。則後之文字皆其孳生者。故曰副墨之子。副墨之子。聞諸洛誦之孫。成云。羅洛誦之。按。謂連絡誦之。猶言反復讀之也。洛絡同音借字。對古先讀書者言。故曰洛誦之孫。古書先口授而後著之竹帛。故云然。洛誦之孫。聞之瞻明。見解洞徹。瞻明聞之聶許。聶許。小語。猶囁嚅。聶

許聞之需役。成云。需須役行也。需勤行勿怠者。需役聞之於謳。釋文。於音烏。王云。謳。歌謠也。宣云。詠歎歌吟。寄趣之深。於謳聞之玄冥。宣云。玄冥寂寞之地。玄冥聞之參寥。宣云。參悟空虛。參寥聞之疑始。宣云。至於無端倪乃聞道也。疑始者。似有始而未嘗有始。

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。崔云。淮南子祀作子永。行年五十四而病傴僂。顧千里云。淮南精神篇作子求。非。求永字經傳多互誤。抱朴子博喻篇子永歎天倫之偉。按據此。下祀與字當互易。孰能以无爲首。以生爲脊。以死爲尻。孰知生死存亡之一體者。吾與之友矣。成云。人起自虛無。故以無爲首。從無生有。生則居次。故以生爲脊。死則居後。故以死爲尻。死生雖異。同乎一體。能達斯趣。所遇皆適。豈有存亡欣惡於其間。誰能知是。我與爲友也。補釋文。尻苦羔反。庚桑楚篇。以無有爲首。以生爲體。以死爲尻。孰知有無生死之一守者。吾與之爲友。此存亡與生死複。似應從彼作有無生死爲是。夫首脊尻雖分。實爲一體。有無生死雖分。然眞人視之。亦一體也。故可與之友矣。四人相視而笑。莫逆於心。遂相與爲友。補莫逆於心者。蓋四人皆視生死爲一體。心不相違也。俄而子輿有病。子祀往視之。曰。偉哉夫造物者。將以予爲此拘拘也。成云。子輿自歎。司馬云。拘拘。體拘攣也。補成云。偉。大也。造物。猶造化也。曲僂發背。成云。傴僂曲腰。背骨發露。補釋文。僂徐力主反。上有五管。五藏之管向上。頤隱於齊。同臍。肩高於項。句贅指天。李云。句贅。項椎。其形若贅。言其上向。正句贅。卽人閒世之會撮。一作括撮。言括撮其髮。句曲如附贅也。陰陽之氣有沴。郭云。沴。陵亂也。同戾。補釋文。沴音麗。徐徒顯反。在宥篇。陰陽並毗。四時不至。寒暑之和不成。其反傷人之形乎。子輿之形惡。蓋由陰陽並毗所傷也。此句。伏下陰陽不翅父母及彼近吾死數語。其心閒而無事。宣云。不以病攖心。補成云。心神閒逸。不以爲事。跰𨇤而鑑於井。成云。

跰躃。曳疾貌。曳疾力行。照臨於井。補釋文。跰。步田反。躃。悉田反。曰。嗟乎。夫造物者。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。重歎之。
子祀曰。汝惡之乎。曰。亡。无同。予何惡。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鷄。予因以求時夜。司夜也。鷄疑是卵字之誤。時夜。卽鷄也。既化爲鷄。何反云因以求鷄。惟鷄出於卵。鴞出於彈。故因卵以求時夜。因彈以求鴞炙耳。齊物論云。見卵而求時夜。見彈而求鴞炙。與此文大同。亦其明證矣。正釋文。浸。子鴆反。向云。漸也。〇武按。王云。既化爲鷄。何又云求鷄。本文並未言求鷄。乃求臂化之鷄爲之司夜。義無不當。此與齊物論見卵之義不同。此所求者在司夜之效。故以鷄字爲當。彼則言瞿鵲子方見卵耳。尙未爲鷄。便求司夜。譏其早計也。故以卵字爲當。何可据彼正此。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。予因以求鴞炙。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。以神爲馬。予因以乘之。豈更駕哉。郭云。無往不因。無因不可。且夫得者時也。失者順也。安時而處順。哀樂不能入也。此古之所謂縣解也。成云。得者生也。失者死也。按。養生主篇。適來。夫子時也。適去。夫子順也。安時而處順。哀樂不能入也。古者謂是帝之縣解。與此文證合。補說文。縣。繫也。徐鉉曰。此本是縣挂之縣。借爲州縣之縣。今俗加心別作懸。義無所取。而不能自解者。物有結之。郭云。一不能自解。則衆物共結之矣。正郭謂不解而後物結。非也。言其所以不能自解者。由於物欲膠結於內。而爲哀樂所縣繫也。且夫物不勝天久矣。吾又何惡焉。補上文人之有所不得與。此物之情也。卽物不勝天之義。吾之致此惡疾。天也。既不能勝天。亦惟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而已。又何惡焉。答汝惡之乎句。俄而子來有病。喘喘然將死。其妻子環而泣之。成云。喘喘。氣息急也。補釋文。喘。川轉反。又尺歎反。子犁往問之。曰。叱。避。叱令其妻子避。補釋文。叱。昌失反。成云。叱。訶聲也。无怛化。釋文。怛。驚也。勿驚將化人。補列子力命篇。易怛也哉。注。當割反。釋文。丁達反。崔本作靼。音怛。倚其戶與之語曰。偉哉造物。又將奚以汝爲。爲何

物。將奚以汝適。適往也。以汝爲鼠肝乎。以汝爲蟲臂乎。王云。取微蔑至賤。補言形死爲鼠所食。化爲其肝乎。或爲蟲所食。化爲其臂乎。子來曰。父母於子。東西南北。唯命之從。陰陽於人。不翅於父母。成云。陰陽造化。何啻二親乎。補釋文。翅。徐詩知反。王引之曰。翅與啻同。說文曰。啻語時不啻也。書多士爾不啻不有爾土。釋文。啻。徐本作翅。武按。陰陽句。應上陰陽之氣有沴。彼近吾死而我不聽。我則悍矣。彼何罪焉。彼陰陽。悍。不順。宣云。近。迫也。補吾之將死。因陰陽之氣有沴所致。是陰陽迫吾死也。如不聽。則我悍然抵拒其命矣。夫大塊載我以形。勞我以生。佚我以老。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。乃所以善吾死也。六語又見大宗師篇。補陰陽近吾死。死又何足惡。乃大塊因我生之勞。使我以死休息之也。如是。吾又何必善生哉。生與死同。善生卽無異於善死。無亦多此一善。而不能安時處順者也。注中大宗師篇四字。當改爲前字。此節舉事證明前語。故重引之。以作關鎖。今之大冶鑄金。金踊躍曰。我必且爲鏌鋣。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。大冶。鑄金匠。補金而踴躍自言。大冶必致驚怪。以爲妖異不祥。今一犯人之形。而曰人耳人耳。夫造物者必以爲不祥之人。犯同笵。偶成爲人。遂欣愛鄭重。以爲異於衆物。則造化亦必以爲不祥。補上文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。此曰人耳人耳。明自喜其爲人也。夫衆生林總。萬態千形。造化無私。平等一視。如自喜爲人。有予智自雄之念。乖造化平等之心。故以爲不祥也。今一以天地爲大鑪。以造化爲大冶。惡乎往而不可哉。鼠肝蟲臂。何關念慮。補或生或死。或犯爲人。或犯爲鼠肝蟲臂。皆在天地陶冶之內。故無往而不可。明生而爲人無可喜。死而爲鼠肝蟲臂亦無可惡也。成然寐。蘧然覺。成然爲人寐也。蘧然長逝。覺也。正注非。釋文。成本或作戌。音恤。簡文云。當作滅。蘧。李音渠。蘧然。有形之貌。覺。古孝反。武按。成不可通。作滅者是也。言處於天地鑪冶之內。一任造化之陶鑄。而爲人之所不得與。故死也。如夢之滅然寐耳。生也。如夢之蘧然覺

也。何庸好惡於其間哉。先插此二語於此。至孟孫才母死節。方暢發之。可見莊子之文。有藕斷絲連。西崩東應之妙。

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。曰。孰能相與於无相與。相爲於无相爲。成云。如百體各有司存。更相御用。無心於相與。無意於相爲。而相濟之功成矣。故於無與而相與周旋。無爲而相爲交友者。其意亦然。補論語。仲弓問子桑伯子。子曰。可也簡。仲弓曰。居簡而行簡。無乃太簡乎。朱注。子桑伯子。魯人。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。注又云。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。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。說苑修文篇。孔子見子桑伯子。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。弟子曰。夫子何爲見此人乎。曰。其質美而無文。吾欲說而文之。孔子去。子桑伯子門人不悅。曰。何爲見孔子乎。曰。其質美而文繁。吾欲說而去其文。論語。子曰。孟子反不伐。奔而殿。將入門。策其馬曰。非敢後也。馬不進也。朱注。孟之反。魯大夫。名側。胡氏曰。反卽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。左傳哀十一年。齊師伐我。及淸。孟孺子洩帥右師。冉求帥左師。師及齊師戰於郊。右師奔。齊人從之。孟之側後入以爲殿。抽矢策其馬曰。馬不進也。家語。琴牢。衞人。字子開。一字張。與宗魯友。聞宗魯死。欲往弔焉。孔子弗許。曰。非義也。疑卽此之子琴張也。**孰能登天遊霧。**宣云。超於物外。**撓挑无極。**李云。撓挑。猶宛轉也。宛轉玄曠之中。正釋文。撓。徐而少反。郭許堯反。挑。徐徒了反。郭李徒堯反。武按。在宥篇。絜汝適復之撓撓。以遊无端。爾雅釋詁。適。往也。撓撓。簡文云。循環之名。蓋卽往復之形容辭也。言提絜汝往復。撓撓然如循環。以遊无端也。卽其上文出入六合之義。且无端與循環義相應。謂如環之無端也。鶡冠子道端篇。復而如環。日夜相橈。橈撓義通。均可爲此文參證。說文。挑。撓也。則撓挑。卽撓撓也。无極。猶之无端。謂撓撓往復。如循環然。以遊无極也。下反覆終始。不知端倪。卽申說此句者也。**相忘以生。無所終窮。**宣云。不悅生。不惡死。**三人相視而笑。莫逆於心。遂相與爲友。莫然有間。**崔云。莫然。定也。間。頃也。補在宥篇。莫然无魂。成云。莫然无知。又左昭二十八年。德正應和曰莫。杜注。莫然淸靜。此莫然。正形

容二人相視而笑。清靜無言也。而子桑戶死。未葬。孔子聞之。使子貢往侍事焉。成云。供給喪事。或編曲。李云。曲。蠶薄。【正】編。說文。次簡也。周禮春官磬師注。編讀爲編書之編。宋玉對楚王問。是其曲彌高而和彌寡。漁父篇。孔子絃歌鼓琴奏曲。然則曲者。樂曲也。歌辭也。編曲者。編次其辭也。時僅孟琴二人。一編辭而歌。一鼓琴以和之。李乃云蠶薄。孟爲大夫。琴孔門弟子。未必恃編薄爲生。且何至惟恐稍曠其工。挾之往編於死喪者之家乎。李說亦太不倫矣。或鼓琴。相和而歌曰。嗟來桑戶乎。嗟來桑戶乎。而已反其眞。而汝。而我猶爲人猗。成云。猗。相和聲。【正】成說非。書秦誓。斷斷猗無他伎。疏。猗者。足句之辭。不爲義也。禮大學引此作斷斷兮。猗是兮之類。子貢趨而進曰。敢問臨尸而歌。禮乎。二人相視而笑曰。是惡知禮意。是。謂子貢。【補】應證上文警乎其未可制也。子貢反。以告孔子曰。彼何人者邪。修行无有。無自修之行。而外其形骸。臨尸而歌。顏色不變。无以命之。崔云。命。名也。彼何人者邪。孔子曰。彼游方之外者也。而丘游方之內者也。成云。方。區域也。外內不相及。而丘使女往弔之。丘則陋矣。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。王引之云。爲人猶言爲偶。中庸。仁者人也。鄭注。讀如相人偶之人。以人意相存偶之言。公食大夫禮注。每曲揖。及當碑揖。相人偶。是人與偶同義。淮南原道篇。與造化者爲人。義同。齊俗篇。上與神明爲友。下與造化爲人。尤其明證。【正】鄭謂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。並非謂讀如相人偶之偶。如爲人可謂之爲偶。則鄭所云以人意相存偶句。亦可謂之爲以偶意相存人矣。安乎。否乎。且細玩鄭句。人下加意。則存偶者人之意。非謂人與偶同義也。本文之義。言造物者旣範我以人之形。而我不聽。則我悍矣。有道者。則順受之。方且與造物者爲人。卽上文其不一與人爲徒也。又卽知北遊篇直且爲人也。及德充符篇有人之形。故羣於人也。質言之。則造物者命我爲人。則我爲人耳。命我爲鼠肝蟲臂。則我爲鼠肝蟲臂耳。卽上文崔乎其不得已之義也。淮南精神訓。夫造化者旣以

我爲坏矣。將無所違之矣。高注。言既以我爲人。無所離之。喻不求。亦不避也。最足證明本義。再就王氏所徵原道齊俗二文言之。王氏於彼文義。亦未細審。按原道訓云。精通於靈府。與造化者爲人。言精上通神靈之府。所謂其一與天爲徒也。而形體則與造化者爲人。所謂其不一與人爲徒也。至齊俗訓語更明顯。上與神明爲友者。精神也。下與造化爲人者。所範之人形耳。據此。益足證王氏之說。乖於本義矣。

而遊乎天地之一氣。彼以生爲附贅縣疣。 成云。氣聚而生。譬疣贅附縣。非所樂。【補】知北遊篇。臭腐復化爲神奇。神奇復化爲臭腐。故曰。通天下一氣耳。郭注云。死生彼我豈殊哉。足以相證。附贅句。遙明以刑爲體之義。

以死爲決𤴯潰癰。 釋文。𤴯。胡亂反。宣云。疽屬。成云。氣散而死。若𤴯癰決潰。非所惜。

夫若然者。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。 宣云。一氣循環。

假於異物。託於同體。 宣云。即圓覺經地風水火四大合而成體之說。蓋視生偶然耳。

忘其肝膽。遺其耳目。 宣云。外身也。視死偶然耳。【補】應上相忘以生。又上文所謂以刑爲體也。

反覆終始。不知端倪。 往來生死。莫知其極。【補】應上撓挑無極。

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。逍遙乎无爲之業。 成云。芒然。無知貌。放任於塵累之表。逸豫於清曠之鄉。【補】應上登天遊霧。

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。以觀衆人之耳目哉。 成云。憒憒。煩亂。釋文。觀。示也。【補】應上厲乎其似世乎。警乎其未可制也。

子貢曰。然則夫子何方之依。 成云。方內方外。未知夫子依從何處。

孔子曰。丘天之戮民也。 成云。聖迹禮儀。乃桎梏形性。夫子既依方內。是自然之理。刑戮之人也。故德充篇云。天刑之。安可解乎。【補】言吾生平以禮束縛一己自然之生。無異受天之刑也。

雖然。吾與汝共之。 宣云。己之所得不欲隱。【正】雖然。吾平日與汝講習禮儀。束其性天。故汝亦共爲戮民也。孔子因子貢以臨尸而歌爲非禮。乃語之以拘禮者如受天刑也。以破其是己非人之心。繼則以相忘勖之也。

子貢曰。敢問其方。孔子曰。魚相造乎水。人相造乎道。 造。詣也。造乎水者魚之樂。造乎道者人之樂。【補】

相造乎道。卽答子貢以方也。相造乎水者。穿池而養給。相造乎道者。无事而生定。釋文。池本亦作地。按。兩本並通。魚得水則養給。人得道則性定。生性字通。正天道篇一心定而萬物服。言以虛靜推於天地。通於萬物。又曰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。此處无事。卽无爲也。承上逍遙乎无爲之業說。无爲也而後能虛靜。虛靜則定矣。生字。如佛書無所住而生其心之生。不必改爲性字。彼所生之心。淸淨心也。卽此之定心也。言欲造乎道者。在生其定心。而生定之功夫。則在心虛靜而无事。无事而定自生矣。此莊子修道要旨也。故曰。魚相忘乎江湖。人相忘乎道術。宣云。愈大則愈適。豈但養給生定而已。正繳應上泉涸譬堯數語。夫方內方外道術不同。猶之堯桀之性不同也。然道術雖殊。各有所適。與其互相是非。不如兩忘而化其道。卽此相忘乎道術之謂也。蓋子反二人。謂子貢不知禮意。子貢以彼臨尸而歌爲非禮。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也。故孔子以相忘乎道術語之。子貢曰。敢問畸人。司馬云。畸。不耦也。郭云。問向所謂方外而不偶於俗者安在。補釋文。畸。居宜反。曰。畸人者。畸於人而侔於天。司馬云。侔。等也。成云。率其本性。與自然之理同。補釋文。侔音謀。故曰。天之小人。人之君子。宣云。拘拘禮法。不知性命之情。而人稱爲有禮。人之君子。天之小人也。按。各本皆同。疑複語無義。當作天之君子。人之小人也。成云。子反琴張。不偶於俗。乃曰畸人。實天之君子。按。不偶於俗。卽謂不偕於禮。則人皆不然之。故曰天之君子。人之小人也。文義甚明。蘇輿云。以人之小人斷定畸人。則琴張孟孫輩皆非所取。莊生豈眞不知禮者哉。正蘇輿說與本義乖違。篇首樹天之所爲。人之所爲二義以爲綱。通篇均就二義分疏。此處亦然。上文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。逍遙乎无爲之業。爲天之所爲也。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。爲人之所爲也。君子有二。論語云。文質彬彬。然後君子。天下篇云。以禮爲行。謂之君子。此人之君子也。卽爲人之所爲也。上文古之眞人。此天之君子也。卽爲天之所爲也。外物篇云。老萊子曰。丘。去汝躬矜。與汝容知。斯爲君子矣。卽去文尙質。去禮任天。

亦天之君子也。小人亦有二。盜跖篇云。小人殉財。駢拇篇云。其所殉貨財也。則俗謂之小人。山木篇云。小人甘以絕。此人之小人也。若人之君子則天之小人也。上文狐不偕務光諸人。世所稱賢人也。然行名失已。亡身不眞。亦天之小人也。天之小人云者。謂較至人大人眞人爲小。非同乎人之小人也。成蘇諸氏。疑此文語複。未深究君子小人之義者也。蓋上以天理爲主。且義綜其全。謂以天理言之。如行名失已及拘禮飾文。皆違自然。乃自然之小人也。然人於拘禮飾文者則謂之君子。下以人情爲主。且語有專屬。謂以人情言之。重禮尙文。於能篤守禮文者。則稱之爲君子。而實天之小人也。因子貢拘拘禮文。故下二語。專就子貢而言。以警覺之。語複而意不複也。

顏回問仲尼曰。孟孫才名才。**其母死。哭泣無涕。中心不戚。居喪不哀。无是三者。以善處喪蓋魯國。固有无其實而得其名者乎。回壹怪之。** 郭陸成本喪字絕句。李楨云。文義未完。蓋魯國三字。當屬上句。與應帝王篇功蓋天下義同。釋言。弇蓋也。釋名。蓋。加也。並有高出其上之意。言才以善處喪名蓋魯國也。**仲尼曰。夫孟孫氏盡之矣。進於知矣。** 成云。進。過也。宣云。其盡道過於知喪禮者。 正此知字。如篇首知人之所爲之知。言孟孫氏已盡居喪之實。進入於世人之知矣。與上文以禮爲翼。厲乎似世之義相應。**唯簡之而不得。** 宣云。簡者。略於事。世俗相因。不得獨簡。故未免哭泣居喪之事。 補天運篇。黃帝之治天下。使民心一。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。蓋孟孫之心一。不知所以生。不知所以死。自不哭泣其親。因牽於世人之知。欲簡略於喪禮而不得。於是乃有哭泣也。**夫已有所簡矣。** 宣云。然已無涕不戚不哀。是已有所簡矣。蘇輿云。二語泛言。不屬孟孫氏說。姚云。常人束於生死之情。以爲哀痛簡之而不得。不知於性命之眞。已有所簡矣。似較宣說爲優。 正宣說是也。蘇姚說非。**孟孫氏不知所以生。不知所以死。** 宣云。生死付之自然。此其進於知也。 正死生。命也。其有夜旦之常。

天也。人之有所不得與。是以不知所以生。不知所以死也。宜此其進於知句誤。正語詳下。不知就先。不知就後。成云。先生後死。既一於死生。故無去無就。【正】上文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。言生死相禪。如環無端。不知生先而死後乎。抑死先而生後乎。既不知死生之先後。是以不知所就也。若化爲物。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。宣云。順其所以化。以待其將來所不可知之化。如此而已。按。死爲鬼物。化也。鼠肝蟲臂。所不知之化也。【補】不知之化。將來之化也。將來之化。萬化而未始有極也。物不勝天。亦惟待之而已。山木篇。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。焉知其所終。焉知其所始。正而待之而已。義與此同。且方將化。惡知不化哉。方將不化。惡知已化哉。宣云。四語正不知之化。總非我所能與。吾特與汝其夢未覺者邪。宣云。未能若孟孫之進於知也。【正】注非。上進於知矣。言入於世知也。宣誤以爲眞知。故說如此。此句係仲尼就身設喻。以明上文。且啓下文。言吾與汝方自以爲覺也。惡知其非夢而未覺者邪。生死亦然。自以爲生矣。安知其非死耶。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。彼孟孫氏雖有駭變之形。而不以損累其心。【正】彼。指孟孫之母。孟孫未死。不得言有駭形。言彼死者有駭變之形。而無損於心。雖死。如夢之未覺耳。有旦宅而無情死。成云。旦。日新也。宅者。神之舍也。以形之改變爲宅舍之日新耳。姚云。情。實也。言本非實有死者。【正】旦宅。言人生駒隙。如一朝之居於宅耳。所謂死者。猶之賃宅者去此遷彼。而非實死也。孟孫氏特覺。人哭亦哭。是自其所以乃。乃猶言如此。人哭亦哭。已無容心。蘇輿云。孟孫氏特覺絕句。言我汝皆夢。而孟孫獨覺。人哭亦哭。是其隨人發哀。【補】既無情死。則死何必哭。哭特世知之禮如此耳。孟孫氏進入世知。故人哭亦哭。所謂厲乎其似世也。郭云。夫常覺者。無往而有逆也。故人哭亦哭。正自其所宜也。是郭亦以覺字絕句。承上其夢未始覺來。乃作宜義亦通。且也相與吾之耳矣。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。人每見吾暫有身。則相與吾之。豈知吾所謂吾之果爲吾乎。果非吾乎。【補】豈特生死不能知。卽吾之爲吾。亦不能

確知也。特自以爲吾。卽吾之耳。淮南俶眞訓。公牛哀七日化爲虎。方其爲虎也。不知其嘗爲人也。方其爲人。不知其且爲虎也。二者代謝舛馳。各樂其成形。可爲此處明喩。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。厲戾同聲通用。至也。夢爲魚而沒於淵。不識今之言者。其覺者乎。夢者乎。未知魚鳥是覺邪夢邪。抑今人之言魚鳥者。是覺邪夢邪。補當吾夢時。吾所謂吾之者魚鳥也。及其旣覺。吾所謂吾之者人也。夢覺異。故吾之者亦不同。是故夢與覺吾之之吾。皆不相知也。且安知魚鳥之非覺而爲人之非夢邪。造適不及笑。獻笑不及排。宣云。人但知笑爲適意。不知當其忽造適意之境。心先喩之。不及笑也。及忽發爲笑。又是天機自動。亦不及推排而爲之。是適與笑不自主也。安排而去化。乃入於寥天一。宣云。由此觀之。凡事皆非己所及排。冥冥中有排之者。今但當安於所排。而忘去死化之悲。乃入於空虛之天之至一者耳。

意而子見許由。許由曰。堯何以資汝。成云。意而。古之賢人。郭云。資者。給濟之謂。意而子曰。堯謂我。汝必躬服仁義。而明言是非。成云。必須己身服行。亦復明言示物。許由曰。而奚爲來軹。而。汝也。軹同只。補只。說文。語已詞也。武按。躬服仁義句。乃爲人之所爲。卽人之君子也。夫堯旣已黥汝以仁義。而劓汝以是非矣。宣云。如加之以刑然。補周禮司刑。墨罪五百。劓罪五百。注。墨。黥也。先刻其面。以墨窒之。劓。截其鼻也。釋文。黥。其京反。劓。魚器反。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途乎。成云。恣睢。縱任也。轉徙。變化也。按。言汝既爲堯所誤。何以遊乎逍遙放蕩縱任變化之境乎。補釋文。遙蕩。王云。縱散也。恣。七咨反。睢。郭李云。許維反。武按。天地篇。聖人之治天下。搖蕩民心。使之成敎易俗。此文遙字。似當作搖。意而子曰。雖然。吾願遊於其藩。宣云。言雖不能遵途。願涉其藩籬。許由曰。不然。夫盲者无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。瞽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。補釋文。與音豫。下同。黼音甫。黻音弗。觀。古亂反。成云。盲者有眼睛而不見物。瞽者眼

無眹縫。如鼓皮也。作斧形謂之黼。兩巳相背謂之黻。意而子曰。夫无莊之失其美。成云。无莊。古之美人。爲聞道故。不復莊飾。而自忘其美色。據梁之失其力。成云。據梁。古之多力人。爲聞道守雌。故失其力。黃帝之亡其知。成云。黃帝有聖知。亦爲聞道。故能忘遺其知。皆在鑪捶之間耳。釋文。捶本又作錘。成云。鑪。竈也。錘。鍛也。三人以聞道契眞。如器物假鑪冶打鍛以成用耳。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。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。宣云。乘猶載也。黥劓則體不備。息之補之。復完成矣。天今使我遇先生。安知不使我載一成體以相隨邪。許由曰。噫。未可知也。我爲汝言其大略。吾師乎。吾師乎。䪡萬物而不爲義。澤及萬世而不爲仁。司馬云。䪡。碎也。盧文弨云。說文作䪡。亦作齏。隸省作䪡。成云。素秋霜降。碎落萬物。非有心斷割而爲義。青春和氣。生育萬物。非有情恩愛而爲仁。補釋文。䪡。子兮反。武按。吾師乎。指以下所言爲師。即道也。䪡萬物二句。爲天之所爲也。且針對上躬服仁義句而矯正之。長於上古而不爲老。成云。萬象之前。先有此道。而日新不窮。按語又見前。覆載天地。刻彫衆形而不爲巧。成云。天覆地載。以道爲原。衆形彫刻。咸資造化。同禀自然。故巧名斯滅。此所遊已。宣云。應上遊。補上數語。與上文夫道有情有信節義同。故此之所遊。即遊於道也。

顏回曰。回益矣。仲尼曰。何謂也。曰。回忘仁義矣。曰。可矣。猶未也。他日復見。曰。回益矣。曰。何謂也。曰。回忘禮樂矣。曰。可矣。猶未也。補或謂仁義深而禮樂淺。仁義內而禮樂外。其忘也應自淺而深。自外而內。本文不然。疑有倒誤。淮南道應訓文與此同。惟先忘禮樂。仁義次之。似當据正。武曰。不然。仁義之施由乎我。禮樂之行拘於世。由乎我者忘之無與人事。拘於世者忘之必駭俗情。是以孟孫之達。且進世知。孟琴之歌。遂來面誚。此回所以先忘仁義而後忘禮樂。蓋先易而後難也。淮南誤倒。當据此以正之也。他日復見。曰。回益矣。曰。何謂也。曰。回坐忘矣。司馬云。坐而自忘其身。仲尼蹵然

曰。何謂坐忘。顏回曰。墮肢體。黜聰明。成云。墮。毀廢。黜。退除。【補】釋文。墮。子六反。崔云。變色貌。墮。許規反。徐待果反。離形去知。宣云。總上二句。【補】墮肢體。離形也。黜聰明。去知也。卽以刑爲體也。同於大通。成云。冥同大道。【補】奚侗曰。大當作化。下文同則無好也。化則無常也。卽分釋此兩句。淮南道應訓。正作洞於化通。此謂坐忘。【補】如此。可謂天之君子矣。仲尼曰。同則无好也。宣云。無私心。化則无常也。宣云。無滯理。而果其賢乎。丘也請從而後也。爾誠賢乎。吾亦願學。極贊以進回。【補】注願學非。說苑指武篇。孔子曰。吾所願者。顏氏之計。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。卽此請從而後之謂也。又在宥篇云。墮爾形體。吐爾聰明。倫與物忘。大同乎涬溟。解心釋神。莫然无魂。可作此節參證。

子輿與子桑友。而霖雨十日。雨三日以往爲霖。【補】左隱九年春王正月。大雨霖以震。書始也。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。爾雅釋文。久雨謂之淫。淫謂之霖。子輿曰。子桑殆病矣。裹飯而往食之。至子桑之門。則若歌若哭。鼓琴曰。父邪母邪。天乎人乎。有不任其聲。而趨舉其詩焉。崔云。不任其聲。憊也。成云。趨。卒疾也。【補】釋文。裹音果。食音嗣。成云。任。堪也。崔云。趨舉其詩。無音曲也。子輿入。曰。子之歌詩。何故若是。成云。歌詩似有怨望。故驚怪問其所由。曰。吾思乎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。父母豈欲吾貧哉。天无私覆。地无私載。天地豈私貧我哉。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。然而至此極者。命也夫。知命所爲。順之而已。

應帝王第七

郭云。無心而任乎自化者。應爲帝王也。【正】郭說非。帝王二字。須活看。如徐无鬼篇。雞廱也。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之帝。德充符篇而王先生之王。若作實字詁之。則所謂應帝王者。言修道養氣之功。至乎其極。與帝王之義相應。蓋寓言也。如謂非寓言。而實言上古帝王治天下之道。上古之治天下者。莫過於伏羲神農黃帝。伏羲畫八卦。作甲子。敎市易。結繩而爲網罟。神農作耒耜。敎稼穡。嘗百草。黃帝制衣裳。造宮室。作五兵營陣。半生征討。致肌色皯黣。五情爽惑。皆爲任知任事之尤者也。如篇中所言以己爲牛馬。遊心於無。不知誰何。食豕如人。塊然獨以形立。无爲事任。无爲知主。而謂執此道以治天下。可臻羲黃之盛。雖擅龍施之辯。亦不能言其理矣。惟視爲修道養氣之寓言。則圓通無礙。蓋帝王者。寓言乎篇中之太沖。太沖爲陰陽二氣集合成和之名。和則德之實也。繕性篇云。夫德和也。德充符篇云。德者成和之修也。又云。和豫通。呂氏春秋云。王者天下之所往也。往則通矣。管子兵法篇。通德者王。是以王寓言和豫通而爲太沖也。說文云。帝者諦也。諦者審也。書堯典傳。其疏云。舉事審諦。故謂之帝也。篇中鯢桓之審爲淵。喩修道者所養之氣。審諦於集虛而爲太沖也。故鯢桓之審一段。可作帝字之解義。而帝王二字。即太沖之寓言也。則陽篇云。陰陽氣之大。陰陽沖和。故謂太沖。太大也。老子曰。域中有四大。而王居一焉。此處蓋以王寓太沖之大也。且也。太沖爲修道養氣之極。帝王爲天下人民之極。太沖虛。爲氣所集。帝王尊。爲人民所歸。太沖莫勝。帝王之勢亦莫勝。故特寓之以題篇也。極則無復可言。故內篇即以此而終焉。

齧缺問於王倪。四問而四不知。見齊物論。【補】天地篇。堯之師曰許由。許由之師曰齧缺。齧缺之師曰王倪。王倪之師曰被衣。武按。知字。爲篇中骨幹。通貫全篇。故首爲揭出而結之以无爲知主。本節之以己爲馬牛。三節之遊淡合漠。順自然。四節之遊於无有。五節之不知誰何。食豕如食人。末節之渾沌。皆不爲知主也。本節之藏仁要人。二節之經式義度。四節之物徹疏明。五節

之神巫預知。末節之倏忽鑿竅。皆爲知主也。知北遊篇。黃帝曰。彼其眞是也。以其不知也。无始曰。不知深矣。知之淺矣。據此。可曉然於本篇知與不知之義矣。

蒲衣子曰。而乃今知之乎。 而。汝。**有虞氏不及泰氏。** 成云。泰氏。即太昊伏羲也。【補】淮南覽冥訓。然猶未及虙戲氏之道也。其下云。當此之時。臥倨倨。興眄眄。一自以爲馬。一自以爲牛。語意與此同。虙戲。古通伏羲。成謂泰氏即伏羲。蓋本此也。**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。亦得人矣。而未始出於非人。** 崔云。懷仁心以結人也。宣云。非人者物也。有心要人。猶繫於物。是未能超出於物之外。【補】徐无鬼篇。馳其形性。潛之萬物。此之藏仁要人。馳其形性也。未始出於非人。潛之萬物也。**泰氏其臥徐徐。其覺于于。** 司馬云。徐徐。安穩貌。于于。無所知貌。**一以己爲馬。一以己爲牛。** 成云。或馬或牛。隨人呼召。【補】天道篇。老子曰。昔者子呼我牛也。而謂之牛。呼我馬也。而謂之馬。呼牛呼馬。名也。名者。人爲也。非眞也。故逍遙篇云。聖人无名。馬牛也者。物也。然秋水篇云。號物之數謂之萬。人處一焉。是人亦物也。德充符篇云。自其同者視之。萬物皆一也。列子黃帝篇云。和者大同於物。佛書之無差別心。無我相。無衆生相。均此義也。**其知情信。** 成云。率其眞知。情無虛僞。【補】秋水篇。是信情乎。成云。信。實也。此言其知之情爲實。實者眞也。知眞。故所得亦眞。與下句爲一氣。**其德甚眞。** 郭云。任其自得。故無僞。**而未始入於非人。** 宣云。渾同自然。毫無物累。未始陷入於物之中。【補】至人和同萬物。而非入也。入之云者。馳其形性。凝滯於物。而心爲之累者也。此段重在知德性眞四字。雖自以爲馬牛。然有一眞我在。是爲眞德。彼懷仁要人。純出人爲之僞。其知非信。雖曰得人。非眞得也。

肩吾見狂接輿。狂接輿曰。日中始何以語女。 李云。日中始。人姓名。賢者也。崔本無日字。云。中始。賢人也。俞云。猶言日者也。義見左文七年。襄二十六年。昭七年。十九年傳。**肩吾曰。告我。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。** 司馬云。出。行也。王念孫

云。經式義度。皆謂法也。義讀爲儀。古字通。【正】焦竑云。經之式。義之度。皆所以正人。林雲銘云。經常之法式。義理之制度。如三綱五常。皆所以正人也。二說義幷如字讀。非不可通。天下篇云。以義爲理。林說義理字亦合。似不必改讀。天運篇云。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。如義法互易。則爲禮法義度。義亦無所出入。足證改儀之不必矣。且義字於此處最適。釋名。義。裁制事物使各宜也。說文。度。法制也。亦有裁制義。上文以己出。獨裁也。下文人孰敢不聽。以其獨裁而懼之也。上節藏仁以要人。此則出法以制人。其治更出有虞氏之下。必如是。然後與上節不復。**人孰敢不聽而化諸。狂接輿曰。是欺德也。** 成云。以己制物。物喪其眞。是欺誑之德。非實道。【補】反映上文其德甚眞句。**其於治天下也。猶涉海鑿河。** 涉海而鑿爲河。【補】說文。涉。徒行厲水也。徒行涉海。非惟不達。且必陷溺矣。鑿河所以通海。今涉海以鑿河。是倒道而行也。爲下正而後行之反喻。**而使蚉負山也。** 【補】此非蚉力所能也。爲下確乎能其事者之反喻。**夫聖人之治也。治外乎。** 用法。是治外也。**正而後行。** 正其性而後行化。【補】言不治外而正內。德充符篇。正生以正衆生。孔子曰。其身正。不令而行。**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。** 李云。確。堅也。宣云。不强人以性之所難爲。【正】言不强人以力之所不能爲。如使蚉負山之類也。天地篇。聖治乎。官施而不失其宜。拔舉而不失其能。文子自然篇。故聖人舉事。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。有一功者處一位。有一能者服一事。力勝其任。卽舉者不重也。能稱其事。卽爲者不難也。**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。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。以避熏鑿之患。** 成云。矰網。鼷鼠小鼠。神丘社壇。宣云。物尙有知如此。【補】釋文。矰則能反。鼷音兮。熏香云反。**而曾二蟲之无知。** 曾是人之無知。不如二蟲乎。【補】言出己私意立法制人。二蟲猶知避害。曾是人不如二蟲。而不知避爲治者之法網乎。此答孰敢不聽而化諸。

天根遊於殷陽。 崔云。地名。【補】李云。殷山名。殷山之陽。成同。**至蓼水之上。** 李云。蓼水。水名。【補】釋文。蓼音了。成云。蓼水。

在趙國界內。**適遭无名人而問焉。**補成云。遭。遇也。武按。老子曰。道常无名。此无名人。卽寓言道也。夫人而无名。則呼牛呼馬。無不可者。上所謂其知情信。其德甚眞也。大宗師篇。夫道有情有信。故曰无名人寓言道也。名亦本篇重要字。與知字同貫全篇。蓋名出於知。无知則无名。首節之自以爲馬牛。此之无名人。四節之有莫舉名。六節之名實不入。皆言无名也。末節則以无爲名尸結之。**曰。請問爲天下。无名人曰。去。汝鄙人也。何問之不豫也。**俞云。釋詁。豫。厭也。楚辭惜誦。行婞直而不豫兮。王注。豫。厭也。此怪天根之多問。猶云何不憚煩也。正俞說非。多問方可謂之不憚煩。此爲適遭初問。連下祇二問。俞乃謂怪其多問爲不憚煩。未免顢頇。爾雅釋詁。豫。安也。夫道在无爲。老子曰。爲者敗之。今天根問爲天下。其不安處。卽在一爲字。彼人且无名。奈何向之問爲乎。況所問之爲在天下乎。宜乎无名人斥之去。而闢其問之不安也。以下至感予之心爲明已之无爲也。**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。**人偶也。詳大宗師篇。正人偶非。正語亦詳大宗師篇。**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。**成云。莽眇。深遠。按。謂清虛之氣若鳥然。補釋文。莽。莫蕩反。眇。妙小反。武按。逍遙遊篇。適莽蒼。成云。郊野之綠。遙望之不甚分明也。釋文。莽。莫郎反。集韻音茫。義亦與茫同。成所謂郊野之色者。釋蒼也。蒼蓋草色也。遙望不明者。釋莽也。謂茫茫然也。就遠地言。則用莽蒼。就高空言。則用莽眇。庚桑楚篇。藏身不厭深眇而已。博雅。眇。遠也。然則莽眇者。望之不甚分明之深遠處也。此句與藏身不厭深眇之義同。並下句。實爲下文遊心於淡合氣於漠之喻。蓋漠字。說文云。通幕。程大昌北邊備對。幕者。漠也。言望之漠漠然也。卽望之不甚分明也。亦卽莽之義也。**以出六極之外。**成云。六極。猶六合。**而遊无何有之鄉。**說見逍遙遊篇。**以處壙埌之野。**崔云。壙埌。猶曠蕩也。補釋文。壙。徐苦廣反。埌。徐力黨反。李音浪。武按。此與上句。爲下順物自然而无容私焉之喻。蓋無有者。無爲也。文子道原篇。所謂無爲者。不先物爲也。卽順物自然爲之而已。不先也。有私。則必爲私欲所蔽塞矣。必無私焉。然後心能曠蕩。故曰爲之喻也。

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。 帠。徐音藝。未詳何字。崔本作爲。當從之。 補帠依崔作爲。則當去句末爲字。否則不辭。俞讀作寱。孫詒讓以爲叚之誤。又有轉叚爲暇者。義均不愜。徐音藝。彼必有所本。音同則義通。藝者才也。言汝又有何才藝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。如此。則與上汝鄙人也相應。蓋鄙者陋也。鄙陋。無才識也。義似較合。此心字。爲全篇主腦。凡篇中所言道德。氣機。情知。名實。皆總之於一心。文分反正以論之。論其反。則藏仁要人。已出經式義度。私心也。天根以鄙人而問爲天下。妄心也。嚮疾徹明而勤學。怵其心也。見神巫而心醉。迷其心也。感善待而鑿竅。亦心之妄也。論其正。則泰氏之徐徐于于。率其眞心也。接輿之正而後行。正其以已出之私心也。无名人則遊心於淡。老聃則遊心於无有也。壺子之太沖莫勝。則謂之遊心於淡可。謂之遊心於无有亦可。聖人之心則若鏡。而終之以渾沌其心焉。蓋莊子之學。心學也。前六篇所論。亦論心已矣。然或舉一隅而未及其全。故此篇特就心之反正。與修之次第而詳論之。以爲內篇之殿焉。莊子之學與其道。蓋於此篇盡之矣。 **又復問。无名人曰。汝遊心於淡。合氣於漠。順物自然。而无容私焉。** 宣云。不用我智。 補上二段。明有爲以治天下。卽私心主知。非正而後行也。此段卽申說正而後行之義。遊淡合漠。順自然而无私。卽正內而非治外也。知北遊篇云。嘗相與无爲乎。澹而靜乎。漠而清乎。心淡靜而氣漠清。不藏仁以要人也。順物自然。不出經式義度以制人也。仁者有親。私也。法必已出。私也。无私焉。不治天下而天下治矣。遊心於淡。合氣於漠。爲全篇精要語。然有先後之分。必先能遊心於淡。然後能合氣於漠。如篇中之徐徐于于。情信。無欺。無私。篇末之四無爲。卽遊心於淡也。合氣於漠之極致。卽下神巫節之太沖。蓋太沖爲陰陽二氣交合成和之謂也。故遊心二句。爲神巫節之綱。彼節方由淺入深。逐層敷陳。爲修道養氣之總說明。天下二字。道家謂喻全身。言頭之下。足之上也。玩神巫節天壤地文。及機發於踵諸語。卽明。此言未爲無理。蓋本書多寓言。實則純就修心養氣立論。乃方以外之言也。其中所謂君國臣民。各有寓意。老子五千言。

意亦如之。若徒就文句之實義詁之。則多不合情理。此義已於篇題正語內及之矣。

陽子居見老聃曰。成云。姓陽。字子居。案。即楊朱。見寓言篇注。**有人於此。嚮疾强梁。**嚮往敏疾。强幹果決。正嚮如易繫辭其受命也如嚮之嚮。疏。如嚮應聲。言其人用知。則敏疾如嚮之應聲。任事。則如梁棟之强而不橈。**物徹疏明。**事物洞徹。疏通明達。正史記禮書。疏房牀第几席。索隱。疏。謂窻也。盜跖篇內周樓疏。李云。疏窗外通。武按。室設窗疏。所以通明也。句謂其於物理洞徹。如窗疏之通明也。上句言用知任事。以聲嚮與梁棟喻之。此言明物。以疏窗喻之。若如注說。則徹與疏複。明達與洞徹複。

學道不勌。補求知也。**如是者。可比明王乎。老聃曰。是於聖人也。胥易技係。勞神怵心者也。**言此其學聖人。如胥之易。如技之係。徒役其形心者也。郭慶藩云。胥徒民給繇役者。易。治也。胥易謂胥徒供役治事。技係。若王制凡執技以事上者。不貳事。不移官。是爲技所係也。正注非。禮記文王世子篇。小樂正學干。大胥贊之。（鄭注。大胥掌學士之版。以待諸子春入學。舍菜合舞。秋頒學合聲。）又云。胥鼓南。（注。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。）周禮。天官。胥十二人。（注。胥讀如諝。謂其有才知。爲什長。疏。周室之內。稱胥者多。謂若大胥小胥胥師之類。雖不爲什長。皆是有才智之稱。又云。徒給使役。故一胥十徒也。）然則胥須才智而爲長。徒則給使役。職任各分。郭統謂胥徒給繇役。非也。且句僅言胥。以其有才智也。不必涉及徒。謂易治也亦非。禮記祭義。易抱龜南面。天子卷冕北面。雖有明智之心。必進斷其志焉。（注。易。官名。周禮曰大卜。大卜主三兆三易三夢之占。）據此。則爲胥。必精習樂舞之技。爲易。必精習占卜之技。皆爲技所纏係而不能移。故曰胥易技繫也。陽子所言之人。以有才智而勤學。何異胥易以才智爲技所係乎。徒勞苦其形。怵惕其心耳。勞形怵心。反應上遊心於淡二句。**且曰。虎豹之文來田。**以文致獵。**猨狙之便。**捷也。**執斄之狗來藉。**司馬云。藉。繫也。按。猴狗以能致繫。二語亦見天地篇。正藉訓繫。似與事實不合。凡狗一受馴養。恆依主

人。不須繫也。釋名。藉。阻藉也。以藉齒牙也。狗田之久。難必不爲猛獸所阻藉也。上胥易以人喻。此以物喻。上喻勞形。此喻傷生。如是者。可比明王乎。陽子居蹵然曰。敢問明王之治。老聃曰。明王之治。功蓋天下。而似不自己。或云。聖人功成不居。似非己爲之。補不以己出經式義度也。无私也。化貸萬物。而民弗恃。宣云。貸。施也。成云。百姓謂不賴君之能。補不藏仁以要人也。民弗恃。則非民孰敢不聽之治可比矣。有莫舉名。宣云。似有。而無能名。補老子曰。太上。下知有之。本書徐无鬼篇。聖人並包天地。澤及天下。而不知其誰氏。義並與此同。使物自喜。成云。物各自得。補順物自然。不出經式義度以制之。則物自喜矣。立乎不測。宣云。所存者神。補處壙埌之野。自難測其崖際。而遊於无有者也。宣云。行所無事。

補自篇首至此。分四節。其意不出反正二字。每節內又自有反正。第一節藏仁。似治內矣。而非正。泰氏之徐徐于于。則正也。第二節以己出法。純治外也。制人更下於要人。於此提出正而後行。以啓下二節。第三節申說正內之義。第四節陽子所言之人。亦治內而非正。故老子闢其勞神怵心。至功蓋天下。化貸萬物二句。則申說行字之義。至此而後化行也。而其要。則在遊心於淡。合氣於漠。惟其能遊淡合漠。然後能立於不測。遊於无有。此義均於神巫節實證之。細玩此四節。反正相應。內外相對。虛實相間。先提後敍。先伏後彰。似斷實聯。皆互相發明也。

鄭有神巫曰季咸。列子黃帝篇云。有神巫自齊來。處於鄭。命曰季咸。知人之生死存亡。禍福壽夭。期以歲月旬日若神。或歲或月或旬日。無不神驗。補知。主要字。任知必窮。鄭人見之。皆棄而走。宣云。惟恐言其不吉。補首節任知要人。而人始從。第二節任知制人。而人不敢不從。此則任知惑人。皆棄而不從。前後雖分。實相映射。列子見之而心醉。向云。迷惑於其道也。補誤以知爲道。以文爲實。而不知其知非眞也。歸以告壺子。列子作壺邱子。司馬云。名林。鄭人。列子師。

曰。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。[補]通篇所說者道也。至此方明點。並出至字。帝王爲人之至。此節不僅說道。乃說道之至。以與帝王之義相應。則又有至焉者矣。郭云。謂季咸之至。過於夫子。壺子曰。吾與汝既其文。未既其實。而固得道與。成云。與。授。既。盡也。吾比授汝。始盡文言。於其妙理。全未造實。汝固執文字。謂言得道邪。按。列子既其文作無其文。張湛注引向秀云。實由文顯。道以事彰。有道而無事。猶有雌而無雄耳。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。無文相發。故未盡我道之實也。此言聖人之唱。必有感而後和。[正]成謂固爲固執之固。非。向注蕪雜無當。此處應承道字說。言吾平日與汝所言者。盡乎道之外文。而未盡乎道之實體也。汝僅得吾所言之文。遂自以爲得道之實乎。句本明顯。觀成向注。反令人迷眩。下天壤太沖。卽示之以實也。衆雌而无雄。而又奚卵焉。郭云。喻列子未懷道。[正]此以雌喻文。以雄喻實。以卵喻道。言有文而無實。安從得道。猶之有雌而無雄。安從得卵。而以道與世亢必信。而。汝也。信讀曰伸。言汝之道尙淺。而乃與世亢。以求必伸。列子亢作抗。[正]信讀伸。非。當如上其知情信之信。實也。淮南謬稱訓。文者所以接物也。言汝誤以吾前與汝所既之文爲道。謂所以接物者也。遂出而與世亢。以爲必可得世人之實情矣。不知世人其情非信。故反爲所惑也。夫故使人得而相汝。故使人得而窺測之。[補]文者章於外。故使人得而窺測以惑之。嘗試與來。以予示之。明日。列子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。嘻。子之先生死矣。弗活矣。不可以旬數矣。吾見怪焉。見溼灰焉。宣云。言無氣燄。[補]詳下。列子入。泣涕沾襟。以告壺子。壺子曰。鄉吾示之以地文。列子注。引向云。塊然若土也。[正]注非。此示以地之文。非示以塊然之土也。易說卦。坤爲地。爲文。地文二字本此。史記樂書注。文猶動也。故草木之萌動勾萌。條達敷榮。水流地上。蕩漾成紋。天氣下降。地氣上騰。皆地之文也。譬諸泰岱之雲。生於石罅。騰於太淸。膚寸而合。不崇朝而滿天下。人身之氣亦如之。發於玄牝。會於泥丸。然後周流一身。無時或息。

此段言養氣初功。蘊積於下。有待上騰。故以地文爲喻也。萌乎不震不正。俞云。列子作罪乎不誫不止。當從之。罪讀爲䍐。說文作𩆜。云。山貌。震卽誫之異文。不誫不止者。不動不止也。故以䍐乎形容之言與山同也。今罪誤作萌。止誤作正。失其義矣。據釋文。崔本作不誫不止。與列子同。可據以訂正。按。列子注引向云。不動。亦不自止。與枯木同其不華。死灰均其寂魄。此至人無感之時也。

【正】萌。震。正。均不誤。據俞說不動不止。以䍐乎形容之。䍐山貌。形容不動可也。亦可形容不止乎。理恐難通。萌承地文說。如草木之始萌芽也。在此處。義頗重要。上旣承地文。下之不震不正。杜字。機字。皆從此字發生。如作䍐。則無所取義矣。震。易說卦云。動也。正。爾雅釋詁云。長也。有主宰義。與佛書無所住而生其心之住義同。又如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正。朱注。正。預期也。就地文言之。草木初萌。不動之以助長。如爲勾萌。不正之使必直。又不預期以必生。純如无名人所謂順物自然而已。以喻養氣者。氣機初萌。心不可馳於物以擾動之。然亦不可有執着心。卽不主宰之也。卽無所住也。此不正之一義也。又不可有希望心與攀緣心。希望者。預期也。攀緣則由希望而生。此不正之又一義也。循是以養。卽上所謂遊心於淡也。萌乎者。神氣初萌。有機無跡。故用乎之疑問詞。季咸見之。謂其未萌。則有機。謂其已萌。則不震不正。未有萌動之跡。疑而不明。故曰見怪見溼灰也。是殆見吾杜德機也。成云。杜。塞也。列子機作幾。下同。注引向云。德幾不發。故曰杜。【補】德充符篇云。德者。成和之修也。蓋修和已成。方謂之德。此則和氣初萌。尙無德可言。故曰杜德。言德閉塞而未顯也。然德雖杜。而機已萌。故季咸得見之。見機而未見德。猶之列子見文而未見實也。壺子此時境界。如顏回坐忘。南郭子綦喪我。故季咸曰死。曰弗活也。此證明遊心於淡一。嘗又與來。嘗亦試也。明日。又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。幸矣。子之先生遇我也。有瘳矣。全然有生矣。列子全作灰。【補】當作全。吾見其杜權矣。宣云。杜閉中。覺有權變。【補】前僅見其將萌而未發之機。此則見其變動之權。故曰有生也。列子入。以告壺子。壺子

曰。鄉吾示之以天壤。列子注引向云。天壤之中。覆載之功見矣。比地之文。不猶外乎。按。郭注地之作之地。外作卵。是誤字。昔人謂郭竊向注。殆不然。此類得毋近是乎。【正】壤。柔土也。無塊曰壤。變地言壤者。明非砂石斥鹵不毛之區。草木各物。皆易萌芽生息也。就人言之。頭圓象天。足方法地。故頭足爲一身之天地。黃庭經云。口爲天關精神機。足爲地關生命棐。則以人之氣息入出起迄處。定天地之關也。天壤二字。爲本節四段之總綱。自地文至淵有九名。此處三焉句。說明壤字。未始出吾宗段。方說天字。**名實不久。**列子注引向云。任自然而覆載。則名實皆爲棄物。按。郭注則下。作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。皆爲棄物矣。【正】淮南原道訓。天下爲之圈。則名實同居。張注。名。爵號之名也。實。幣之屬也。一曰仁義之功賞也。又本經訓。是故生無號。死無謚。實不聚而名不立。注。實。財也。皆以爵號貨利釋名實。近是矣。然不足以概本義。蓋天壤之間。惟道無名。以无形也。有形則有實。有實則有名。無乎非實。亦無乎非名。淮南所云。天下爲之圈。名實同居者。言圈內惟名與實。無他物也。豈但以功名貨利限之乎。如夷齊務光之殉名。殉仁義之名。非羨爵號功賞之名也。踐仁義之實。非貪貨財利祿之實也。然自有道者視之。彼夷務之名實。皆亡身不眞。足以傷生損性。是以不入也。且呼牛爲牛。呼馬爲馬。人之名亦不入也。忘肝膽。遺耳目。墮肢體。本身之實亦不入也。故曰名實不入。若然者。則能如老子所云虛極靜篤之候也。然後可以機發於踵。再進焉。然後洋溢於天壤間。而爲太沖莫勝矣。此證遊心於淡二。**而機發於踵。**宜云。一段生機。自踵而發。【補】大宗師篇云。眞人之息以踵。田子方篇。老子曰。至陰肅肅。至陽赫赫。肅肅出乎天。赫赫發乎地。兩者交通成和。而物生焉。愼子曰。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。沖和之氣在其中。四萬二千里已上爲陽位。冬至之候。陽氣發於地。一氣上升七千里。至六氣。則上升四萬二千里。而陽至陽位。又曰。天地之所以能長久者。以其陽中有陰。下降極而生陽。陰中有陽。上升極而生陰。二者交通。合爲太和。武按。愼子乃本老子之說而發揮之。漢鍾離權又本愼子之說。著靈寶畢法一書。言人身陰陽之氣。其一

晝夜之升降。與天地陰陽四時之氣相應。因按月令節候。詳言養氣之方。以傳呂純陽。修煉家視之爲祕法焉。此處亦以天壤氣之升降。喻人身內氣之升降。以壤喻踵。黃庭經之地關也。機發於踵。卽老子所言赫赫發乎地也。亦卽愼子所言。冬至之候。陽氣發於地。一氣上升也。蓋冬至之候。在易爲震卦。一陽初生之時也。大宗師篇。眞人之息以踵。義詳彼注。與此有別。彼言眞人呼吸之常息。此言身中陽氣之初發。然衆人之呼吸以肺。養氣家則以丹田。所謂內呼吸也。蓋其身中陰陽二氣。發於兩腎。而聚於丹田。此種功候。亦非可驟幾。至機發於踵。則可以踵息矣。然非眞人不能也。前段氣之初萌。此段氣之正發。將上騰而及於天矣。**是殆見吾善者機也。** 宣云。善卽生意。 【補】善字本於易。易繫辭云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也。成之者性也。前爲氣之初萌。此爲氣之繼發。 **嘗又與來。明日。又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。子之先生不齊。** 釋文。側皆反。本又作齋。下同。 【正】齊當如字。與下勝字衡字相應。月令。仲夏之月云。是月也。日長至。陰陽爭。死生分。注。爭者。陽方盛。陰欲起也。前言人身之氣與天氣相應。此發於踵之氣。猶之赫赫發於地之陽氣也。身之陽氣方盛。其陰氣欲起而相爭。故不齊也。 **吾无得而相焉。試齊。且復相之。列子入。以告壺子。壺子曰。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。** 列子。勝作朕。當從之。注引向云。居太沖之極。浩然泊心。玄同萬方。莫見其跡。按。郭注莫見其迹。作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。 【正】仍當作勝。方與上不齊。下衡字相應。淮南詮言訓。故神制則形從。形勝則神窮。聰明雖用。必反爲神。謂之太沖。注。沖。調也。反諸神。則神制形從。卽神勝也。神勝謂之太沖。與此太沖莫勝之義同。易曰。陰陽不測之謂神。是神爲陰陽之用也。沖注調者。蓋太沖乃陰陽二氣調和之名也。文子上仁篇。天地之氣。莫大於和。和者。陰陽調。列子天瑞篇。沖和氣者爲人。愼子謂陽陰二者合爲太和。據此諸說。此太沖之所由名也。陰陽和。則無爭。無爭。何有勝。故曰太沖莫勝也。篇中所言之莽眇。壙埌。无窮。无盡。皆形容太沖者也。而遊心於淡。與篇末所言之虛。則修太沖之下手工夫也。能淡能虛。然後

能合氣於漠。謂合陰陽二氣而爲沖漠之和。即太沖也。是太沖之爲氣也。體莫大焉。位莫極焉。用莫神焉。勢莫勝焉。與帝王之義有同符焉。故本篇名之曰應帝王。實歸重於太沖也。**是殆見吾衡氣機也。**宣云。衡。平也。列子注引向云。無往不平。混然一之。按。郭注同。**補**氣之初發。陰陽有盛衰多少。每不能平。故必平之使平以成和。和之極。則太沖也。季咸蓋見其平之之機。正當平之之時。氣固尙未平也。故曰。先生不齊。**鯢桓之審爲淵。止水之審爲淵。流水之審爲淵。淵有九名。此處三焉。**列子。鯢桓之審作鯢旋之潘。張注以爲當作蟠云。鯢。大魚。桓。盤桓也。蟠。洄流也。言大魚盤桓。其水蟠洄而成淵。泉淵有九名者。謂鯢桓。止水。流水。濫水。(爾雅水涌出也)沃水。(水泉從上溜下)。氿水。(水泉從旁出)。雍水。(河水決出還復入也)汧水。(水流行也)肥水。(水所出異爲肥)是爲九淵。皆列子之文。成云。水體無心。動止隨物。或鯨鯢盤桓。或凝湛止住。或波流湍激。雖多種不同。而玄默無心一也。**正**此處各注都不得解。就列子文論。潘不誤。張改蟠。非也。管子五輔篇。決潘渚。注。潘。溢也。言鯢桓之水。溢出而赴於淵也。此處自當作審。方與上下文相應。徐无鬼篇。水之守土也審。羅勉道云。言水之守土。審定不移也。管子度地篇。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。蓋水性就下。不赴海則趨淵。所向審諦。決不誤趨高地。至淵則停而不流。故曰守土也審。審知乎土之下處也。此處鯢桓之水。其審諦而守者。亦惟淵之趨。水之所匯曰淵。以喻氣之所會曰太沖。水之審守淵。喻人之審守氣也。鯢。張云大魚。且謂鯨鯢盤桓。非也。鯢桓之水爲淵。是尙未爲淵也。鯨鯢。魚之大者。非海不容。況未爲淵之水。安能容其盤桓乎。本書外物篇云。灌瀆守鯢鮒。李云。皆小魚也。庚桑楚篇云。尋常之溝。巨魚無所還其體。而鯢鰌爲之制。此則不待注。而知鯢爲小魚矣。鯢所盤桓者。蓋溝瀆也。小魚桓小水。波動亦小。以喻中段杜德方始權變。其動小也。機發於踵。其氣小也。氣雖小。當審愼守之。氣發漸盛。終則陰陽合和而爲太沖矣。止水。喻首段氣機似萌非萌。不震不正。和德閉杜之時。流水。喻末段氣機盛發。洋溢天壤。陰陽合和。一氣流行。是謂

太沖。猶之溝瀆之水匯而爲淵也。淵雖有九。止取可喻本義者。故曰此處三焉。流水瀠洄。地文也。取以設喻。既照應地文與壞字。兼爲上三段作收束。使不散漫。**嘗又與來明日。又與之見壺子。立未定。自失而走。壺子曰。追之。列子追之不及。反以報壺子。曰。已滅矣。已失矣。**【補】初則距遠。沒無所見。故曰滅也。追之漸近。能見而不能及。故曰失也。**吾弗及也。壺子曰。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。**深根冥極。不出見吾之宗主。【正】天下篇。以天爲宗。此宗字。承上天壤之天字。暗伏下盡其所受於天之天字。上各段未及天。此申說之。本書所謂天者。无爲與自然也。未始出吾宗者。言未始逸出於吾所宗自然之天也。即上文順物自然之義。達生篇言至人云。其天守全。又云。聖人藏於天。在宥篇云。神動而天隨。皆不出宗之義也。下數句。即順物自然而動。乃申說此句。兼作順物自然之例證也。**吾與之虛而委蛇。**成云。委蛇。隨順貌。郭云。無心而隨物化。按。列子委蛇作猗移。義同。【補】反映列子與世亢。虛字重要。爲下虛字伏根。且承上太沖說。太沖爲陰陽之和氣。人間世云。氣者。虛而待物者也。虛者。太沖之體也。委蛇者。如蛇之行。或左或右。委婉曲屈。以喻太沖之氣。或靜而爲陰。或動而爲陽。無所不可也。此句。總攝下弟靡波流二句而爲之綱。**不知其誰何。**向云。汎然無所係。按。郭注同。【補】不爲知主。故不知其誰何。反映神巫主知以相人。有時而窮。下食豕如食人。即證明此句。**因以爲弟靡。**釋文。弟音頹。弟靡。不窮之貌。盧文弨云。正字通。弟作弟。後來字書亦因之。而於古無有也。類篇弟字下。有徒回反一音云。弟靡。不窮貌。正本此。列子作茅靡。【正】崔云。弟靡。猶遜伏也。武案。天地篇云。豈兄堯舜而弟之哉。宣云。言不肯讓堯舜居先而已後之。據此。故弟有遜讓義。靡。順也。弟靡者。順而隨其後也。列子作茅靡。言茅從風而靡。與弟從兄而順。其義同也。音頹作不窮貌者非也。此就虛而委蛇之靜義說。**因以爲波流。**崔本作波隨。云。常隨從之。王念孫云。崔本是也。蛇何靡隨爲韻。蛇。古音徒禾反。靡。古音摩。隨。古亦音徒何反。【正】弟靡即隨順。此復作波隨。複矣。本書於四字句多者。嫌

讀時聲調平板。往往協韻以救之。亦協自然之音。取其諧和適口而已。非如後世之辭賦。不可出一定之韻也。若必字字指古爲某音。既非古人口授。何從定之。是以明清以來論古音者。紛如聚訟。莫衷一是也。如王俞等之於本書。其詁字論音。非不勤且博也。然徒斤斤焉辜較於一字半句之間。而於文之全理正義。反不深究。故所詁者。恆於本義無當。已於上之各篇。逐條正之矣。即如此處。五字者僅三句。不知句屬上。因以兩句爲對。而以故逃也極短之句頓住其氣。使極峭峻。非僅不患平板。且極起伏靈變之致。而四句之末字。平仄相間。聲復調適。何須協韻以救之乎。如必改流爲隨以合韻。義與上複。他無所取。徒犯湊韻之嫌而已。刻意篇云。聖人之生也天行。其死也物化。靜而與陰同德。動而與陽同波。以釋本段頗愜。生也天行。即未始出其宗也。靜而與陰同德。陰德靜而順。地之德也。吾故曰弟靡就靜義說也。動而與陽同波。陽德動而健。天之行也。波之流似之。故此句係就虛而委蛇之動義說。二句分含天地之德。即分釋上文天壤二字之義也。**故逃也**。成云。因任前機。曾無執滯。千變萬化。非相者所知。故季咸逃逸也。按。列子注引向云。至人其動也天。其靜也地。其行也水流。其湛也淵嘿。淵嘿之於水流。天行之與地止。其於不爲而自然。一也。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。即謂之將死。見其神動而天隨。即謂之有生。苟無心與應感。則與變升降。以世爲量。然後足爲物主。而順時無極耳。豈相者之所覺哉。補前季咸言不齊。无得而相。其時。氣機初發。陰陽未和。誠哉其不齊也。及後氣機已充。陰陽已和而爲太沖。如易所謂陰陽不測之神矣。前之无得而相者。此則不知所以相之矣。故逃也。此節。係借神巫相人。喩修道養氣次第。爲道家工夫之總說明。內篇之總歸結。非眞有巫如此之神也。**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**。成云。始覺壺丘道深。自如未學。補今見壺子所示之實。然後自知僅既其文。猶之未學也。故歸而求既其實。下文求既實之說明也。**三年不出**。補不敢與世亢。**爲其妻爨**。向云。遺恥辱。正爲妻爨。有何恥辱。本節亦未涉及恥辱。向說非。此處重在食豕。爲妻食豕。因而爲之爨也。**食豕如**

食人。釋文食音祀。郭云。忘貴賤也。正此爲不知其誰何之證。其不主知。與上文自以爲牛馬同。於事无與親。不近世事。補虛而委蛇而已。爲下无爲事任伏筆。彫琢復朴。成云。彫琢華飾之務。悉皆屏除。復於朴素。補昔之彫琢者。今去而復朴。卽去文而復實也。塊然獨以其形立。塊然無偶。紛而封哉。釋文。紛而。崔云。亂貌。哉崔本作戎云。封戎。散亂也。李楨云。崔本是也。列子作份然而封戎。六句人親朴立戎終。各自爲韻。正注非。成云。封。守也。武按。達生篇云。其天守全。其神无郤。物奚自入焉。又云。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。天守全。封之義也。物之數號曰萬。與死生驚懼等。可謂紛矣。能封吾內而守之。故神无郤。而紛然之物。與死生驚懼。自無自入矣。此時。列子已既其實。雖涉紛紜。而能不出其宗矣。一以是終。宣云。道無復加也。引季咸壺子事。明帝王當虛已無爲。立於不測。不可使天下得相其端。以開機智。其取意微妙無倫。以上引五事爲證。正此句。係收繳上文列子見神巫而心醉。歸以告壺子曰。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。則又有至焉者矣名句。蓋觀列子告語。大有傾向神巫不能終學壺子之意。今而後方知已未始學。不再他慕。而一以是道終矣。於此。可以窺知莊文接構之嚴密。至注中明帝王當虛已無爲等語。對於本節文意。尙屬隔膜。文之眞意。見前故逃也句補注末段。

无爲名尸。成云。尸。主也。無爲名譽之主。正注中譽字當刪。名以知生。无爲知主。則凡爲知所生之名。皆无爲之尸。不限於譽也。文子符言篇。此四語。作老子說。此句。總結篇中各名字。无爲謀府。無爲謀慮之府。補德充符篇。聖人不謀。惡用知。故謀出於知。无爲事任。郭云。付物使各自任。補應上於事无與親。无爲知主。釋文。知音智。成云。不運智以主物。正成說非。言不爲知主。非言不爲物主也。此句重要。爲上三句之主。並總結篇中知字。如藏仁。出法。胥巫之技。儵忽之鑿。皆主知也。主知。則勞神怯心。不應帝王矣。知應如字。體盡无窮。體悟眞源。冥會無窮。正體非體悟之體。乃上未既其實之實也。既。盡也。體盡无窮。卽

旣其實也。總結出六極之外。處壙埌之野。立於不測。合氣於漠。太沖莫勝各句。而遊无朕。崔云。朕。兆也。成云。朕。迹也。晦迹韜光。故無朕。補總結乘莽眇之鳥。遊无何有之鄉。遊心於淡。遊於无有各句。盡其所受於天而无見得。全所受於天。而無自以爲得之見。補功蓋天下。化貸萬物。不出其宗。卽盡其所受於天也。无容私。似不自己。民弗恃。神巫无得而相。卽无見得也。亦虛而已。郭云。不虛。則不能任羣實。補道無名無形。虛也。老子最精要之語。曰致虛極。本書最精要之語。曰道集於虛。曰氣者。虛而待物者也。蓋心不虛。則氣不集而神不凝。何能合和爲太沖而成道。故老莊千言萬語。亦虛而已。本篇四无爲。亦虛而已。故此句不僅收結本篇及本書。卽謂收結黃老莊列一切言語。亦無不可。至人之用心若鏡。郭云。鑒物而無情。補總結篇中心字。不將不迎。應而不藏。成云。將。送也。物感斯應。應不以心。旣無將迎。豈有情於隱匿哉。補文子符言篇。來者不迎。去者不將。故成訓將爲送。此二句。承鏡字說。淮南原道訓。夫鏡水之於形接也。不設知故。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。前漢書韓安國傳。清水明鏡。不可以形逃。夫不設知故。卽不將不迎。上所謂亦虛而已也。方圓曲直不可以形逃。卽應而不藏也。故能勝物而不傷。成云。用心不勞。故無損害。此段正文。補文子眞誠篇。是故聖人若鏡。不將不迎。應而不藏。萬物不傷。淮南覽冥訓。故聖若鏡。不將不迎。應而不藏。故萬化而無傷。武按。勝音升。說文。任也。言能勝任物來取照而不致傷也。世說。袁羊曰。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。頗可證明斯義。此處喩聖人之心虛。不尸名。不府謀。不任事。不主知。物來順應。故萬化而無傷也。

南海之帝爲儵。北海之帝爲忽。中央之帝爲渾沌。簡文云。儵忽。取神速爲名。渾沌。以合和爲貌。儵忽譬有爲。合和譬無爲。崔云。渾沌。無孔竅也。補釋文。儵音叔。渾胡本反。沌徒本反。渾沌。李云。清濁未分也。武按。此節設喩明不爲知主之義。蓋渾沌爲不爲知主之正面。儵忽鑿竅。則其反面也。儵與忽。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。渾沌待之甚善。補渾沌未始出

其宗。與之虛而委蛇。

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。曰。人皆有七竅。以視聽食息。此獨无有。補渾沌之无竅。以道言之。卽養生主篇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也。嘗試鑿之。日鑿一竅。七日而渾沌死。郭云。爲者敗之。此段喩意。

一九四八年仲秋劉武時年六十六

統一書號：2·016·1

定　價：0.75 元